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失乐园



落日

“好可怕……。”

久木听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动作，悄悄窥视着凜子的表情。

久木宽阔的后背覆盖了凜子那纤巧而匀称的身体。

透过床头昏暗的灯光，只见凜子紧蹙着眉头，眼睑微微颤动，像是在哭泣。

凜子正临近快乐的巅峰，她的心灵和肉体已经挣脱了一切束缚，一步步沉入了愉悦之中。

这种时候她怎么会说出“可怕”来呢？

久木轻声问道：“你说怕什么？”

耳畔热乎乎的气息使凜子浑身倏地一抖，她没有吭声。

“你到底怕什么呢？”

久木再次追问时，凜子才懒懒地低声说道：“我只觉得身体里的血在倒流，简直要喷涌出来了……”

这种感觉久木是无法体味的。

凜子紧紧贴了上来，久木用力搂住她那灼热的身躯，真切地感受到了凜子的新变化。

男人慢慢地把手伸到女人的后背，上下摩挲起来，此时的凜子好像忘却了刚才的狂热，静如处子，小狗似的温顺地闭上双眼，享受着爱抚，在满足与安宁感中，慢慢阖上了眼睛。

两人入睡时都是很舒服的，醒来后常常是凜子的头枕在久木肩上，压得他胳膊发麻。有时上身不挨着，只有下肢搅在一起。今天会是什么样还难说呢。

总之，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喜欢在事后身体不即不离，恰到好处地依偎着，去感受那种飘忽于床第的，缠绵而缭乱的怠情。

久木沉浸在这感觉中，毫无睡意，他瞅了一眼被窗帘遮挡的窗户。

差不多快六点了，太阳正缓缓地呈现出弧形，沉入了遥远的海平线。

他们是昨天来到这个旅馆的。

星期五，久木三点刚过就离开了九段的公司，到东京站与凜子会合，然后乘横须贺线去镰仓。

旅馆座落在七里滨海岸。夏季熙熙攘攘的海岸大街，一入九月份，车流减少，乘出租车二十分钟便到达了旅馆。

久木选择这个旅馆与凜子幽会，是因为这儿离东京有大约一个小时的行程，有着离开喧嚣都市的旅行情调，而且房间临海，又是镰仓古都，环境幽雅，再加上是新建的旅馆，常客不多，不大容易遇见熟人。

再怎么小心，也没有不透风的墙。久木工作的出版社，对男女之事比较看得开，但是，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到旅馆来的事被人发现的话，也要惹麻烦的。

久木迄今为止，在和女人的交往上一直是相当谨慎小心的，省得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

可是自从认识了凜子之后，久木就没有了刻意要避开别人眼目的心气

了。

一是因为能和凜子这么可爱的女性约会，冒多大风险也不在话下。其次是由于一年前他被解除了部长职务，调到调查室这样闲适的部门来了。

这次人事变动对久木的打击很大。在此之前，久木也和其他人一样，居于公司的中枢，有望得到逐级提升的机会。在他五十三岁那年，曾一度风传他将成为下一届干部候选人，他自己也颇以为然。

没想到一夜之间，不仅没得到提升，还丢掉了出版部长一职，被调到众人皆知的闲职部门。回过头想想，两年前更换了新社长，其亲信及嫡系势力日渐抬头，久木对此估计不足，才导致了这一结局，现在，说什么也于事无补了。

久木意识到，这次失去机会的话，两年后就五十五岁了，与提升再也无缘了。即便有所升迁，也只会调到更加乏味的岗位或分公司去。

这时的久木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从今往后不必太辛苦了，要更加自由自在地生活。再不愿服输，人也只有一辈子。看问题的角度稍稍这么一变，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相反，以前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忽然觉得宝贵起来了。

被解职以后，久木名义上是“编委”，实际上几乎没有正经工作可干。调查室的工作是收集各种资料，或从这些资料中组织特集，提供给有关杂志。而且这些工作都没有明确的期限要求。

自由空闲了下来，久木才发觉自己从来没有发自内心地爱过一个女人。

当然，他对妻子以及一些女人产生过感情，也偷偷地逢场作戏过，但都是不冷不热的，根本没有燃烧般热烈的激情。

照这样活下去，将会给人生留下一大遗憾。

松原凜子就是在这时出现在久木面前的。

恋情的发生往往很偶然，久木和凜子的邂逅也是如此。

到调查室三个月后，即去年年底，在报社所属的文化中心工作的衣川，邀请他去中心的“文章写作方法”讲座上，给三十名学员做一次有关写作的讲演。

久木推托说自己一直搞的是编辑工作，很少写作，实在讲不了。衣川劝道，不必多虑，讲讲这些年来看了各式各样的文章，以及编辑成书的经验就行。衣川还补了一句“反正你现在挺闲的”，这才把久木说动了心。

其实衣川并不单纯是为了请他讲课，也想给闲散无聊的久木鼓鼓劲儿打打气。

这位衣川是久木大学时代的同窗，一起从文学部毕业后，衣川就职于报社，久木进了出版社，两人经常不断地一起喝喝酒。六年前，久木出任出版部长，衣川紧随其后，当了文化部长。可是三年前衣川突然被调到都内的文化中心去了。不知他本人对这次调动怎么想，从他说的“快轮到出线了”这句话来看，对总社多少有些恋恋不舍。

总之，从“出线”的意义上说，衣川先走了一步，因此担忧久木才特意来邀请的。

久木也意识到了这一层，接受了邀请，于当晚来到文化中心，讲了一个半钟头的课，然后和衣川一起吃了饭。吃饭时还有一位女士在座，衣川介绍说是在中心担任书法的讲师，她就是凜子。

如果那时不接受衣川的邀请，或他没带凜子来吃饭的话，就不会有两

人的相逢，以及现在非同寻常的关系了。爱情真是令人百思莫解的宿命，每当回想起和凜子的偶遇，久木总是感慨系之。

在衣川的介绍下与凜子相见的那一瞬间，久木不由产生了某种莫名的激动。

说实话，久木以前也和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过关系，年轻时不用说，到了中年之后，也不乏交往的女性。有的说看上了他的深沉，还有的说迷上了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少年气。久木对这些奇妙的赞美很不以为然。

然而，对于凜子就不仅止这些了，而是不由自主地投入了真实的情感。

比方说，仅在衣川介绍时见过一面，一周后，自己竟然凭着名片主动给对方打了电话。

以前对女性也上心，但这么积极出击还从没有过，久木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却收不回离弦之箭了。

后来，他们发展到每天打电话的会，今年开春的时候两颗心终于结合了。

正如所预感到的一样，凜子是个很有魅力的女性，久木重新审视起究竟她什么地方吸引了他。

从相貌来看她算不上是出众的美人，脸庞娇小玲珑，惹人喜爱，身材纤巧而匀称，穿着筒裙套装，显得稳重大方。年龄三十七岁，看起来很年轻，最吸引久木的还是凜子对书法的爱好，其中楷书尤为得意，还曾经专门来中心教过一段时间楷书。

初次见面时，凜子像楷书那样的规范与格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凜子对久木越来越温柔和蔼，直到以身相许，进而发展到后来的彻底崩溃，不能自恃。

这一崩溃的过程，以久木的男性眼光来看是那么可爱而娇美。

一番亲热之后两人紧紧地依偎着，双方都能察觉到对方的一点儿动静。

久木刚把头转向窗户，凜子的左手就怯怯地伸到了他的胸前。久木轻轻按住她的手，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时钟，六点过十分。

“太阳快下山了吧。”

从宽大的落地窗向外望去，七里滨海和江之岛尽收眼底，夕阳即将在那边落下。昨天，两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太阳正要落山，眼看着火球般炽热的太阳渐渐西沉在横跨江之岛的大桥桥畔。

“你也过来看看呐。”

久木冲着凜子说着，从床上起来，拣起掉在地上的睡衣穿上，打开了窗帘。

霎时间，晃眼的阳光射了进来，照亮了地面和床头。

只见夕阳刚巧落在江之岛对面的丘陵上，天际的下半部被染得一片通红，正在一点点黯淡下去。

“正好赶上，快来看哪。”

“在这儿也看得见。”

赤裸的凜子怕见这骤然明亮的光线，用被单裹着全身，朝窗户这边看。

“今天比昨天的还红还大。”

把窗帘全打开后，久木回到了凜子的旁边躺下。

夏季刚过，热气腾腾的雾霭弥漫在空中，落日愈显得硕大无比，当太阳的底边一落到丘陵上，便迅速萎缩变形，变成了凝固的绛红色的血团。

“这么美的夕阳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凜子燃烧的身体也像空中消逝的落日一样，渐渐平息下来了吧。

久木这样想象着，从凜子身后凑了上来，一只手去抚摸她的腹部。

当夕阳隐没在地平线之下之后，残留的火红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变成了紫色，紧接着黑暗笼罩了四周。一旦没有了阳光，黑夜便立即降临，刚才还金光辉映的大海立刻一片黢黑，只有远处江之岛的轮廓与海岸线的反光一起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昨天晚上，久木才听说江之岛上有一座灯塔，从那里放射出的微弱的光照，与晚霞的余晖交相辉映。

“天黑了。”

从话音里久木隐约察觉凜子在想家，不由屏住了呼吸。

据衣川说，凜子的丈夫是东京一所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年纪比凜子大了近十岁，有四十六、八岁吧。

“只有老实这一点还算是可取之处。”凜子有一次这么半开玩笑的说过，而久木通过朋友了解到，他还是位身材颀长的美男子。

有这么像样的丈夫，凜子怎么会和我这样的男人亲近起来呢。

这的确令人费解，从凜子嘴里恐怕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的，况且，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对久木来说，此刻的约会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此刻，互相要忘掉各自的家庭，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人世界中去。

可是，凜子望着黯淡下去的天空，她的侧脸上，明显的有着一层郁悒的神色。

昨晚和凜子来的这里，今天再住一夜的话，就是连着两天在外过夜了。

凜子既然出来想必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那么，会不会是触景生情，忽然想起家来了呢。

久木猜想着，那一瞬间到底凜子闪过了什么念头呢。

久木很想亲口问问她，说出的话却走了样。

“咱们该起床了吧？”

落日早已沉入海里，两人依然躺在床上。

“你把窗帘拉上吧。”

久木遵照吩咐拉上了窗帘，凜子用被单遮掩着前胸，找着散落在床四周的内衣。

“我都弄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了。”

下午他们乘车从七里滨到江之岛游览了一圈儿，回到旅馆时是三点，然后直到太阳西斜都没有下床，久木对这样的自己感到惊讶。他到另一间屋子的冰箱中拿了瓶啤酒喝起来。

当他出神地眺望着黯黑下去的大海时，凜子冲完澡出来，她换上了白色的连衣裙，用白色的发带把头发拢在后边。

“出去吃晚饭好不好？”

昨天晚上他们俩是在旅馆二楼的临海餐厅吃的晚饭。

“可是已预约了餐厅呀。”

昨晚，经理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明天还在这儿住的话，可以为他们准备好新打捞的鲍鱼。

“那就还去那儿吧。”

凜子有些疲倦，懒得到旅馆外面去。

久木打电话预约了座位之后，就和凜子一起到二层的餐厅去了。

星期六晚上来就餐的多是一家一户的。他们俩被引到经理事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靠窗的桌位。两人挨坐在四方桌的两边，正对着玻璃窗。

“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白天，从这里能观赏到一望无际的海景，可是夜幕已降临的现在，只有窗旁那棵巨大的松树隐约可见。

“倒是把咱们给照出来了。”

夜晚的窗户变成一面昏暗的镜子，映照出坐在桌旁的他们俩，以及他客人和枝状吊灯，好像窗户那边还有一个餐厅似的。

久木瞧着玻璃上映出的餐厅，用眼睛搜索着有没有认识的人。

从一进门他们一直由侍者引导着来到这个座位，无暇顾及周围有些什么人。久木略微低着头穿过其它餐桌，连走路的姿势也多少表现出了这类伴侣的心虚之态。

到了这个地步被人撞上也无所谓了，不过，镰仓这个地点不得不让人忧虑。

若是在东京的饭店里碰见熟人，可以借口谈工作啦，或者会朋友啦来敷衍，可是远在镰仓的饭店，又是夜晚与女性单独吃饭，就不能不让人起疑心了。再加上这湘南一带，有不少老朋友和亲戚，很难说舍不会碰上他们。

久木从来没有这么担忧过，坚强与软弱在心里搏斗着，最后，他对自己说道：就是说来这儿办点儿事，顺便和认识的女性吃吃饭。

想到这儿他收回了视线，看见凜子姿态优雅地端坐在那里，凝望着窗外的夜色。她的侧脸上，显现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为所动的自信与沉着。

侍者来询问要什么饮料，久木要了清淡的白葡萄酒，正在吃拼盘时，服务生端来了一大盘在近海打捞的鲍鱼。

“就做成清蒸和油焖的吧。”

按说生吃味道鲜美，应该做成生鱼片，不过想想还是随厨师去做好了。

夜色衬托的玻璃窗使餐厅的内景一览无余，连近处客人的相貌都清晰可见。

“有什么认识的人吗？”久木呷了一口葡萄酒向凜子问道，“这儿离横滨很近……”

凜子的娘家是横滨老字号的家具进口商，凜子又是在横滨上的大学，所以，这一带熟人很多，可是凜子看都不看，干脆地答道：“好像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从一进旅馆直到现在，凜子始终没有一丝怯懦之态。

“刚才太阳下山时，你好像有点沉默，是不是想家了？”

“你是说我吗？”

“你有两天没回家了……”

凜子端着酒杯，莞尔一笑，“我担心的是那只猫呀。”

“你担心的是猫？”

“我出门的时候它无精打采的，不知是怎么了。”

久木知道凜子养着一只猫，可是听她这么一说，又不免有些失望。

一瞬间，在久木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男人正给猫喂食的情景。

现在凜子的丈夫只得和猫作伴了吧。

说实在的，他对凜子的丈夫和她的家庭虽然有兴趣，但要张口打听就有些犹豫了。内心迫切地想知道，同时，又害怕知道得太多。

“那只猫吃什么呢？”

“我给它放了些猫罐头，饿不着的。”

那么她的丈夫吃什么呢，这是他最挂念的，可又怕问过了头，至少这会儿不宜谈论这个话题。

侍者过来给他们添满了葡萄酒，这时，服务生端来了做好的鲍鱼。牛排烤得外焦里嫩。

久木一向喜欢法国料理独特的清淡口味，凜子也一样。

“我不客气啦。”

凜子感觉肚子饿了，说完就吃了起来，她使用刀叉的姿势十分地道而优美。

“真好吃啊。”

凜子专注于美味的料理，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久木看着她，又回味起了刚才床上的情景。

那种场面实在无法言传，要说“真好吃”，那正是凜子自身，那种柔软而有弹性的玄妙感触，才是美味之中的美味。

凜子完全不知男人在想什么，香甜地吃着，久木也跟着夹起一块蒸鲍鱼放进了嘴里。

吃完饭已过九点，总共喝了一红、一白两瓶葡萄酒。

凜子不胜酒力，从脸颊到胸脯都微微泛红，醉眼迷蒙的。久木也比平时醉得快了些，但是，还不想马上就去休息。

从餐厅出来，去酒吧看了看，人太多，只好回了房间。

“去外面走走吧。”凜子提议道。

凉台外面是个庭院，十米左右的地方有植物环绕，再往前就是夜色茫茫的大海了。

“空气真清新啊。”

凜子任凭海风吹抚着秀发，深深吸了一口气。久木也随着做起了深呼吸，恍然觉得和大海愈加贴近了。

“江之岛好明亮啊……”

正像凜子所说的那样，由路灯和车灯照亮的海岸大道蜿蜒伸向小动岬，从那里凸向海中的江之岛在海滨亮光的倒映下犹如一艘军舰。正中央山顶上的灯塔，在黑夜中放射着光芒，照亮了日头隐去的山丘和黑沉沉的大海。

“好舒服……”

久木靠近迎风仁立的凜子，一只手拿着杯子无法拥抱，只好把脸凑过来跟她接吻。

此时，唯有灯塔才看得到他们在大海浓浓的气息包围中的接吻。

“我去拿杯酒，要加水吗？”

“给我拿杯白兰地吧。”

在海风吹拂的庭院一角，摆着一套白色的桌椅，似乎在等待他们来小坐，经海风一吹，他们的酒兴又上来了。

“这叫海景私人酒吧。”凜子说得一点儿不错，除了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和海上的灯塔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搅扰他们的了。

在这秘密酒吧里品味美酒时，他们恍然觉得这一小块儿天地与现实的

一切隔绝开来，浮游在梦幻的世界中了。

“我都不想离开这儿了。”

凜子的意思就是这样在风中对饮下去呢，还是不想回东京了呢，久木不解地问道：“你想在这儿住下去？”

“有你陪着的话……”

两人默默地仰望着夜空，凜子喃喃自语道：“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久木还是不解其意，也不想再问下去了，同时，不由想起自己的家来。

久木是瞒着其他人来这个旅馆的。昨天，临下班时他对调查室的女职员说，“今天我得早点回家”，对妻子只说了句“有个外调的事，要去京都两天”。妻子没再问什么，反正，家里有什么事的话，给公司挂个电话就能找到他。

独生女出嫁后，剩下了夫妇二人，没多久，有人给妻子介绍了一个陶器制造厂业务指导的工作，妻子干得很起劲儿，常常比久木回来得还晚。夫妻之间只有公式性的谈话，连一起出去吃饭，或外出旅游都没有过。

即便这样，久木从没想过要和妻子分开。虽说这种毫无激情的状态令人厌倦，他却总是一再他说服自己，到了这种年龄夫妻间也不过如此了。

至少在认识凜子前久木一直是不以为然的。

一阵海风吹来，又把凜子的家吹进了他的思绪之中。

“刚才你说担心那只猫，那你丈夫呢？”

在众目睽睽的餐厅里不好问这些，现在仗着茫茫的夜色久木壮了壮胆。

“两天不管家，没关系吗？”

“又不是第一次出门。”

凜子望着星空答道，像在跟星星说话。

“以前时常跟着书法老师到外地去，或参加展览会什么的。”

“那么这回也是这个理由？”

“不是，我告诉他今天晚上去朋友家玩儿。”

“呆两天？”

“逗子那儿有我的好朋友，再说又是周末呀。”

这样说难道能瞒过做丈夫的吗，再说，万一有急事时，从家里打电话来怎么办呢？

“你朋友知道你在哪儿吗？”

“大致说了一下，没关系的。”

久木不明白凜子说的没关系是什么意思，这时，凜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那位是不会找我的，他就知道工作。”

凜子的丈夫是医学部的教授，总是一头扎在研究室里，可是也太没有戒备心了。

“他没怀疑过你吗？”

“你担心我吗？”

“我想要是你丈夫知道了，比较麻烦……”

“你怕他知道？”

女人好象是在追问男人到底是不是怕我丈夫知道，其实，女人的潜台词是在表明即使被丈夫知道了也无所谓的决心。

“你丈夫知道我们的事吗？”

“不好说……”

“没对你说过什么？”

“没有……”

久木稍稍放了心，忽然凜子淡淡地说道：“说不定他已经知道了。”

“可是他并没有盘问你呀。”

“也许只是不想知道而已……”

骤然间，一阵强风从海面刮过来，把最后那个字远远拽走了，久木的思绪也随风飘去。

不想知道也就意味着害怕知道吧。即使意识到妻子和别人偷情，也不愿意正视这一现实的丈夫，可能是觉得与其贸然知道不如不知为好的吧。

久木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高高的个头，穿一件白大褂的医生形象，无论从地位还是从外表上看，都是无可挑剔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令人羡慕的男人，却默默的忍受着对妻子不轨的怀疑。

真是这样的话，他是因为爱妻子而不盘问呢，还是故意装不知道，冷眼旁观妻子的不忠呢。久木的醉意一下子消失了，这对儿奇怪的夫妻引起久木的沉思。

“你觉得我们很怪吧……”

久木刚要表示赞同，转念一想，如果说已不再相爱的夫妻很怪的话，那么，这样的夫妻不是数不胜数吗？

“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夫妻啊。”

“真是这样吗？”

“其他人也多少会有些不协调，只是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而已。”

“要是装不出来该怎么办呢？”

房间里射出的光线照在凜子仰望夜空的侧脸上，久木注视着她这半面光泽，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凜子问的正是自己和丈夫不能再装模作样下去的话该怎么办的问题。究竟是说他们现在已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呢，还是说早晚会面对这种事态的意思呢？总之她是在期待久木的回答。

“那他还跟你……”

不知什么缘故，现在称呼凜子的丈夫为“你丈夫”觉得别扭得很，他只想以单纯的第三人称相称，不涉及那种关系。

“他还跟你同房吗？”

话一出口，久木意识到这才是自己最想知道的。

凜子沉默了片刻，朝着夜空说了句，“不了……”

“什么都不做？”

“是我老拒绝他。”

“他也能忍受？”

“不知道他能不能忍受，反正这种事是无法勉强的。”

好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似的，凜子的侧脸上呈现出丝毫不愿妥协的，女人特有的洁癖和倔强的禀性。

恋情早晚要到达一个顶点。

从最初的相识到相互爱慕，再发展到难以克制而肉体结合，这一过程是那么一帆风顺，恋人们自己往往无所察觉，烈火般燃烧的恋情使他们忘却了这世间的种种不如意。然而就在情爱逐步升级达到顶峰的一瞬间，他们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条峡谷而裹足不前了。当两人沉浸在快乐之中，以为这

就是性爱的伊甸园时，才意识到前面是杂草丛生的荒野，他们需要冷静加以面对了。

现在的久木和凛子经过了顺风满帆的时期，走到了一个顶点，能否越过这个关卡，就要取决于他们的爱情了。

他们一般每月约会几次，有时，商定好时间出去旅游几天。要是满足于这种程度的话，就没有必要越过峡谷了，可是他们对现状感到不满足，双方都想更频繁的见面，更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为此就要准备冒风险，鼓起勇气，再向前跨出一步，越过深谷。

不言而喻，所谓勇气即是采取不顾自己家庭的胆大妄为行动的决心。只要具有这样坚定的意志，两人就可以更为自由而热情奔放地充分享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了。

当然，为此将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凛子和久木将会引起各自配偶的怀疑，发生争吵，很可能最终导致家庭的崩溃。因此，既能满足两人的愿望，又兼顾家庭是眼下最大的问题。

如果现在凛子的家庭如她所说的那样的话，就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妻子不接纳丈夫，没有性的关联的话，结婚、作夫妻的意义又何在呢？当然在这一点上久木和妻子也是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久木的家庭也已经崩溃了。

不过，凛子比久木更难办，作为妻子要拒绝丈夫的要求，而久木只要不主动就没事了，可见男女是有所不同了。

迎着海风的吹拂，久木渐渐认真起来了。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能再顾虑重重了，乘此机会，要问明凛子的态度，商量商量以后怎么办。

“他知不知道你为什么拒绝他呢？”

“大概知道吧。”

久木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凛子那位学究气的丈夫。尽管一次也没见过面，总觉得他一定是个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人。

不知为什么，久木对这个情敌怎么也恨不起来。自己爱上了有夫之妇的凛子，对方成了被偷走妻子的“乌龟”。也许是对方的可悲处境引起了他的同情，或者由于对方被妻子拒绝也默默忍耐的沉静使他丧失了抗争的意识。

不管怎么说，现在久木比那个男人占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越是处于优势地位，也就越负有责任了。

“看到你这么难，我心里很难过。”

久木心里很钦佩凛子。

“你好办，男人不会有什么的。”

“也不见得，男人有时也一样。”

又一阵疾风从海上刮来，只听凛子小声说：“我大概不行了。”

“什么不行？”

凛子脸朝着空中，缓缓点了点头。

“我已经作好准备了。”

“你胡说什么哪……”

“女人有时也不怎么灵活。”

凛子闭着眼睛听凭夜风吹拂。看着这副殉道者般的容颜，男人内心充

满了对女人的爱怜，忍不住抱住了她。

久木一边接吻，抚摸着她那被海风吹湿的头发，一边搂着她走向房间、眨眼间两人已躺在了床上，也说不上是谁先主动了。

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随着话题的深入渐渐不能自制，两人苦恼于没有解决的良策，能够逃避的地方就只有床上了。

现在的凛子也正渴望着被紧紧拥抱。

两人情绪激动，迫不及待紧紧拥抱着在一起，他们的身体之间，无论是凛子的丈夫，还是灯塔的光线和夜风，就连屋里的空气都没有插足之地。他们的接吻、拥抱紧密得要嵌入对方的身体中去了……

这时久木想起了“身体语言”这个词语。

刚才他们两人正是以身体互相交谈的。

当遇到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的，越谈论越混乱的难题时，只有依靠身体来交谈了。在充满激情地相互拥抱而得到满足后，任何难题都自行解决了。

现在两人就已忘却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平静而慵懒地躺着。现实的问题就算一个也解决不了，身体与身体一交谈，就能够互相理解与宽容对方了。

男人察觉到了女人的满足，稍稍松弛了一些，也更加自信了。

“感觉还好？”

这个问题纯粹是多余的，刚才凛子的反应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可他还想问问看。凛子好像故意要让他失望似的一声不吭，把头轻轻地抵在男人的胸前。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不过是耻于说出口罢了，也许是逆反心理在作怪吧。

女人越是回避，男人就越想要听听这句话。

“喜欢我吗？”

这个问题也是多余的。背着丈夫到这里来，怎么会不喜欢他。男人是在明知故问。

“到底喜欢不喜欢？”

久木又追问道。这回凛子飞快地答到：“不喜欢呀。”

久木注意地盯着她的脸，凛子的语气很爽快。

“我觉得挺难受的。”

“怎么了……”

“被你拥抱呀。”

久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凛子又道：“我讨厌像现在这样自己不能把握自己，迷失在情欲中。”

失去理性不就意味着完全的满足吗。久木小心地问了句：“比以前有感觉了？”

“我好像落入你的圈套了。”

“哪里，我才是落人圈套了呢。”

“反正就是你这个坏家伙把我变成这样的。”

“可是，责任在你呀。”

“在我？”

“因为你太好吃了。”

“可我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

“变成现在这样啊……”

久木看了一眼枕边的手表，刚过十一点。凜子和自己都已相当疲倦了，又舍不得马上就睡，于是就这样耳鬓厮磨着享受难得的两人天地，久木乘兴又一次问道：“总之是喜欢啦？”

“我不是说了讨厌吗。”

女人的口气仍然没有丝毫妥协。

“那你现在怎么会……”

“我怎么会这么容易上当？”

对凜子这种自虐式的口吻，久木有点发怵，小心翼翼他说道：“我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好的女人。”

“你也不错嘛。”

“你别哄我啦，我这人最缺少自信。”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和凜子初识时，正是久木刚刚被公司划到线外，调任闲职的时候。

“像你这样年纪的男人，都挺傲慢的。忙着递名片，自我介绍是董事或某某部长等等，一个劲儿吹嘘自己在公司里怎么有本事，有权力，你却什么也没说过。”

“也想说，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其实女人并不大注意这些东西，而是喜欢温和又有情调的……”

“情调？”

“对，你给人一种疲惫而忧郁的感觉。”

久木当时的精神状态的确正处于低谷。

“我记得跟你说过，以后清闲了，想研究一下昭和史上的风云女性们。这是很有意思的，而且……”

“相当不错。”

凜子直视前方，淡然地说出了这样大胆的话。

以前和女性交往时，一般来说，自我感觉都使对方得到了满足，但是还没有人夸过他“不错”。

男人自己说不算数，要取决于女人的感觉，而且是经历过不止一个男人的女人。

能被女人称赞“不错”使久木感到高兴，加上是从最固执的凜子嘴里说出来的，这就更增强了他的自信，不过，还不能盲目轻信。

“是真心话还是开玩笑？”

“当然是真的，这种事还用编假话。”

久木得到了赞扬，继续逗她说：“就是说还算合格喽。”

“嗯，合格。”

凜子当即应道。

“这么说你很有经验喽。”

“没有哇……”

“怕什么，不用隐瞒，这样我心里也平衡了。”

两人在一起呆了两天，凜子已充分松弛了下来。

“你说这种感觉是第一次，以前呢？”

“什么呀？”

凜子故意问道。

“和他的性生活。”

“有点儿感觉，没这么强烈。”

“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么……”

“我不是说了吗，你是让我知道了这种感觉的坏家伙。”

“那是因为你具备这种素质。”

“这也算素质？”

看着凜子认真的样子，久木越发觉得她十分纯真可爱，从身后把手伸到了凜子的前胸。

对于男人来说，没有比眼看着最心爱的女人逐渐体味到了性的愉悦，更快乐、自豪的了。原来像坚硬的蓓蕾一样未开发的身体，渐渐松弛、柔软起来，最终开出了大朵的鲜花，绽放飘香了。男人能在女人开花成熟的过程中起到催化的作用，证明了自己的身影已深深植入了女人的心，就会感受到某种生命意义上的满足。

现在凜子就直言这都是你的功劳，正是你久木这个男人开发出了自己沉眠未醒的快感。

她的诉说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迄今为止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换句话说，和丈夫之间从没有过这样快乐的感受。

“觉得特别舒服吧……”

久木又凑近凜子的耳边悄悄耳语道。

“这样一来就忘不了我了。”

现在久木已把楔子嵌入了凜子的身体，这楔子粗大而坚实，从女人的头顶直穿到腰间，无论凜子怎么挣扎也挣脱不了。

“你逃不掉的。”

“别说大话，我要是真的逃不掉了你怎么办？”

久木没有反应过来，凜子毫不放松，又叮问了一句。

“你不害怕吗？”

这使久木想起了日落前，凜子在床上说出过“好可怕”的话，那时是在担忧他们的不正当关系，而现在则是对现实的忧虑了。

“我们会下地狱的。”

“下地狱？”

“不知道你会不会，反正我是毫无疑问的。”

说着凜子紧紧地抱住了他，“救救我，千万别松手……”

凜子的身心都在激烈动荡着。

“没事的，别害怕。”

久木安慰着凜子，又一次感受到男女性感的差异。

和女性相比，男性本质上性的快感薄弱，所以，比起自己沉浸在快感中，更满足于亲眼看到对方渐渐走向快感高潮的全过程。尤其到了久木这个年龄，早已不像年轻人那么急不可耐了，而是反被动为主动，从使对方感到愉悦、满足当中，来发现男人的价值。

拿凜子来说，起初是个很拘谨的，楷书一样刻板的女人，当她被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后，懂得了什么是快感而沉迷其中，进而蜕变为一个成熟的女人纵情享受，最终深深耽溺于淫欲的世界不能自拔。这就是女人肉体逐渐崩溃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女性潜在的本真性感的苏醒，对男人而言，没有比能够亲眼看到这一擅变的经过更刺激，更感动的事了。

这个变化说明了，通过身体的接触，是能够感知女人和女性肉体的本来面目，及其演变过程的。

不过，作为观察者和旁观者所获得的快乐是有限的。既然性是以身体的结合为前提，就不可能总是一方主动，另一方被动。尽管是男人先发起进攻，但是女人很快燃起了热情，逐渐升温时，男人又受其挑动，紧追上来，等到明白过来时，男女双方都已深深陷入了地狱般的性爱的深渊之中了。

虽说达到快乐顶峰的途径有所不同，但是既然双方都觉得彼此不能分离的话，那就不应该仅仅一方坠入地狱了。

再继续沉迷其中的话，两人极有可能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凜子称之为地狱，害怕坠落下去。

说实话，久木并不认为现在的快乐是一种罪恶。他觉得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相爱确实是不合道德，有悖伦理的，但是反过来说，相爱的两个人相互渴求又有什么不对呢。

无论常识和伦理如何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相爱的人的结合是万古不移的大义。遵守这一宝贵的法则有什么可心虚的呢，久木在心里这么说服着自己。

久木再怎么勇敢，凜子若不赞同，两人的爱也持久不了。无论男人怎样平静，女人胆小的话，就难以使他们的爱进一步升华。

“绝不会坠入地狱的，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做啊。”

“不，做了。”

凜子毕业于教会办的大学，加上自己又是有夫之妇，所以她的罪恶感特别的强烈。

“可是，我们是非常相爱的呀。”

“怎么说也是不正当的。”

到了这个份儿上，道理是讲不通了，男人只有默默的服从固执己见的女人了。

“那咱们就一块儿下地狱吧。”

这么耽于快乐下去，迟早会进地狱的，可是，禁欲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进天堂。还不如干脆彻底地享受这一切，坠落到地狱中去呢。久木已不再犹豫了。

秋天

从窗户向外望去，对面高楼朝阳的一面亮得有些晃眼。三天前刮过的那场台风，卷走了漫长的夏季，清爽宜人的秋天来临了。

久木看完了第四份报纸后，便靠在椅背上，把目光投向了撒满阳光的窗户。快十一点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靠近门边的女秘书在劈里啪啦地打字。

久木所在的调查室位于六楼电梯的靠右边走廊的最里头。屋子中央桌对桌的摆放了六张桌子，靠近门的地方辟出了一个小小的接待间。

久木每天上午十点到这里来上班。

调查室现有四男一女，女职员同时兼管秘书工作。年长久木三岁的铃木，负责公司发展史的编纂工作；比久木大一岁的横山担任公司资料的统计管理；还有一位村松比他小两岁，分工开发新字典。这些工作在数量和时间上都没有什么固定的要求或期限。久木负责昭和史的编辑，他还迟迟没有着手这项工作。总之，大家都是被划到线外的，所谓“靠窗族”，所以，来公司上班也毫无紧迫感，时间多得无处打发。

开始的时候，久木不习惯这里的悠闲气氛，甚至有些坐立不安的，过了半年就习惯了，也不大在意周围人的目光了。

今天一如往日，久木上班后无要事可做，看完了每天必看的报纸后，抽上一支烟，然后把目光转向了那扇窗户。阳光辉映的高楼那边，云彩呈现出两条平行线，就像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浮云的最前端仿佛是一个井字形的无线。眺望着这寂静的天空，久木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凜子那雪白的肌体，耳边仿佛听到了她那充溢着快感的呻吟声。

当此安谧晴朗的秋日，恐怕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一心想女人吧。

久木现在闲得难受，如果像以前那样，从早到晚忙于会议啦，商谈啦，整理文件等等，就不会这么频繁地想起凜子了。

久木凝望了一会儿秋空中飘浮的白云，忽然站起身来。其他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摆弄计算机，没人注意久木的动静。于是，他从房间出来，经过电梯，打开了通往楼梯的那扇门，走了进去。

刚才久木凝望着秋空时所想的，就是给凜子打电话的事。现在这会儿，凜子一般是自己呆在家里的。

关上与走廊相通的这扇门，楼梯间就只有久木自己了，他把手机拿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部长时因工作繁忙而配备的手机，现在正好用在和凜子说悄悄话上了。

他抽出了短短的天线，按了凜子家的电话号码，马上听到了凜子的声音。

“你好，是我。”

凜子好象估计到是久木打来的电话，很快应答了一声。久木再次确认了一下周围没有人之后，才对着电话小声说：“突然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现在在公司吧。”

“对，可是一想到你，就冲动起来……”

“你想什么了？”

“我觉得白云的形状就象你的身体似的……”

“别瞎说，现在可是白天啊。”

“我好想你。”

“别胡思乱想的。”

“咱们还到镰仓去好不好？”

自从两人上次去镰仓饭店外宿后，已过了近半个月了。

从镰仓回来后，久木最担心的是凜子的家庭，妻子连着两个晚上在外过夜，作丈夫的怎么看呢。久木放心不下，第二天给凜子打电话一问，凜子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没事儿”。

果真如凜子所言，平安无事的话，倒是个莫名其妙的家庭了。不是她丈夫过于憨厚，就是凜子善于周旋，不管怎么说，总算没发生什么事，久木

松了口气。

如果再次出去过夜，凛子那边还是令人担忧。

“这个星期四，镰仓有薪能的演出。”

听说每年秋天都在镰仓大塔宫演出薪能，久木还一次也没有去过。

“你想去的话我就订票。”

“我想去看。”

凛子干脆的回答道。

“没关系吗？”

“不知道，反正我想去。”

这次凛子的回答也很明快。言外之意是说，扔下家自己外出，无所谓好不好，愿意去就去。

“好，我马上订票。”

“还得等三天哪。”

凛子发觉自己说得太露骨了，改口道：“我会忍耐的，你也能忍耐吧。”

“能。”久木和妻子之间早已没有了任何温存。

凛子略带愠怒的口吻说道：“都是你不好，把我弄成这样。”

久木打完电话回到屋里，女职员告诉他，刚刚有位叫衣川的来电话找他。朋友中叫衣川的只有一位，所以准是那位文化中心的所长。久木这回没用手机，就在房间里拨了电话，幸好衣川在，说是今天傍晚到市中心办事，想跟久木见见面。

久木和他约好六点在银座的小饭馆见面，就挂断了电话。

房间里照旧是闲散的，铃木无聊地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其他四个人瞧着他，面面相觑。

“真是个好天气啊。不冷不热的高尔夫球天气。”

对铃木的话大家一致赞同，近来，久木一直没去打高尔夫球了。

当部长时他每周还去一次，可是闲下来之后倒不怎么去了。一方面是由于应酬少了，其实主要的还是因为没干什么工作，打高尔夫也没多大意思，这类消遣只有在忙里偷闲时，才有意思吧，当然，也有象铃木这样的，充分利用闲暇的时机，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

“人要是精神上萎靡不振就麻烦啦。”

铃木不知道久木正沉迷于和凛子的恋情，总是这么劝告久木。

比起打高尔夫球来，恋爱更能使人年轻。久木只是在心里这么想，对别人可说不出口。

大家这样闲聊着，一到中午，都等不及似的离开了办公室。多数人去地下职工食堂就餐，久木常去离公司不远的荞面馆吃饭。有时会在那儿遇见以前的下属，每当这时，久木总会有些尴尬，对方也不例外。近来，久木感觉松弛了一些，便时常主动跟对方寒暄上几句。

晚上，久木来到位于银座的一个胡同里的小店和衣川碰了面。衣川以前常常光顾此店，没料想最近小店重新翻盖了，使他十分惊讶。

“真是焕然一新哪，都快认不出来了。”

店铺大小没怎么变，但是黑亮的柜台和桌子都换成了纯木色，座位也增加了，变化很大。

“亮得有点晃眼。”

常客怀念原来的情调，但是新客人喜欢现在这样，老板对衣川的不满

一笑置之。

“改得还不如以前呢。”

在这个小店喝酒，放肆地说什么都不要紧。两人要了一份老板推荐的加级鱼生鱼片和沙锅炖菜后，先干了杯啤酒。

“有日子没在银座喝酒了。”

“今天算我帐上，我还欠着你呢。”

“那倒是，今天我可得喝个够哟。”

久木的意思是领取了在文化中心讲演的酬金，而衣川是指他和凜子的事。

“怎么样啊，你那位楷书女士。”

冷不丁被这么一问，久木赶忙喝了口啤酒。

“还继续见面哪？”

“嗯，偶尔见见面……”

“我真没料到你这家伙行动如此神速，刚发觉危险，已经来不及了。”

凜子是通过衣川认识的，所以，和凜子相好大约两个月后，跟他透露了他们交往的事。

“前几天她到中心来了，我觉得她比原来显得更妩媚了。”

凜子承担的楷书课程已结束，可能是有事和别的书法讲师一块儿去中心的。

“不过，你得见好就收噢。让这样的女人陷进去可是罪过哟。”

衣川是在暗示久木不要让那么不诸世故而又纯情的已婚女人坠入情网，将其引入疯狂的世界之中。

虽说衣川用心良苦，但这种认为女性是身不由己的为男人所操纵的看法，似乎对女性很尊重，实际上是把女人当成了没有意志的偶人了。

不能说是久木单方面的引诱，迫使凜子陷入这一境地的。

正所谓你有情我有意，恋爱若非两情相悦，是不大可能的。

倒不是为自己辩白，久木接近凜子的时候，凜子也正在寻求着什么。即便不是明确的要寻求爱或者男人，但怀有某种不满足却是千真万确的。

开始约会以后，凜子关于自己的家庭一概避而不谈，话题自然转到这方面时，也只是含糊地说一句“在家呆着也不快乐……”，这就说明了问题。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的确是男人一方比较积极主动，但女人也不拒绝，现在两人都同样的投入，甚至女性的渴望似乎更强一些。

衣川当然不会了解这些细微之处的。

久木一边给衣川斟上刚上的烫酒，一边问道：“她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还有别的讲师在旁边，不便说话，看样子她好像有心事。”

“有心事？”

“也许是我多心，总觉得她心事重重的，这倒更添风韵啦。”

衣川也用这种目光看凜子，使久木感到有些不快。

久木换了个话题，询问起他的工作来。

衣川说，近来文化中心在各地发展很快，竞争相当激烈。好在衣川所在的文化中心有些名气，还算撑得下去。要想在竞争中取胜的话，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营方式。今天，到都内来，也是就这方面的问题来跟总公司商洽的。

“总之，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比起来，还是你那儿舒服。”

“也不见得……”

闲职也有闲职的难处，可是如果照直说的话，就成了发牢骚了。所以，久木没再往下说，衣川叹了口气说：“公司这种地方，不管忙的还是闲的，工资都差不了多少。”

这话不假，久木与以前相比只少了职务津贴，工资总额并没有大起大落。

“其实，我也不愿意这么闲呆着。”

“我知道。我也应该像你似的，工作马马虎虎过得去就得，找个喜欢的女人享受享受爱情的滋味。”

“别瞎说，根本不像你想的那样。”

“男人辛辛苦苦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找个好女人，使她从属于自己，此乃自然界的共同规律。雄的拼命捕获猎物，打败对手，最终是为了得到雌的身体。为了这个目的才生死搏斗的。”

久木生怕被其他客人听到，衣川却自顾自地往下说：“可能是受了你的刺激，我这阵子忽然特别想谈恋爱。真想和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浪漫一番。可是年纪不饶人哪，简直是在想入非非。”

“不，其实正相反，上了年纪才会有这种想法的。”

“反正，这么下去的话，总觉着这辈子像是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似的。”

衣川属于那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男人。还在社会部工作时，他就只热衷于谈论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从不涉及色情的话题。在久木的印象里，他是个毫不圆滑世故的硬汉子。所以，现在听他说出“想谈恋爱”的话来，真以为自己面前坐的不是衣川呢。

这种突变是由于在文化中心这种女性云集的地方工作的缘故呢，还是像他自己说的是年龄的原因呢。

“我恐怕是不行了。”

衣川自己刚刚宣布说想谈恋爱，一会儿又说出这种泄气话。

“你知道，谈恋爱首先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勇气。”

这正是久木深有体会的。

“总而言之，公司职员处境实在太严酷了。你被降职了就甭提了，找还没到那份儿上，虽说算不上什么骨干，还挂在线上，这种关键的时候，要是被人发现了什么风流韵事的话，可就热闹了。现在日本的社会到处是妒嫉和中伤。”

“越是尖子，越没有自由。”

“找女人首要的是金钱和闲暇，没钱就没有轻松的心情。”

接着衣川又打着哈哈说：“你又那么有钱。”

“没那么回事儿。”

嘴里虽然不承认，但眼下久木的状况比起其他同年龄人来说要优越一些。他的年收入近二千万日元，还有父母留下的世田谷的房产，独生女也已出嫁，再加上妻子在陶器制造厂工作，所以手头颇为宽裕。

为凜子花费多少他都心甘情愿。这时，衣川又给他斟满了酒，酒呈琥珀色，晶莹透明。

久木把玩着酒杯，不由联想到凜子雪白的身体。

“我真羡慕你那旺盛的精力。”

衣川的语气酸溜溜的，显然是指性的方面。

“每次约会想必都要亲热亲热吧。”

久木没吭声，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衣川又道：“不幸的是，我和这类风流韵事算是无缘啦。”

“夫妻之间呢？”

“那还用说，早就没了，你呢？”

久木摇了摇头。

“都一样，到了这岁数，老婆就成了朋友了，没那份心情了。”

“外边呢？”

“也想过，没你那么顺当。且不说没遇到合适的人，就算遇到了，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信心。”

“新鲜感总是有的吧。”

“话是不错，像你这样经常使用当然没问题，我恐怕就只好办喽。”

“也不像你想的那样。”

“唉，反正到岁数了，也不觉得什么。想开了就无所谓了。”

“别说这种老气横秋的话。”

“这种事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没有也就没有了，不用在这方面劳神，反而觉得轻松。只是长此以往，就不像个男人了。”

衣川一气喝干了杯里的酒，说道：“看来碰上个好女人，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今天晚上衣川有点儿不大对劲儿，整晚都在唠叨男女之事，不知是工作太劳累了，还是没有合适的人可以谈论这类事。

久木想要撤了，可衣川又要了一盅酒，试探地问：“她丈夫那边怎么样啊，肯定知道你们的来往吧。”

“不清楚。”

“你这家伙胆子真不小。”衣川呷了口酒，“没准他会突然跑到公司里来，告你把他老婆怎么着了。你知道他是医生吧。”

“一开始你就告诉我了。”

“当医生的一般那方面应该不至于太弱的，他好像是差了点儿，真够懦弱的，明知老婆与人私通，却打肿脸充胖子，一声不吭，说不定那方面真不行呢。”

“别瞎猜了。”

“真的，出色的人物差不多都这样，智商虽然高，那方面能力往往不合格。”

“也许吧……”

“不过，早晚会被他发现的，那可就大事不好了。”衣川吓唬久木说，“所以和这女人轻恋爱就得了。”

“轻恋爱？”

“是啊，就和轻音乐一个道理，轻轻松松的。”

或许是出于没有女友的嫉妒心理，衣川极有兴味地谈论着久木及其凛子夫妇的事。

“说不定他是个不得了的人呢。”

“什么不得了？”

“妻子和人偷情，他在外面可能也有女人，两人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地

做夫妻呗。”

久木有意瞧了瞧表，打住话头结了帐。

再坐下去，自己就成了衣川的下酒菜了。

和衣川喝酒后的第三大，久木在新桥车站和凜子会合，一起乘车前往镰仓。原以为傍晚的乘车高峰会很拥挤，还算幸运，二人并肩坐在崭新的头等车厢里。

车上几乎都是从镰仓去东京上班的乘客，看样子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有职位的人。一男一女坐在一起的只有他们俩，幸好没有遇见认识的人。

“真高兴又能和你一起去了。”

久木以为她说的是两人一起去看薪金这码事，凜子却说起了另一件事。

“我跟你说过搞工业设计的叫做逸见的女友吧。”

“是那个你高中时代的同学，在美国留过学的女人吗？”

“对，她曾和有上市股票的大公司的社长交往过，最近分手了。”

“被人家老婆发现了吧。”

“哪儿呀，那人警戒心极强，两人一块儿去京都或者香港时，总是分开坐着；坐新干线时分别乘坐不同的车厢；坐飞机时也是故意错开一个航班，一个人坐头等舱还有什么意义呢，真不如一。起坐经济舱呢。”

“是为了避开那些讨厌的杂志记者吧。”

“那倒也是，不过，到哪儿都分着去多寂寞呀，这样的旅行有什么意思呢。她虽然挺喜欢他的，可是实在受不了总是这样……”

“分手了？”

“一个礼拜前我见过她，她说今后绝不会再爱这种人了。”

凜子女友的话很有道理，但那位社长的心情也不难理解。

不错，上次去镰仓也好，这回也好，久木都是和凜子并肩而坐的。

当然自己对此也有担心，好在是去离东京不远的镰仓，万一被人看到，说成和认识的人同行就过去了。另外，自己的潜意识里有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反正自己已是划到线外的，再不至于对自己有什么更坏的影响了。

即便是久木，若是乘新干线去京都或飞机去国外的话，也要慎重地考虑一下的，纵然不像那位社长那样，分乘不同的车厢甚至故意错开班机，也会装出一副互不相识的样子坐在一起的。

这样费心劳神都是由于日本社会对男女关系十分敏感的缘故。换句话说是好事者太多，工作上的失误姑且不说，外面有情人的话就会被降职或成为人事变动时的不利因素，这样一来，就得处处提防小心了。总而言之，现在从媒体到企业内部无不削尖脑袋打探艳闻，于是男人们都战战兢兢的如履薄冰。从表面上看一本正经的样子，内心的欲望却被压抑和扭曲，丧失了自由潇洒的勃勃朝气。于是渐渐蜕变为嫉妒、中伤横行的险恶的社会了。

当前经济界正在呼吁放宽规章制度，其实最应该放宽的是男女间的交往吧，久木无边无际的遐想时，凜子把右手放在了他的左手上。

“不管到哪儿你都和我一块儿去，多好啊。”凜子紧紧握住他的手，“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心爱的女人表示对自己的爱意，使他欣喜，可是在众目睽睽的电车上，手拉手也太惹眼了些，久木抽回了手，心里叹服凜子的大胆。

电车到达镰仓时已是午后七点多了，他们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大塔宫而去。寺院内的临时戏台上已开始演薪金了。

久木出示了入场券，被人引到席位上，他生怕挡住别人的视线，一直猫着腰走到戏台右侧前边落了座。台上正演的是狂言《清水》，侍童太郎不愿意打水，正装扮成鬼来吓唬主人呢。

虽已入秋，还不觉得冷，从寺院周围繁茂的树丛中时而袭来徐徐凉风，戏台西边的篝火在暗夜的衬托下，显得通红透亮。暗夜之中，鬼又一次现身了，主人已看穿了侍童太郎的把戏，毫不惊慌，终于剥下了其假面具，侍童落荒而逃。

凜子微笑着欣赏这通俗易懂的狂言，一边再次握住了久木的手。这回是在夜幕之下，久木也握紧了她的手，这时，凜子贴近了他小声道：“今天还是那间屋子吧？”

她指的是半个月前两人边看落日边嘻戏的那间屋子。

“差不多吧……”

“今天晚上咱们玩儿装鬼好不好？”

“是男的当鬼吗？”

“就像刚才演的那样……”

久木不知如何作答，这时又开演了。

这回上演的是能剧《饲鹤人》。一开始是一个旅行的僧人到庄里的一家求宿。和狂言不同，能剧的动作很少，久木看着看着思绪又转到了凜子刚才那句话上了。

近来，凜子的行为表现出一些出格的嗜好来，说不上是变态，但比正常状态略带轻度的嗜虐倾向，显得更撩人了。

可能是凜子在观看鬼脸时，联想到了那种事的。久木窥视了她一眼，见她左半边脸被篝火映得红彤彤的。

看完薪能，已九点多了。戏台上的照明关掉了，篝火也熄灭了，四周顿时一片漆黑。

久木想尽快逃离这寂寥之所，上了马路坐上出租，前往位于小町路的一个门面儿不大的料理店。从前，据家住藤泽的编辑介绍，以前小林秀雄等文人经常光顾这小店。一进门，中间一溜长长的柜台，虽然里面也有铺席式的，但这个店还是最适于和情意相投的朋友在柜台前畅饮。

久木有三年没来了，没想到店主人还记得他。他和凜子先于了杯啤酒。

久木对这个店的独特风味一直念念不忘，而且这里气氛十分松弛，带着女人来也不感觉别扭。

久木要了清炖虎鱼和当地特产镰仓虾的生鱼片、家鲫鱼堡。

今晚不用回去，凜子放宽了心，不再喝啤酒，换上了清酒。

“从前的薪能只靠篝火的照明来演吧？”

凜子问道。刚才看薪能时是有灯光的。

“镰仓的薪能演出至今已举办了近四十回了。从前，武士们所看的和现今不大一样，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灯。就像现在京都的由送神火组成的大字，路灯和霓虹灯都被关掉后，整个镇子漆黑一片，只有满山燃烧着红通通的火焰。那景色真是无比的庄严壮观，人们不由自主地合掌祈祷起来。薪能也是在戏台四周环绕以水池，随风摇曳的篝火与池水交相辉映，这种效果会使人体味到远比现在更为幽玄妖艳得多的感觉。”

“那么，鬼也显得比现在更加恐怖可怕吗？”

久木点了点头，想起凜子说过的要他晚上装成鬼来折磨她的话来。

看完薪能后吃完晚饭，才发觉已经过了十点了。久木托店里给叫了车，结完帐走出了小店。

和店里热闹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外面是群山环绕的黯夜，浓郁的大自然的气息，使他们意识到现在已身在镰仓。刚才还热闹红火的大塔宫那个方向，这会儿已然静悄悄的无声无息。

从小町路到饭店，一路无人，只用了十分钟就到了。

在柜台开了房间后，拿到钥匙，果不其然还是上次那间屋子。进了屋，一瞥见套间里那张宽大的双人床，凜子就不由自主地倚靠在久木身上，久木拥着她一同倒在了床上。

“好容易只有我们两人了。”

从乘电车到看戏，再到饭馆，总有旁人在，现在终于得到了解放，凜子的心总算踏实下来。

“我有点醉了……”

“那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

“你就显得更让人着迷啦。”

凜子露出嗔怨的样子，久木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边接吻边解她上衣的扣子，凜子一个劲儿地摇头。

“等一下，我去冲个澡。”

“不用了，这样挺好……”

“不行，身上净是汗。”

“没关系的。”

现在的久木所要的，所渴望的正是凜子觉得害羞的东西。

“不行……”

凜子再度挣扎了一番，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为时已晚。

到了这个地步，女人已经陷入了男人的罗网中了。不，从远里说，应该是男人被女人所套住更为恰当。

久木感受着凜子滑腻温馨的肉体，凑到她耳边说道：“今天晚上我可要好好折磨折磨你。”

“不行不行，我可不喜欢那样啊。”

“你不是说要我变成魔鬼来折磨你吗？”

凜子仍旧不情愿地使劲摇头，

“我最近真有点变态了。”

这并不仅是凜子的感觉，久木也有同感，在黑暗中点了点头。

久木左手抱着女人的上身，右手从凜子的后脖颈到后背，再往下从腰部起滑向滚圆的臀部。他用一种似触非触，近乎感觉不到的轻柔沿脊背缓缓向下抚摸。

温和而悄然的似碰非碰的抚摸，研磨着女人的感觉，使之愈加敏锐。

男人的指尖一遍又一遍地爱抚着，当他的手指再次从女人的腰际移动到臀部的中间时，凜子发出了哀叫，她实在受不了了。

“我不要啦……”

开始时的舒适感突然变成了酥痒难耐的感觉。

然而，男人并不因此而住手，现在已不再是那可爱的男子，而是变成了魔鬼，操纵着女人。

原来搂抱自己的男人是个魔鬼，凜子这时才如梦方醒。

终于获得了解放的凜子大大地吐了一口气，伸展开四肢，然后突然攥紧拳头，捶起久木的前胸来。

“你坏死了、坏透了！”

开始还觉得是温柔的爱抚，后来才发现全身的神经都被挠动着，变成令人毛发倒竖的拷打了。

可是要想责备对方，也为时太晚了。说出“变成魔鬼来折磨我”的是凜子，久木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自己提出了要求，被切实执行却又怨恨的话，就太不合情理了。

“你真够坏的，……”

凜子还在嘟囔不已，一骨碌背过身去蒙上了被单。看样子是不想让这种恶作剧的男人靠近，岂不知在床上的赤裸的女人又何处可逃呢。

一旦把女人肉体驱入了绝境的魔鬼，又从背后凑了上来，在呼吸刚刚平静下来的女人耳边嗫嚅道：“你的罪还在后头呢。”

“你要干什么……”

凜子明知故问，下面要做的事是明摆着的。

近来久木和女人的做爱方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过去，三十岁左右以前，只知道逞强使猛劲儿；而四十岁以后精力减退，变得温柔些了；进入五十岁后的现在，掌握了稳健地，比起激烈的动作来更注重花费时间，温柔地爱抚的技巧了。原因之一首先是没有了年轻时充沛的体力，其次是懂得了这样做更易于为女性所接受。

其实并不是越不顾一切越激烈就越好。缓慢而轻柔地，时而使对方感到焦躁的沉着应战更为有效。积二十年之经验，他才摸索到了这个门路。

女性常说“喜欢温和的人”，那并非指外表，而是动作温和的人的意思。

现在凜子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这种温柔，简直就要溶化进被挑逗起的妖冶的感觉中去了。

“我不行了……”

凜子似乎已到达了焦躁的顶点，哪怕再等待一分钟，都会自动爆炸，自行登上快乐的巅峰。到了这千钧一发的极限，好容易挤出了一句：“快一点儿……”

那声音即像是哀求，又像是撒娇，女人体内沸腾滚开的感觉使她呈现出痛苦、焦躁、绝望的神色。

对性的快乐感觉不足的男人们，比起行为来更加关注与之相关的种种反应。即是所爱的女性燃烧时的姿态、声音、表情。这些就像万花筒一样变幻无穷，直抵终点。只有懂得、感受到这一切，男人才能得到身心两面的满足。

虽说现在男人占据着使之焦急的优势地位，可是一旦接受了女人的要求，一瞬间男人就成了女人的牺牲品，成为被贪婪汲取的存在。因此，男人要在处于优势地位时尽可能地虚张声势，使女人焦躁。

这也是以前的久木所不曾有的，年轻时，只要对方愿意，就立刻如痴如狂地干起来，全然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只以自己舒服满意为难。总之，那时仅仅仗着精力旺盛，在能否使女性得到满足上缺乏自信，虽说没有具体问过她们，但兴许会有不仅没得到满足，甚至心怀不满的呢。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久木现在已没有了往日那种猛烈的牛犊般的精力

了。

然而，力量的不足可以用轻缓和温柔的默契来弥补，现在久木依靠年龄日益增长所带来的悠游的自信，与充分燃烧起来的凜子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这才是男人最感愉悦的瞬间，为了得到这一刻男人为女人效力，竭尽体贴与付出，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劳力为女人服务只是想共同拥有这一绝妙时刻。

然而，久木即便在这时，依然拼命忍耐、控制住了自己。

眼看着自己所钟爱的女性火一样燃烧，比自己沉浸在快乐之中还要引起男人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尽管没有了年轻时的力量，却掌握了一些冷静地自我控制的技巧，这也是失去了强健的体魄所得的代价或成果吧。

久木就是凭着这一成果使凜子先行一步，而自己却还能克制住自己。

在性的问题上，未必越年轻就越好。男人的兴奋与大脑密切相关，完全受精神的操纵。

因此，任何惧怕、不安或缺乏自信都会导致失败的。

年轻时有的是体力，但往往欠缺精神上的自信心。

这是久木深有体会的。刚进公司时他曾和一位比他大五岁的女性交往过，她过去是个未成名的话剧演员，在新宿的酒吧工作过，据说以前在演艺界时和一位绰号花花公子的导演过从甚密。她和那男人虽早已分手了，可是一和她上床，久木就总是想起那个男人。

令人烦恼的是，男人很容易拘泥于面子或自尊，总希望怀中的女人夸自己比以前的男人更有技巧，更感觉好。

然而越这么想，朝这方向努力，就越焦躁、越萎缩了。

男人们常说的“男人的体贴”就是指的这一点，比起羽毛未丰的年青人，在女人面前拥有洒脱和自信是极为有效的武器。

久木和那个女演员同床共枕时，老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身体怎么也不听使唤。说明了年轻的肉体被想像中的花花公子打败了。

好在那位女性的态度让人钦佩。她总是一边安慰因萎缩而焦躁的久木，一边温柔地尽力帮助他挽回自信心。

如果那时她露出厌倦的神色，嘲笑他的话，久木很可能会失去自信，产生自卑感了。

由此可知，男子是由女子塑造出来的，或者说是培养出来的。

现在久木使凜子燃烧的动力，追根究底是那些女性所培育出来的。

和女性同时达到高潮固然不错，但眼看着女性一步步走向顶点也另有其美妙的感觉。前者是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而后者则是把所爱的女人送入极乐的境地，使其充分满足的握有主动权的喜悦了。

凜子不可能知道男人微妙的内心活动，正全身心地陶醉在快感的余韵之中。

此时女性的姿态是最无防备、最生动诱人的，毫无一丝紧张与矜持，以及反抗的意识。

一心在体味着那番愉悦，宛如被轻度麻醉了似的，软绵绵的横卧在床上。这一松弛温顺的姿态真是美妙无比。看着看着男人不由涌起了对女人的满腔爱恋。

女人如此毫无戒备地展示自己，本身就说明了对他的完全的信赖与依恋。面对这样的女人，男人怎能无动于衷呢。

久木突然搂住了凛子的肩头。

凛子的身体仍是汗津津的，灼热的。他紧紧抱住她，爱抚着她的后背轻声问道：“觉得舒服吗？”

虽然是明知故问，男人还是想得到语言的证实。

女人老老实实在地承认后，男人又问：“感觉怎么样？”

凛子作出一副难于出口的表情，男人赌气似的又把手伸了过来。

“不行……”

凛子想要推开那只手，身体却不听指挥，渐渐又燃烧起来了。

女人身体的再度兴奋真是快得惊人，刚才还像被海浪涌到岸边来的海藻一样，飘散在点点浪花之中，现在却已恢复了生机，来寻求更大的欢乐了。

在又一阵翻云覆雨之后，两人的情感更贴近了。他们的内心为相互袒露在对方面前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而感到无比的恬静怡然。

久木乎躺着，凛子微微侧着身子，头枕在久木的肩头上。久木忽然问道：“我想问个问题可以吗？”

“问什么？”

兴许是过于疲乏了，凛子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

“嗯，你和他之间……”久木怎么也说不出口“你丈夫”这个词来。“还做这事儿吗？”

“你说的什么话。”

凛子的声调突然严肃起来，“我不是说过早就没有了吗。”

“那么以前呢？”

凛子不吭声，不想回答。久木也觉得问得太过分了，可还是憋不住想知道。

“没这么舒服吧？”

“当然啦……”凛子淡淡地答道。

久木又在脑子里描绘起了凛子那优秀的医生丈夫。实在难以置信，这样的男性却没能满足妻子。

“是真的吗？”

“他对这种事是很淡漠的。”

“可是，他的确很优秀啊。”

“这是两码事。”

久木至今为凛子的丈夫是医学部教授而耿耿于怀，现在看来，这些名分与性是不相关的。

在现实中，有地位有经济实力的男人确实占有优势和权力。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人们给予认可。

然而，还应加上一条，即在性方面的优势，这也是作为男人不容忽视的方面。只是这方面从表面上不易看出来，只能任凭各人自己去猜想。若想要确认的话，最好去问与这男人有交往的女性，不过，这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回答。结果，只能疑心生暗鬼，随想像力去发挥了。

刚才得到了凛子清楚的答案。虽然没有详细的描述，但久木比她丈夫强是确凿无疑的了。

“太好了。”

这一阵，从凜子的态度上也能估摸得八九不离十，现在又得到亲口证实，使久木彻底放心了。

“起初，我还以为自己不行呢。”

“为什么？”

这个问题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刚听说凜子丈夫的情况时，觉得自己凶多吉少，且不论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上也不及对方，加之又比自己年轻。明知不是对手，而没有放弃进攻，是由于倾倒于凜子的魅力，是即使输了也在所不惜的豁出去的想法使然。

现在回过头一看，倒是这种不顾一切的鲁莽奏了效。

久木论地位和经济实力虽然敌不过凜子的丈夫，但在性方面占有优势。地位与金钱上得天独厚，却被偷走妻子的丈夫和金钱地位上处于劣势，却夺走人妻的男人相比究竟哪方为胜，难以立刻下评断，不过久木作为后者已十分满足了。

性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令久木感慨不已。

男人和女人所做的事情，在所有人都无多大差别。从双方身体构造，到整个过程的完成是一样的。

然而，在这一行为中，却有着种种好坏之别，反应之差，正所谓千差万别，没有任何一对儿是完全相同的。

大概动物越高级样式就越复杂多歧，人类位于最尖端，当然会出现千姿百态的花样翻新了。

两人从最初的相识到心心相印，由接吻到身体结合，再到分手，十个男人就有十种方式，十个女人也有十样嗜好。

总而言之，可以说性就是文化。

男人和女人，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从所受到的教育、教养，以及经验和感性认识，都在性的场合中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令人头疼的是，性的问题，从书本上和学校里是学不到的。当然通过阅读有关性的书籍，能大致了解男女的构造和机能，但是书本知识与现实之间却有着一段鸿沟。

有关性的问题，还得在实际的体验中，各自去感受，去了解。说穿了，对这个问题，无论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怎样高智商的人也会有不懂；相反，即使没上过什么学的人，也有懂得的。

从这个角度说，性是最没有阶级差别的，最民主的了。

就在他漫无边际地思考时，凜子嘟哝道：“你想什么哪？”

“没想什么，只是觉得能遇见你真是太幸运了……”

久木说完抱住凜子，在无比温柔丰满的肉体相伴下，沉沉地睡着了。

良宵

十月的最后一周的星期六，久木一直呆在家里看电视。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看的节目，不外是一周的社会动态追踪报道或高尔夫比赛等等，到了下午三点，他忽然想起什么，关上了电视。

久木起身到自己的房间去，开始准备外出的行装。

以往有妻子帮着，最近几乎都是久木自己准备了。他穿上花格夹克上衣，浅褐色的裤子，打好领带，便提着已装好包的高尔夫用具包回到客厅，妻子正在桌前摆弄计算机，眼看临近年底送礼季节了，这会儿她像是在计算成套陶器价格的估价。

“我该走啦。”

听到久木的声音，妻子才摘下老花镜，转过头来。

“今天晚上不回来是吧？”

“嗯，先参加一个招待会，然后去箱根的仙石原饭店住一晚，明天在那儿打高尔夫球。”

说完久木走到门口，妻子随后起来送他。

“我六点在银座也有个洽谈会，得晚些回来。”

久木点了点头，背起包走出家门。

其实，今天晚上是去和凜子幽会的。拿着高尔夫包出门，是为了给自己外宿打掩护。

不过，久木刚才对妻子所说的也并不都是假话。

今天傍晚出席在赤坂的饭店颁奖酒会，以及，晚上在仙石原的饭店住宿都是事实，只不过，发奖仪式是凜子参加的书法协会举办的，而仙实原是和凜子两个人去。

尽管确有其事，同伴者是密而不宣的。这固然是为了瞒着妻子，似乎不大合适，但多年来形成的冷淡的夫妻之间，适当的隐瞒或许不能一概说成是恶意的。

从世田谷到赤坂的饭店，开车需要差不多一个小时。

坦率他说，妻子并没有特别值得挑剔的地方。年龄比久木小六岁，今年四十八岁，圆圆的脸庞，显得很年轻。她说年轻的男职员猜出的年龄比她真实年龄小了五、六岁还多，看她那副高兴劲儿，不像是在瞎说。

她长相一般，性格十分开朗，家务事以及养育女儿方面都很精干利落。另外与十年前去世的婆婆的关系也处得不错。若全面打分的话，可以打到七八十分。然而，也正是这种无可挑剔的安心感，使人觉得过于平淡无聊而成为一种缺憾了。

久木与妻子之间已有十年不再有性生活了。当然，以前就不算频繁，所以，就自然消亡了，对他而言，妻子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生活伴侣更合适。

久木公司中曾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说是“工作和性交不带回家去”，现在久木和妻子的关系就跟这差不多。

这或许是男人们的信口托词，然而，对于二十多年来朝夕相处，彼此已了如指掌的妻子，要她“兴奋起来”也是枉然。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妻子更像是近亲，因此，有人打浑地说“不准和近亲交配。”

总之，二十五年之久的婚姻，已没有了浪漫和激情，两人之间只有安定在维系着。换句话说，男女之间，或者图安宁，或者要激情，二者不可兼得。

不能说完全出于这个原因，但现在的久木在寻求后者的激情，并沉浸于其中了。

星期六的傍晚，道路格外拥挤。离家时还觉得出来得太早了，看现在

这样子，五点以前能到就不错了。穿过堵塞的涩谷，沿青山路朝赤坂方向开着车，久木看了眼助手席上的高尔夫包苦笑了一下。

和凜子一起出去旅行过不止一次，每次都是从公司直接去目的地的，所以比较轻松，可是今天是假日，不方便出门，想来想去只好说成是和朋友去住饭店打高尔夫球了。

昨天晚上跟妻子说了之后，她没有表现出怀疑的样子，今天，久木出门时她的表情也很正常。

久木觉得妻子还没觉察到什么，同时又觉得妻子早已看穿了一切。

妻子原本不是个嫉妒心强、喜怒无常的人，什么都不往心里去，总是我行我素，久木很难摸透她的真实心态。

结果，妻子的好脾气倒纵容了久木，他不断地在外面结交女友。

妻子那麻木不仁的沉静态度里，似乎隐含着唠叨也是多余的，丈夫迟早会回到身边来的想法。

但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大一样，久木是相当认真地投入的，可是她怎么还是这么满不在乎呢。

这一段时间，她正热衷于陶器顾问的工作，所以顾不上他，不过，说不定有别的要好的男人了。久木想像不出哪个男人会去追求一个快五十岁的女人，可又一想，自己比妻子还大呢，看来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妻子移情别恋，是件令人不快的事，然而现在的久木根本没有资格去责备她。

到达饭店时已是四点五十分，离颁奖开始还有不到十分钟。

久木把车存在停车场，来到二楼会场，那里已聚集了一些书法家和有关人员。

从人群之间穿过，久木在接待处签了到。这时，早已在等候他的凜子走近前来。

凜子身着淡紫色和服，系一条白色绣花腰带，云鬓高高盘起，上配珍珠发饰。走近一看，和服胸前的图案是小朵的菊花，色泽逐渐加深，接近裙边时，变成了绽放的大朵橘花了。久木呆呆地看着，凜子惊讶地问道：“你怎么啦？”

“哎呀，实在是太美了。”

穿西服和和服，凜子给人的印象迥然不同。穿西服时，聪明伶俐，惹人喜爱；穿和服时，是一副端庄稳重，光彩照人的夫人风度。

“左等右等不见你的人影，真让人担心。”

“车堵得走不动。”

久木在凜子的引导下进了会场，坐在中央偏后的地方。

“你就在这儿先呆一会儿。”

“你坐哪儿啊？”

“我坐前边。会后在隔壁有个小型招待会，你也参加一下。”

久木点点头，凜子转过身朝前面走去，她背后的腰带是两个扇面的鼓形结。

在这次书法展览中，凜子获得鼓励奖，其作品在美术馆展出，一平米左右的纸上，书写着“慎始敬终”四个字。

“以谨慎开始，以恭敬告终。”

久木读着，凜子解释说：“任何事情都要这样才对。”

话是不错，可是在久木看来，有点儿过于凝重古板了些。想说出来，又觉得这就是凛子做人的准则，就一个劲儿点头赞同。

先是大奖和优秀奖，然后是鼓励奖，这回有三人入选。

“你一定得来啊。”

应凛子之邀而来的久木，又有些担心她的丈夫也会来，按说她应该不会把两人男人同时请来的。

按预定时间，发奖仪式五点准时开始。

书法家和有关人员共有近二百人出席，首先由主办单位的报社和书法家代表讲话。久木这才知道，这是个具有全国规模的传统悠久的协会，已举办过近三十届书法展览了。

主办者讲话后开始授奖。从最优秀奖起获奖者依次上台领取奖状和奖品。不愧是书法家，身着盛装和服的老者至妙龄少妇，一位接一位地登台，每一位都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轮到获鼓励奖的凛子领奖了，和她同时获奖的还有两位，一位是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另一位是更为年长的女性，正值盛年的凛子夹在中间，愈显得光彩照人。

被念到名字的人上前一步领奖，凛子是第二个。

霎时间，会场里掌声四起，比其他人的都要热烈。

凛子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接过奖品。久木不由充满了自豪感。

与会者似乎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凛子身上，凛子因紧张而脸色略显苍白，与浅紫色和服相映衬，既雍容大方，又不失娇妍和妩媚。

不知女宾们作何感想，男性们大多注视着台上的凛子，他们一定是从外表的美一直想像到脱去衣服后的裸体美。

这种优越感也许就是拥有美丽的女演员或艺妓的妻子、情人的男人们所独自享有的快感了。

就在久木品味着这一感觉时，凛子在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走下了领奖台。评委作了讲评之后，颁奖结束了。

接下来，在隔壁大厅里有个庆祝酒会，大家站起来向那边移动着。

久木正犹豫要不要去参加时，凛子走过来对他说：“去一会儿就行。”

“要很长时间吧？”

“呆上三、四十分钟就可以溜走了。”

“好吧，去呆一会儿，然后我在一楼的咖啡厅等你。”

凛子点点头，又回到书法家那边去了。

在酒会会场里，比颁奖仪式来的人还要多，有将近三百人的来宾。首先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祝酒，然后，酒会正式开始。

久木在离人口处不远桌旁喝着啤酒，一边环视着会场，凛子正在靠近主桌的地方，和一位上年纪的男人交谈着。

书法名人除外，一般的书法家以女性居多，在这众多的女性之中，凛子的姿色非常引人注目。虽然不那么雍容华贵，但是，典雅的气质中，透出成熟女性的动人魅力。出席者们似乎都有同感，凛子的身旁聚集了很多男人，都笑容可掬地跟凛子说话。

久木这才知道，原来凛子是这个圈子里的后起之秀，他正望着凛子出神，背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头。

“你到底还是来了。”

回头一看，原来是衣川。

“你呀，是凜子叫我来的。”

“我本来不打算来，今天完事早，就来看看。”

衣川说着，朝里边瞧了瞧，

“看见她那么受欢迎，心里美滋滋的吧？”

这种时候遇到衣川，和凜子一块儿走不大方便了，不过一个人正无聊，有个人说说话满不错。

“没想到书法协会里有这么多女性啊。”

“从事绘画的也不少，但不如书法的多，要说这也算是个问题。”

“热热闹闹的多好啊。”

“热闹是热闹，不过你也看见了，名书法家大多是男性，他们周围有这么不同年龄，各式各样的女性围绕着，会发生什么呢？肯定会对年轻貌美的女性另眼相看喽。”

“不对不对，她可是例外。当然，弟子当中有位年轻女性，态度会不自觉地亲切和蔼起来。这与其说是偏向，莫如说是男人的本能吧。”

久木听着点了点头，衣川压低了声音，

“有的先生在弟子当中选定一个样板，让其模仿自己写的字，从而入选的。”

“是不是分各种流派或集团吧。”

“当然啦，流派掌门人的名气越大，弟子就越得势，否则就倒霉了。”

“这么说和舞蹈界、插花界类似了？”

“基本上差不多吧。”

衣川以前在报社干过，所以对书法界好像也相当了解。

“展出的书法，什么人买呢？”

“除有名望的先生或在传媒界挂了名的极少数先生的作品外，几乎都被弟子买走。”

“弟子买去做什么呢？”

“以此来表示对先生的忠诚啊。”

一想到凜子生活这样的世界中，久木突然同情起她来，同时，也很钦佩她。

会场里的凜子好像注意到了久木在和衣川讲话。

衣川朝凜子招了招手，见凜子走过来，就笑着说：“今天你可真出众啊，一进会场就看见你了。”

衣川平日总叹惜自己太腼腆，不会对女人说好听的，现在可是一反常态了。

“刚才他给我讲了些书法界的内幕。”久木转了话题。

“什么内幕呀？”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的。”

衣川摇着脑袋说。就在这时，一位记者模样的中年男子递给凜子一张名片，后面跟着的摄影师啪唧啪唧地给凜子拍起照来。

不是优秀奖，却受到明星级的礼遇，想必是因为凜子的美貌吧。

久木退后一步观看着，衣川问他：“呆会儿你们有什么安排？”

久木吱唔着“这个嘛……”，衣川立刻明白了。

“别为难了，今天晚上你们也该干杯庆祝一下噢。”

衣川善解人意他说道。

“她家里今天没来人吗？”

久木也正担心这个，又环顾了一遍会场。

“不过，你也真够大胆的，要是她丈夫来了可怎么办哪？”

听衣川这么一说，久木本想回一句“是凜子要我来的”，可是话到嘴边，变成了话里有话的“大胆的是她呀。”

“不至于为了美女来一场决斗吧。”

衣川想入非非的自得其乐，见久木没有反应，觉得无趣，又呆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会场。

又剩下久木自己了，招待会正是酒宴方酣。

久木的目光追逐着凜子的身影，同时想起了衣川刚说的“大胆”这个词来。

听他的口气像是在讥讽不是丈夫的男人出席招待会。本来没说凜子的丈夫要来，即使来了，也不认识他不会有麻烦的。

久木边自我宽心边喝着啤酒，看了下手表，已过了三十多分钟了，于是，离开会场，来到一搂的大厅，穿过大厅往左手去就到了咖啡室。他坐在里面靠墙的位子上，要了杯咖啡。

正是周末，到处是来出席婚礼的男男女女。

咖啡很快就端来了，又瞧了眼手表，六点半过了。

照这趋势来看，到箱根得九点了。

久木手里闲得没事干，翻起了笔记本，点燃第二根香烟时，凜子在大厅里出现了。

和一位上年纪的女性告别后，凜子提着大大的纸口袋向这边走来。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咱们走吧。”

凜子担心被人注意到，尽快想离开这儿。

两人穿过大厅来到地下停车场，坐进车里，凜子才算放下心来，又恢复了平日温和的神情。

“今晚把你弄得晕头转向的，真抱歉。”

“哪里，多亏了你我今天开了眼界，非常愉快。”

久木一边发动汽车，一边问：“直接去箱根行吗？”

“按说还有第二轮酒会呢，不过我事先说好不参加的。”

“衣服用不用换换？”

凜子还穿着出席招待会的和服。

“我带了要换的衣服了，到那边再换吧。”

车子开出了停车场后，立刻被笼罩在赤扳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之中了。

“今天你太美了。我现在才知道你有那么多崇拜者。”

“哪有什么崇拜者呀。”

凜子羞赧地把头掉向车窗，拿出了粉盒补妆。

“有不少人向你献殷勤吧？”

“我总是和大伙儿一起出去。”

“不过，先生和大人物净是男性吧。”

“先生都是老年人，没有像你这么脸皮厚的。”

“男人可不好说噢。”

“人家全是绅士，放心吧。”

车子朝霞关驶去，从那儿上首都高速公路。久木望着前方明灭的灯光说道：“衣川说咱们俩胆子大。”

“为什么这么说？”

“他的意思是万一你丈夫来了怎么办哪。”

“他不会来的。”

“有事出去了？”

“不是，他说了不来就不会来的。”

凜子的语气很果断，丝毫没有犹豫。

车子从霞关的坡道上了高速公路，经由涩谷直奔用贺而去。然后再上东名高速路，可直达御殿场。

久木开始加速，接着又问道：“他知道今天的颁奖式吗？”

久木还是省掉了“你丈夫”这个词。

“知道他也不会关心的。”

凜子凝观着灯光闪烁的前方答到。

“难道也没说想来看看？”

“没有，什么表示都没有……”

“你今天晚上不回家的理由呢？”

“找说和协会的人一起出去。”

“可是他对你外宿不归就一点儿也不怀疑吗？”

“可能会怀疑的。”

这回答使久木有些意外，他紧握着方向盘问她：“就是说他无所谓？”

“也不是无所谓，他不爱刨根问底。”

久木愈加不明白这对儿夫妻是怎么回事了。

“看来是有所怀疑的了？”

“他这人自尊心很强，不愿意知道不利于他的事。若是了解之后确有其事，多没面子呀。”

“不过如果对你不放心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男人。有的人什么都想知道，也有像他这样的，害怕知道了有伤自己的尊严。”

“可是，老是这样下去……”

“是啊，他难受，我也难受。”

凜子出神地看着前方。

星期六的夜晚，南去的高速路意外的通畅。

车子过了用贺的收费口，进入了东名高速路，有三条车道，久木又加大了油门。灯光璀璨的大城市迅速远去，静悄悄的住宅区和黑黢黢的森林不断闪过。

对于凜子夫妇，久木再怎么想也没有用。本来就是夺人之妻的罪魁祸首，倒为人家丈夫担心，太不合逻辑了。

于是，久木把话题转到了书法上，

“你一坐到桌前，拿起毛笔，心情就平静下来了吗？”

“即使不太平静时，研着研着墨，也自然而然消失了，拿起毛笔时，心境已经十分安宁了。”

久木还从未见过凜子写毛笔字的样子，但想像得出凜子研磨和铺开纸书写时的姿态，一定是非常端庄而优美的。

“字能反映出人的品格吧。”

“当然，字如其人嘛。”

的确，字写得帅气的人，性格也是很潇洒的。

“常有人说我的字显得妩媚。”

“这次的作品怎么样？”

“很遗憾，不怎么妩媚吧，我是尽量控制自己不写出那种感觉来的。”

“这也能控制？”

“写四个字以内还问题不大，我也说不好。”

这次凜子写的是“慎始敬终”四个大字。

“不知你的妩媚的字什么样，不过，这几个字写得很有生气，很美。”

“你这么说我真高兴。”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写的是‘慎始乱终’。”

“那是什么意思啊？”

“开始谨慎，最终迷乱。”

“别胡说。”

凜子瞪了他一眼，每到夜里，凜子就会由谨慎矜持变为疯狂迷乱的。为了目睹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久木驱车飞奔在夜晚的东名高速公路上。到达仙石原饭店时是八点半钟。离开东京时，以为得九点才能到，没想到一路顺畅，提前到了。

在服务台办了手续后，他们被引到了三层尽头的客房。

久木以前来这个饭店打过高尔夫球，所以知道白天从凉台可以眺望仙石原平原以及高尔夫球场。

凜子本想马上换衣服，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决定先去吃饭。

餐厅在一层，窗外已是漆黑一片。隔着落地玻璃窗，看见下面的游泳池被水下灯饰照得湛蓝透明。

“真像仙境一样啊！”

从颁奖典礼到酒会凜子一直紧绷着的神经，好容易才松懈了下来。

在放松了的心情下两人又重新干了杯啤酒，酒会上已多少吃了点东西，所以只要了份清淡的菜肴。

“不知为什么，到了这儿安心多了。”

正如凜子所言，一进入箱根的山地，久木就产生一种与世隔绝的安心感，或许两人都因为不正当的恋情而内疚的缘故吧。

芦湖产的虹蹲鱼加奶酪的冷盘瑞了上来，喝了口葡萄酒，久木又想起了刚才的话题。

“你作品上的署名‘翠玉’，也叫做雅号吧，是你自己起的？”

“有人是自己起的，我是先生给起的。”

“翠玉，这个名字不错，真想让你用这个雅号写一幅妍丽的字呢。”

“那么下次就写一首名人作的恋歌吧。”

“你听这首怎么样，

肌肤柔嫩，激情满怀热血涌。

不为所动，孤独寂寞求真理。”

久木朗诵了一首与谢野晶子的和歌，凜子不禁苦笑了一下。久木接着又朗诵起了中城富美子的和歌，这位战后不久和寺山所司一起走红歌坛女歌人，年仅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了。

“我们女人，任凭猫头鹰、小蝌蚪还有花朵。

和爱情一起，占据我们的心灵。

这首歌把女人的娇媚表达得淋漓尽致吧。”

“是啊，的确是好诗。”凜子随声附和着。

晚餐用完已过十点了。

凜子紧张了一天，感到有些疲惫。

从餐厅回到房间，关上门后，就成了两人世界，久木很自然地拥抱了凜子，凜子也早已期待着这一刻，顺势靠在他的胸前，和他接吻。

夜色笼罩的饭店里，悄无声息，静得能听见凜子衣服发出的悉簌声，长长的亲吻之后，凜子拢了拢头发，走到窗边。

玻璃窗着落地面，外面的凉台上放着一张白色的桌子和两把椅子。

“出去瞧瞧可以吗？”

凜子想吹吹晚风，打开凉台门走到外面，久木跟在她后边。

“挺冷的。”

入夜时刮起的风，掠过了秋天的高原。

“你看月亮好大啊。”

久木抬头一看，月亮高悬天边，皎洁如水。

从屋里看时，凉台前面黑黑的，现在借着月光可以依稀看到宽阔的草地和高尔夫球场，远处耸立着屏障般的外轮山。清新的空气，使人觉得连月亮也比城市里所见到的更大更亮。

“我都不敢看这月亮了。”凜子望着月亮小声说。“仿佛五脏六腑都被它射透了似的……”

“今晚就来它个月光浴怎么样？”

“你说不出正经话来。”

凜子缩起脖子说了声“好冷啊”，此时的久木已被淫褻的念头占据了。

两人从凉台回到了屋里，里面的暖和气与外面袭人的寒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边赏月，久木涌起了情欲。此时的凜子正准备去淋浴。

久木换了浴衣，躺在床上等凜子。凜子关上了门厅的灯，开始脱和服。

一下子屋里黑了下來。只有月光洒在窗戶上，微微泛白。久木凝望着这宁静中的朦胧夜色。

凜子在床的左侧，紧挨着洗澡间的地方，弓着身子在脱衣服，能听到衣服发出的悉悉簌簌的声音，解下了腰带，又抽去了几条系带后，和服便长长的拖到了地上。

起初觉得黯淡的月光，渐渐习惯之后，能模模糊糊看见东西了。只见凜子背对着他，身上披着和服，朦胧中看起来很像是过去贵妇人出门时披的蒙头披肩。

按顺序是先脱和服，再脱长衬衣，然后是贴身衬衣，这么一件件往下脱的，凜子在已有肌肤之交的男人面前，仍旧背着他，披着和服脱着。

久木之所以被凜子吸引，正是因为她具有这样的矜持和品味。

脱完后，凜子披着和服进了洗澡间。

凜子这时一定完全一丝不挂了。

久木闻着这些衣物的香气，在皎洁的月光下沉思起来。

端庄而文静的女人变得迷乱使人心醉，若原来就迷乱的女人，再怎么

迷乱也毫无情趣。

从洗澡间传来凜子淋浴的细碎的水流声。

久木关掉了所有的灯，以备凜子洗澡出来的需要。表面上是为凜子着想，其实，自有久木的打算。房间里温暖如春，从两扇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那儿照进了一抹轻柔的月光。

设置好这一杨景，就只等美丽的猎物上场了。

不知什么原因，凜子从洗澡间出来后，站在门边半天不动窝，久木奇怪地坐了起来，凜子这才问他：“干么不拉上窗帘？”

这根本用不着解释，久木不作声。凜子走到窗前，要拉上窗帘的一瞬间，凜子绰约的风姿袒露在淡淡的月光下了。

刚刚出浴的裸体上裹一件白色的浴衣，腰带长长垂了下来，头发盘在脑后，仰起脸眺望窗外的身姿，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剪影。

久木看得入了神，翻身下床，来到窗边抓住了凜子的手。

“我刚才不是说过要月光浴的吗？”

“不要，不要。”

久木也不理会，把凜子拽到了床上。

凜子虽然顾虑窗外的月光，一旦被搂抱着躺到了床上时，也就顺从地就范了。

“现在开始月光下的解剖。”

“别玩儿花样啊，我可害怕。”

“你只要老老实实的保管你没事。一动不动地把一切都交给月亮好了。”

久木发布完命令后，先拽掉她浴衣的带子，然后，双手轻轻地解开前襟，丰满的胸部显露了出来。

不知是久木的命令起了作用，还是清澈如洗的月色卸掉了凜子的抵抗力，她头一次这么温顺，倒使久木有些不习惯，他接下去把浴衣全部掀开了。顿时，女人完全裸露在月光之下了。

凜子的皮肤本来就白，月光下更显得白皙，只留下一处阴翳。宛如一具白蜡雕塑。

“美极了……”

无论怎样残忍的刽子手，看到绝色美人都会心旌摇曳，何况久木这样的速成的刽子手，不可能抗拒这美的诱惑。

久木本想立刻就对这一丝不挂的肉体进行一番猛烈的袭击，却陶醉于这美的享受之中，于是改变主意，继续欣赏下去。

年轻时只知道不顾一切地去占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喜欢用目光来欣赏，自己变成了月光，目光犀利地在这白皙的肉体上来回扫描着。

雪白的肌肤和黑色的阴翳一齐呈现出来的一瞬，女人的纯净便消逝得无影无踪。

男人已不满足仅是目光的享乐了，开始爱抚起女人来。

上千年的人类生活中，都在反复着同样的行为，为同样的目的而拼命，现在我们所做的和几千年前的人们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事不用学，自然而然就会了。”

“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诚然，没有比性更普遍的了，也没有比性更富于私人秘密性的了。

无论是几千年前的人还是现代人，尽管是在重复同一件事，仔细分析

的话，却有着千差万别，从感受方式到满足程度都大相径庭。

恐怕只有这个世界是无所谓进步与退步的。或许科学文明的进步使现代人更有技巧，古代人较为笨拙，但都是从各自的体验和感觉中慢慢摸索，并为之喜一忧的。

唯独这一领域，科学也好，文明也好都难以介入进去，这是男人女人以其本来面目相互接触而得到的，仅此一代的智慧和文化的。

“你说对不对？”久木在心里问着自己。

长时间的爱抚加上有力的拥抱，使凜子立刻燃烧了。

刚才还在月色下端着架子的女人，顿时化作一股冲天的火柱。

“女人就是贪得无厌呀。”

久木半是戏谑半是羡慕他说，凜子听了轻轻摇了摇头。

“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

的确，刚认识凜子的时候，她十分拘谨，感觉迟钝。

现在突然发现，凜子不知何时已找到了感觉，满足她的要求倒成了久木应尽的义务了，操纵女人的指导者，成了为女人竭力服务的侍者了。

“没想到你的进步这么快。”

“这还不是你的功劳吗？”

被女人这样夸赞，是男人最为得意的事了。不过，凜子能够如此盛开，其自身条件的优秀是不容忽视的。换言之，无论怎样的育花名手，没有优良品种，也不可能培育出美丽的花朵。

“其实是因为你有能力。”

“这也是能力吗？”

“说不太清楚，反正，这里相当的棒。”

久木说着把手轻轻按在凜子的小腹上。

凜子感到被称赞这种部位，有点惶惑。

凜子自己也模模糊糊地觉察到自己近来的变化，可是被这么明目张胆他说出来，自然会不知所措了。

久木照旧往下说，

“妙极了，简直是日本首屈一指的。”

“别拿我开心了。”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久木没办法，只好寻找合适的措辞加以解释。

“是一种温暖的，被从四周紧紧吸住的感觉……”

“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每个人都不同。”

凜子还是不明白。

“女人自己可能不大了解，从你这样优秀的到差劲儿的，什么样的都有。”

“这跟男人也有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啦。但是有时好容易对方接纳了自己，兴奋地进去之后，觉得不舒服，就早早撤退了。”

凜子忍住笑说道：“男人也太任性了。”

“大概有点儿吧。”

“可是，喜欢这个女人才追求的呀。”

“不发生关系的话还很难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论调。”

“男人都明白的，只是对女性说不出口。”

见凜子沉思着，久木把话题转到了平安朝时代。

“《源氏物语》里有位叫六条御息所的女性，她那个地方可能就不大理想。”

“真的？”

到调查室以后，久木看书的机会增多了。

为以后编纂昭和史做准备，他主要看的是现代史，偶尔也重新翻翻以前看过的书，其中就有《源氏物语》，在研究昭和史上的恋爱事件时，想起了光源氏，于是重读了一遍，不料发掘出了一些新意。

久木自我解嘲的想，这还得多谢被降职了。年轻时没留意的东西，现在有了新的发现。

六条御息所就是其中的一位令人感兴趣的女性。

“她不仅身份高贵，而且美丽端在，品味优雅。从表面上看是位毫无瑕疵的理想的女人，然而，重要的那个地方，似乎不那么尽如人意。”

“真是这样吗？”

“遗憾的是有极少数人是这样。”

“治得好吗？”凜子认真起来。

“如果特别爱她的男人拼命努力，而她自己也积极配合的话，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男人很难做到总是这样，这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喜欢这个女子吗？”

“即使喜欢，如果差劲儿的话，就会产生欲求不满，当别的女性出现时，感情可能会转移。”

“归根到底男人是很随意的。”

“那我得问问你，女人是不是也不愿意和性能力差的男人发生关系呢？”

“不愿意。”

“这不是一回事吗。男人也不愿意和差劲儿的或迟钝的女人做爱呀。”

月光洒在床上，两人并排躺着，探讨着性的奥妙。

《源氏物语》里有句“雨夜品评”，现在算是“月夜品评”吧。不，都赤裸着身子，还是“裸体品评”最恰如其分了。

“六条御息所的悲剧，除了她太过清高，嫉妒心强等原因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这里。”

“连这都写在书上了？”

“紫式部是女性，所以没写明或者不好写明吧，不过，从前后的内容来分析，是有这个意思的。”

凜子很有兴致地望着久木，听他讲下去。

“源氏看上了这个女人，追求她，终于如愿以偿，同床共枕了。可是，好不容易结合了之后，立刻又疏远起她来，后来就再也没有主动去找她。”

“那是因为源氏太狠心了。”

“不错，女人大都会这么想的。事实上，女性评论家们几乎一致谴责源氏的薄情寡义。”

久木轻抚着凜子的后背。

“六条御息所也憎恨源氏的薄情，以至于化作冤鬼附体在源氏钟爱的正

妻葵上及夕颜身上，使二人命丧黄泉。”

“真是个刻薄的人哪。”

“表面上稳重、闲静，实际上却是个钻牛角尖的人，一旦嫉恨起来就非常可怕。”

“是源氏先冷淡她的呀？”

“那倒是，可也实在够难为源氏的。男人有苦衷说不出，而对方还逼着他回答为什么不喜欢她。”

“女人不会了解男人的。”

六条御息所失去了源氏的爱，原来由于她的某个部位缺乏魅力，凜子很在意这个问题。

“如果被男人说自己不怎么样的话，女人肯定会受不了这个刺激的。”

“男人是死也不会说出来的。源氏虽不满意六条御息所，却什么也没有说，还时常寄一些优美的和歌和信笺给她，她去伊势时，源氏还到野野宫去探望了她。”

“不是不喜欢她了吗？”

“她爱慕自己，当然不能过于冷淡了。即使有什么不满，表面上也要尊重女性，恭恭敬敬的，这大概就是平安贵族的温文尔雅吧。”

“这么说来，源氏被女性褒贬，挺可怜的了？”

“他尽力温和地对待她们，但并不为人所理解。”

“那是自然啦，正是他那假惺惺的和蔼，女人才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不喜欢人家的话，就不该采取这样引起误会的态度呀。”

“但是如果源氏接触一、二次后便完全置之不理的话，会怎样呢？更会被女人责骂为冷酷无情的男人吧。”

凜子寻思了一会儿说，

“那么，有没有不问男人也能知道的方法？”

“像源氏那样接触一、二次后，不再继续的就有问题了。”

“这就能说明问题了吗？”

“不能绝对的说，但可以理解为在性的方面不合拍。”

在皎洁、清澄的月光下谈论这类话题似乎不大协调，应该谈些高雅的事。然而深究起来，对于人而言，没有比性的问题更重要更根本的事了。

“从前，男女之间从不谈及这种事，他们互相之间一直没有沟通。”

凜子对久木的话表示同意，欠起身问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有许多恋人或夫妻开始阶段非常亲热，慢慢变得冷漠了，这种情况也是说明那儿有问题吗？”

“不见得，只是对对方厌倦了，并不说明别的什么。”

“那么，这种情况和六条御息所的情况怎么区分好呢？”凜子的提问越来越尖锐了。

“刚才说了，源氏和六条御息所只接触了一、二次，尔后源氏再也没有主动提出过要求；而一般的恋人或夫妇的情况则是多次发生关系，产生了厌倦之后，男方变得不积极了，性质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连续几次以上就算合格喽？”

“差不多吧，否则，一般家庭主妇就都不合格了。”

凜子总算明白了，于是又问了个新的问题。

“为什么男人会厌倦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常听男人说在家里对妻子不大上心，不想搞新花样或没什么热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凜子的尖锐提问使久木有些警觉起来。

“不好说，妻子老在身边，太频繁了，男人怕自己吃不消，才半开玩笑这么说的吧。”

和凜子如此深入地探讨性的问题还是头一次，这么袒露男人的隐私，使女人对自己了如指掌，久木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亲密无间的恋人应该是无话不谈的。

久木暗自思忖着，凜子又换了个问题。

“据说欧洲王室有位皇太子，结婚前就和一位年纪比他大的夫人关系密切，真有其事？”

从《源氏物语》突然谈到了外国的王室，久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而且，皇太子结婚之后还一直和夫人保持关系，皇太子妃仿佛成了三人家中的一员了，这怎么解释呢？”

“你觉得奇怪吗？”

“这么说对那位夫人或许有些敬，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外貌上，皇太子妃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为什么还不和夫人分手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背后恐怕还是存在着一个性的问题。”

“那么出众的太子妃也不行吗？”

“不是不行，皇太子和夫人在一起时精神上更能得到安宁，加上性方面更有魅力，所以难以割舍吧。”

“可是年龄大那么多，也不怎么漂亮。”

“这你就不懂了，”久木把手搭在凜子的肩头，“性与年龄和外貌没什么必然的联系，有的人到了夫人的年龄还充满魅力，也有的人年轻漂亮却没有性感。总之一句话，没有比性的问题更为属于私人秘密的，外界无从窥测的东西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神秘莫测，别有情趣的。”

“别有情趣？”

“如果女性都是以年轻漂亮取胜，就太没意思了。为防止这一点，上帝就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加上了性这种不易看到的、具有威力的东西。”

“月夜品评会”快要告一段落了，久木也困了，可是凜子还不肯罢休。

“听你说了半天，觉得还是女人吃亏。因为男人就没有这类的问题呀。”

“不对，男人也有难处。女人是属于身体构造上的差异，而男人有阳痿啦、早泄啦等等烦恼。这些都和精神上的影响有关，所以情况更加复杂。”

“能治好吗？”

“首先得有自信，女方的鼓励是最有效的。然而，无论看起来多么风流倜傥的男子，在性接触时没有情趣或笨手笨脚，都会被女性厌倦的。”

“那倒是。”

“和女性一样，男子在性方面被埋怨是最受伤害的了。”

“女人会埋怨吗？”

“就算不当面说，从事后的态度上也觉察得出来，而且女人在吵嘴时什么都往外说的。”

“你被说过吗？”

“托你的福，还没有过。”

“是完全没有吧。”凜子逗他。“看来男人和女人都不容易啊。”

“很少有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十分和谐的男女。”

“我们还可以吧，没有一、二次就停止呀。”

“这还用说，你是日本第一呀。”

凜子靠了过来，久木紧搂着这柔软光滑的躯体，沐浴着月光沉沉睡去了。

黎明时分，久木做了个奇怪的梦。

一个男人站在一片芒草丛生的荒野上，正注视着自己这个方向。不用问，这人是凜子的丈夫。凜子也在旁边，她若无其事地朝大路方向走去，只留下久木和那个男人面对面地站在芒草丛中。

久木只记得这些，至于那人的表情以及什么时候，到哪儿去了都忘记了，只剩下了被看穿一切的冰冷的感觉。

久木从梦中醒来，瞅了瞅身旁正在熟睡的凜子。

不知什么时候凜子穿上了浴衣，领口严严实实的。

枕旁的手表指着五点半，天快要亮了。在厚厚的窗帷下端，透出了一缕晨曦。

久木望着微微泛白的窗子，脑子里还萦绕着昨晚的梦境。

梦见白色的芒草，大概是因为来这饭店的途中，仙石原满山遍野的芒草给他的印像太深了；而凜子的丈夫，是由于自己一直难以释怀才出现在梦中的，没有见过他所以恍恍惚惚的看不清什么长相和表情。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凜子侧着身从他们两人中间穿了过去，就好像要把两人分开似的。

久木不再回忆这不着边际的梦了，起身走到窗边，掀开窗帘向外张望，外面浓雾笼罩，外轮山只还露出了顶端，远远看去宛然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离天大亮还有一段时间，平原上覆盖的雾霭正慢慢开始退去。

久木又迷糊了一会儿，再次睁开眼睛时，刚过七点半，窗帘下边露出了明亮的光线。

凜子还在酣睡中，久木一个人下了床，从凉台的窗帘缝隙里看见天已放亮，碧空如洗，外轮山的群峰如同近在眼前。

这一带是山峦叠嶂的盆地，所以山腰以下依然雾气蒙蒙，就像一个椭圆形的棉花团悬浮在半空里。

以前也是秋天来的这里，清晨的浓雾散去之后，平原才得以显露出来。今天也一样，透过薄雾，依稀可以看到高尔夫球场的一角，已有人影在晃动。

这时久木想起了离开家时跟妻子说的在箱根打高尔夫球的事来。

妻子真的相信自己的话吗。久木突然感到有愧于妻子，于是拉严了窗帘，不去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凜子听到他的动静，睁开了眼睛。

“你要起床？”

“不，我也刚醒。”

久木回到床上，没有告诉凜子刚才做梦的事。

“再躺会儿。”

在晴朗的秋日里打高尔夫球再有趣，也比不上凜子柔软的皮肤的温度。

对一夜的幽会而言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

外面的雾早已散尽，而两人的良宵还未过完。

黎明时分在梦中见到了凜子的丈夫，这件事久木没有跟凜子说，怀着

残留的冷冰冰的感觉。久木搂着凜子又睡了过去。

已经九点半了，窗外鸟在鸣啭，外面是晴空万里，球场上人们追逐着小白球。和这些健康的人们相对照，久木还呆在床上，享受着凜子暖融融的体温。

一想到只有自己一人是沉迷在怠惰、不健全、不道德的世界之中，久木就感到非常惬意。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这时，凜子轻轻扭了一下头，慢慢睁开了眼睛。

“我又睡着了呀。”

“因为你折腾得太厉害了。”

“不许你胡说……”凜子捂住了久木的嘴，不让他往下说，

“哎哟，都十点了。”

今天的安排是上午游览秋天的芦湖，下午返回东京，纵情而任性的生活即将告一段落了。

“起床吧。”在凜子的一再催促下，久木才懒洋洋地下了床。

窗帘还未打开，房间里很黑的，凜子一下床就奔浴室而去。

久木开开电视，当二人沉缅于情爱之中时，外面的世界似乎还是老样子。

不一会儿，凜子洗了澡出来，坐到了镜前，轮到久木进浴室了。

久木从洗澡间出来时，窗帘已敞开，凜子在窗旁的梳妆台前梳着头。

望着凜子雪白玲球的脖颈，久木冲着镜子里的凜子说：“好美的女人哪……”

“认识你以后，我比以前上妆了。”

“这种事有利于荷尔蒙的分泌，连这儿也滑溜溜的了。”久木偷偷地碰了一下她的臀部，凜子慌忙躲闪。

“别闹别闹，头发要弄乱的。”

“乱了怕什么。”

久木从后面亲吻着凜子的脖子。

“性的满足使女人越来越滋润，男人却越来越干瘪。”

“净瞎说。”

“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与生俱来的宿命。”

凜子觉得“宿命”这个词很有意思，不禁笑了起来。

“可怜的男人，快穿衣服吧。”

在凜子催促下，久木不情愿地脱掉浴衣，换上了出门的衣服。

在饭店的餐厅吃了顿不当不正的饭，两人出了饭店，略微有些凉意。在满目秋色中，来到湖尻，从那里乘渡船去游览芦湖。

星期日人很多，中途在箱根园停靠了一下，从那儿坐缆车上到驹岳山顶，站在这里，箱根的群山、远处的富士山直至骏河湾的美景一览无余。

海拔一千三百公尺的驹岳山上，满山遍野覆盖着鲜艳夺目的红叶，在湖水的倒映下，山水一色，连成红艳艳的一片。

两人饱览了高原的湖光山色之后，乘缆车下山，回到湖尻时是下午四点。不早点下山的话，回东京的路就不好走了。

“怎么办？”

凜子没有马上回答，看样子不大想回去。

“晚回去行吗？”久木又问道，凜子点了下头，于是两人决定在箱根再

逗留一会儿。

“驹岳的半山上有能看见芦湖的餐厅。”

穿过渐渐拥挤的道路，上了山路就到了餐厅。餐厅位于不到驹岳半腰的地方，脚下方的芦湖犹如近在眼前。

赶着吃完晚饭后，他们才注意到，外轮山已被晚霞染红了。

山太高了，所以日落也早，从云间泄漏出的光线，斜射在山冈上和湖面上。

久木来到凉台，眺望着晚霞映照下的起伏的群山，对凜子低语道：“就这么呆下去该多好啊。”

凜子没吱声，久木下决心说了一句：“咱们再呆一晚吧。”

远望着黯黑下去的湖面，凜子微微点了点头，“好啊。”

其实，久木虽然这么提议，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只是随意说说而已。

“你真的行吗？”

“你呢？”

被凜子这么一反诘，久木一时无言以对。

的确，为此要和妻子联络，得现编理由，而且明天还要上班。好在在工作清闲，没有要紧的事，但是，最晚也得十点左右到公司。

然而最叫他担心的还是凜子的家庭。

虽说借口招待会后和大家一起出去，但两个晚上不回家会不会有问题呢。再说明天是星期一，凜子的丈夫也得去上班了。

“我这边怎么都好说，你行吗？”

久木咽下了“你丈夫怎么办哪”这句话，窥视着凜子，凜子望着太阳落山后通红的天际低语道，“只要你没事就行。”

夕阳西下后，群山环绕的湖水霎时失去了光辉，变得黑沉沉的了。

望着沉寂的湖面，久木脑子里又浮现出了清早那个梦境。

已经过了一天了，梦的轮廓已不大清晰了，只有那冷冰冰的印像一直挥之不去。

他猜想凜子或许是不顾一切要住下的，和丈夫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真的可以吗？”

久木叮问道。与其担心凜子，不如说是在问自己，能不能为此承担责任。

“没关系吗？”久木又问，凜子凝视着黑乎乎的远山，一动不动。

见凜子心意已决，久木就到餐厅门口的电话亭去给白天住的饭店打电话，幸亏是星期日，饭店比较空，要的还是昨天住的那一间。

然后他又提着心往家里拨了个电话，没人接，只听见看家电话的声音，真是万幸，久木留了句“同伴邀我再留宿一晚，明天回去。”就挂断了电话。

自己这边暂时没什么了，凜子会怎么样呢？

回到餐厅，告诉凜子定了房间，然后问道：“你用不用也打个电话？”

凜子稍稍思忖了一下，站起身来，几分钟不到就打完回来了。

“他没说什么？”

久木不安地问。凜子淡然地答道：“管他呢。”

“可是明天是星期一呀，你不方便的话回去也行。”

“你想回去？”

又一次被反诘，久木忙不迭地摇起头来。

“我是怕你为难。”

“我会有办法的。”

凜子的语气里多少含有豁出去的味道。既然如此，久木也不好再说什么。

“那么今晚咱们就呆在一起吧。”

凜子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男人也不能胆怯。无论后果如何，有凜子和自己在一起，就没什么可怕的。

“咱们走吧。”

久木忽然有些激动，抓住凜子的手说道：“多谢你了。”

这与其说是对凜子决定留下来的感谢，不如说是对她给予自己勇气的谢意更为恰当。

决定作出后两人回到了饭店。

上午刚退了房，现在又回来了，两人觉得不大自在，服务台的人若无其事地把他们领到了昨天那个房间。

四周昏暗，服务生打开门开了灯，屋内的陈设一如昨日。

服务生放下提箱离开后，两人站在房间当中没有挪地儿，互相对视了一眼，便不约而同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没有任何语言的交谈，然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你到底还是没回去啊。”

“你也为我又呆了一晚哪。”

尽管都是在心里这样说，然而实实在在的身体接触，已使对方感知了一切。

久木更紧地拥抱着凜子，一边吻她，一边在心里问：“被丈夫叱责你都不在乎吗？”

凜子也以接吻回问：“你妻子生气你也无所谓吗？”

一番热吻作了回答：“妻子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丈夫怎么说我也不在乎。”

他们的脸颊紧贴在一起，感受着对方的情感，此刻，久木断定，两人已越过了那条鸿沟。

尽管互相爱慕，也没有想过会到这个地步。到了这个地步，恐怕再难回头了，前面是枪林弹雨的前线，弄不好二人会双双中弹倒下的。

“你还好吧？”

久木想用语言再确认一下，却发现凜子这时已泪流满面了。

这突如其来的眼泪究竟是担心两天不归会引起的后果呢，还是想到自己居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而心情激动呢。不管怎样，这会儿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

久木为凜子擦去脸上的泪珠，脱掉了她的上衣，解开了衬衣的扣子。

凜子闭着双眼，衣服一件件落到了脚边，最后裙子也落下了，凜子像偶人一样纹丝不动地站立着。

久木抱起凜子来到床上。

床的大小与弹性和昨天一样。二人一下子倒在床上，跟着紧紧拥抱起来，胸贴着胸，腰挨着腰，四肢互相缠绕着，久木渐渐感觉到了凜子肉体的温热，与此同时，萦绕在头脑中的家庭、妻子、工作等等，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久木一点点溶化于、陶醉于凜子的温馨之中，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正在被无边无际的空间慢慢吸进去了。

这既可以说是孤独感，也可以说是堕落感吧。

做这样的事不会有好结果。这样下去，会被同事们唾弃，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的。他这么想着，在心里念叨着，却依然迷恋那坠落下去的感觉，全身心地沉醉于这一坠落的舒适之中了。

“危险……”

这个词在久木脑海里一闪而过，两人再度朝着放纵情欲的快乐的乐园坠落了下去。

日短

已经十二月了，天气依旧温暖如春。

清晨还有些寒意，到了中午，天高云淡，柔和的光线撒满了街衢。午休时，有的人甚至远远走到千鸟渊或皇宫附近去享受日光浴。

所谓小阳春天气就是指的这种天气，久木记起了《徒然草》中的一节来。

“十月乃小阳春之候”

兼好法师这一名句，说明在中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初冬时的天和日丽了。

小阳春是个可爱的名称，和真正的春天相比，它显得短暂而无常，故得此名。比起现代人来，亲近自然的古代人对季节怀有更多的爱怜之情。

按说进入十二月份，就是“朔风”季节了，可是现在的小阳春天气，说明了日本的气候正在变暖吧。

久木无所事事地遇想着，穿过了晴朗的街道，进一个咖啡店，水口吾郎已在等候他了。

“用过饭了吗？”

“还没有，不着急。”

久木和水口对面而坐，要了杯咖啡。

“让你特意来一趟，不好意思。”

水口比久木年长一岁，同期进的公司，当过月刊杂志的主编，现在居于领导职位。

“找我有事？”久木问道，水口点着了烟，深深吸了一口，

“是这么回事，从明年起我就要到马隆分社去了。”

马隆分社下属现代书房，也设在神田。

新社长上任后，人事变动很大。可是水口任职时间不长，与现任社长关系也不错，使久木感到很意外。

“是社长亲口跟你说的？”

“昨天社长把我找去，跟我说，天野君身体不好，人手又不足，要我务必到那儿去。”

天野是马隆分社的社长，比水口大二、三岁，身患糖尿病，三天两头上不了班。

“看样子，你是去当社长喽？”

“是副社长，天野君暂时不动。”

“这是早晚的事。”

“难说。就算当了社长也不过如此。”

马隆分社主要出版总社不经营的实用书籍，有二十人左右，听说经营状况不太理想。水口一直期望由常务理事升为董事，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这样级别的社长了。

“你同意了？”

“我又没有什么失误，哪儿能轻易答应啊，你说呢？”

水口烦躁地吸了口烟说，

“我只说让我考虑一下，不过，社长心里早就定下来了。”

“真是‘并非夏去秋才至’啊。”

“怎么讲？”

“这是《徒然草》里‘十月乃小阳春之候’中的一句，意思是说，并不是夏天过去秋天才来到，而是在夏季之中已经孕育了秋天的征兆的。”

“有道理……”

“自然也好，人事也罢，看起来似乎是某一无突然变化的，其实，暗中早已开始变动了，只不过没有意识到而已，对吧？”

说到这儿久木忽然连想起凛子和自己的事来。

他们目前的关系如果是盛夏的话，其中已潜藏了秋天的气息了，难道说以后要走下坡了吗？

水口不知道久木在想什么，愤愤不平地咂着嘴说道：“说来说去当公务员就是可怜哪，一旦被认为没用了，就像废纸一样被扔掉。”

“你别太悲观了，如果管理有方，马隆分社会有起色的。”

“再努力也是白费，我现在才算体会到了你那时的心情。”

“你可别跟我比哟。”

“早知现在，还不如以前和你一起玩儿个够呢。”

水口自入社时起，就一路顺风，踌躇满志。他既有编辑杂志的才能，又具有管理人员的素质，是个办事干练，能说会道，手脚勤快的人。也许正是他太精明能干了，反倒使社长对他敬而远之。

和他比起来，久木一直耕耘在文艺这块地盘儿上，接触作品和作者的机会较多。说不想升迁，那是假话，但他并不厌倦这充满魅力的文艺世界。可以说，久木的手艺人禀性决定了他甘于一辈子做个普通的编辑工作者。

“我得学学你的生活方式了。”

水口的话酸溜溜的，他这类人是不会甘于寂寞的。

“一般人到了分社后就老老实实在那儿呆下去了，我可不行。”

男人的情绪往往受到职位升降的影响，不过现在的水口还未失去那股豪情。

“你总是劲头十足的。”

“是啊，得找个女人来鼓鼓劲儿。”

水口说者无心，久木却是听者有意。

说到底，水口把恋爱仅仅当作刺激工作欲望，增添生活情趣的添加剂，

而在久木的眼里，恋爱要沉重深刻得多。

一想到和凜子的爱情，久木内心涌起的不全是喜悦，更多的是苦恼和痛楚。

“你真行，老是那么悠哉悠哉的，比过去显得更精神了。”水口哪儿知道久木的苦衷。

“我第一次遇上这种事，只能和你说说。”

“别想得大多了。”

久木刚被解职时也很苦恼，可总不能老是这样想不开呀，能否调整好心境，关系到以后的生活。

“以后还能找你聊聊吗？”

“当然，只要你愿意的话。”

诉说了心事，水口显得平静些了，两人又聊了聊社内的几件人事变动，就分手了。

久木去附近的荞麦馆吃了午饭，回到办公室，这时衣川打来了电话。

“怎么样，你还好吗？”

从上次招待会后就一直没和衣川见过面，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老样子，你呢？”

“还是穷忙活。”

接着，衣川对久木诉说了一通“最近增加了讲座次数，可是学员人数却没有增多，真不景气”等等，然后，话题一转，

“你想不想换个公司干干？”

久木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回答好，衣川解释道，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正筹备要加强出版部门，拓宽文艺种类呢。”

衣川工作过的地方是个有名的报社，以发行报纸为主体，其它部门只是辅助性的，出版部门也是其中之一，以一般出版社的标准衡量，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今后报社要发展，单靠报纸是不行的，所以在出版方面也准备投入力量，将来，还计划出文库本呢。”

“可是，起步太晚了点儿吧。”

“所以找你来啦。”

久木大致明白了，衣川是问他愿不愿意到报社的出版局去工作。

被降职到分社的人，却被其它公司聘任，真是峰回路转，世事难料啊。久木问他：“那么，为什么找我呢……”

“电话里说方便吗？”

衣川担心在公司谈这事不合适，久木看看屋里只有铃木一人，被他听到也无关紧要，就说“没事儿的。”

衣川放了心，详细向他作了解释。

“是这么回事，现在的出版局长官田，是比我早两年入社的前辈，前几天我跟他提到了你，他对我说，可以的话，务必问问你有没有来的意思。”

“这可真难得，只是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

“不用马上答复，等一切就绪也得来年开春了，不着急。不过局长对你相当感兴趣，还说有机会想和你见见面呢。”

“他一直搞出版工作吗？”

“不是，原来在社会部，是个很有魄力的人，总是闲不住。”

久木现在正闲得无聊，所以十分感谢衣川这份好意，可又不便马上答复。

“多谢你的好意，让我先考虑一下。”

“没问题。”衣川忽而压低嗓音说，“近来她好吗？”

他指的是凜子。

“还好……”最近他们几乎天天通电话，却很少见面。

自从在箱根住了两晚之后，凜子就难得出门了，即使见面，一到九点她就急着回家。

凜子只是说“再忍耐一段时间”，其它什么也没解释，多半和她丈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久木正担忧着凜子，所以衣川那神秘兮兮的口吻引起了他的警觉。

“难道发生了什么……”

在久木的催促下，衣川顿了顿说：“她不至于离家出走吧。”

“为什么这么说？”

“也没什么根据，只是三天前她特意到中心来找过我。”

久木昨天还和凜子通过电话，她一点儿也没提到这件事。

“起初她吞吞吐吐的，问了半天，才说出希望能在中心继续担任讲师。”

“这可不是她一个人能决定的呀。”

原来凜子是代替师傅，作为临时讲师来中心教楷书的，原先的讲师即是凜子的师傅，没有他的许可是不行的。

“先生提出要她替代了吗？”

“没有，是她自己的意思。”说完，衣川又狡黠地问，“她没跟你漏过？”

“好像提过，可是……”

“据她自己说是想正式钻研钻研书法，也说不定是为了挣钱。”

“挣钱？”

“想长期当讲师，不就是为了钱吗？”

话是不假，可是凜子不像那么缺钱的人，真有困难的话，也会跟自己说的。

“她到底怎么想的呢……”

“不清楚，她是特意为这事来的，我猜她多半想离开家独立生活。”

久木万万没想到凜子会有离家出走的打算，连她想继续任职的事也一无所知。

“会聘请她吗？”

“问题不大，讲师由中心聘请，只要中心同意就可以。”

“不经过师傅合适吗？”

“这个我说不好，反正她是个敢做敢为的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这么说你可别见怪，我总觉着她要是认定了一条道就不会回头的。”

尽管久木不愿意听衣川说三道四，不过凜子的确有点儿爱走极端。

不管怎样，这么重大的事为什么不和自己商量一下呢。久木不了解她的真实想法，沉默不语，衣川试探地问：“看样子你是蒙在鼓里喽？”

事到如今也不必再隐瞒了，久木点了点头。

“最近感情不大融洽？”

“没有哇。”

虽说没像前些日子那样出门旅行，但每周总要见一、二次面，由于凜子的时间有限，每次都一番缠绵之后，便匆匆而别。

“你们两人的事，我不想过问……”衣川顿了一下，“她想要工作也没什么，至少该和你打个招呼呀。”

“我倒无所谓，多谢你们能聘她。”

“你最好再和她好好合计合计。”衣川又补了一句：“她瞧上去很不开心的样子。”

久木脑海里又浮现出凜子兴奋到极点时那紧锁眉头，窒息般痛楚的表情，他攥着电话闭上了眼睛。

久木想马上跟凜子联系，可是在办公室里打毕竟不方便。

久木点燃了一支烟，思考着该怎么和凜子谈这件事。

先要问问她为什么要去中心当专职讲师。衣川认为她是为了挣钱，难道就这么简单吗。

衣川还说凜子一副苦恼的神色，也许有离家出走的打算。

无论如何，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跟自己说一声呢。

自己瞎琢磨也没用，先约她出来见个面再说。

久木翻了翻笔记本，进入十二月份以后，忘年会和招待会接踵而来，今、明两晚都有安排了。

不过，只要凜子能安排出时间，这边不参加也得去见凜子，直接听听她本人的想法。

待心情平静下来后，久木熄掉香烟，拿起手机出了房间。

和以往一样，他还是到楼梯过道那儿去打电话，看了看四周无人后，便按了电话号码。

现在是下午二点半，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这个时间凜子应该在家。

嘟...嘟...声响了好几遍，才有人来接电话，他还以为是凜子，没想到话筒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喂。”

久木不由自主地拿远了电话，屏住了呼吸。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喂，喂。”的声音，久木赶紧挂断了电话。

凜子没有孩子，这个人会不会是她丈夫呢？

听说他有四十五岁了，可是听声音挺年轻的。

问题是这个时候他怎么会在家呢？

他是医学部的教授，一般来说除了节假日，大白天是不会在家的。

也许临时有急事回来，或者患感冒在家休息吧。

说话声又不像感冒，一定是凜子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久木越想越不安，极力想像着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难道两人正在家里争吵吗？

可能是丈夫一再追问妻子最近为什么总是外出时，餒餒起来，妻子痛哭流涕，不能接电话，丈夫才来接的。

结果打来电话的人没说话就挂断了，于是丈夫更加怀疑了，又诘问起妻子来。

就像自己亲临其境一样，久木一个劲儿地往坏处想像着。

“再等等看吧。”久木这么安慰自己说。他暂时不想回办公室去，就到公司地下食堂去喝了杯咖啡。

午饭时间已过，饭厅里空空荡荡的，有个认识他的人朝他点了下头就离开了。

大白天独自一人百无聊赖地喝咖啡，别人一定会在背后议论他。

久木的脑子刚一开小差儿，马上又被凜子的事给占据了。

又过了三十分钟了，这回凜子能来接了吧。万一又是丈夫接的话，挂掉就是了。于是他走出食堂，又躲进楼梯间，往凜子家打电话。

这回久木做好了随时挂电话的准备，和上次一样，响了半天没人接。刚才第五遍时那个男人来接的，这回直到第一遍也没人来接。久木挂上电话，等了一分钟，又拨了一次，还是一样。

这么说凜子的丈夫后来出去了，凜子也不在。

久木半是放心半是失望，倚着墙沉思起来。

到底凜子到哪儿去了呢……。

久木一向以为只要想和凜子说话就随时都能联系上的。

看来凜子和自己之间的联系只靠着一根电话线，一旦这条线断了的话，就摸不着对方的行踪了。假如凜子得了病或去向不明的话，她本人若不和他联系，就无从寻觅了。

原以为两人之间的纽带是十分牢靠的，没想到竟如此脆弱。婚外恋就是这么不堪一击吧。

久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思念凜子，渴望能见到她。

可是到哪儿去找呢，自己再着急也白费呀。只有熬到傍晚以后再说了，或者等她给自己的手机打来。

久木沮丧地回到屋里，接着看起摊在桌上的资料来。

最近为编纂昭和史，他主要收集从昭和初年至十年代的社会风俗方面的资料，在收集的过程中，久木渐渐对这方面的史实发生了兴趣。

尤其是昭和十年代，言论和思想受到压制，“二·二六事件”那样的血腥事件增多，男女之间的痴情案件也增加了。

阿部定事件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东京中野区开料理店的石田吉藏，被住在该店的女招待阿部定勒死，并被割去了阴茎，这宗前所未闻的奇案轰动了当时的社会。

久木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事件的内容，还包括对这一罕见杀人案的判决。检察官方面的量刑为监禁十年，而判决则是六年，服刑后又因模范囚犯得到减刑，实际只服了五年刑便出狱了。

透过这一温和的判决，看得出法官并没有把这个事件看做一般的杀人案，而认为是爱的极致所导致的情杀，或是爱得过头引起的疯狂。

正处于“二·二六”事件之后，军部势力抬头，整个日本一步步走向战争的黑暗时代里，这个与军国主义毫无关联的痴情案件，被判得如此宽松，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呢？

久木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他通过收集律师的答辩，以及一般民众对事件的反应等等，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来观察昭和这个时代。

久木的思路越来越拓展开来，要完成这个工作更是遥遥无期了。

他就这样边看资料边想凜子，一晃就到了五点，冬季日短，天已擦黑了。

编辑工作时间不固定，常常上班时去采访或取稿子，等到了公司已过了中午。下班也一样，赶上校对样稿几乎是通宵达旦的。一句话，上班时间

有等于无，工作主要是由内容决定的。

好在久木所在的部门不需要大多的采访，所以一般上午十点来上班，下午六点左右就回家。

今天晚上有调查室的忘年会，下午五点一过，大家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准备出发。

久木把看了一半的资料整理好，放回书架，和同事横山一起出了公司。

地点是新桥的中国料理店。两人上了辆出租，快到银座时，道路拥堵起来。

一到十二月，街上就热闹非常，每个餐馆和料理店都是顾客盈门。

这种繁荣的景像不过是表面上的，人们烦恼于长期的不景气，借此机会开怀畅饮，来忘却黯淡的一年。

二人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些，上了二楼，进小包间一看别人还没到。久木又折回楼下，用门口的公用电话给凜子打电话。

快六点了，凜子到附近买东西也该回来了。

久木还是顾虑她丈夫接电话，离话筒较远。响了半天没人接，只好挂断再打，还是没人接。

到底去哪了呢？不会是两人一块儿出远门了吧。

久木站在电话旁正发呆时，另外几个同事也进了店，他只好随他们上楼去开忘年会了。

调查室下属于总务部，以前一直参加总务部的忘年会，从前年开始室里自己单独召开了。

他们这个忘年会加上女秘书总共才五个人，平均每人出八千元就餐费。

室长铃木站起来致祝酒辞，先说了通老一套的开场白，“今年即将过去，大家辛苦了”之类，然后，以“明年大家要以新的气象进一步推动各自的工作。”结束了致辞。

久木头一回参加室里的忘年会，觉得铃木说得在理，同在调查室每个人的工作内容却各不相同。

接下来，往每个杯子斟满了啤酒，大家碰了杯。

起初，话题集中在社内的人事变动及各部门的最新消息上，说着说着转了向，有的人喋喋不休地发着牢骚。

酒过三巡，众人逐渐放开了一些，嘻嘻哈哈他说笑起来。

调查室唯一的女性——秘书小姐是今晚的中心人物，她算不上美人，却很有气质，大家都跟她开着玩笑。

她今年三十五岁，结过婚，现在单身一人。有人询问她找到新的意中人没有，由此谈论起各自所喜欢的女性类型等等，一进入这类话题，连一向不苟言笑的铃木也加入了进来，问她“你看我们几个人里谁最招女人喜欢哪？”

“还真不好说呐。”秘书小姐看了一遍在座的几个男人之后说，“说不准谁招女人喜欢，不过，我觉得久木好像有情人。”顿时满座发出了“噢……”的起哄声。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久木忙着否认，终究档不住满怀妒意的男人们接二连三地向他发难。

铃木首当其冲：“我一直纳闷儿你为什么用手机，原来如此啊。”横山说：“怪不得你每次离开屋子时都带着手机呢。”比久木小的村松也说了句“我

觉得你最近老是喜滋滋的。”

久木拼命地否定，可是越否定越糟糕。

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久木已经有了情人，于是，问题转到了关于幽会方式等细节问题上。

“我可得跟你学学哟。”与恋爱无缘的铃木嘟味着。

最近交了个女友的横山问他约会的场所，

“你也是去情人旅馆吗？”

“现在情人旅馆都过时了，应该带着喜欢的女人去大饭店，不然，多没面子啊。”铃木充内行似的说道。

村松反驳道：“每次都去饭店太费钱了。”

“只要女人高兴就值得呀。”铃木瞧着久木又说，“他有房子，独生女也嫁出去了，妻子在陶瓷制造场担任技术指导，钱的方面毫无问题。”

不愧是调查室主任，无所不知。

“他不像我们有分期付款的负担，生活悠哉悠哉的。”

“再换个店儿喝酒，钱包就空了，光担心这些哪能尽兴地玩儿呀。”

“要想找好女人，先得有金钱和时间。”

“在座的各位时间是不成问题的。”

横山这么一煽动，大家的兴致越来越高涨。就在这时，久木的手机响了。

和同事吃饭时他向来是关掉的，今晚为了凜子的事就没关机。久木慌忙站起身来，拿着响个不停的手机离开房间，一直走到楼梯口，才接了电话。

“喂，喂……”

刚一听到对方的声音，久木眼泪都快出来了。手机声音不清晰，啦啦啦啦的杂音里传来凜子的说话声，声音听起来很远。

“太好了……”久木不禁脱口而出，“你现在在哪儿？”

“横滨。”

“稍等一下。”

这儿离房间太近，通道又窄，人声嘈杂，久木把话筒贴在耳朵上下了楼梯，在门厅站定后，赶紧又“喂，喂”了几声。

“我在呢。”

听见凜子的声音，久木安了心，便一个劲儿地诉起苦来。

“我往你家打了好多次电话，都没人接。”

“对不起，我父亲去世了。”

“你父亲？”

“今天早上，家里打电话来通知我的，所以，我赶紧回娘家来了。”

久木知道凜子的娘家在横滨，父亲经营一个家具进出口公司。

“什么病？”

“心脏病发作，昨天晚上还好好的，早晨就突然……”

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自己净往别处想了。

“真没想到……”久木不知该怎么安慰凜子才好，咕噜了一句“别太难过了。”

“多谢。”

“能听到你的声音真让人高兴。”

这是久木的真实感觉。久木明知这种时候约见凜子不妥当，还是憋不

住说道：“我想见见你。”

今天一整天，先是听水口和衣川说东道西了半天，后来寻找凜子时又听到了她丈夫的声音，所以，和凜子通了话，久木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

“今天、明天都行。”

“我没时间哪。”

“什么时候有空？”

“下个星期吧……”

今天是星期三，到下周还有二、三天。

“我有话得和你当面说。”

“什么话呀？”

“电话里不方便说。你要在娘家呆多长时间？”

“明天守灵，后天是葬礼，这两天离不开，我再跟你联系吧。”

“等一下。”久木紧握话筒，生怕它跑掉似的。

“把你那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行吗？”

“有什么用吗？”

“也说不定有急事找你。”

凜子只好告诉了他，久木记下后，随意问了一句，

“你丈夫也在吗？”久木冷不丁地问道，凜子停了一会儿才说，“在啊。”

“他也不回家吗？”

“不，他回去。”

凜子声音很干脆，久木这才完全放下了悬着的心，挂上了电话。

知道凜子平安无事，久木舒了口气，接着又担忧起她的丈夫来。今天下午，接电话的男人无疑是凜子的丈夫了，大概是回家来换丧服的。夫妻二人赶回娘家，跟前来奔丧的亲戚们寒暄，凜子身穿黑色丧服，姿态优雅，身旁站着聪颖潇洒的丈夫，大家都在羡慕这对儿般配的夫妻。

这使久木感到夫妻关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夫妇可以双进双出，可以去任何地方，见任何人。

可是，情人关系的男女，不用说公开的场合，即使不公开的私人聚会也不能轻易参加的。

以前，和久木相好的女人就抱怨过，没有和他一起在大庭广众中露过面。现在久木才意识到自己和凜子也处在同一境遇里，无论怎么相爱也是密而不宣之事，公开场合是万万去不得的。

久木总算知道了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的联结是那么不牢靠，可是，这又怪谁呢。

收起了电话，久木满腹心事的返回了热闹的忘年会，刚一进门，大家一齐拍起手来。

“恭喜你和她取得联系。”

横山取笑道。久木只好又否认了一番。

“不，不。是家里有事找我。”

“看你拿着手机飞奔出去的样子，就像有好事。”

到了这个地步，辩白也是多余的，久木横下心，准备当一回大家的下酒菜了，他呷了一口别人给他斟上的绍兴酒。

开完忘年会还不到九点。铃木、横山和秘书小姐要去卡拉 OK，久木不会唱歌，就和村松两人去了银座的一个小酒吧，酒吧里只有一条长长的柜台，

充其量能坐十来个人。

各人要了一杯加水威士忌，谈了会儿工作上的事，村松忽然问道：“瞧这意思，你老兄真有心上人喽？”

久木老老实实在地点了点头。村松又问：“这么说和她已经发生关系了？”

“说是纯情的恋爱也未免有点可笑吧。”

“其实，我也有个相好的女人，可这段日子总觉着体力不支，到底岁数不饶人哪。你怎么样？”

对这样露骨的话，久木很为难，村松借着酒劲儿追问道：“每次你都能让她满足吗？”

“不一定。”

“我也想控制节奏，就是不行。我老实跟你说，近来，好容易有机会两人在一起时，老是力不从心，不如从前劲儿足了。”

村松很认真的说。

“其实不见得越深就越好啊。”

“是吗？”

久木并不是有经验的情场老手，全凭他自己的感受，村松听了点了点头。

“也许我们是受了色情片的误导了。”

“说到底，技巧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感情。”

村松表示完全赞同。

可见，在性的问题上，男人们也有他们的烦恼和思考。

久木忽然感到和村松的距离拉近了，两人又要了杯威士忌，直喝到十一点多才分头回家。

受了过多的性话题的刺激，久木突然强烈地思念起凜子来。

凜子刚才说一个星期左右见不了面，得等到下周，久木实在情难自禁，他知道这种时候约她出来不大合适，却又急切地想听听她的声音。

久木正犹豫不决时，看到路旁有个电话亭，就身不由己地走了进去，拨通了凜子娘家的电话号码。

只有借着酒劲儿久木才敢这么做。

不大工夫，话筒那头传来一位上年纪的女性的声音。

久木报了自己的姓名后，问道：“请问，松原凜子小姐在吗？”对方以为是吊唁的客人，立即应道“请稍候”。时间不长，凜子接了电话。

“喂，喂……”

一听到凜子的声音，久木激动得难以自恃。

“是我，听出来了吗？”

“发生什么事了？”

深更半夜的把电话打到娘家来，使凜子感到意外。

“跟你通过话后，越喝酒越想你，实在忍不住了。”

久木壮着胆子问道，

“能见见你吗？”

“那怎么行，家父刚刚……”

久木明知自己净提无理的要求，还是不死心。

“明天怎么样？”

“明天要守灵啊。”

“完事以后也可以呀，我在横滨某个饭店等你。”

凜子没言语，久木又道，“明天晚上，我从饭店给你去电话，哪怕一个小时或三十分钟都行。”

久木一个劲儿他说服凜子，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死乞白赖的了。

忘年会的第二天，久木比平时晚了一个钟头才来上班，头还是昏沉沉的。

昨天忘年会后，和村松两人喝酒的时候还没醉，喝醉是后来给凜子打了电话，跟她说了自己无论如何想要见上她一面之后的事了。

凜子正沉浸在突然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自己怎么会提出这么强人所难的要求呢，真是莫名其妙。难道是由于嫉妒凜子和她丈夫一同住在娘家吗。久木一个人又喝起闷酒来，回到家中时，已是后半夜了。

这个年纪居然喝到午夜一点，第二天当然打不起精神来了。

久木自知不该放任自己，却在心里庆幸工作的清闲。

坐到桌前，刚浏览了一遍资料，他就沏了杯茶提提神，再接着看资料，没二十分钟又想休息了。就这么凑凑合合地熬到了下班，久木才算清醒了些，有点精神了。

昨天晚上，凜子虽然没有明确答应，可是自己既然说了要去横滨，就得做到。

久木在公司附近的小店里简单吃了点东西，就从东京站坐上了开往横滨的电车。

至于会面的地点，自然应以好找为准。

左思右想了一番，久木进了一家位于“未来港口”的高层饭店，久木和凜子在那儿吃过一次饭。

本来想在饭店里的酒吧等她，考虑到凜子守灵时间长，一定很疲劳，再说，自己也觉得有些疲倦，就干脆开了房间。

房间在六十四层，窗户面向大海，可以一览美丽的夜景和灯光点缀的大桥。

这里离凜子在山手的娘家应该不会太远。

久木站在窗前，望着眼前一片璀璨的灯火，心里想像着将要与从灵堂赶来的凜子拥抱的情景。

他不清楚守灵几点结束，也不知道凜子的丈夫什么时候回东京，明摆着，丈夫不走的话，凜子就出不来。

十点时，久木拿起了电话，觉得早了点，又放下了。挨到十一点，再一次拿起了电话。

他要在这守灵之夜，约见别人的妻子。

对这一不道德之举，久木既感到内疚，也不无某种自我欣赏。

接电话的是位男性，听声音不像是她丈夫。

和昨晚一样，久木说话的语气非常客气，男人定了句“是找小姐吧。”从口气判断，大概是凜子父亲公司的人。

他正在愣神儿，凜子接电话了。

“喂，是我呀，我现在在横滨饭店呢。”

“真的？”

“昨晚我说了要来的，我在‘未来港口’的饭店里等你。”

久木把房号告诉了凜子后，又催促道：“你能不能马上来呀？”

“你可真是说风就是雨，我可……”

“守灵结束了吧，他在吗？”

“刚走了一会儿。”

“那还等什么呀，这儿离你家挺近的。”

凜子要是不来这房间就算白搭了。

“求你了，我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

央告了好半天，凜子才勉强应允了。

“好吧，我这就去。不过，事先声明，光是见个面噢。”

“那是，那是。”

久木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等凜子。

从凜子娘家到这里，坐车也就十五、六分钟的距离，加上准备的时间，约摸得一个小时。久木心不在焉地瞧着电视屏幕，从酒柜里拿了瓶白兰地，兑着水喝了起来。快到十二点了，夜间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频道都是新年以后要开播的节目预告。

关掉电视，久木走到窗前，眺望起夜景来。回顾过去的一年，从头到尾好像全是为凜子而度过的。

春天和凜子发生关系后，就像正负电极相吸，好比久旱逢甘雨，一发而不可收拾，两人简直如胶似漆，难舍难分。

这一年是久木一生中热情奔放的一年，被遗忘的青春仿佛又复苏了。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白兰地，从六十多层的高处向下俯瞰夜晚的阑珊街景，更觉醉意朦胧，恍惚觉得每一个闪亮里都有凜子的身影。

此刻，凜子一定正穿过一座座高楼大厦和一个个明灭的信号灯，走进饭店，跑进电梯。

他期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将额头贴在玻璃窗上，这时门铃响了。

他一跃而起，刚开开门就情不自禁地嚷道：“哎哟，可把你盼来了。”

眼前站着的正是凜子，她身穿黑色府绸丧服，系着黑腰带，一只手里拿着件外套，头发盘了上去，雪白的衣领里露出纤细的脖颈。

久木握住凜子的手走进屋里，又说了一遍“你可来了。”

他张开两臂把凜子揽到了怀里。

此时此刻，什么守灵、丧服统统都被久木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热烈地吻着凜子的嘴唇。

长长的接吻之后，久木放开了凜子，仔细打量起她来。

“真是别有风韵。”

“别胡说……。”

把这种悲哀的服饰说成有风韵，的确不甚妥当。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谁敢违抗你的命令呀！”

凜子靠近了窗子向下俯瞰。

“这个饭店是第一次来？”

“进房间是第一次。”

久木挨着穿丧服的凜子站在窗前。

“我刚才就这样一边看一边等你。”

说着久木攥住了凜子的手，凜子的手冰凉。也许是初冬的深夜里一路

赶来的关系吧。久木给她捂着手，低声问：“你丈夫回家了？”

“嗯，回去了。”凜子的口气十分冷淡。

“我刚才一直在吃他的醋哪。”

“为什么……”

“你们是夫妇，我根本不该吃醋，可我就是嫉妒你们从守灵到葬礼都能肩并肩地和人们交谈，受到他人的称羨。”

“所以才难受呢？”

“难受什么？”

“就是因为是夫妇才没处躲没处逃的。刚才婶婶还问我‘你们俩怎么样啊？’，叔叔也问‘不打算要孩子了吗？’什么都问。”

“他们也太爱操心了吧。”

“他们知道我们关系不怎么融洽，都为我们担心。”

“他们要是知道你上这儿来，可不得了。”

凜子身上飘散着一股淡淡的线香味儿，使久木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来到了仙境，不觉搂着凜子往床边走。

“不行！”凜子断然摇了摇头。

“什么也不做，就躺一会儿。”

“那也不行，头发要弄乱的。”

久木仍然不松手，拽着凜子坐到床头上。

“就这么坐坐总可以吧。”

被抓住胳膊的凜子无计可施，抬手拢了拢头发。

“你非得回去吗？”

“那当然，说好就呆三十分钟的呀。”

坐在床头可以望见辽阔海面上的夜色。过了一会儿，久木突然说道：“昨天衣川打来电话，说你想要当专职讲师。”

“他到底告诉你了。”凜子早有预感。

“为什么不事先和我说一声呢？”

“不想让你担心嘛……”

“可是不经过你的老师能行吗？”

“这方面要是有什么麻烦的话，我去请求老师同意。”

“衣川还说你也也许打算离家单过。”“能离家就离家。”

凜子的表情异常严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的夜景。

久木看着她的侧脸，把右手放在凜子的膝头。

“那我也离家出走吧。”

“别难为你自己了。”

“哪里……”

“你做不到。”

“能做到。”

久木的语气越来越坚决，同时，倏地把手伸进了她的丧服里，触到了里面的内衣。

凜子想要挪开他的手，他却执拗地继续潜入其两膝之间。

“你打算正式工作？这也是为了离开家？”

“没有收入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久木的手继续向纵深侵入，凜子慌忙紧闭膝盖。

两人并肩坐在床上，像是在观赏夜景，仔细一看，女人的和服前襟已经敞开，男人的手正悄悄潜入丧服下面的内衣里去。

女人完全明白男人的手在企求，寻找着什么，也知道眼下这种时候，这么做非常不道德，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事，然而却屈服于竭力想接近它的欲望而默认这一切。

男人觉察到了女人的宽容，便在女人大腿内侧的空间里来回游动着手指尖，脸上却一本正经的。

这一套全是男人的作战策略，是巧妙的圈套，女人明知不该上钩，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开始湿润了。

这会儿，女人的身体已游离了她的心，独自前行了。

“我想要你……”

见女人没有反应，男人又说道：“一会儿就行。”

听到这儿，女人仿佛刚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慌忙摇头说：“不行啊，在这种时候。”

男人抓住好不容易明白了男人的意图，想要逃脱的女人，最后通谍似地命令道：“别说了，转过身去……”

这一切，并不是久木计划好的。

以前就听说过这种方式，总想体验一次，又觉得过分就放弃了。换句话说，只是在梦里空想过，没想到会真正实现。

有时，这么做也是必要的。

比方说，从前走红的艺妓们到了正月，身穿盛装和服，梳着高岛田发髻，出入各个酒宴时，想要趁着这转瞬即逝的工夫与心上人亲热，又不致弄乱装束的话，这种姿势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守灵之夜这样短暂的时间结合的话，这也是唯一的姿势。

这令人羞耻的姿势，才是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以前的，从动物时期就传承下来的，原始的也是最自然的姿势了。

回归本来的野性，任何惶惑、羞耻、怯懦都是不必要的。

什么文明、教养，什么道德、伦理，自人类诞生以来，每一个毛孔所渗透的一切虚饰、伪装都被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完全回归了自然的本能……。

疯狂之后是异常的静寂，这死一般的沉寂，昭示了笼罩在爱的极致的死亡的阴影。

两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沉浸在死一般的静谧中，一会儿，男人先抬起了瘫软的身体，接着女人也渐渐苏醒了过来。

凜子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她进了浴室后久久地呆在里面，五分钟，十分钟，直到十几分钟后，门无声地开了，凜子终于出来了。

她垂着眼帘，脸色苍白，一副懊悔至极的神情，和服已整理如初，发型也一点儿不乱。

俨然一位身着丧服的端在的妇人。

凜子面无表情，默默走到沙发前，拿起叠放在那里的外套。

见凜子这副神态，久木慌忙问道：“你要回去？”

凜子微微点了下头，含混不清他说了句什么。

由于自己的强迫使得凜子这么后悔，久木真不知怎么向她道歉才好。

两人面对面站在门口，久木低下头说“我很抱歉，可是……”，一度像野兽一样疯狂的男人，恢复了理智之后，为自己的寡廉鲜耻而震惊、骇然。

“都是我不好，可是……”久木喘了口气，“实在太想要你了。”

这是发自肺腑的毫无矫饰的表白，凜子听了，缓缓摇了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不，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我要遭到报应的。”

“要是那样的话……”久木紧紧抱住凜子，喃喃道，“要遭报应，咱们一起承受。”

既然爱是双方的，那么女人的罪孽也即是男人的罪孽。

凜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又一次正了正衣襟，神情木然地打开了房门。

久木想再吻她一下，她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久木望着凜子的身影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后，便关上房门，回到床上躺了下来。

凜子一直没有回头，也许是想与不堪回首的羞耻行为诀别吧。

忽然，久木的手指触到了一个别针样的东西，拿起来一瞧是凜子的发卡。

对了，凜子刚才双手扶着床头时，头部的位置就在这儿。

刚才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屋子里非常的静，只有失落的发卡留下了纵情欢爱的痕迹。

久木一手握着发卡，想像着凜子到家后会怎么向大家作解释。

在这儿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加上路上的时间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别人一定会猜想这段时间她的去向。

服饰和发型都整整齐齐的，应该不会引起怀疑，也可能有的女人会多想的。

再怎么想也没有人能想像到他们会在守灵之夜，以那样的体位结合吧。

关键在于凜子如何表现。

由于罪孽意识作怪，凜子会不自觉的有所流露，引起别人的怀疑，但愿她能装作若无其事。久木一想到她临走时的木然表情，就坐立不安起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久木惦念着凜子，内心涌起了对她的满腔爱怜，他情不自禁地把发卡贴到了嘴唇上。

初会

从大年夜到正月初二，久木一直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这是从未有过的。

当然，并不只是和妻子两人过年，三十晚上，女儿知佳携丈夫来与二老共度除夕，笑语欢声，过了一个热闹的元旦。

可是，女儿、女婿一走家里立刻冷清了下来。

随着年纪的增加，夫妻间的对话日益减少，这种宁静说明了什么呢。

久木现在没有那份心情主动跟妻子说话，妻子当然也很体谅他，从不表现出特别的亲热。

三日下午，和妻子两人去参拜神社，这是一年之始的习俗，仅此而已。

神社位于离家十分钟左右的居民住宅区里，来这儿参拜的都是住在附近的人。

久木和妻子并肩站在神前，各自祈祷各自的。

久木首先祝愿今年一年能平安健康，其次希望和凛子的恋情能进一步加深、持久下去。

身旁合掌祈祷的妻子想的什么呢，一定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或者早日抱上外孙子，以及久木所不知道的秘密。

然后抽了签，妻子抽了个大吉，久木是小吉。

妻子难得抽着一回大吉，满面笑容，久木对小吉也不在意。

这就算尽了作丈夫的义务了，回家后久木马上又要出门。

“我到董事家去拜一下年。”

久木换上了崭新的西服，告诉妻子说是去董事家拜年，其实只是个幌子。

他和凛子约好了今晚六点在横滨饭店见新年第一面。

去年岁末丧父的凛子，正月是在娘家过的。

长兄继承了家业，母亲孤单单的，所以凛子去陪伴她。

电话里听凛子这么一说，久木就想问问她的丈夫，话还没出口，凛子就告诉他：“就我自己回去。”

看这情形，她丈夫也回自己家过年了，知道她没和丈夫在一起，久木轻松了不少。

只是凛子不同意元旦头两天见面。

她借口“没有时间”啦，“特别忙”啦等等打马虎眼，其实恐怕还是对去年年底，守灵时那次的强行约会耿耿于怀。

“那次都怪我。”

久木一再地道歉之后，好不容易才约好三日晚上，在上次去过的饭店大厅里碰面。

然而久木还是放心不下，刚到元旦，又打电话给她，确认了一遍。心神不定的久木草草拜访了董事长，就告辞出来，提前到达了横滨的饭店。

大厅里身着节日盛装的女性花枝招展，洋溢着新年的热闹气氛，今天是新年第三天，有的家庭正在准备退房回家。

新来的人和要走的人混杂在一起，大厅里熙熙攘攘，久木坐在一张沙发上，不经意地看着门口。

快六点了，凛子该到了。

今天凛子会是什么打扮呢。

久木惴惴不安地又看了一眼入口处，只见旋转门那边出现了一位和服装束的女性，久木蓦地站起身，看见凛子从旋转门里走了出来。

今天的凛子是素色和服上配着豆沙色的腰带，手上搭着毛皮披肩，走近一看，从和服的前胸直到底襟，点缀着簇簇梅花。

久木迎上前去，说了句“新年好”，凛子也轻轻问候了一句。

“你穿这件和服真是美极了。”

凜子羞涩地微微低着头，从凜子的脸上已看不出守灵之夜那凄然的表情了。

“咱们到楼上去吃点东西吧。”

久木对横滨不大熟悉，所以就在饭店的餐厅订了座位。

上到顶层的餐厅，两人面对面坐在靠窗的座位上。

新年期间，一家一户的比较多，久木根本不在乎周围的目光，凜子也满脸无所谓的样子，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或者说胆子越来越大了。

久木点完菜后，和凜子干起了白葡萄酒，久木道：“我以为你来不了了
呢。”

“怎么这么想啊？”

“我也说不清，总觉得……”

也许是由于那天晚上自己强迫凜子做那件事，而心有余悸吧，既然凜子现在来了，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新年在娘家过的？”

“嗯，去陪陪我母亲。”

看来新年期间凜子和夫君是不在一起了。

“大致安定下来了吧。”

“差不多了。就是母亲还很难过。”

父亲去得太突然了，凜子的母亲一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那你就住下去吧。”

“我当然可以啦。”凜子简练地回答了这一微妙的问题。

先上了个蒸牡蛎，飘散着香滨酒的馥香。

久木在董事长家几乎没吃什么，感觉肚子有点饿了。他又要了杯白兰地。

“咱们认识有一年了。”

去年的正月久木认识的凜子，那时只是一般的关系，偶尔见个面，吃吃饭而已。

回顾这一年来，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去年正月的时候，他没有料到会和凜子发展到这么亲密的程度。

“同为一年，却各不相同啊。”

有的一年令人刻骨铭心，也有的一年平淡无奇。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的一年是久木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了。

“再暖和一点，咱们还去热海怎么样？”

和凜子最初的结合，是去年到热海去看梅花之后。

有一次偶然邀请凜子去热海赏梅，恰巧，她早就想去，于是他们尽情观赏到了早春绽开的梅花。后来回到东京，吃完饭，在酒吧喝酒时，久木不想放凜子回家，直接带她去了旅馆。

二人已见过多次面加上鸡尾酒的作用，凜子稍稍抵抗了一下就顺从了他。

回想着那时纯真无邪的凜子，久木深情地望着她的脸。

“你穿这和服真好看。”

和华丽的樱花相比，梅花的淡雅文静和凜子十分相配。

“这是为今年元旦特意做的。”

赏梅之后他们定的情，新年伊始凜子穿着梅花图案的和服来赴约，更撩动了男人的心。

汤端上来后，凜子悠然地喝了起来。那优雅的坐姿，喝汤的架式，举手投足都给人以美感。

久木看得着了迷，小声说：“这就叫梅花胜似樱花啊。”

“怎么讲？”凜子停下了喝汤，问道。

“樱花当然美丽，但是太过奢华，咄咄逼人，比较起来还是梅花娴雅温柔，惹人喜爱。”

“梅花太素朴了吧。”

“不，梅花气质高雅，非常清纯。”

“古代人说的花，就是指梅花吧？”

“奈良时代以前是梅花，到了平安时代，樱花被捧了起来。梅花不仅仅花好看，花枝造型也很美。”

“用画匠的话来说，叫做‘樱花画花，梅花画枝’，梅花是以凜然不俗的枝桠之美取胜的。”

久木由此想到一句和歌。

“有一首咏梅的好诗句，就是石田波乡的‘梅花一枝犹如仰卧之死者’。”

说完久木才意识到凜子的父亲刚故去，便道：“这首和歌并不是意在用梅花描绘死者，而是要表现梅花所具有的那种清冽、庄严的韵味。樱花容易给人以流于人情的脆弱感，而梅花则令人肃然起敬，……”

“是有这种感觉。”

“太不可思议了。”

“什么呀？”

“没什么，突然想起来了。”

一瞬间久木脑海里浮现出了凜子缭乱的身姿。应该将其比作梅花好呢，还是樱花好呢，若是比作梅花的话，就是一簇上下腾挪，癫狂乱舞的梅花了。

这些妖艳的念头一闪而过，久木一边用刀叉吃着烧烤鸭肉，一边问：“今天去神社了吗？”

“还是居丧期间，没去，你呢？”

久木没提和妻子一起去的，只说道：“去了一趟，抽了个小吉。”

“去年你好像也是小吉吧？”

“你的记性可真好。”

一年前的正月，久木和凜子去了赤坂的日枝神社，那天是一月十日，已过了参拜的时候，就在两人一起拜神、抽签之后，觉得一下子亲密了许多。

“那么，今年就不去了？”

“今年还是不去为好。”

久木随口问道：“你丈夫呢？”

“他也不去。”

久木一听凜子这口气，不由停下了手里的刀叉。

“他是女婿，问题不大吧？”

“不是因为这个，我们那位从来就不做没用的事情。”

“没用的事情？”

“在他眼里，参拜神社、抽签之类都是无聊的事。”

“也是，他是科学工作者，所以……”

“也许吧。”凜子的语调相当的冷淡。久木转了个话题：“你打算在横滨呆到什么时候？”

“明天回去。”

“那么快就……”

久木以为她还得再呆两、三天呢。

“你丈夫的大学还没放假吧？”

凜子微微摇了摇头，提高了声调：“可是，猫在家等着我呢？”

没想到凜子专门为了猫回家。

“这么说你丈夫他不在家了？”

“元旦回他父母家了，二日以后就在家了。”

“就他自己……”

“他要是不呆在自己的书房里，就没着没落的，整天泡在书堆里他才觉得幸福呢。”

“他是科学工作者……”

凜子没再说什么，久木喝了口葡萄酒，说道：“有你丈夫在，还怕猫没人管吗？”

“当然了，他对活物从来就没有一点兴趣。”

“他不是医生吗？”

“所以才不待见猫呐。去年有一次莎莎尿不出尿来，我还带它去医院看过病呢。”莎莎是那只猫的爱称。

“你猜当时他怎么说，他说去医院也是白搭，最多凑凑合合看看哪儿有病，又治不好，甭管它算了。可是，我带它去医院看了一下，好点了。结果他又嘀咕医疗费太贵了。”

“猫、狗都没有健康保险一说，就显得特别贵。”

久木说道。凜子皱起眉头说：“可是猫也难受呀，不给它治病多可怜哪。”

“那是，猫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呀。”

“交给他的话，弄不好会拿去做动物试验呢。”

“不至于吧。”

“反正他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服务生来给久木和凜子的杯子里斟满了葡萄酒。

窗外是一片灯海，久木一想到每个灯光底下都住着人家，都有一对对男女在颠驾倒凤，不由产生了莫名的恐怖。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情侣有的情投意合，有的貌合神离。

凜子和她的丈夫算是其中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吧。

眺望着眼前的灿灿灯火，一个想法渐渐在久木心中清晰了起来。

以前他一直不明白凜子为什么会跟自己要好，总以为她是厌倦了自己的丈夫，想要找点刺激，才红杏出墙的。

可是听了凜子的这番话，发觉她并不是出于消遣或轻浮的心理。凜子的丈夫对参拜神社、抽签等完全不屑一顾，冷漠而清高，对猫狗之类的宠物冷若冰霜，根本不去理解凜子的心情。

听起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对当事者而言，就不是小事了。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大道理可讲，它涉及人的感性认识和价值观，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妥协和沟通的。

凜子的丈夫外表潇洒，年轻有为，早早当了副教授，但是，在性格和感觉方面和凜子似乎不大会拍。

或许是对丈夫的不满和抵触感，使凜子向外寻求，结果才和自己亲近起来的。

久木沉思的时候，凜子也轻轻地倚着窗边向外眺望。

久木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思已被凜子看透，便转过身不再看窗外，凜子也收回了视线，

“真是无奇不有。”

凜子听了，说道：“对不起，净跟你说些鸡毛蒜皮的事……”

“哪里，正是我想听的。”久木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因此放宽了心。

“好了，今天是新年，不谈那些了。”久木端起酒杯跟凜子碰了碰杯，“祝你今年交好运。”

两人又碰了一下杯，久木一本正经他说道：“今年会是什么样的一年呢？”

“你是说我们吗？”

“今年想要更多的在一起，更多的去旅游。”见凜子赞同的样子，久木说了句：“希望能更长久的呆在一起。你呢？”

“那还用问。”凜子答道，忽然又反问他：“照这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的意思是？”

“我们俩……”对这样直截了当的问话，久木一时答不上来。如果拣好听的当然容易，可是对于现在的凜子来说，那种暧昧的回答是行不通的。

男人要求更频繁更长久地来往，女人也愿意交往下去，于是海誓山盟，情意绵绵，使人陶醉在恋爱之中。可是一旦冷静下来，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就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或许有人认为，陶醉在爱河里时不必追究这个问题。

显然这是好幻想的浪漫主义者的想法，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不愿正视这个问题。

热恋中的女人是不喜欢这种暧昧的态度的，因为性在本质上是要求黑白分明的，模棱两可的回答是不能说服人的。

如果两人就这么继续热烈相爱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随着更多地一起出去约会、旅游，两人不在自己家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那么最后呢？

最后两个人会更为牢固地结合呢，还是落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呢？

久木实在没有勇气来面对这个难题，就转了个问题：“今天不回去行吗？”

“就在这儿住一晚吧。”

久木心想，先住上一晚再考虑刚才那个问题也不迟。

主菜之后是沙拉和奶酪。以往一到快结束就餐时，赶紧现考虑下一步的安排，心里老不踏实，可是今天晚上早已安排就绪了，

对久木的建议，凜子不置可否，内心很矛盾。久木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不必非要问得那么清楚，自己决定就行了。

他站起身来，去给服务台打电话预约了房间。

“我要一个双人朝海的房间。”

去年年底在这个饭店见面那次，凜子是夜间回去的，久木不一会儿也离开了旅馆，都没能看到清晨的大海景观。

“我定了房间，今晚就住这儿了。”

“我没说要住啊……”

要是让凜子走掉了，久木就太被动了。

“这可是今年的初次约会呀。”久木悄悄抓住了凜子的手，“今天你也穿的是和服，太好了。”

凜子想起了上次那一幕，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放心，我不会像上次那样的。”

那次是由于时间有限，今天则是长夜漫漫，有充裕的时间。

“现在就去房间好吗？”

“不住行不行？”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今年我也逃不了了，对吧？”

凜子虽然是冲着男人说的，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饭后要了红茶和白兰地。凜子不想喝，久木非要她喝一点儿。

“这酒劲儿不大，没事儿。”

凜子不能喝酒，喝一点就醉，是那种最好灌醉的类型，这样的女性喝这种白兰地最见效。

既然决定在这儿过夜，就可以放开了喝了，只要她能从这儿走向房间就行，剩下就是久木的事了。

“对面是千叶县吧？”

凜子指着窗外问道，久木这才回过神来，只见隔着黑漆漆的大海，远远的彼岸闪烁着一条光带。

“太阳就是从那边升起吧。”

从横滨方向看，千叶在东边。

“今年的第一次日出看了吗？”

“遗憾得很，没看着。”

“那好，明天咱们一块儿看吧。”

久木在心里描绘着和凜子拥抱时迎接朝阳的情景。

“从床上也能看到。”

“这样会遭报应的。”

躺着迎接喷薄而出的清纯的朝阳，的确有些不敬，却也不失一种悖德的魅力。

“咱们走吧。”

久木越来越心里发痒，催促着凜子，凜子说了句“等一等”，就朝电话走去。

不知她是给娘家打电话，还是给东京的家打，反正多半是解释今晚有事回不去了。

不多久凜子回来了，脸色不太好。

“我非得住下吗？”

“是的。”

久木断然答道，凜子想了想说：“明天早晨五点回去可以吗？”

到明天早上再说，久木想着站了起来。

凜子还在犹豫，慢吞吞跟在久木后头进了屋，服务生放下钥匙就走了。久木立刻把凜子抱在怀里。

“好想你啊……”

去年岁暮匆匆忙忙只幽会了一个小时，今天一定要补回来。

一边接吻，久木的手触到了和服的腰带。

久木听说要想使穿和服的女人就范，必须先解掉和服的腰带。他不会解，好在拥抱时，腰带已被弄开，长长的拖到了地面。

凜子也意识到了，说了声“等一下”，就进了卧室，开始解腰带。

现在，久木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她不会再说“我要回去”了。

久木放心地坐在沙发上，凜子把和服收进了壁橱里，就去洗浴了。

久木自己也换上了浴衣，看了下表还不到九点。

既使凜子明天早走，也有的是时间。

久木环顾了一下房间。这是个套间，外间是起居室，靠墙有长沙发和桌子，窗前摆了个书桌，沙发贴靠的墙上，镶嵌着一面镜子，把房间照成了两个。里面的卧室，放着一张大大的双人床，正对着窗户，现在是夜晚，海面黑沉沉的，明天太阳将和黎明一起从那里升起。

他们为了看日出才要的这个朝海的房间，所以应该尽量把凜子留到日出时分。久木关掉了所有的灯，只剩下光线很暗的床头灯和外屋的壁灯。

男人像个少年人似的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激动时刻的到来，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久木正猜测着凜子一会儿出来时的模样，只听喀咯一声门响，凜子洗完澡出来了。

只见她穿一身白色和服内衣，系着腰带，头发高高的挽了上去。

“我可喝多了。”

凜子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久木站起身轻轻地一把抱住了她。

“不要紧的。”

他觉得凜子稍稍醉酒之后再一淋浴，愈加显得妩媚动人了。

高高盘起的发髻下面露出了纤细的脖颈，从圆圆的肩头到苗条的腰肢，再到丰满的臀部，曲线十分优美。白色内衣薄纱般透明，身体的轮廓清晰可见。

“这是今年的初会。”

久木在凜子耳边低语着。

“你知道把这叫做什么吗？”

“叫做姬始。”

各自都有家庭，却在新年之始和别人结合，两人既有罪恶感，其中也夹杂着背叛的快感。

翻云覆雨后，久木搂着余韵未尽的女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每次相聚时都变化万端的女体实在令人百思莫解。在最初的阶段男人尚能感动、惊叹其绚丽多姿，然而现在已超越了这个界限，女人那旺盛的情欲使人不安，让人生畏。

凜子似乎也有同感。

“我想咱们今年不要再见了。”

“你怎么了？”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只是身不由己。”

这么说今晚能见面，多亏了凜子的身体了，久木觉得很滑稽。

“心里想着这样不对，要尽快结束这一切，却管不住自己又来了。”

凜子像是对久木说，又像是对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说道。

联结男女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肉体的联系与精神的联系具有同等的力量，甚至超乎其上。

仅仅和女性保持关系的话，只要有身体的魅力就足够了，然而，恋爱则是身心两个方面的，缺一不可。

凜子当然指的是后者，久木却故意挑衅道：“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时候和你丈夫……”久木一时语塞。凜子转过身来问道：“你愿意听这些？”

“愿意。”

“真的？”凜子又叮问了一句后，说：“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性生活，偶尔也有，只是觉得没多大意思。这时你突然出现了，从此我就变了一个人。”

“后来和你丈夫还……”

“我说过没有了。”

“那你丈夫能满足吗？”

“不清楚，我不愿意，他也没办法。”

“你不喜欢他哪一点呢？”

“这个嘛，他说话的声音，他的皮肤，反正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他怎么要求你也不答应？”

“女人的身体很挑剔，不像男人那样说行就行的。”

在性的方面，女人确实比较刻板一些。

“那你丈夫怎么解决呢？”

“我不知道。”凜子淡淡地说道。“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的。”

久木默然无语。男女接近后自然而然会有性的结合，把责任全推给男方有失公允。

“那是因为我们合得来呀。”

凜子使劲点了点头，说：“从第二次前后开始，我就感到要坏事。”

“要坏事？”

“嗯，就觉得好像掉进一个深不可测的不可知的世界中去了，好可怕。”

男人倒没有这种感觉。

“女人的身体会变的。”

“谁想到会变化这么大呀。”

“这样不好吗？”

“不好，以前的我什么也不懂，现在却变成这样了。”

“你的感觉可是越来越敏锐了。”

“托你的福，再也回不去了。”

凜子说完，抓住了久木的手，

“你得负责任噢。”

“什么责任？”

“现在我只能和你才能满足啊。”

凜子猛地掐起久木的手来，久木忍不住叫出声来。

“好痛。”

不言而喻，性爱是男女双方共同营造的，不该一方被追究什么责任。再说，久木自身也同样沉溺在与凛子的情爱之中不能自拔。

这不就是共同作案吗？

想归想，久木不否认男人终归要多负些责任的。

这是因为女人的性感是由男人挑起、开发的。换言之，没有男人的亲昵、刺激，女人几乎不可能懂得快感。与此相反，男人天生就具有性感，少年时期，大腿间的东西不知不觉开始蠢蠢欲动，触摸它时觉得很舒服，于是，自然而然学会了自慰。

男人不需要女性的协助同样可以获得快乐，甚至比起笨拙地和挑剔的女性做爱来，不如一个人独自享受感觉更好。精神方面暂且不论，就快感而言，是不需要女性引导启发的。

和男人的自行成熟相反，女人的性则是靠男人来开发、启蒙，逐渐成熟的。

这么一想，凛子要他负起责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久木故意夸张地揉着被抓痛的手，说道：“搞突然袭击，你可真利害。”

“谁利害呀。”

凛子看也不看久木的手，说：“你是不是在幸灾乐祸？”

“没有，没有，我很高兴你能变成这样。”

“我可不好受啊，像个被你操纵的木偶似的。”

“这是从何说起哟。”

“就是，这么下去不成了你的奴隶了？”

凛子说着，忽地坐起来，伸出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手指，戳着久木的喉咙说：“我问你，你怎么样，也是非我不行吗？”

“当然啦。”

“骗人。”

说着凛子扼住了久木的脖子。

“是真的，我发誓你是最棒的。”

“不许哄我。”

“绝对没哄你。”

十只手指一用力掐紧了他的喉咙。

“你干什么，干什么……”

开始以为凛子在闹着玩儿，没想到她不管不顾地使劲掐起来。女人力气小，不至于窒息，只是用力过猛，久木憋得直咳嗽。

“松手啊……”

“就不……”

“别这样。”

久木好不容易才掰开凛子的手，止不住一阵咳嗽。

“好狠心哪，我没准真得被你给掐死。”

“死了倒好了。”

久木轻轻地摸着喉咙，还有点儿不好受。

“你吓了我一大跳。”

久木嘟哝着，一边揉脖子，一边咽唾沫。他没想到凛子会来真格的，被她扼住喉咙时，久木真切感受到了被带往遥远的世界去的不安，也品味到了某种甘美的感觉。

久木既害怕这么被掐死，又自暴自弃地想，就这么昏死过去算了。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呢，真是莫名其妙。凜子小声道：“我恨你。”

“以前你说喜欢我的。”

“没错，喜欢才会恨呢。”凜子的口气认真起来，“你知道吗，去年年底我有多惨哪。”

“守灵的时候？”

“那种时候做了那样的事……”

“被家里人发现了？”

“我母亲有点怀疑，不过没人会往那儿想。我只是觉得对不起父亲……”

久木无言以对。

“父亲生前那么疼爱我，可是他的守灵之夜我却那么做，我算完了。为了这件事，我宁愿受到任何惩罚，宁愿下地狱……”

凜子背朝着久木，声音哽咽。

“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

“都是我不好。”

“先不提你了，关键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会那么做……”

“你这么懊悔，你父亲会原谅你的。”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安慰她了。

正所谓身不由己。心里想的是不应该这样，必须停止，却又不自主地败在身体的诱惑之下，投身淫乐之中。

有人严厉地谴责这一行为，也有的女性嘲讽说，再冷静、理智一些的话，就不会到那个地步的。

这种说法是有它的道理，然而，人的行为并不都是用道理可以讲得通的。

凜子并非不具有理智和冷静，然而一到实际中却不能自控。心里明知不应该，仍旧屈服于身体的诱惑，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自我反省的能力不足，或者是由于性的愉悦具有压倒一切的无穷魅力。

凜子可以说属于后者。

纵使将所有的懊恼、忏悔都抛掉，也要为近在咫尺的爱而燃烧。

这时不再有什么道理可讲，既非说教也非理智，而是潜藏于身体深处的本能在觉醒，在发狂。

对于这样欲火熊熊的女人而言，伦理和常规都毫无意义。

明了一切，而自甘堕落的女性眼里，有一个快乐的花园。只有她才知道那些讲求理智的人们所不了解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快活。这么一想，她便自豪起来，觉得自己是个百里挑一的性的佼佼者。

世间所有的胜败争斗，最痛苦的并不是失败之际，而是承认失败之时。

现在凜子已知道了身不由己这个道理，一旦承认了它，便无所顾忌了，飘飘然飞向空中那愉悦的花园去了。

一旦体验到快乐的刺激，就不会满足于此，又想寻求新的刺激。

现在他们两人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

守灵之夜，女人穿着丧服接受了男人，在这无比难堪而羞耻的结合之后，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不敢为的了……。

凜子忽闪一下睁开了眼睛，好比是池中绽放的睡莲，她直直地盯着久木的喉咙咕哦道：“我又有了新的感觉。”

久木又一次感到女人身体的深不可测。柔软温馨可以容纳男人的一切的女体，眨眼间变成了面目全非的魔怪了。

“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倒一切地把我和你连在了一起，感受你的存在，什么都顾不上了……”

“感受力变得这么好，可怎么办呢？”

“不知道。”凛子自言自语道：“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在性感的极致，有的女人会喊出“我想死”来的。

可是现实中没有女人真的去死，可见，这是一种甚至可以去死的那样强烈的快感，或是以在愉悦的顶点死去为最高幸福的愿望。

久木虽然沉溺于和凛子的性爱，却没有体验过宁肯死去的感觉。

只是那一瞬间，与迅速涌上来的失落感一起，全身不断地萎缩下去，对现世的所有欲望和执着都消失不见，觉得自己就要死去了。

可见，在性快感的顶点出现死的幻觉是不分男女的。

不同在于，女子是在无穷尽的深广的快乐之中想到死，而男子则是在释放出一切后的虚无中想到死。两者相比，女人的性更要丰富多彩。久木怀着隐隐的嫉妒问道：“刚才你说情愿就这么死去，此话当真？”

“当真。”

凛子毫不犹豫地断然答道。

“可是，那又死不了。”

“那就掐我的脖子。”

“让我掐吗？”

“让啊。”

凛子爽快地点着头。

“你不想死吗？”

“死也行……”久木想起了刚才被凛子掐住喉咙的事来。

“可是，掐脖子的话，只能死一个人。”

“我还是愿意一块儿死。”

“那就只能同时互相掐脖子喽。”

凛子把脸贴到久木的胸前，久木亲吻着她那宽展的前额，渐渐睡意袭来，闭上了眼睛。

夜里，久木做了一个梦。

看不清楚是什么人的一双雪白的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缓慢而用力地掐着，这么下去会窒息而死的。要赶紧弄开那双手，可他又希望这么气绝身亡算了。

睡觉之前，被凛子扼住脖子，后来又谈到了死，所以才做的这个梦吧。

可是那双雪白的手又怎么解释呢？

联想到昨晚的事，应该是凛子的手，可是，梦中的凛子呆在宽敞的客厅里，笑吟吟地看着久木，可见是其他女人的手。总之，梦中只见到雪白的手，却没见过关键的手的主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自己怎么挣开的那双手的呢？并没有使劲反抗就被放开了，会不会是凛子的手偶然缠绕住了久木的脖子了呢？

久木忽然害怕起来，扭头一看，凛子正安样地沉睡着。

久木继续回忆着梦境，怎么也弄不明白前因后果，看了看床头的电子表，显示着6：30。

突然久木想起了凜子说过要早点回去，叫不叫醒她呢，看她睡得那么香甜，久木不忍心，一个人下了床，穿上白色的睡衣，走到窗前。

打开窗帘，漆黑的夜空下面，隐约浮现出一缕微光，黎明即将来临。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久木又回到床上，拍着凜子的肩头小声说：“六点半了。”

凜子没理他，想继续睡，很快又扭过头来，半醒半睡地闭着眼睛问道：“你说什么？”

“已经六点半了。”

凜子这才睁开眼睛，问：“真的？”

“你昨天不是说要早回去吗？”

“哦，我给忘了……”

她自己又看了一下电表，叫道：“麻烦了，我忘记上表了。”

昨晚的两度兴奋之后，凜子昏沉沉地睡去，难免会忘记的。

“外面很黑吧？”凜子不安地看着窗户。

“开始放亮了。”

“我该回去了。”

“等一下。”久木慌忙捉住了正要起床的凜子的手。

“这会儿回去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想趁天黑回去，天一亮的话，会遇见熟人的。”

穿着和服回去的确太显眼了。

“可是，现在回去已经迟了。”

日出一般在六点四、五十分左右，紧赶也得天快亮才能到家。

“不如十点或十一一点的时候再回去为好。”

“那哪儿行啊。”

久木从背后摁住了凜子的肩头，把她拉到身边。

“不要这样……”

“现在走和呆会儿走是一样的。”

“可是……”

“不要紧的。”

在久木的拥抱下，凜子又一次沉入了床榻之中。

远处地平线上的那一缕微光，现在越来越亮，中央开始发红，太阳就要喷薄而出了。

“天快亮了。”

“我得回去……”凜子还在咕哝着。

渐渐发白的天空，是最适于这种时候的光线了。

凜子已不再反抗，甚至主动配合起来，男人每动一下，女人就起伏一次，从窗户射入的光线，越来越清晰地照出了凜子那起伏不停肉体。

燃烧中的凜子早已忘却了太阳正在升起，天色逐渐放亮。

不久，太阳出来了，窗外红彤彤一片时，两人与日出的同时共同结束了一切。

与升起的太阳背道而驰，久木耗完了精力，木头人一样趴在床上。

外面已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房间里却鸦雀无声，久木的腿和凜子的膝盖挨在一起，互相感受着对方的体温和血脉的流动。

两人就这样沉浸在瘫软的感觉之中，凜子悄悄靠过来说：“你也彻底了”

结吧？”

“这回没忍住吧？”

望着笑咪咪的凜子，久木再次品尝了失败的滋味。

从昨晚到今早，久木一直竭力控制住了自己，这次遭到了女人的反击，被彻底打败了。

“太好了。”凜子得意地说。“这么一来，你也不想动了吧。”

真的，现在就是叫他起来回去，也倦懒得想动窝。

“我也不走了。”凜子说完，像只小猫钻进了久木的怀里。感受着凜子那温暖的身体，久木又发现了她的新变化。

虽然凜子没说出来，但久木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她似乎不允许男人只让女人前行，自己后退一步欣赏，这样冷静的自我陶醉。

凜子是在宣告，要由以前的被动的性变为主动的了。

他们又双双沉入了梦乡。

久木再次睁开眼睛时窗户大亮了，床边的表是九点半，刚才睡的时候是七点多，差不多睡了两个小时。

现在做什么好呢，久木正发呆时，凜子也醒来了。

“现在几点了？”

久木告诉她时间后，凜子望着窗户说道“这可怎么办哪。”

本想在天没亮时回去，现在日头这么高了，更回不去了。

“你怎么打算？”

“我正琢磨呐。”久木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家。

昨天晚上跟妻子说去董事长家拜年，晚点儿回来，却没说在外面过夜。久木心里有数，一晚上去向不明，妻子不至于兴师问罪，不过，多少有些惴惴不安，不知回去怎么解释为好。

“我还得回去。”

凜子对自己说着，坐起身来。

“硬把你留下，是我不好。”

“没错，是你不好。”凜子说完，转过身来，“不过，很高兴能见到你……”

“你那边没事吧？”

“不知道。你也不好办吧？”

久木暧昧地点点头，凜子朗声说道：“不光是我，你也一块儿为难，所以这回就饶了你吧。”

“一块儿为难？”

“是啊，你也不好交代吧。这不就和我一样了，所以我也能忍受了。”

凜子说着下了床，朝浴室走去。

餍足之后便是空虚。

久木和凜子结束了一夜之宴，快乐越深，其后袭来的空虚感愈甚。欢爱之后，除了感官的满足外，一无所得，留下的只有懊悔。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应该适可而止的，久木反省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时又庆幸有凜子和自己作伴。

仔细想来，现在他们作为同谋者已被驱赶到了同一个苦海之中了。

只有女人或男人某一方苦恼，另一方与己无关，悠然自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

女人的苦恼也即是男人的苦恼，反之亦然。

这时，凜子从浴室出来，开始穿和服。一边对久木说：“热水放好了，你去洗吧。”

久木正要进浴室，凜子系着腰带说道：“我下决心了，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理睬。”

久木不解地问：“你指家里人？”

“是我丈夫。”

凜子简洁地答道。“不然，就不能和你见面了呀。你也把家里的事忘掉吧……”

女人的态度如此坚决，叫人无法反驳。

“从今往后，我就只想你一个人了。”

从年底到正月，男人一再强迫女人做这做那，他已满足于女人服从他了，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女人成长起来，态度之决然令人刮目相看。

“你说好不好啊？”

久木点头同意，深深感到，新的一年将成为他们爱情的真正开端。

冬瀑

进入新的一年，人事、世事都在变。久木和凜子的感情也比去年更进了一步。

变化之一是凜子开始主动和他约会了。

以前，一般都是久木发出邀请，凜子只是听从而已。

自从进入了新的一年，凜子要求他必须每天给她打一个电话。有时她在电话里主动提出“我想见你”。

对于性格内向的凜子来说，由被动变为积极主动，是个不小的变化。

在进入新年之际，凜子不再顾及道德与否了，她要在情感上向前跨进一步。

另一个变化是两人约会的场所。

迄今为止，他们常去的是大饭店或东京郊外的旅馆。偶尔也光顾一下情人旅馆，但这种地方总让人觉得是专为做爱而去，所以不太喜欢。

于是只有经常利用大饭店了，可是，不住宿觉得可惜，半夜三更退房也不太体面，而且，房间不固定，让人心神不宁，再说，每次的费用加起来的话，是相当可观的。

不如索性租一间房，随时可以见面，又省钱。

跟凜子一商量，她也很赞成。

久木也想过应该拥有只属于两人的秘密房间，只是没说出来，隐约有些担心会因此陷得太深。

既然凜子也赞成，久木就下了决心。

找来找去，最后定在了涩谷，这里离世田谷樱新町的久木家，和住在吉祥寺的凜子家都不太远。从车站徒步十分钟的距离，是个一居室的单元房，

月租金十五万。

交通方便，房租就相对贵了些，但比起去饭店来还是合算的。

一月中旬签了房约后，两人开始采买新房所需的日用品。在商场和超市买东西时，他们仿佛又回到了新婚时代，心情很愉快。从家具到餐具，所有用品都经过两人的精心挑选，置办齐备了。

摆放了这些物品之后，二人终于第一次在这安乐窝里约会了，那天是一月底的大寒之日。

日历上虽是最寒冷的一天，然而白天的气温有摄氏十度，不算太冷，屋里又有空调，温暖如春，又是初次在新家聚首，二人更是如痴如狂。

一番情爱过后，凜子用事先买好的蟹、豆腐和菠菜做成沙锅炖菜，两人围着圆桌吃起来，宛如居家过日子的夫妻，不由对视一笑。

“我真想就这么住下去。”

凜子半开玩笑的说，久木点着头。

“明天还到这儿来吧。”

“你可不许到别处去噢。”

两人愉快地调笑着，突然他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久木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真有可能从此陷在这里拔不出来了。久木一直梦想着两人单独生活在一起，可是，一旦成为现实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安和困惑。

“白天我随时都能出来。”

“我考虑考虑。”

久木的优势就是白天时间较为自由。

编辑部的工作不是按时来，按时走那么按部就班的，这一点和搞营销的工作性质相近，不必死坐着不动。

久木虽说是编辑，却不像杂志编辑似的需要去采访，调查室的工作一般不用出去。当然，由于比较清闲，多少有点理由的话，出去也无妨。同僚都是降职的人，同病相怜，相互庇护，外出很方便。

并非有意利用这一点，然而自从租了房子以后，久木下午越来越频繁地出去了。在记录牌上只要写上为收集昭和史的资料去“国会图书馆”就万事大吉了。

周一至周五凜子容易出门，所以，先约好时间，然后两人都去那儿见面。

每人一把钥匙，有时久木先到，有时凜子先到，每次一见面，两人就立刻拥抱在一起。

以接吻代替问候之后，便倒在床上抱做一团。

按说是大白天偷偷和情人去幽会，而久木似乎是堂而皇之地去赴约。久木既有罪恶感，也有一种在别人工作时，自己不断去约会的快感。

凜子的心情也同样复杂，嘴里说着“这样做没关系吧？”心里却陶醉在这心神不宁之中。

租了房子后，见面方便多了，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其一是，下午的外出增多了。

外出的理由虽然写上了“国会图书馆”“采访”等等，可是他原来不太外出，所以有点显眼。周围的人倒没说什么，只是秘书木下小姐说了句“这一阵，您好像在忙什么吧。”久木听了，吃了一惊。

“没忙什么……”久木否认道，他那狼狈的表情不能不使秘书怀疑。秘书要记录外出人员的电话，还要解释不在的原因，所以很容易被她发现破绽。

后来他们就把约会压缩到每周一次，其它改在下班之后。几乎每次都是凜子先到，有时自己做饭吃，也有时到附近的饭馆去吃。

每次一起出门都要和管理人照面，管理人年纪和久木相仿，总是用狐疑的目光打量他。

租房时，借用了衣川的名字，管理人不会知道久木的真名实姓，可是知道他不住在这儿，而且，时常和一位女性一同进进出出，所以大概也猜测到了这个房间的用途。

任何解释是多余的，每当听见管理人叫他“衣川先生”时，久木就有点不知所措。

即便如此，还是比饭店要轻松自在得多，不过由此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

每次和凜子两人关在房里时就觉得非常舒适，不想回去。

也想过干脆就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又担心会使双方陷入更为窘困的处境。

每次一进房间，他们就有一种夫妻般的感觉，这也反映在日常的琐碎小事上。

比如，凜子洗洗涮涮时，总是顺手把久木的手帕或袜子给洗干净，甚至给他买好了内衣。久木并没有要她这么做，可是一到早上，凜子就会很自然的说一声“穿这件吧”，给他准备好新的内衣。

久木脑子里也闪了一下，被妻子发现了怎么办，好在是同一牌子的，不会露馅儿的。

也许自己太不小心了，不过近来与妻子处于冷战状态，几乎没有亲热地交谈过。

当然，责任全在久木，自己心里也觉得对不住妻子，可是心思已在凜子身上了，实在无能为力。

妻子也很敏感，并不主动亲近他。

这种冷战状态，更确切他说是双方都没有争吵的欲望的冷静状态。所以，久木以为偶尔外宿不归，不会有什么麻烦，一次，外宿回家后，早上去上班时，刚走到门口，妻子从背后甩了他一句“你出去玩我无所谓，只是别闹出什么事来，让人看笑话。”

久木顿时一怔，回过头来，妻子已一言不发地回屋去了。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知道了什么吗，可又不好直问。

于是，就那么不了了之了。新年过后，和妻子的关系明显的更加恶化了。

久木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同样，凜子和丈夫之间的裂痕也日益加深。

尽管凜子从未说过和丈夫之间的不和，从她平常的态度和言行中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比如，以前一起过夜时，凜子担心家里，曾偷偷给丈夫打过电话。久木没问过她给谁打，看她那慌张的样子，就明白了。

可是最近，临时决定住下时也不见她往家里挂电话。倒是久木直担心，想问问她“不给家里打电话行吗？”，又觉得多此一举，就把话咽了回去。

到底凜子是豁出去了呢，还是事先讲好了随时可以不回家的呢，虽说是别人家的事，久木仍然放心不下。

这一变化，还可以从租房以后的凜子的话音里听出来。

比方说，两人围着餐桌吃晚饭时，凜子感慨道：“还是两个人吃饭香啊。”

久木听了，心想凜子在自己家时难道不和丈夫一块儿吃饭吗，就问：“在家呢？”

“基本上一个人吃。他回家晚，我也不想跟他一起吃。”凜子说得那么若无其事的，使久木更加不安了。

“可是，节假日，总在家吧？”

“休息日我老借口书法那边有事，尽量不在一起吃。不得不在一起吃的时候，我就没有食欲了……”

这么说来，凜子是显瘦了。

“我快弄不清哪头是自己的家了。”

听她这么一说，凜子和丈夫的关系已经到了相当紧张的地步了。

既然双方的家庭都面临崩溃，两人又这么难舍难分，那么两人都离婚，正式生活在一起似乎更合理。偶尔久木这么想像着，设想今后的前景，可是，一到现实当中，就踌躇不前了。

一个原因是，久木觉得即使凜子愿意，把她的丈夫逼到这个境地也太残酷了。夺了人家的妻子，还莫名其妙地说什么同情人家的丈夫，似乎多此一举。不过，久木的确是不忍心从老实宽厚的丈夫身边把他的妻子在走。

再说，凜子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不爱她的丈夫这点没有疑问，可是有没有勇气离婚呢。从社会地位和收入上来说，现在的丈夫都比久木胜一筹，到了关键时刻，这些问题就成为羁绊了。

具体涉及到离婚，久木自己这边也有不少问题。

最棘手的问题是离婚的原因完全在久木。

和妻子的关系现在虽说冷若冰霜，然而，一年半之前是很正常的夫妻，再往前推，是十分恩爱的一对儿，若追溯到新婚时期，则是自由恋爱结合的情侣。

这对儿夫妇之所以变得这么疏远，唯一的原因是久木面前出现了凜子这样充满腔力的女性，所以说完全是久木造成了不和。

有了喜欢的女人，就甩掉了没有什么错处的妻子，这合适吗？

此外，久木还担心的是，正月里女儿曾对他说“您对妈妈亲热一点儿”。久木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说，女儿是否有所觉察呢，自己怎么能不顾女儿的想法毅然离婚呢。

总之一句话，已结婚二十年的夫妻，哪能说离就离呢。当然，如果两人真有心在一起生活的话，也没有办不到的事。

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正视这个问题，至少目前，久木的心情还没有完全整理好。

在涩谷租房的一个月后，即二月十四日是凜子的生日。

那天下午六点，久木在涩谷车站附近的花店买了一束白玫瑰和郁金香，就来到他们的住所，凜子已在等候他了。

“祝你生日欢乐。”久木献上了花束。

“好美的花啊。”凜子嗅着花香，“这是送给你的。”说着递给久木一个饰

有彩带的礼盒。

一望便知是情人节的巧克力，打开后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送给最爱的你。”

简短的话语，娟秀的字体里饱含着凜子的一片柔情。

“一定有不少女人送你巧克力……”

“你送的最让我高兴。”

今天久木还收到了木下小姐以及以前出版部的女性们送的巧克力，但没人能和凜子送的相媲美。

“怎么给你庆祝生日呀？”

“有你这束花就足够了。”

前些日子，久木也问起过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凜子总是说今年租了房子，已经够破费的了，什么也不肯要。

“总想要点什么吧。”

“我都三十八岁了。”

比起生日礼物来，凜子更在意自己的年龄。

“不管到多少岁，也得过生日呀。”

凜子想了想说：“我有个请求，可以吗？”

“当然可以。”

“带我去旅行好吗？到一个看不到人影的地方去。”

说实在的，有时真想逃出这个封闭的密室，到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去。

“到哪儿去好呢？”

“北边寒冷的地方也行。和你一起看雪景怎么样啊。”

久木脑海里映出了他们双双伫立雪中的身影。

情人节后的一个星期六，久木和凜子一起去了日光。

为了满足凜子“想要两人一起看雪景”的希望，久木思考了一下去处，东北和北陆太远，万一遇上大雪恐怕一时回不来。而且，偶然听说从周末开始，北陆地方有大雪警报，于是，他决定去离东京不远的日光的禅寺湖。

十年前，久木曾在大冬天去过那里一次，白雪皑皑的群山，幽静湛蓝的湖水使他至今记忆犹新。

和凜子两人一起去那静谧的地方，该有多么惬意啊。

“我只是在夏天去过日光一次。”

“什么时候？”

“很早以前了，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久木暗自想像着凜子那时的模样，一定是个清秀的美少女。

“那次是坐车去的，路上特别拥挤，人多得不得了。”

“现在这个季节，没什么游人。”

凜子点点头，忽然问道：“明天几点能回东京？”

久木反问道：“你有事？”

“也没什么事……”

“十一点左右从那边出发的话，下山乘电车，二、三点就能到。”

凜子愣愣地想了一下，没再说话。

从浅草到日光，最快也得两个小时。

下午一点多从东京出发时，还天晴日朗，半路上开始阴沉下来，过了枳木以后，下起了雪。

久木毛衣套夹克衫，外面穿了件黑大衣，围一条深红色围巾。凜子是黑色高领毛衣，下配同色筒裤，外套红色短外衣，头上戴着银灰色的帽子。两人站在一起，怎么看也不像夫妻，更像是情人。大概是因为凜子气质不俗，打扮入时的缘故吧。

雪花随风飘落下来，农田和农家的房顶，树杈上都落满了积雪，宛如一副灰白相间的水墨画。

“真像来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凜子望着窗外说道。置身在一派银白的世界里，使人产生了错觉。

电车三点多到达东武日光，从那里坐出租车去中禅寺湖。

车子开上了蜿蜒曲折的“伊吕波山路”，高耸的山峰逼近眼前，大雪纷纷降落到山上。

越往高处走越寒冷，雪花已变成了雪粒。

“湖的周围也有雪吗？”

久木问道。司机直视着窗刷不停扫动的前方答道：“上面和下面可大不一样。”

他介绍说，中禅寺湖前面有白根山作屏障，挡住了从日本海方向来的降雪，所以南面的降雪量很小。

“这雪下不了太大。”

久木点了点头，悄悄握住了凜子的手。

又有一座山峰逼近了，就像在偷看他们俩，这就是男体山，山形雄伟壮观，真是名不虚传。

他们眺望着那陡峭的山岩，山上的朔风卷走了雪云，来到山路尽头时，雪小多了，天空霎时阴转晴，温暖的阳光撒满大地。

还不到四点，离天黑还有一些时间。

“趁着天晴，看完瀑布再去旅馆吧。”

久木请司机先开到华严瀑布去。

“瀑布可能结冰了。”司机说道。

结冰的瀑布也别有一种情趣。

为了看到九十六米高的瀑布全貌，他们乘电梯下到一百米的地方，再从那里穿过隧道，瀑布便呈现在眼前了。

正如司机所说，最上面约十米宽的瀑布出口处，无数根冰柱连成一片，其中一部分覆盖着白雪，形成一个巨大的冰块儿。

仔细一瞧，只见冰块儿里面依旧生机盎然，水流汨汨地沿着岩石流向一百米之下的水潭中。

“冬天的瀑布有一种庄严的感觉。”

凜子把双手插在大衣兜里，望着瀑布，过了一会儿，指着右边岩石上安插的支柱问：“那是什么？”

“是救命栅栏吧，万一有人从上面掉下来，可以把人接住。”

支柱之间铺有扇状铁丝网。

“据说这儿是有名的自杀场所。”

以前常有人沿着山岩来到瀑布出口，从那里投身水潭，所以，现在还装上了防护网，防止人靠近。

“过去，有一位十八岁的高中生，留下一句‘正所谓，不可解’便跳下去自杀了。”

“不可解是指人生吗？”

“或是人生，或是人，或是自己，总之是指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吧。”

望着冬天的瀑布，凜子的侧脸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看过华严瀑布之后来到旅馆，已四点半了。他们被领到了一个有十铺席大的起居室的和式房间。宽大的凉台正对着中禅寺湖。

两人站在窗前，望见了被落日染红的湖面。湖的右面紧挨着男体山，杉树林和地面上的积雪，辉映着红灿灿的斜阳；与男体山相连的伸向远方的白根山脉及左边的重重山峦都是白茫茫一片。冬天的中禅寺湖被怀抱在群山之中，清寂而幽静。

湖面上不仅看不见船的影子，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早在远古时代就已是这样静寂的世界了。

“真绝了。”

凜子不由发出了赞叹。这赞叹不是“太美了”，也不是“真好看”，而是“真绝了”，久木觉得实在太贴切了。

眼前这个景像只有“真绝了”才能表述得出来。美景中蕴藏着静谧和庄严，令人望而生畏。

两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日落时变化万千的湖面。

红灿灿的山峰渐渐黯淡下去，不久化作了单调的黑白世界。除了夕阳映照的山峦的色彩变幻外，整个湖面也由冷冰冰的苍白逐渐转蓝，再暗下去成了灰色，最后只剩下湖畔四周白晃晃的雪地，笼罩在黑色的夜幕下。

湖面就这样缓慢地，一步步地被暗夜吞噬进去了。

久木轻轻地把手搭在凜子的肩头，凜子回过头来，两人深深地接吻了。

在神秘莫测的湖边接吻似乎是对神不敬，不过也可以看作是在神前的爱的盟誓。

然后他们并肩坐在凉台的椅子上，四周更黑了，只有湖畔的一处灯光，映出了圆圆的一圈儿雪地。

“过去，这一带是不许女人靠近的。”

这是久木从书上知道的。

“那时，曾经有女人中途被赶下山来，就是说，男体山也不准女人攀登的。”

“是因为女性污秽吗？”

“也有这个原因，不过，很可能是惧怕女人所具有的魔力。”

“有那么大魔力吗？”

“大概有吧。”

“我也有吗？”

凜子问得十分突然，久木缓缓点了点头，凜子瞟了他一眼，说：“那我就把你拽走吧。”

“去哪儿？”

“去那个湖底……”

久木把目光投向了窗户，雪花飘舞，打在黑漆漆的玻璃上。

“那座山上和那个湖上都在下雪吧？”

久木点点头，脑子里还回想着凜子说的“要把你拽到湖底去”的话。当然凜子不可能真的这么做，但是，久木觉得这个女人心里潜藏着要把男人一步步拽入湖底的欲念。

“瀑布那边也在下雪吧？”凜子想起了去过的华严瀑布。

“在那种地方死，太冷了点。”

“听说在雪里死是很舒服的。”

久木给她讲了一个从一位北海道出身的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

“据说那人脸朝下趴在雪地上，被人发现时，脸一点没有变形。”

“同样是死的话，还是脸色好看点儿好。”

久木心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离开了窗边。

晚饭定在六点半，他们打算利用饭前的时间去泡温泉。

房间里也可以泡，但是既然到了这儿，还是去大浴池更好，两人来到一楼，沿着弯弯曲曲的走廊走去。

领他们去的女招待介绍说，今晚人少，可以使用夫妻浴池。他们还是有些顾虑，就分别去了男地和女池。

一般六点之前人最多，可是今天空无一人，久木伸展开四肢，泡在宽大的地子里，别提有多舒服了。泡完了澡，回到房间里，看起了电视，不大工夫，凜子也回来了。

“静悄悄的，真不错。”

看来女池也空着，凜子把头发拢到了后边，从脸颊到脖颈都微微泛红。

“我还去了一下露天浴池。”

男池前面也有一个小门，出去之后有个露天浴池，久木因为下雪就作罢了。

“我是光着脚踩雪走过去的。”

久木想像着赤裸裸的凜子在雪中走路的样子，觉得很奇妙。

“下到地里后，水特别热乎，舒服极了，周围下着雪，身子却泡在温泉里实在太神奇了。”

“呆会儿我也去泡一下。”

“我仰起脸看见从黑沉沉的天空飘下来无数的雪花，落到睫毛上就融化了。”

这时，女招待送来了晚饭。

“冬天是淡季，请将就一下吧。”

女招待抱歉他说。晚饭还算丰盛；有小菜、生鱼片和油炸食品，还有什锦火锅。

“有事请按铃。”

女招待走后，凜子给久木斟上了烫酒，久木感受到了冬天旅宿的温馨。

两人交杯换盏地对酌起来，渐渐醉意上来，心情也舒展多了。

在涩谷的房间里两人也一起吃过饭，现在竟在这冬天的旅馆里共进晚餐，他们不禁为这远游之趣感慨不已。

“到这儿来太好了……”

这次旅行是为了给凜子庆祝生日而计划的。

“谢谢你。”

凜子眼神迷蒙，温柔之中闪烁着火热的光芒。

听到凜子正而八经的道谢，久木有点不好意思，站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了威士忌。

“到那儿去喝好不好？”

久木把椅子挪到凉台拉门旁边，凜子打电话告诉服务台已用过晚饭，

然后走了过来。

“雪还下着呢。”

入夜以后风势加强，淌到窗户上的雪粒，顺着玻璃滑到屋檐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雪堆。

“下它一夜才好呢。”

凜子自言自语着，弯腰夹起冰块儿放进玻璃杯。久木正好从她的衣襟里窥见她那丰满的胸部。

久木忍不住刚要把手伸进去，门声一响，女招待进来了。

“对不起，打扰一下。”

两位女招待收拾完餐桌，又进来一位男服务员给他们铺床。

久木一边观赏雪花霏霏的窗外，一边喝着加水威士忌，服务员刚一离开，就迫不及待地对凜子说：“总算就咱们俩了。”

朝房间里一看，地席上铺了两个床铺，中间稍稍隔开了一些，枕边有个小小的座灯。

旅店里的人怎么看我们呢，这念头只在久木心里一闪，又继续喝起威士忌来。晚餐时喝了啤酒和清酒，现在加上威士忌，已是醉意朦胧，浑身飘飘然了。

这一舒适感，既来自晚上要住下的安心感，也由于远离东京来到雪乡得以忘却工作和家庭而来的松弛。

“再开一瓶吧。”

久木又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凜子担心地瞧着他。

“别喝多了。”

“这可说不准。”

久木一边往加了冰块儿的杯子里斟酒，一边说：“没准儿不能和你那个了。”

凜子听出了久木的意思，就说：“随你的便，我无所谓。”

她那愠怒的样子着实可爱，久木见她还要往杯子里倒酒，就急忙拦住了她。

凜子本来就不能喝，和久木交往以后，尝到了喝得微醉的甜头。

“到那边去吧。”

久木刚才就被凜子的胸部所撩动，可这样对面坐着没法碰她，于是，久木拿着酒瓶和杯子，换到了已挪到角落的桌子那边，然后叫凜子到他身边来。

凜子没有意识到久木的企图，老老实实地在他身边坐下，正要往杯子里加冰块儿时，久木的手倏的一下滑进了凜子的胸前。

凜子立刻躲闪，已来不及了。

“你干什么？”

这一突然之举使凜子慌了手脚，久木的手继续入侵，两人搅成了一团。

久木拉上了凉台的拉门，关上了灯，拧亮了床头的座灯。

这时凜子酒劲儿上来，闭着眼睛软软地躺在床铺上。

久木大胆地掀开凜子的衣襟，把脸埋入了女人松软的胸部。

他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伏在凜子的胸前，听见凜子说道：“刚才我把脸埋在雪里试了试。”

她说的是刚才去露天浴池时的事。

“你刚才不是说在雪里死去时，脸朝下比较好吗。”

“很冷吧？”

“也不怎么冷，把脸一埋进雪里，四周的雪就一点点溶化，抬起脸时觉得很冷。”

“雪里暖和吗？”

“是啊，虽然喘不过气来，可是觉得脸周围的雪在溶化下去，我想就这么睡着的话，准会死去的。”

没想到凜子竟然在下着雪的露天浴地里做这事，久木不安地欠起身子，看见凜子用一种虚幻飘渺的眼神注视着前方。

久木常常弄不清凜子在想些什么。

就像刚才吧，没想到凜子会把脸埋到雪里，模仿在雪里死。

久木也知道她是在闹着玩儿，可是这种做法还是让人无法接受，甚至有些毛骨悚然。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想试试看呗。”

凜子微微侧过身去，背朝着久木。久木也跟着侧过身，从凜子的腋下把手伸过去，摸到了她的胸部。

“真静啊。”凜子说道。

在雪天的湖畔，莫说是汽车声音，就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侧耳细听，静得能听见下雪的沙沙声。

“几点了？”

“还不到十点呢。”

在都市里的话，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真滑溜。”

久木的手从凜子的胸前滑向她的下腹部。

今晚有点醉了，久木不想做什么，只想摸着这柔滑的肌体睡一觉。

“挺有弹性的。”久木摸着她那圆圆的臀部。

这时凜子小声说：“我已经不年轻了。”

“可是才三十八岁呀。”

“所以说是老太婆了。”

“还早着呢。”

“不，已经老了。”凜子轻轻摇了摇头，声音低沉他说：“我觉得也够了。”

“什么够了？”

“活到现在也够了，不用再活下去了。”

“你是说死也没关系？”

“对，我可不想活那么久。”

和凜子说着说着话，久木就睡着了。记不清说到哪儿了，反正是抵不过醉酒后的倦怠，模模糊糊地睡过去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久木被渴醒了，座灯已关掉，只有过道里昏暗的灯光从门缝儿漏了进来。

昨晚，久木睡着的时候，座灯是亮着的，可能是凜子起来关掉的。两人当时是紧挨着睡的，现在中间隔开了一些。

久木伸手开亮了座灯，看了下表，才半夜三点钟，昨天十点睡的，睡了有五个小时了。

久木觉得嗓子发干，起来从冰箱里拿出饮料倒了一杯，一边喝着，一边走到凉台，打开窗帘向外张望。

外面默黑黢黑的，雪还在下，连玻璃框上都是雪。

他又想起了凜子昨天晚上把脸埋进雪里的事，她为什么要做这种荒唐的事呢。

又喝了些白水，久木的脑子渐渐清晰起来。

他记起快入睡时凜子说了“我已经是老太婆了”，“活到现在也够了”等等的话。

想到这儿，久木突然回头朝凜子看去。

凜子不至于真想要去死吧。

不祥的预感袭上久木心头。回到室内，凜子还睡着。

久木凑近凜子的脸，借着座灯端详起来，长长的睫毛，挺直的鼻梁，这样安详的睡容是不会想去死的。

久木安慰着自己，拉上凉台的拉门，回到床铺上。

跟睡前一样，久木去抚摸凜子，凜子哼哼唧唧地，逃避似的蜷起了身子。

看来她还没有睡够，久木缩回了手，搂着凜子闭上了眼睛。

没有比这种感觉再好的了。

互相喜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男人和女人只要相互一接触，任何烦躁忧虑，任何怯懦不安都会淡漠下去的。

这个世上生存的所有生物，只要肉体一相交，就不再有争斗。唯独被工作、生活困扰的人类，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首先为了去上班要分开，其次在别人面前也不能搂搂抱抱，再加上道德、常识、伦理等赘疣的出现，肌肤之亲的机会一下子减少了。

值得庆幸的是，久木现在正尽可能地接触着凜子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久木的胸部贴着凜子的后背，从腹部至胯部紧挨着凜子的腰和臀部，下肢和她的下肢重合在一起，而双手则放在她的胸前和小腹上。

这给予自己无比的温馨和安宁的肉体，是绝不可能变硬变凉的。

久木又安慰了自己一遍，便沉入了梦乡之中。

睡梦中恍惚听到了凜子的声音，久木睁眼一看，凜子正坐在他的枕旁。

“好大的雪哦。”

久木听凜子一说，抬起头来，倾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

“现在几点？”

“才六点。”

久木起身走到凉台上，窗帘已打开了一半，这里日出比较晚，再加上下大雪，所以外面还很暗。雪粒不断飘落到漆黑的玻璃上，像白色的箭头飞来飞去。

“这雪还真不小。”说完，他记起临来时凜子曾问过回去的时间，就说：“到中午会停的。”

既然这样，着急也没用。回到床上，久木叫凜子过来，凜子静静地钻了进来。

久木感受着凜子的体温，解开了她的衣带……。

又是一阵夹雪的疾风呼呼刮过。

外面虽然是风雪连天，有空调的房间里暖融融的，低矮的座灯映照出

了凜子的裸体。

久木对创造出如此美妙的艺术品的造物主以及展示出这种美的大度的凜子，抱有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做爱的起因多种多样，结局都是男人败在女人的石榴裙下。

从女人一方来看，君临自己之上的男人，会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具尸体压在自己身上。

总之，那一刹那，男人的身体变成一件褴褛，而女人的身体则变成了娇艳的丝绸。

这时的女人是否还会爱恋这个变成褴褛的男人，就要看这之前男人的做法及女人的满足程度了。

在这冬天的旅宿中，心满意足的女人将整个身子依偎着男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男人的肩头。

不可思议的是，事前是久木为凜子服务，而现在则是凜子为久木服务了。

性的飨宴一结束，男女便互换立场，女人飘浮在丰饶的大海上，男人却不断在萎缩、平静下去，变得像个死人了。

这么闭目养神的话就会睡过去，会将刚刚得到满足的女性置于孤独之中，久木从这濒死之境振作起精神，搂住了女人，互相感受着对方的体温。激情过后，这样通过身体的接触，一起进入安宁。

久木让女人枕在自己的胳膊上，在大雪纷飞的清晨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久木醒来翻了个身，凜子也被他弄醒了。

“几点了？”

久木看了看枕边的手表，告诉她九点多了。

两人都不想马上起床，懒洋洋地躺着，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

“还下着呢。”

久木点了下头，起身打开了窗帘，白色的雪花霏霏而落。

从昨晚到天亮雪一直没停，而且越下越大。外面是满天飞雪，白蒙蒙一片。

“什么时候才能停啊。”

凜子也起来了，担心地望着窗外。

早晨的时候，久木说过中午会停的，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

“早晨好。”这时，女招待进来准备早餐，他们预约了十点吃早饭的。

“这雪真不得了。”

久木揣着手跟女招待寒暄道。

“下这么大也不多见，今天早上的报纸都没到。”女招待一边打开窗帘，一边说。

“路不通了吗？”

“大概路太陡了上不来吧。”

久木想起了那弯弯曲曲的“伊吕波山路”的陡坡。

“我们想十一点下山。”

“现在经理正和山下联系呢，请稍候片刻。”

女招待鞠了一躬，离去了。凜子不安地用手涂抹着窗玻璃，久木意识到他们被困在这中禅寺湖的旅馆里了。

选择去日光是因为离东京不远，交通便利。虽然对冬天日光的寒冷也

有思想准备，却万没想到会大雪封山。

久木担心地打开电视，天气预报说，有一强低气压从北陆一带到达关东北部，白天一整天将是大雪天气。

男服务员进来整理被褥，女招待端来了茶水，摆放早餐。房间里暖融融的，门外便是让人睁不开眼的暴风雪。

“这么大的雪一年也赶不上一回。”

女招待解释道。现在说什么也不解决问题了。

“滑车也不能开吗？”

“路上到处都是雪堆，根本开不动的。”

也是，雪这么大，从“伊吕波山路”下山实在是不可想像。

久木万般无奈地吃起早饭来。

“你打算几点回去？”他向凜子问道。

“最好三点以前。”

要想三点以前到东京，一小时后就得出发。

“有什么事吗？”

见凜子支支吾吾的，久木也不好再追问，不过，三点之前恐怕回不去了。

吃完饭，刚开电视，经理就来了，对他们说，现在中禅寺湖和日光的交通都已中断，请他们先在房间里休息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能通车？”

“那得看雪什么时候停了，弄不好得等到晚上了。”

久木回头瞧了瞧凜子，见她低着头，脸色煞白。

已经十一点了，雪一点儿也不见小。

细一看，雪粒很小，但被风一刮，就成了风卷雪，遍地都是雪堆。

“看来够呛了。”

凜子的希望要落空了。

“你还是打个电话吧。”

怕自己在旁边碍事，久木说完就到楼下的大浴池去了。

路过服务台时，他看见有七、八个客人拿着背包十分焦急地等在那里。

久木泡完温泉回来，见凜子坐在镜子前，正用小拇指搓揉着眼角四周。

“怎么样？”

久木担心凜子打电话的事，问道。凜子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去了。”

“不去哪儿？”

“侄女的婚礼。”

“你的侄女？”

“不，是他的。”

也就是丈夫的哥哥或姐姐的女儿了。不管怎么说，这么重要的活动哪能不参加呢。

“几点开始？”

“婚礼是五点。我本来只打算参加一下后面的宴会。”

已经快晌午了，就算现在通了车，回到东京也得四点了。再回家换衣服，绝对来不及了。

“他知道你来这儿吗？”

“说了一声……”

“没问题吗？”久木说完自觉口误，马上改口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丈夫在参加侄女的婚礼时，妻子和别的男人一起被大雪封闭在旅馆回不去，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没问题呢。

两人谁也不敢再提及这个问题，又等到了下午，雪还没有停的意思。

久木看了看手表，快三点了。

现在即使雪停了，等到除掉积雪后通车，也得五点了，然后下山乘电车到东京就八、九点了，这还算运气好的，说不定，今晚都回不去了。

凜子满面愁容，久木也是忧心忡忡的。

久木跟家里说的是今天回去，借口是要去京都一趟，查找一下昭和史的资料。所以，下雪回不来不成为理由了。妻子那头好歹还能对付过去，可是，明天十点钟有个会，得一大早就出发才赶得上。

然而，比自己更难办的还是凜子。

没出席侄女的婚礼还不算，连着两个晚上不回家，也不说去哪儿了，本来和丈夫的关系就很紧张，这下恐怕更不好收场了。

三点，女招待送来了咖啡。

久木问凜子：“今天回不去怎么办？”

凜子没说话，用勺子慢慢搅拌着咖啡。

“雪早晚会停的，不过，可能得再住一晚。”

“你呢？”

“当然最好是回去了，不行的话也没辙儿。”

“我也没关系。”

“可是，你……”

凜子镇静地仰起脸道：“怎么回去呀。”

久木沉默了。凜子自言自语道：“我什么也不在乎了。”

四点以后，雪似乎小了一些，可是天也黑下来了。中禅寺湖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久木站在凉台上眺望着外面。经理进来说，入夜后，路上结了冰，无法开通，今晚破例不收房费，请务必在这儿住下。

看来也只能住下了，久木点头同意。凜子在旁边都听见了，也死了心，和久木说了一声，就去浴池了。

剩下久木一个人看着湖畔那一处光亮，回想起去年秋天在箱根连住两晚上的事来。

那次并不是回不去，而是他们自己不想回去。是一次明知故犯的冒险，心情既紧张又感到快乐。

而这次是由于大自然的威力，不得已留下的，完全没有了愉快和乐趣，只剩下了沉重的压抑感。

很明显，这是几个月来两人所处的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结果。

在箱根时，双方的家庭还没有什么大问题，能放松地连续住两晚。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不管什么理由，今晚不回去，将会引起决定性的事态。

久木回到桌旁抽着烟，琢磨起凜子说的“我什么也不在乎了”的话来。

她是说今晚不回去呢，还是指和丈夫的关系呢，两者的可能性都有，后者可能性更大。

今晚凜子是否已下决心和丈夫分手了呢，若真是那样，自己也得作出

安排了。

望着黑下来的窗户，久木深深感到他们正在被逼入绝境之中。

不久，黑夜降临，网人都泡过了温泉，坐下来吃饭。顺序和昨天一样，心情可大不相同了。昨天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什么都新鲜，中禅寺湖、大浴池以及露天浴池，所有的一切都使他们好奇。而现在已没有了兴奋的感觉，只有无可奈何的麻木和将错就错的心态。

老是这么闷闷不乐也无济于事。为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两人较着劲儿地喝起酒来，凜子还破天荒地要了杯清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此时，东京正在举行婚礼，凜子的丈夫压抑着对妻子缺席的满腔愤懑，亲戚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一想到这副景象，久木的头就涨大了，只能惜酒浇愁。

晚饭从六点多一直吃到八点左右，凜子薰然薄醉，脸颊红红的。

突然，凜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咱们去雪地上趴一会儿吧。”凜子步履蹒跚，“你也和我一块儿去。”说着就朝走廊走去。久木慌忙拦住她。

“你醉了，太危险。”

“反正也是去死啊，还有什么可危险的。”

凜子甩开久木的手，执意要去，她头发散乱，眼光呆滞，神态异样的妖冶。

“快点儿，你起来呀。”

“等一等。”

久木双手捆着凜子的肩膀，让她坐下。

“你干么拦我，我高兴。”

凜子不满地嘟哝着，久木不理她，叫来服务员撤掉了餐桌，铺好被褥。

凜子充其量只有一两的酒量，却在泡澡后喝了好几杯冷酒，不醉才怪呢。

“你说要去的，怎么变卦了？”

凜子还惦记着趴雪地的事，女招待们在的时候，她老老实实呆在一边，她们刚一走，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别胡闹了。”

久木不让她出去，她非要出去，两人拽来揉去的，结果脚下一绊，都摔倒了，久木在下，凜子在上，正好骑在久木身上。

驾驭者是凜子，久木像马一样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凜子以胜利者的姿态低头瞧着他，突然间，像一头发现了猎物的母豹子，两眼放光，双手扼住了久木的脖子。

“你干什么……”

凜子喝醉了酒，手劲儿很大。

“嗨、嗨。”

久木想喊“松手”，可出不来声，憋得直咳嗽。

凜子不但没有松手，反而更加用力了。久木突然意识到，很可能会这么气绝身亡的。他看见凜子的两眼红得像在喷火。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久木忽然害了怕，使劲儿掰开了缠绕脖颈的那双手。

久木又咳嗽了半天，才大大喘了一口气，说出话来。

“你快把我掐死了。”

“我就是想要杀了你。”

凜子冷冷他说。

以前，每次都是久木提出要求，凜子不大情愿的服从的，因为这种姿势会使女人难堪。

这次，凜子如此大胆地主动要求，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是因为她喝醉了呢，还是偶然骑在久木身上所致呢，或是由于知道回不去了，才突然变得大胆起来了呢。

望着她那潮红的脸庞，美妙的身躯，久木心里油然升起一种幸福感。

就在这时，凜子张开黑色翅膀似的双臂，又掐住了久木的脖子。

一瞬间，他窥见了死亡的世界。哪怕再迟一分钟或十几秒，都可能断气。

随着凜子达到了顶点，久木才得到了解脱，渐渐恢复了意识。

久木努力回忆着刚才的一幕，试着活动着四肢，手脚还有知觉。看见座灯，才记起自己在中禅寺湖的旅馆里。这时凜子靠了过来。

“太棒了……”

“我差点儿没死掉。”

凜子点着头：“这回你明白我说的‘可怕’的感觉了吧。”

久木追踪着刚才的那番体验，忽然联想到另一件事。

“吉藏也说过同样的话。”

“谁是吉藏？”

“就是被阿部定勒死的男人，”

久木的脑海里浮现出阅读昭和史时，了解到的这两个人物。

凜子兴趣来了，懒懒地问：“阿部定，就是干那件怪事的女人……”

“其实，也不能说是怪事。”

凜子只记得事件离奇的部分，而详细调查了昭和史这一事件的久木觉得，这是深深相爱的男女之间产生的非常有人情味儿的事件。

“她被人误解的地方不少。”久木把座灯拿开了一些。“她的确割了男人的东西，不过是在勒死之后。”

“女人把男人勒死的吗？”

“据说，以前她也曾经一边交媾，一边勒他的脖子，就像你刚才那样。”

凜子连忙摇头，倚到久木胸前。

“我是喜欢你才勒的呀，太喜欢了，就恨起来了。”

“她也是喜欢得过了头儿，不想被别人得到，情不自禁那么做的。”

“可是，弄不好会死人的。”

“可不，真死了。”久木摸着脖子说。“我也差一点儿。”

“我不过是跟你闹着玩儿。”

“她开始也是闹着玩，觉得很刺激。”

“是用手勒死的吗？”

“是用绳子。”

“你被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凜子把腿搭到久木身上。

“也挺难受的，过去那个劲儿，也许会感觉不错的。”

“看来是那么回事。”

凜子向久木撒娇道：“你也掐我一下。”

“现在？”

“是啊。”

久木按照凜子的吩咐，把手按在她的脖子上，细细的脖颈，一把就掐住了，凜子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她那温顺的样子十分可爱，久木的手触到了凜子喉咙的软骨，感觉到了静脉的鼓动，又继续掐下去，凜子的下颚渐渐抬起，紧接着，剧烈咳嗽起来，久木慌忙松开了手。

凜子又咳嗽了一口气，待呼吸平稳下来后小声说道：“真可怕，好像有点儿那种感觉了。”

她的眼神似梦似幻。

“用绳子勒死更难受吧？”

“头天晚上，两人互相勒脖子玩儿，力气大了点，男人差点儿死去。脖子勒出了一条印儿，脸也肿了，女人忙着给他冷敷，还买来镇定药给他吃。夜里，男人迷迷糊糊地说‘你今天夜里要勒我脖子的话，可别松手，勒到头，中间停下来更难受’。”

“可是那不就给勒死了吗？”

“也许就想要这样吧。”

“为什么呢，因为喜欢他？”

“是因为不想让别人得到这个男人。”

外面一阵风刮过，座灯闪了一下。雪不下了，风还在刮。

凜子侧耳听了听，接着问道：“那个叫阿部定的女人是干什么的？”

“被杀的男人叫石田吉藏，在东京中野开了一家叫做吉田屋的料理店，阿定在他店里干活。”

“是在店里认识的？”

“阿定三十一岁，吉藏四十二岁，比她大十一岁，剃着平头，长脸型，属于美男子一类。阿定十七、八岁就当了艺妓，有些早熟。她皮肤白皙，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久木半年前看的这份资料，去年年底，又看到了事件发生时的报纸，对大致情况比较了解。

“多半是女的主动喽？”

“还是男人先找的她，当然她也迷上他了。”

“男人有妻室吗？”

“当然有，是个很精干的老板娘，可是吉藏一见到阿定，就立刻魂不守舍了。”

“店里哪有机会啊？”

“所以，两人四处到旅馆或酒店去幽会。”

久木恍惚觉得是在讲他们自己。

“他妻子没发觉吗？”

“当然知道，所以他们不想回来，一连几天在外住宿，事件发生时，就是两人在荒川的一个酒店里呆了一个星期后的事。”

“一个星期都不回家？”

“大概也想回去，可是没能回去的缘故吧。”

久木话音刚落，外面又是一阵疾风掠过。

久木和凜子完全能够体会阿定和吉藏当时的心情。

“不是某一方强求的吧？”

“那自然，都舍不得分离，就这么一天天住下去，对女人而言，回去就等于把心爱的男人还给他老婆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凜子猛然抓住久木的胳膊，“女人的心情都一样。”

凜子这一突如其来的表白使久木慌了神。

“我猜他自己也不想回去。”久木借吉藏来为自己辩解。

“这么说是情死喽？”

“杀死吉藏后，阿定本打算要自杀的。”

久木回忆着当时的报道。

“被人发现的时候，男人被细绳子勒死之后，又被从根儿上割掉了男人的东西。床单上方方正正地用血写的‘定吉两人’四个字，男人的左腿上也有同样的字，左臂上刻着一个‘定’字，血糊糊的。”

“好可怕哦……”凜子更紧地贴近了久木。

“杀人的时间是夜里二点左右。第二天早晨，阿定一个人离开了旅馆，中午时女佣发现了尸体，众人乱作一团。可是，她写的字完全暴露了他们两人的关系，说明她一开始就没想要逃跑。”

“被割下的那个东西呢？”

“她用纸仔细地包起来，又把男人的兜裆布缠在腰上，然后把这个纸包塞进腰带里，带在身上。”

“带着它去哪儿呢？”

“她在都内转来转去寻找可以死的地方，可是没死成。三天后在品川的旅馆里被抓到。

当时的报纸上，将这作为没有先例的猎奇事件大肆渲染，什么《血腥的魔鬼的化身》啦，什么《变态的行为》啦，什么《怪异的谋杀》啦等等，标题五花八门的。”

“也太过分了吧。”

“起初新闻报道多出于猎奇，后来对阿定的真实心态有所了解后，舆论多少变得善意一些了，比如《爱欲的极致》啦，《一起赴死的愿望》啦等等。事实上，被捕的时候，阿定身上有三封遗书。其中一封是写给被自己杀死的吉藏的。写的是‘我最爱的你死去了，你终于完全属于我了，我马上就去找你’。”

“她的心情我能理解。”

“她身上还有一张去阪贩的车票，在东京死不成，她准备到以前去过的生驹山那儿去自杀。”

凜子好奇地问：“阿定被捕以后呢？”

“她很平静。检察官审问时，她立即坦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阿部定’，对所做的事供认不讳。因此，半年后开庭时，原来量刑是十年，最后判决为六年。”

“算是轻判吗？”

“作为杀人犯来说当然是轻判了。服刑以后，又以模范囚犯为由减刑一年，满打满算服了五年刑就出狱了。”

凜子松了一口气。

“那年的二月，发生了由少壮派军官们谋划的‘二、二六事件’，斋藤等三名重要人物被刺杀，社会上一片骚动。不久，东亚战争转成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更加军国主义化了。”

“这时候发生了这个事件？”

“对，人们倾听着日益临近的战争的脚步声时，心情很黯淡，所以，置身事外，一心扑在爱情上的阿定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共鸣，甚至出现了以《蕴藏于颓废中的纯情》为题的文章，把她誉为改造人性的大明神等等，总之，舆论对她越来越有利了。”

“这么说舆论帮了她的忙？”

“这也是原因之一，此外，为她辩护的律师的有力辩辞也起了很大作用。”

“是怎么辩护的？”

“阿部定和吉藏两人是真心相爱的，而且在性方面是几万人中也未必有一对儿的罕见之合，所以，在爱的极致发生了热烈过火的行为，不应判为一般的杀人罪。这番辩辞引起满场哗然。”

“几万人中只有一对的罕见之合？”

“就是说在性方面很合拍。”

凜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下身紧贴着他说：“那我们呢？”

“当然是几万人中的那一对儿喽。”

爱情当然不可缺少精神上的联结，但肉体方面是否合拍也很重要。甚至有时精神上的联结并不那么紧密，肉体上由于十分迷恋而无法分开的。

“怎么能知道合不合呢？”

“从外表上很难判断。”

“和不合拍的人生活在一起真是一种不幸。”

凜子自语道，似乎在发泄对丈夫的不满。

“不合的话，一般人都怎么办呢？”

“有点儿不满的话，有的人忍耐，也有的人以为本来就是这样。”

“看来还是不知道为好啊。”

“也不能那么说……”

“我真不幸啊，是你教给我不该知道的东西的。”

“喂，别瞎说噢。”

突然的风云变幻使久木感到惶惑，凜子接着说：“这种事跟谁也没法说呀。”

因性方面的不满足而合不来的夫妇，对别人难于启齿，最多说些“不能控制自己”或“太多情”等等来掩饰。

“我真羡慕在性的方面合拍的夫妇，能那样我就别无所求了。可是我却和别人合得来……”

久木也深有同感。

“一般很难遇到像咱们这么合谐的，你遇见我多幸运啊。”

现在也只能这么说说相互安慰了。

看了下表，过了十一点了。

偶然谈起阿部定的事，没想到说了这么长时间。

外面的大风仍在猛烈地刮着，雪停了，明天可以回东京了。十点要去公司，明天必须早起。

久木翻了个身，打算睡觉，凜子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那个吉藏挺强的吧？”

久木意识到凜子是在拿他和吉藏进行比较，便照书上说的答道：“确实

很有两手，不仅精力过人，而且，能长时间控制自己使女人满足。阿定说他是她所知道的男人里最棒的。”

“就为了这个把那东西割下来的？”

“她交代说‘它是最喜爱的宝贝，不割去的话，他老婆就得碰它’，阿定不想让任何人触摸它。他的身子虽然留在了旅馆，但是只要把它带在身上，就觉得总是和吉藏在一起，不会感到孤单的。”

“她真够坦率的。”

“至于为什么用血写那几个字，她说‘把他杀了的话，就会觉得他完全全属于自己了，想把这个告诉大家，就写了各人名字中的一个字’。”

“你是在哪儿看到这些的？”

“检察官的调查记录里写得清清楚楚。”

“我想看看。”

“回去以后我拿给你看。”

久木说完，便在凜子的陪伴下，安然入睡了。

夜里，久木梦见了阿部定。

好像是从日光回到浅草后，阿定站在通向商店街的小路上看着自己，虽然上了年纪，却依然肤色白皙，风韵犹存。自己正看得入迷，她忽然消失在人群中了。

凜子也梦见了阿定，有许多人在围观她，自己也去看热闹，结果被警察赶开了。

两人同时梦见同一个人是很少见的，但久木在浅草这种热闹的地方梦见她，并不是偶然的。他曾听一位老编辑讲过，战后不久，阿定在浅草附近开了一个小小的料理店，据说虽然上了点年纪，仍然显得年轻美貌，不减当年。可是后来，她受不了人们好奇的目光，不久离开了浅草，音信皆无了。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多大年纪了？”

昭和十一年她三十一岁，应该九十岁左右吧。

“也许还活着呢。”

从编纂昭和史的角度上说，久木很想见上她一面，可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本人不愿抛头露面，就不好强求，再说，她的心情都完全反映在调查记录上了。”

久木说完，站了起来，穿上睡衣，打开了凉台的窗帘，昨天下了一天的雪已经停了，中禅寺湖以及周围银妆素裹的雪景在阳光的辉映下，耀眼夺目。

“你来看。”

昨天一晚，他们都沉浸在阿部定的阴郁的故事里，现在面对这大自然的良辰美景，心情才舒展开来。

两人看得入了神，这时女招待进来了。

“早上好。车已经开通了。”

昨晚那么担心道路不通，想方设法想回去，现在听说车通了，反而懒得动了。甚至希望老不通车才好呢。

一想到要回去，他们的心情又忧郁起来了。

久木心想，回东京之后，是去参加会议呢，还是下午再去呢，还有，怎么对妻子解释呢。凜子更是烦恼，没出席婚礼，又多在外面住了一晚，怎

么跟丈夫交代呢。

他们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对此两人都心照不宣。

八点吃完早饭，九点出发，坐出租车下了山，乘上电车到东京时快中午了。久木估计赶不上上午的会，就在上车前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说是有点感冒，不能参加会了，可是还没敢给妻子那边打电话。凜子也一直没跟家里联系。

上午十一点到浅草，两人都不想就这么分手，就去一家荞麦馆吃了午饭，吃完饭有十二点多了。

现在去公司，还能上半天班，久木站在大街上犹豫不决起来。

“你马上回家吗？”

“你呢？”凜子反问道，久木见她神色有些不安，就说：“咱们去涩谷吧。”

现在去他们的住所，就会一直呆到晚上，情况会更加恶化的。

明知如此，久木还是这么提议，凜子立即表示同意。

坐上出租车，久木轻轻地握住了凜子的手说：“咱们快赶上阿定和吉藏了。”

二人心里都清楚，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后，下一步会做什么。

从浅草到涩谷用了快一个钟头。他们一进屋便一起倒在了床上。

虽说不算出远门，然而旅行归来的安心感和疲倦使他们互相依偎着昏昏入睡。

等他们醒来时，已是下午三点，窗帘把外头的亮光遮得严严实实的，屋里很黑，两人不由自主地相互爱抚起来，然后便紧紧拥抱在一起。

无论公司还是家庭都早已被他们忘记了，不，应该说是为了忘掉这些，才不顾一切地耽溺于快乐的。事毕之后，他们又睡去了。

再次醒来时，已经六点了，天色已黑，凜子用现成的东西做了顿简单的晚饭，两人还喝了点啤酒。

他们边看电视边聊天，谁也不提回家的事，吃完饭，又不自觉地搂在了一起。并不是非要激烈地寻求什么，只是卿卿我我地相互抚爱对方，不分白天黑夜地享受着愉快的时光。此时此刻，久木脑子里仍不时地闪过该回去了的念头。

十点时，久木去了趟厕所回来，问凜子：“怎么办？”凜子明白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你说呢？”

“我也想这么呆下去，可是不回去不行啊。”

到了这个关头，久木也不愿意从自己嘴里说出这句话。

对于陷入情爱深渊的恋人来说，没有比分别更让他们难受和寂寞的了。

凜子坐在镜前梳妆，脸色苍白，沐浴打扮后仍是一脸倦容。久木也一样，浑身充满了倦意。

好容易一切准备停当，凜子也穿戴整齐了。

久木突然双手把凜子搂到怀里。现在已无需再说什么，久木在心里祈祷着。

即便凜子的丈夫恼羞成怒地责骂她，甚至打了她，久木也希望她能平安无事。过了这一关，再继续见面。

凜子也察觉到久木的意愿。

“我走了……”

凜子费力他说出了这句话，突然怯懦地掉过脸去，眼里噙满了泪水。

久木掏出手绢给她擦了擦眼泪。

“有什么事给我来电话，今晚我不睡觉。”

久木也同样面临着难题。一直对他相当宽容的妻子，今天也一定会和他吵闹的。

“我不想让你伤心……”

久木的话使凜子的心情好了一些，又补了补妆，戴好帽子，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走出了房间。

十点以后，楼里静悄悄的。乘电梯下了楼，来到大街上。

坐一辆车的话，又会难舍难分的，于是分别叫了车子，上车之前两人紧紧握住了手。

“记住给我打电话……”

久木等凜子上了车，目送车子走远后，自己也坐在车里闭上了眼睛，绵长而奢华的情爱之宴，终于曲终人散了。

春阴

季节的转换也带来了人世间的衍变。尤其是从冬至春的这段时间推移，大自然积蕴万物之精气于大地，并影响到人们的肉体 and 心灵。

从二月到三月间，久木周围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

其一是同期入公司的很有前途的水口因肺癌住了院。

去年年底，水口突然被从总社调到马隆分社去，已受到了打击，现在又得了这个病，真是祸不单行，好在发现得早，马上做了手术，病情稳定一些了。

久木想去看他，他的家人希望过一阵再说，所以一直没有去。

水口的发病，是否由于被勃勃的春天吸去了元气呢？

他刚被划到线外就病倒，说明了人事方面的影响也不小。当然不能说这就是得病的直接原因，不过，失去了原有的职位，工作没有了干头而一下子病倒的人并不少见。

总之，同时参加工作的人病倒使久木也顾影自怜起来。

久木的身体还过得去，只是和凜子两人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

男女之间的感情与其说是日益加深的，不如说是因某些变故而分阶段进展的。他们一起去镰仓，接着到箱根，然后又在凜子父亲的守灵之夜，迫使她来饭店约会。每当这么色胆包天地幽会一次，两人的感情就增进一步，愈加难舍难分。二月中旬，两人去中禅寺湖滞留不归，使他们之间的纽带联结得更为紧密了。

然而，不出席侄女的婚礼，外出两天不回家，这样的妻子是世理难容的。

也许她回家后被丈夫狠狠地责骂了一顿，两人吵得天翻地覆吧。

久木担心得彻夜未眠。没想到，两天之后在住所见面时，凜子的精神

状态格外的好。

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问题已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据凜子说，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到家里时，丈夫还没睡，凜子说了声“我回来了”，也不见搭腔，还在埋头看他的书。

凜子发觉丈夫的态度非比寻常，就对他解释说因下雪太大回不来，没能出席婚礼很抱歉等等。见丈夫还是不发一言，刚要上楼去更衣，背后突然响起了丈夫的声音：“等一下，你干的事我都知道。”他的话像锋利的刀子一样，凜子吃惊地回过头来。

“我还知道你和谁睡觉，在什么地方。”丈夫的语气十分肯定。

凜子的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惊得久木呆若木鸡。

以前断断续续从凜子和衣川那儿听说了凜子的丈夫的一些情况，所以，一直以为这类冷漠而清高的人对男女之事和人情世故是不大在行的。

久木不能想像这样的男人竟然会去调查妻子外遇的对像，凜子淡淡地说：“连你的名字叫久木祥一郎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怎么会……”

“他的嫉妒心特别强……”

“是不是跟踪过我们呀，还是雇了私人侦探了？”

“不那么做也能知道啊。我这儿有你给我写的信，本子上也有你的名字和公司名称啊。”

“他看了你的本子了？”

“我当然是收起来了，可是以前没怎么留心过，最近总感觉不对劲儿。”

“可是还是你在家的时间多呀？”

“晚上经常不在家的……”

去年岁末，凜子的父亲去世后，凜子常常回横滨的娘家，可能是那段时间，她丈夫开始彻底调查妻子的。

“而且，我告诉过他住的是哪个旅馆，一晚上还没什么，两天没回去，他可能给旅馆服务台打电话了解情况了。”

那个风雪之夜客人不多，又是大雪封山的特殊情况，旅馆很可能简短地回答一些询问电话的。

“他真是那么说的吗？”

“这种事情没必要说谎吧。”

满以为他是个不通世事的书呆子，没想到露出了本来面目向他们反扑过来，使他们措手不及。

“他还说了些什么？”

“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玩乐，你是个肮脏的淫妇。”

久木就像自己挨骂一样默然无语。凜子叹了一口气说：“他说我恨你，可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久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其实是不明白她丈夫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憎恨妻子的话，应该唾骂一顿后，尽快离婚，为什么非要继续做夫妻呢？

“我搞不懂……”

久木嘀咕着。凜子说：“我也弄不懂。我猜他是以此来报复我。”

“报复你？”

“是啊，他对我简直恨之入骨，所以就不离婚，就我永远禁闭在婚姻的

牢笼里。”

居然有这种复仇的方式，久木很吃惊，但还是不明白。

“一般的男人都是骂一通或打一通。”

“他可不这样。”

“那么你干什么他都装看不见吗？”

“应该说冷眼旁观更贴切，我常常出门的话，要被周围的人说闲话，母亲，哥哥，还有他家的亲戚们……，只要没离婚，终归是妻子。”

这么一说，久木多少能理解一些了。

“这种关系还怎么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呢。你也不愿意为他做家务，他也不愿意回家吃饭的呀。”

“这好办，他父母家在中野，以前他也常回去吃他母亲做的饭，而且大学里有自己的房间，在家里我们也早就分室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分着睡的？”

“有一年多了吧。”

久木和凜子的关系正是一年前开始迅速进展的，凜子夫妻不和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以后怎么办，就这么下去吗？”

“你那边怎么样？”

被凜子一问，久木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久木一时答不上来，他和妻子之间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久木缄默着，回想起回家后的那一幕。

那天晚上，久木十一点多回到家，妻子还没有睡。

妻子没有像往常那样迎出来，久木回到自己的书房兼卧室，一边换衣服，一边思考着怎么对妻子解释。

现在去客厅的话，气氛会很紧张，免不了一场争吵。不如借口太累了，睡觉为好。他现在是身心疲惫，没精神跟妻子说话。

可是，过得了今天过不了明天，早晚要和妻子碰面，拖延下去只会更麻烦。干脆趁着今晚给她道个歉，就说是由于工作太忙回不来。

久木想到这儿站起身，照了照镜子，定了下神，就到客厅去了。

妻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了久木，说了句“你回来了？”久木点点头，见妻子格外平静，就放了心，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说道：“好累啊。原来打算昨天回来的，事儿没干完就拖到今天了。”

他曾跟妻子说要去京都的寺庙和博物馆收集资料。

他屡次打着这个旗号和凜子出去旅行，所以有点心虚。

“昨天想给你打电话，结果喝醉了就睡着了……”

久木说完又打了个呵欠，刚拿起桌上的烟，妻子关掉电视转过身来。

“不必难为自己了。”

“难为自己？”

妻子缓缓点了点头，捧着茶杯说：“我们离婚吧，这样比较好。”

久木做梦也没有料到妻子会说这种话。

“现在离婚的话，我轻松了，你也没有压力了。”

久木以为妻子在开玩笑，妻子又说：“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必要互相忍耐了。”

妻子从来不大声吼叫，或发脾气，即使不满的时候，也只是三言两语说两句，不大往心里去。

久木一向认为妻子生性宽厚，今晚却使他非常意外。

她的态度比平日更加镇静和蔼，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说出的话。

“可是，为什么呢……”

久木连烟都忘了点，向她问道。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为什么你自己应该最清楚。”

妻子盯视着他，久木避开了她的目光。

难道说妻子已经知道了地和凛子的事了吗。怎么一点儿迹象也没有啊。她总是淡淡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互不相干”，正合久木的意，谁知妻子早已对一切了如指掌了，这都怪自己太粗心了。

“何必这么急于……”

“不是急于，而是太晚了。不现在分手让你们在一起的话，她就太可怜啦。”

“她是谁？”

“你对她这么上心，想必特别喜欢喽。”

妻子慢条斯理的说道。

“我这方面你尽管放心，我好得很。”

久木以前曾经考虑过和妻子离婚，在结婚七、八年后的婚姻倦怠期，以及后来和其他女性交往的时候，也没想过和妻子分手。尤其是和凛子认识以后，更具体地思考过离婚甚至再婚的事。

可是一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问题就接踵而来。首先是如何跟无辜的妻子开口，以及怎么向女儿解释。此外有没有勇气彻底毁掉经营到现在的家庭，再从零开始构筑一个新的家，自己已经上了年纪，早已习惯于现在的生活了。最关键的是凛子能否顺利离婚。

一想到这些实际问题，就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久木觉得还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家庭，和凛子想见面时见个面更为妥当，也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

总而言之，这半年来，想离婚和凛子开辟新生活的冲动，与不要这么轻率从事的冷静交织在一起，理不出头绪。

开始久木完全忽略了妻子的想法。他认定妻子是永远不会变的。

从根儿上说，久木至今没有提出离婚也好，觉得离婚太难也好，都是因为对“妻子爱我，不愿意离婚”这一点深信不疑。

可是刚才从妻子嘴里说出了“咱们离婚吧”这句话，彻底推翻了久木的自信。

他万万没想到妻子会主动提出分手的要求。

“你同意不同意啊？”

妻子声音爽朗，没有丝毫犹豫和苦恼。

妻子是经过充分考虑才提出的，可是对久木而言却太出乎意料了，马上答复不上来。

那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久木早早起来，窥视了一下妻子的表情，看不出什么变化，平静地在准备早餐。

久木心想，也许昨晚她是为了规诫丈夫开的玩笑吧。吃完了饭，久木要去上班时，妻子说道：“昨天晚上说的事，可别忘了啊。”

久木回过头来，见妻子无事人一样在收拾碗筷。

“你真要这样？”久木叮问了一句，妻子已打开水龙头，哗哗地洗起餐具来了，久木没再说什么向门口走去。穿鞋时，回头看了看，妻子没有来送他的意思，只好打开门走了出去。外面天气晴朗，空气有些潮湿，刚发芽的树梢上已萌生了春的气息。

呼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久木迈着沉重的步子朝地铁站方向走去，满脑子都是迫在眉睫的离婚的问题。

说实话，过去一直以为离婚与自己无缘，现在才发现自己成了当事人了，久木深感迷茫，心中暗暗思忖，

“妻子到底是不是真心想离呢……”

久木在电车上想来想去，越想越糊涂，下车后，在公用电话亭给女儿家挂了个电话。

女儿知佳结婚两年了，没有出去工作，这个时间应该在家。

久木稳定了下情绪，拨了电话号码，女儿接了电话。

“这么早来电话，有什么事吗？”

“有点儿事想找你说说。”

久木含糊其词地说道，突然，说了一句：“是这么回事，你妈提出要和我离婚。”

“妈妈到底还是提出来了。”

原以为女儿会大吃一惊，没料到她格外的平静，看来女儿已经从妻子那儿听说什么了。

久木忽然有种被疏远的感觉，问道：“你早就知道了？”

“是啊，妈妈跟我讲了好多，您打算怎么办呢？”

“怎么办……”

“妈妈可是真心要离的。”

女儿淡淡地说道，久木更慌了。

“妈妈和爸爸离婚，你无所谓吗？”

“我当然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哇。可是爸爸不爱妈妈，另外有喜欢的人，想和那个人一起生活吧？”

久木又吃了一惊，看来妻子什么都跟她说了。

“不喜欢妈妈还生活在一起可不太好。”

知佳说的是不错，可是现实中的夫妻并不都是相爱的，有的夫妻是互相厌倦，非常冷漠的，然而不见得就会轻易离婚，这就叫夫妻啊。

“这么说，你也赞成了？”

“这样对你们双方都有好处啊。”

“可是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还是爸爸不对呀。”

话说到这份儿上，久木已没有反驳的余地了。

“妈妈已经很累了。”

“她打算今后一个人过吗？”

“那当然，请您在房子和钱的方面多关照一下吧。”

女儿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的，久木觉得自己十分孤立。

“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这是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事啊。”

看来，嫁出去的女儿对父母的事不大愿意过问了。

“您不必担心我的。”

久木终于发现自己在外游逛的这些日子，妻子和女儿都变得坚强勇敢起来了。

凜子和久木听完了各自家庭的变故后，相互对视着苦笑了一下。

如今已不再有哀叹和悲伤，更没有放声大笑了，只剩下了一丝苦笑。

现在两人站在突然出现的十字路口上，各自的处境又完全相反，使他们啼笑皆非。

原来以为凜子回家后会遭到丈夫的痛骂，以至于提出离婚。凜子也做好了精神准备。

结果她丈夫既没生气也不说分手，甚至明确表示绝不离婚，想用婚姻的枷锁来束缚她。

别说久木就连凜子也万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而久木的处境也同样窘困。

满以为妻子会大吵大闹，不依不饶，可是她不仅没有吵闹，反而心平气和地提出离婚，倒使久木猝不及防。他还以为妻子在开玩笑，和女儿通话后才发现已无法挽回了。

“真是滑稽……”

久木不知该说什么好。

“咱们正相反。”

以为丈夫会提出离婚的凜子却被套上了枷锁，以为离不了婚的久木，反而被逼着离婚。

“莫名其妙……”

久木说道。凜子静静地问：“你是不是后悔了？”

“怎么这么说……”

这种时候久木当然不能承认了。

两人之间的爱不断在加深，谁都不示弱。

然而，当后退一步面对自己的情感时，就有些消沉、怯懦了。

一直那么向往离婚，可是一旦成了自由之身时，又仿惶，困惑起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说来说去，一是由于自己突然被划到了婚姻之外，二是因为不是自己提出的离婚，缺乏心理准备的关系吧。

凜子察觉到久木的忧虑，低声说道：“你后悔的话，就回去吧。”

“回哪儿？”

“你自己家呀。”

“现在？”

“你不是觉得对不住夫人吗？”

“我对家已经没有感情了。”

“真的吗？”

被凜子一叮问，久木急忙点头。

“我不会回去了。”

“我也不回去。”

久木忽然想到凜子还被囚禁在婚姻之中。

“可是，你……”

“我就要这么做，回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能不能想办法离婚呢？”

“那有什么关系，即便不能离婚，我的身体也是自由的。”

“周围的人会怎么看？”

“我不管，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凛子的无畏精神感染了久木，他也这样来给自己鼓劲儿。

从二月到三月初，久木过得很不踏实。

妻子提出离婚后，久木偶尔回趟家，双方没有正面冲突，表面上还是那样淡淡地过日子，有时竟忘记了离婚这档子事。

久木偶尔猜想，妻子会不会又后悔了。

离婚协议书是妻子从区政府领来的，她在协议书右下角，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久木文枝”，并盖了章。久木只要在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章，就算离了婚。

原来离婚如此之简单，久木感慨不已。

如果签个字就算分手的话，那么二十几年来苦心构筑的又是什么呢？

和久木的优柔寡断相反，妻子则是干脆利落他说办就办。

“我把它放在桌上了，回头你签上字就行了。”

第二天早上，妻子对他重复了一遍，久木受到了新的刺激。

难道妻子对过去就没有一点儿留恋和怀念吗，简直是个无情无意的冷冰冰的女人哪。

他忍不住给女儿打了电话，女儿说“在下决心以前，妈妈苦恼了很长时间呢。”女儿很同情母亲。

这么说在妻子苦恼时，久木外出逍遥，等到发觉时已错过了时机，想弥补已经来不及了。

久木还是不想在上面签字，协议书就放在抽屉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这件事凛子也知道。一天拖一天的心情，就如同被判刑的罪犯，刑期被一天天拖延下去一样。这样的状态使他心烦意乱，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还不如趁早签了字，也落个轻松。

大男人在离婚之际，拖泥带水最让人瞧不起，久木不断地对自己这么说，可是每当拿起那张纸时，就是签不了这个字，总想拖到明天再说。

离婚虽然拖延不决，久木的实际生活上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总是想方设法找借口外宿不归，觉得自己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孽，现在全无这些顾虑了，反正是要离婚的人了，干什么都是名正言顺了。

随着外宿的增多，久木的内衣、鞋袜、衬衫、领带等等随身用品一点点从家里转移到涩谷来了。

凛子的衣服也在不断增多，为此他们添置了衣柜，以及洗衣机和烤箱等家电。

下班时久木总是不由自主地往涩谷方向去，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打开门进了房间了。

有时凛子还没来，久木一个人坐在被家具充塞得更加狭小的房间里，心情非常宁静，同时也感到有种难以排遣的焦虑，他自言自语着：“今后怎么办呢？”

久木怀着对未来模模糊糊的不安，得过且过，将错就错地一天天过下去。

三月中旬以后，久木的心情仍然处在彷徨不安之中。

这种心绪既来自离婚问题上优柔寡断的矛盾心态，也与春天特有的忧郁天气有关，此外还受到躺在病床上的水口的影响。

久木去看望水口是三月中旬的“桃始笑”那一天。

“桃花开始笑了”即桃花盛开的季节，医院门口摆放着一簇簇鲜艳的红梅和白梅。

下午三点，在水口妻子指定的时间来到医院，她已在等候久木了，先把他领到了接待室。

前些日子，久木就想来看水口，她没同意，请他过一段时间再来。

“总算做了手术，精神好多了。”

水口的妻子表情黯淡他说。

久木有种不祥的预感，就问了一下病情，据医生说，虽然切除了肺部的癌细胞，可是癌已经转移，所以，最多只能活半年左右。

“他本人知道吗？”

“没告诉他，只说是做了手术，没事了。”

水口的妻子请久木到接待室，就是为了先说明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请多关照。”

久木点点头，走进了病房，水口马上招呼道：“好久没见了，欢迎欢迎。”

水口微笑着，精神还不错，只是脸色略显苍白。

“听说你要做手术，一直没敢来。”

“唉，真是倒霉呀，不过，已经好多了，放心吧。”

水口让久木坐到他的身边。

“你的气色不错嘛。”

“光是手术倒没什么，一吃抗癌药就没有食欲了。我估计下个月就可以出院了。”

久木突然想起了水口妻子的话，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早点出院吧，你不在的话，马隆那边没人管哪。”

“不要紧的，少我一个人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水口的头脑很清楚。

“身体真是不可思议，心情沮丧的时候准得病。”

“是去年年底得的吧？”

“我和你曾经说过，那时我特别消沉，对自己一下子失去了自信，心情郁闷，觉得身上不舒服，到医院一查，结果得了癌症。”

水口是去年十二月从总社突然被调到分社去的。

新年后，刚刚正式当上了分社的社长就得了病。

“也许是这次调动引起的病变。”

“不至于吧。”

难道说对工作的热情和紧张感能够抑制癌细胞吗？

“我真羡慕你，总是那么有活力。”

水口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久木。

“我真应该像你那样痛痛快快地玩儿就好了。”

“出院以后也可以的。”

“晚了，人总要衰老、死亡，应该趁着能做的时候做。”

久木看见水口那布满细小皱纹的眼角上有些湿润了。

三十分钟的探视之后，久木走出病房，内心被紧迫感和激动所占据着。

和自己同龄的人得了癌，正濒临死亡，怎么能使自己不产生紧迫感呢？尽管也经历过同龄人或比自己年轻的人的去世，然而多年来一直很亲密，一同并肩走过来的朋友的病倒，不能不使久木感触颇深。

久木一想到自己也上了年纪，不再年轻了，就有一种紧迫的感觉。

而水口那句“人应该趁着能做的时候做”，则打动了久木的心，使他激动。

水口在死神面前后悔没能充分享受生活，在别人眼里，他总是那么劲头十足，活得那么充实的样子，可谁又知道他心里埋藏着多少无奈啊。

或许是工作方面，或许是感情方面，总之对于现在的水口而言是追悔莫及的。

人的一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时，却显得如此平平庸庸。当然，哪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临死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应该早点做”等等而悔不当初的。

久木又想起了水口诉说后悔时那浮现在眼角的泪水。

久木不愿意就这么遗憾终生地死去，忽然间，凜子的身影又出现在久木的脑海里。

现在和凜子的恋爱对久木而言正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动力。人常说，要像女人那样倾注全部热情。无论工作还是爱情，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都是重要的，值得倾其所有精力的。现在自己正倾尽全力为要独享一个女性的恋情。想到这儿，久木心里涌起了一股热潮，他的心飞向了凜子等待着他的地方。

这是个天气阴郁的下午，日历上叫做春阴。

含苞待放的樱花已压满了枝条。

久木乘着电车赶往他和凜子的住所。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跟同事说是下午去医院看水口，所以不必再回办公室去了。今天早上，跟凜子打了个招呼，凜子说她要回趟娘家，五点以前来涩谷。

久木下了电车朝公寓走去，连跑带颠地穿过走廊来到房门口，打开门一看，凜子还没来。

五点了，凜子看来要晚会儿到了。

久木打开窗帘，开开空调，躺在沙发上。

这时候，公司里的人们还在伏案工作。

只有自己逃出了那里的紧张气氛，来到一个不为人知的房间里等着他的女人。

久木满足于这种神秘的感觉，打开电视，正在重播一个电视剧，在上班时间看谈情说爱的电视剧，在久木还是头一次。

久木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时间一点点过去，已经五点四十五分了。

凜子今天怎么这么晚呢。会不会在路上耽搁呢。

要是迟到三十分钟或一个小时的话，得好好惩罚她一下。

正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门铃响了。

凜子终于出现了，迟到了近一个小时。

一见到凜子，久木想好的种种惩罚就只停留在嘴上了。

“怎么这么晚呢？”

“对不起，娘家事太多。”

今天凜子穿一身淡黄色套装，领口围着雅致的围巾，手上拿着大衣和一个大纸袋。

“晚饭在哪儿吃？”

凜子一边打开口袋一边说：“我在车站的商店买了一点东西，就在这儿吃吧。”

久木当然没意见。在这儿自由自在，还可以和凜子逗笑。

“你晚了一个小时。”

久木正要从后面搂抱在厨房里忙着的凜子，被她拦住了。

“刚才我把猫送去了。”

“你母亲那儿？”

凜子点点头。

“被妈妈骂了一顿。”

“为了猫的事？”

近来凜子经常不在家，把猫扔在家里太可怜了，她又不想请丈夫帮忙，所以想放在娘家。

“妈妈喜欢猫，放在她那儿没问题，只是妈妈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是不是以为你家地方窄或不让养宠物？”

“不是，问我为什么老不在家，连猫都没工夫养。”

自己有家，却把猫送出去是有些不自然。

“妈妈知道我经常出门，她说，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不在家，那么晚上哪儿去了……”

事态越来越严重了，开始波及到娘家了。

“我几次想跟妈妈说，可是怎么也不敢……”

父亲刚去世不久凜子实在不忍心再提起夫妻不和的事。

“不过，妈妈好像知道了。”

“知道我们的事？”

“从去年秋天开始她就有点怀疑，正月和你见过面后，她也很注意我。”

“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该不会是喜欢上别人了吧。”

“你说什么？”

“当然说没有啦。可是妈妈是个很敏感的人。”

久木没见过凜子的母亲，但从凜子的话里，感觉是一位典型的出身于横滨传统商人家庭的气质不俗的女性。

“上次我没参加侄女的婚礼，就被妈妈数落了一通。后来还说过我几次，三天前夜里给我家打电话，我也不在，所以……”

“她说是晴彦来接的。”

“谁是晴彦？”

“是他的名字啊。”

久木还是第一次知道凜子丈夫的名字。

“他在电话里对妈妈说，我今晚大概晚回来。”

“晚回来？”

“他没说不回来，可是从他的话音里妈妈也猜得出来。”

“妈妈特别喜欢他，她说要是我在外面做什么不正经的事，对不起父亲……”

“可是……”

久木不知该说什么，又坐下了。

“不能总是这么瞒下去啊，说出来，或许会得到理解的。”

“我说了。”

“都说了？”

凜子使劲儿点了点头。

“父亲刚去世时，怕妈妈担忧，今天算说清楚了。”

“后来呢？”

“妈妈开始的时候还静静地听，越听越生气，最后哭了起来。”

从凜子断断续续的诉说中，久木仿佛看到了凜子母亲那伤心的样子。

“妈妈原来只是猜测，我承认了以后，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说，我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女儿……”

久木什么也没说，只顾听凜子往下讲。

“她说这件事太见不得人了，对谁也不能说，包括你哥哥和亲戚们。你父亲肯定会在坟墓里伤心的。妈妈说着哭了起来，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凜子顿了顿说：“我觉得说什么妈妈也不会明白的，就没说话，她又问，那个人是哪儿的。”

“你怎么说？”

“我也说了你的名字，瞒是瞒不了了。”

凜子眼里闪着泪花。

“现在我失去了一切了。”

听到这句话，久木不由得抱紧了她。

凜子已失去了家庭和丈夫，现在又失去了最后的壁垒——娘家的母亲，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了。久木心中顿时涌起了一个热切的念头，死也要保护这个女人。

凜子现在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这个男人了，她扑到了久木身上，紧紧抱住了他。

由紧密连带感而拥抱在一起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依偎着往卧室走，就像从空中坠落一般，双双倒在床上。

弹簧床轻轻颤动着，男人亲吻着女人被眼泪润湿的眼睛，她颤动的睫毛慢慢平静了下来，男人品味着带点咸味的泪水。

久木想要吸干女人满眼的泪珠，来安抚她的悲伤。

尽管这样并不能改变目前的困境，却可以平复心灵深处的哀伤和痛苦。

几分钟后，直到眼泪被男人吸得痕迹不留，凜子终于从失去丈夫和母亲的悲伤中恢复了过来，藏匿在体内的热烈情感渐渐复苏了。

“我要你……”

即使这是逃避一时的手段，女人也要把自己完整地交给男人。

凜子面相柔和，五官小巧玲戏，搭配得很和谐。此时此刻，这个引起男人好奇心的甜甜的脸庞，忽而似在哭泣，忽而露出微笑，忽而又仿佛痛苦不堪，真是变化多端，魅力无穷。

正是为了欣赏这一娇柔妩媚，勾人魂魄的表情，男人才倾其全部精力，尽力控制着节奏，奋力而搏的。

凡事终有完结时，疯狂的男女之爱终于接近了尾声。

只是这个终结不是由于女人，而是由于男人有限的性。如果任凭女人所欲的话，男人就会沉溺于其无限的性之中，被驱赶到死的深渊中去。

现在的静寂，是男人精疲力竭的结果，并不是女人从愉悦的阶梯上自动下来的。

一切都终结后男人折尽箭戟的瘫在那里，女人得到充分满足后，更添迷人的风韵，丰腴肉感的肢体飘浮在欲海之上。

久木已多次亲身体验过这一结局，早已不再惊叹了。然而，这次却完全将自己置于对方的操纵之下了，久木不由恐惧起来。

照这样下去，早晚会完全顾从女人的意志，迷失在快乐的世界里，最终被拽入死亡的陷阱。

心满意足的凜子对心神不安的久木说道：“简直棒极了。”又说，“真想让你就此把我杀了……”

只有成熟的女性才会在快乐的顶点想到死，男人难以体会这种快乐。即便有个别人能体会到，也只限于某种变态的行为，正常的男人几乎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性满足的。

久木过去一直这样看的，现在仍然没有变。他有时觉得性和死与自己完全无缘，有时又觉得近在比邻。

不论和女人也好，自慰也好，在那一瞬间的快乐之后，总是留下无法形容的倦怠，仿佛所有的精气都被吸干了似的，浑身虚脱，也许这就是与死亡相联结的序幕吧。

从年轻时就百思不解的是，那么猛烈而疯狂的男人，为什么会一下子就可怜地萎缩、安静下来了呢？

他曾经为此焦躁、自责，现在觉得身体的萎缩与精神上的坠落感是那样的接近于死的感觉。

难道这就是大自然对男人的昭示吗。女人是在充足的快乐中梦见死，男人则是在坠落下去的虚脱感中被死所缚，真是天壤之别。

这就是无限的性和有限的性的差距吧。或者说，是肩负着养育新的生命的女人和只要播下种子便完成使命的男人之间的差别吧。

久木沉思着，凜子将灼热的身躯从身后贴了过来。

“我真害怕。”

“你以前也说过。”

凜子点点头。

“这回又是一种害怕。就好像会死过去似的……”

“死过去？”

“是的，觉得死一点也不可怕了，我真为自己害怕……”

凜子的话似乎有点矛盾，不过，在性的顶点会感觉到死的诱惑，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可不希望你死。”

“可是，我觉得够了。活到现在知足了。”

凜子的声音越来越清亮。

“现在是我的顶峰，是我人生的顶峰。”

久木不解，凜子又说：“难道不是吗，我爱你爱得刻骨铭心，就是死也瞑目了。”

“你才三十八岁呀。”

“差不多了，足够了。”

凜子一直很在意自己的年龄，还说过，自己已经老了，死也无所谓了等等。

然而，在已有五十岁的久木眼里，她还很年轻，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想到这儿，久木说道：“上年纪也有上年纪的乐趣啊。”

凜子摇着头，

“也有人这么对我说，可是我觉得到此为止就差不多了，再话下去就走下坡了。”

“不能光注意外表啊。”

“话是那么说，可是，对女人来说上年纪是很苦恼的。不管费多大劲儿，也越来越遮掩不住衰老的，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干么说得那么严重呢？”

“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可是每天都得照镜子吧，每次都发觉眼角又多了一条皱纹，皮肤松弛，越来越不上妆了。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嘴上不愿意说出来，尤其不愿意对喜欢的人说。”

“那你怎么还跟我说？”

“我不想说，可又想让你知道现在是我的颠峰时期。”

久木扭过头来，凜子微微露出了自己的胸部，

“自己说有点可笑，可是现在的我是最美的，多亏了你，我的头发和皮肤很有光泽，胸部也还丰满……”

这个时期，正如凜子所说，她的皮肤更白了，润滑而柔软，浑身充溢着二十多岁女性所没有的甜美和妖艳。

“在你的滋润下，我变了。”

久木情不自禁地去抚摸那丰满的胸部，凜子小声说：“我是要你牢牢记住现在的我。”

凜子的话好像在暗示什么，前后自相矛盾。

她一面说自己现在最美，是人生的顶点，一面又说死也不在乎；一面说皱纹增多，皮肤松弛，一面又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要记住现在的我。

如果现在最美好的话，应该想法继续维持下去才对呀。

“你为什么这么拘泥于现在呢？”

久木一问，凜子用疲惫的语调说道：“我崇尚刹那间的感觉。”

久木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了“刹那间的”这几个字。

“我也觉得有那么点儿……”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不抓住现在的一瞬间，以后过得再好也没有意义。这就是人生啊。”

“也许你说得不错。我没想到你会有这种想法。”

“这都是由于你的缘故。”

“是吗？”

“认识了你以后，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你是说只需要把握现在？”

“对，性本身就是为了瞬间的快感而燃尽所有的能量，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现在就是一切。”

看起来凜子的刹那主义是性感觉深化所引起的结果。凜子又说道：“现在不做，明天再说，或者明年再说，这样下去什么也做不成，我不愿意为此

而后悔。”

听了凜子的话，久木又想起了水口。

站在凜子那一套刹那主义的立场上，会怎么看待一门心思工作的水口的生活方式呢？

久木简短地说了一下水口的病情，

“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为没能充分地享受人生而后悔不已。”

“他的心情我能理解。”

凜子悄悄地倚在久木胸前，

“你后悔吗？”

“不，不后悔。”

“太好了。”

凜子的前额紧抵着久木的前胸。

“我们都不后悔，对吧？”

“当然了。”

“还是现在最美好啊。”

久木点点头，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久木已过五十岁，比凜子大得多，对男人来说。现在是最后的辉煌。

以后不会有太大的升迁和提薪了，再没有可以引以为荣的事了。

作为一个男人，应该从雄性的本能出发追求情爱，为了能够品尝到为爱而活的真实感受，现在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我也变了。”

“什么变了？”

“很多很多。”

凜子确实变了。她原来在性的方面并不是这么贪婪的女人，对性缺乏兴趣，冷漠、纯洁得令人难以置信。是久木使这样的女人像花朵一样盛开，引她进入了性的乐园。凜子半带羞涩，半带懊悔地责怪过他，对此久木是完全乐于承受的。

反观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凜子的巨大影响。在性的方面，久木引导凜子觉醒，同时自己也深深地沉溺其中了。教授对方的途中，被其魅力所吸引，现在已到了无法回头的境地了。

不仅是性的世界，从工作到家庭，和妻子的感情的破裂，不能不说是凜子的作用。凜子越是把自己的全部赌注押在爱情上，久木越是不能无视这一切，以至自己也陷入同样的困境中去了。

在人生态度上，久木渐渐开始倾向于要全力以赴地把握现在的刹那主义，这也是凜子的影响。

本来以为自己比凜子年长，一切都在自己的支配之下，现在才发觉他们的位置已经互换了，被支配的是男人自己了。

“原来如此啊……”久木叹了口气，凜子诘问道：“你怎么啦？”

久木想的是，二人日渐被周围所疏远，所驱赶着，在这一体验中，本想操纵对方，却反而被对方所牵引，他在惊讶之余不觉发出了叹息，却不是唉声叹气。

事到如今也只能听其自然了，久木为如此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自己而惊讶，而叹息。

“我现在的心情好得很。”

夜正阑珊，从黄昏到现在两人一直没有下床，他们感觉这样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突然，电话铃响了。

凜子一下子抱紧了久木。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个电话，他们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可是电话为什么响个不停呢。难道有谁知道他们在屋里而打来的吗？

铃声响到第六声时，久木欠起身，凜子抓住他胳膊说：“别去接……”
响了十声后，咔的一声不响了。

“会是谁打的呢？”

“不知道。”

久木心里嘀咕起来，妻子决不会知道这个房间的。家里会不会出什么事呢？

久木每次外宿不归时都记挂着家里。

他总担心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或是家人得了病，或出了交通事故等等，以前自己的去向都不瞒着妻子，可是，自从和凜子一起出去以后，就常常隐瞒去的地方，或随便编个饭店的名字。

万一发生了事故，联系不上就麻烦了。

这种情况下，打手机最方便，可是和凜子约会时，久木一般都把它关掉，不想让公司和妻子打扰他们。

所以只要久木不打电话，就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因此这个电话使他有些担心。

凜子也同样的不安。

且不说关系冰冷的丈夫那边，万一娘家的母亲有什么事，凜子也无从知晓。

这种别人无法和自己联系，只能自己跟别人联系的单行道，是外宿的男女最担忧的了。

既然抛弃了家庭又何必在意这些呢，这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把家彻底抛开。

久木问凜子：“你告诉过别人吗？”

“谁也没告诉呀。”

那么肯定是有人打错电话了。

久木这么跟自己解释着，可是他们的好兴致已经被电话铃给破坏了。

“咱们起来吧。”

久木说道，凜子撒娇他说：“我还想出去玩玩儿。”

他们二月中旬去日光之后，一直是在涩谷约会。虽说这个房间很适于幽会，可是像刚才那样来个电话，就会觉得心神不定，仿佛被人监视着似的。

“好的，过几天樱花就开了，咱们去赏花，住可以赏花的旅馆。”

“太好了，我真高兴。”

凜子高兴得啪唧啪唧地拍打起久木的胸脯来。然后，倏地把手伸到他的脖子上，

“不守信用我就掐死你。”

“被你掐死死而无憾。”

“好吧，那就掐死你吧。”

凜子双手扼住了久木的脖颈，马上又放开了他。

“噢，对了，那个阿部定的书，还没给我看呢。”

那本记录审问阿部定内容的书，大家都爱看，现在不知在谁那儿呢。

“去赏花时，我把它给带去。”

久木又道：“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久木伏在凜子耳边悄声说道：“我要你把那件大红的内衣带来。”

“要我穿吗？”

“对。”久木对犹豫着的凜子命令道。“不然，不带你去了。”

“知道了……”

凜子的声音懒懒的，她的嘴唇微启，犹如春阴时节散落的花瓣。

落花

没有比樱花更幸福的花了。

从古代的平安王朝时起樱花就是百花之王，《千家语传集》里也记载有“樱为花之首”的誉辞。

阳春四月，烂漫绽开的樱花不愧是众花之魁，其盛开时的奢华，谢落时的潇洒都同样惹人心醉，令人怜惜。

俗话说“樱花七日”，樱花的寿命只有短暂的一个多星期，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因此，享有“壁龛之中必备此花，众花之中此花上座”的特殊待遇。

正因为如此，有时也遭人忌嫌。千利休就规定“茶室之中不准摆放过艳之花”，禁止樱花进入茶道之境。

诚然，对以“清寂”为本的茶道而言，樱花当然是“太过奢华而不相配”了，千利休之流的怪僻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的是，樱花培育了日本人的美意识和丰富的想像力。

至于久木自己，他既喜爱樱花的千娇百媚，又觉得樱花有些令人忧郁和讨嫌。这也许是缘于花开花落来去匆匆，自己忙碌得无暇追随之故吧。

每年，随着樱花季节的临近，新闻媒体便开始报道樱花“前线”的消息，哪里的樱花开到了什么程度，哪里已经盛开等等，电视里不厌其烦地播出樱花胜地那些美不胜收的景像，可是，自己却没有一次能够去饱览樱花的风姿。

久木总想去那些樱花盛开的地方，悠然地赏赏花，然而总是因工作繁忙而一直未能如愿，只好将就看看街道两旁的樱花了事。

正所谓“心不静”，樱花给他留下了没有片刻宁静，忙碌不堪的印像，直到樱花开败后反而倒舒了一口气。

这样年复一年，就产生了对樱花的焦虑感，不过，今年与往年大大的不同了。

托现在工作的福，这个春天终于能够尽情欣赏一下樱花的美景了，这也是命该如此吧。

提起樱花，人们首先会想到京都之樱。如平安神宫的垂枝樱，白川河沿岸的装有灯饰的夜樱，以及鹤鹑寺、仁和寺、城南宫等以樱花闻名的寺庙，真是应有尽有。

以前久木利用去关西采访和洽谈的机会，也走马观花地去过其中的几处。每一处都各有千秋，各处争奇斗艳，尽显风流。这倒使久木觉得过于品种齐备，毫无缺憾了。

京都之樱与周围的古寺，神社和庭院相映成趣，加上郁郁葱葱的群山怀抱，本来就美丽的花，在绝妙的背景的衬托下，更显得风情万种，犹如以附加值来悦人眼目的商品。

这样的樱花自然让人赞叹、欣赏，然而那些凛然不群，仅仅凭籍本真之美的樱花，也令人难以割舍。其实，赏花者所不大涉足的清雅幽静处的樱花，更是别有情趣。

考虑来考虑去，久木想到了伊豆的修善寺。离东京不太远，是一个为群山所怀抱的温泉之乡，那里的樱花和旅馆都有着远离尘世的静谧。

久木决定了之后，就于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和凛子一起前往修善寺。

这个时间去赏花，比起往年来是迟了一些，不过，今年的四月偏冷，所以，花开的时间较长，伊豆一带正是盛开的时节。那天，就是这样一个常言所说的“春酣之时”，或者“春阑之时”的烂熟的春日。

久木和凛子一起离开涩谷的住处，久木穿一身便装，浅驼色的开领衫，外套一件深驼色的夹克；凛子是一身粉红色的套装，领口配了一条素花围巾，戴着灰色的帽子，手里提着皮包。

头天晚上，凛子回家里取春装时，一定见到了丈夫，久木还没来得及问她。

不知道后来凛子家里怎么样了。

计划这次旅行时，久木就在担忧这件事，却没敢贸然打听，凛子好像也不大愿意说。

四月凛子从娘家回来后不久，说过一句“我妈叫我作个了断”。

这当然是指凛子和她丈夫的婚姻关系了。

三月中旬，当凛子的母亲知道了她和丈夫不和的事实，并且知道凛子了一直有外遇时，非常气愤，严厉地叱责了她，说这简直是没脸见亲戚，也没脸见人的事。

从那以后，凛子的母亲不能坐视女儿的行为，要她尽快解决婚姻问题。

可是，据久木所知，不同意离婚的是凛子的丈夫，他想以此来对妻子复仇，凛子的母亲对此怎么看呢。

久木一问，凛子的回答说“跟她说不明白的。”

凛子的母亲是老一辈的人，怎么能理解得了作丈夫的明知妻子与人私通，却不同意离婚呢。

“三个人见见面，好好谈一谈。”

三个人是指凛子和丈夫还有凛子的母亲。

“妈妈喜欢他，以为谈一谈问题就会解决，我可不行。”

凛子又说：“弄不好，还得牵扯到性的问题呢。”

如果追究起凛子为什么对丈夫不满的话，会从性格不一致追究到性不和的问题上，凛子觉得，反正要离婚，不必把事情说得那么露骨。

和凜子家的情况一样，久木家也处于僵持的局面。

久木的情况恰恰相反，是妻子要求离婚，而久木迟迟不表态。和凜子的情感这么深了，应该同意才对，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心情就十分复杂，既有对自己随心所欲所导致的后果的内疚，也有要面对同事和亲戚的忧郁。还有凜子尚未离婚，自己先离的不安，最最重要的还是对彻底摧毁近三十年的生活现状的惧怕与畏缩。

归根结底，离婚是最后的一步，何必太着急。这种想法使得他下不了最后的决断，他也在猜测着妻子现在是怎么想的。

久木回家时几乎不和妻子说话，只说些不得不说的话，便匆匆忙忙地离开家，没有争吵，两人之间虽然冷冰冰的，又保持着微妙的和睦。

当然，这并不等于妻子的态度有所软化，四月初，久木回家时，妻子又提醒道：“你可别忘了那件事啊。”

久木知道妻子说的是在离婚书上签字的事，就“嗯、嗯”地点着头，不置可否。

他正要往外走的时候，妻子又说：“我从明天起就不在家住了。”

“你要去哪儿？”久木不由自主地问道。其实，自己已没有资格去过问妻子的行踪了。

“我的事与你无关。”

妻子的态度十分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

女人的态度一向是爽快明朗的，而男人在本质上都有些优柔寡断。

也该和妻子之间作个交代了。

久木一路想着来到了东京站，和凜子坐上了新干线“回音号”。

他们在三岛下车，换乘伊豆箱根线前往修善寺。虽说正值赏花时节，因为是周日，车里很空。

以前他们都是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回来，这次为了错开周末的高峰时间，改为周日出发，周一回来。多亏了工作清闲，才能这么悠然地去旅行，现在的久木不再为闲暇而嗟叹了，他要充分地享受这种悠游。

从三岛出发的电车也很空，途经长冈、大仁、中伊豆一直向山间驶去，住家越来越稀少，满山遍野的樱花呈现在眼前，大多是染井吉野樱，一簇簇盛开在葱绿的山坡上，犹如一个个粉红色的花斗笠。

“我早就想坐这样的电车了。”电车每站必停，列车员示意发车的笛声，回响在慵懒的春日里。

电车沿着河流向前行进。天城山脉的水流汇成狩野川，然后又注入了骏河湾，河岸上到处是垂钓的人。还不到捕获香鱼的季节，河水清澈见底，难怪这里是闻名的山榆菜产地。

他们入迷地眺望着这些城里难得一见的群山、樱花和清流，三十分钟后到达了终点站修善寺。

据说一千多年前，弘法大师发现了这个古老的温泉之乡。《修善寺物语》上也记载有这里是与源氏一族有因缘的地方。也许这里温泉多的缘故，樱花已开始凋谢，花瓣纷纷落在久木和凜子的肩头。

提起修善寺，人们会马上想到伊豆的温泉乡。其实，值得一提的还有由空海建立的修善寺这样历史悠久的寺庙。

从车站坐车往西南方向去，过一座朱红色的虎溪桥和一条马路，几分钟就到了修善寺。

登上正面高高的台阶，穿过山门，便是竹林掩映的寺院，正殿位于寺院的最里面。

八百年前源范赖被兄长赖朝幽禁在这个寺内，后来，在神原景时的逼迫下，自杀身亡。

那以后，赖朝之子赖家也被杀死在虎溪桥畔的箱汤。冈本绮堂的《修善寺物语》就是根据这一悲剧写成的。后来北条政子为了悼念儿子，在附近的山脚下修建了指月殿。

正殿宽展的屋顶，造型优美流畅，与后面郁郁葱葱的山树搭配得十分和谐，就像高贵的女性一样风姿绰约，看不到一点血腥的影子。

久木和凜子参拜了寺庙后，又过桥去了山脚下的指月殿和赖家的墓地，然后驱车返回。

五点已过，虽然太阳已经西斜，仍是春色怡人。

温泉镇狭窄的街道渐渐宽了起来，他们终于来到了今天要下榻的旅店。

穿过入口处厚实的拱门，就是旅店的造型古雅的大门，车子在店门外面停下，女招待迎出来把他们领了进去。

宽敞的门厅里摆放着用弯弯曲曲的枝桠做成的桌子和藤椅，从门厅可以看见院内的水地。

上次来看薪能时，凜子曾说过环绕舞台的池水很美，上千平米大的水池倒映出了双层房梁的能舞台的幽玄姿态，舞台后面的山崖被苍郁的树林所覆盖。

好比穿山越岭，逆流而上后见到了福地洞天，凜子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女招待把他们领到了二楼最里面的把角的房间，一进门是个四铺席的更衣间，里面的和式房间有十铺席大，靠窗子有一块儿地板隔间，从那里能够看到水池的一角。

“你来看，樱花都开了。”

久木跟着凜子走到窗边，紧挨窗子左边的那棵樱树，有二层楼高，近在咫尺，伸手都能够到。

“我预约房间时说过要来赏花，可能是特意为咱们准备的这个房间。”

久木也是头一次来这个旅馆，以前出版社的朋友曾介绍说，修善寺有个带能乐堂的幽静的旅店。

“快看哪，花瓣落了一地。”

微风乍起，花瓣从凜子伸出窗外的手上，又飘落到下面的地里去了。

“真安静……”

到了这里，工作、家庭、离婚仿佛都成了极其遥远的事情了。

久木呼吸着山谷里的清新空气，悄悄地从背后抱住了正在凝视着樱花的凜子。

凜子躲闪着他，生怕被人看到，其实，窗外只有盛开的樱花和一池清水。

久木轻轻地吻了她之后，在她身边低声说道：“把那个带来了吧？”

“哪个呀？”

“红内衣呀。”

“你的命令谁敢不听。”

凜子说完，离开窗边进了浴室。

留在屋里的久木点燃了一支香烟。

窗户大敞着，一点儿不觉得冷，空气中飘溢着赏花季节的浓郁气息。

舒适的感觉中伴随着倦怠，久木吟诵起了一首和歌。

“仰望二月月圆时，宁愿花下成新鬼。”

这是曾经自动辞官后，浪迹天涯，漂泊一生的西行的一首和歌。

女招待沏了一壶香茶，两人小憩了片刻，便去泡温泉了。

从一楼走廊出去，就是室内男女浴地，久木继续往前走，直奔露天浴池。

已经六点多了，天色逐渐变深，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露天浴池里空空荡荡。

周日晚上住宿的客人很少，所以池里静悄悄的，只有岩石上滴落下来的水声有节奏地响着。

“下来呀。”

久木叫着凜子，凜子还在犹豫不决。

“没关系的。”

有人来的话，一见他们在这儿，也会回避的。

久木又招呼了一声，凜子才下了决心，转过身去脱起衣服来。

这是个三十多米大的椭圆形天然浴池，顶棚覆盖着苇席，四周也用苇席围了起来。这种似有似无的遮拦，平添了自然天成的情趣，使人心旷神怡。

久木背靠着岩石，伸开四肢浮在水里，凜子拿着毛巾下到池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里面走。

久木等她全身浸入池中后，就叫她到池边来。

“你瞧。”

身子横在地边上，朝上面一看，已经出了苇席的范围，可以直接看到夜空以及在淡蓝色的夜幕下开放的樱花。

“我从没见过这么蓝的天空。”

夜空里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樱花的花瓣从空中飘然而降。

凜子刚要伸出手去接那片花瓣，又有一片落了下来。

夜幕下追逐花瓣的凜子雪白的肉体，就像一只蝴蝶在暗夜中飞舞，妖艳美丽。

泡过温泉后，他们开始吃晚餐。

他们感觉有些凉意，又套了件外褂，关上了窗户。屋里的光线照出了左边那株摇曳的樱花树。

一边观赏夜色中的樱花，一边吃了起来。小菜是时令的清炖款冬和凉拌土当归，增添了不少情趣。

久木先要了瓶啤酒，接着又换成了当地产的辣口烫酒。

女招待斟了第一杯后就离开了，于是，凜子勤快地一杯接一杯地给久木斟酒，然后，又忙着煮开芹菜火锅，并分别盛到各人的小碗里。

久木看着凜子麻利的动作，忽然想起了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情景。

和妻子一起吃饭时，她从没有这么勤快周到过。尽管由于多年在一起的倦怠，难得竟有这么大的不同吗。

久木现在才感受到有爱与没有爱的迥然不同，凜子在家里想必也是如此，甚至于早已不和丈夫一起吃饭了。

久木这么想着，给凜子倒上了酒。

“两个人一块儿吃，觉得特别香。”

“我觉得也是。不管多么豪华的料理，在多么高级的地方吃，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吃的话也索然无味了。”

久木点着头，又一次感到了爱的可怖。

以前自己也曾热烈地追求过妻子，可是现在两人的关系冰冷，婚姻面临崩溃；而凛子也曾信任过丈夫，愿意和他相伴终生，现在却是劳燕分飞。

从两人现在的婚姻状态来看，就像刚刚酒醒的男人和女人。清醒后的他们又相互敬起酒来，不久又要喝得醉过去了。

只喝了几盅清酒，久木就昏昏然起来。

也许和凛子两人一起喝，气氛融洽，就容易喝醉。

久木抬头看了眼窗外，那株樱花树还在摇曳着。

“到外面去走走吧。”

从一楼的门厅，能够看到水池那边的能舞台。

趁着女招待撤席的工夫，二人套上外褂出了房间。

从楼梯上下来，穿过刚才去过的露天浴池的入口，再下一个台阶，来到走廊上，就看见了门厅。

门厅右边的大门敞开着，有一个木板搭成的平台伸到水池上面。

久木和凛子坐在平台的椅子上，不觉又叹了口气。

刚到达旅店时，他们一见到浮在池中的能乐堂就叹息了一声。

夜晚的平台栏杆上点着灯，照亮了一池相隔的能舞台，四方形的舞台像镜子一样明亮，高大的布景上画的是一株苍劲的古松。

能舞台的左边有一个和式更衣间，与舞台之间由一个吊桥连接起来，这一切都倒映在池水中，宛如一幅优美的画面。

据说这能舞台原来在加贺前田家的宅第内，明治末年迁到了福冈八幡宫，后来又迁到了这里。

从那以来，在这篝火环绕的能舞台上，不断上演了能乐、舞蹈、琵琶演奏以及新内曲等等。今晚没有演出，舞台上寂静无声，清冷清冷的，更增添了幽玄之趣。

久木和凛子依偎着，凝视着舞台，恍恍惚惚觉得戴着可怕面具的女人和男人就要现身了。

他们是去年秋天来这里看的薪能。

去镰仓时观看了在大塔宫寺内上演的能，后来下榻七里滨附近的旅馆，过了一夜。

那时他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陷入困境，幽会之后便回各自的家，怕配偶知道自己的私情。

半年后的现在，二人的家庭都濒临崩溃了。

“那次戴的是天狗的面具。”

在镰仓看狂言时，两人还笑得出来。

“可是，这儿不大适于演狂言。”

在这个深山里的幽玄的舞台上，似乎更适合于上演能够沁入人心，挖掘情感的剧目。

“好奇怪……”

久木望着灯光摇曳的地面喃喃自语道：“从前的人一到了这里，就会觉得远离了人间吧。”

“一定有私奔来这儿的。”

“男人和女人……”

久木说完把目光投向能舞台后面那神秘莫测的寂静的群山。

“咱们两人住在那里的话也是一样的。”

“你是说早晚会厌倦吗？”

“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怠情的感觉。”

说实话，现在久木对于爱情是怀疑的，至少不像年轻时那么单纯，以为只要有爱，就能够生生世世永不变。

“或许热烈的爱情不会太持久。”

“我也这么想。”

凜子点点头，久木反倒有些狼狈，

“你也这么看？”

“所以想趁热烈的时候结束啊。”

可能是受了灯光映照下的能舞台的诱惑，凜子的话有点阴森森的。

久木觉得一阵发冷，把手揣进了怀里。

花季天寒，人夜以后凉意渐浓了。

“回去吧……”

在这儿呆下去的话，仿佛会被舞台上的妖气所迷惑，被拽往遥远的古代的时空中去。

久木站起来，又回头望了一眼能舞台，才离开了这里。

房间里很暖和，靠窗边铺着被褥。

久木躺在上面，闭目养神，忽然睁开眼睛看见窗边的樱花似乎在窥视着自己。

今晚的一切也许要被樱花偷看了。他叫了一声凜子，没有回音。

他又迷糊了一会儿，凜子从浴室出来了。她只穿一件浴衣，头发披在肩上。

“你怎么不穿那件内衣？”

久木一问，凜子站住了。

“真要我穿？”

“你不是带来了吗？”

凜子转身去了更衣间，久木关了灯，只剩下枕边的台灯。

在深山的旅馆里，他在看过能舞台后，等待着女人换上红色的内衣。

自己似乎是在追求幽玄和淫荡这样完全相停的东西，实际上，两者之间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共同点。比如能剧里分为“神、男、女、狂、鬼”五种角色，其中无不隐含着男女的情欲。

刚才久木倾倒于能舞台的庄严肃穆的同时，又被一种妖冶、艳丽的感觉所压倒。

事物都有表里两面，尊严的背后是淫荡，冷静的内面是痴情，道德的反面是背叛，这些才是人生最高的怡乐。

久木正沉浸在退想中，拉门开了，身裹大红色内衣的凜子出现了。

久木猛然坐起来，瞪大了眼睛。

凜子的表情像少女一样天真无邪，在地上的台灯映照下，凜子的长长的身影直达房顶，久木一瞬间产生了错觉，以为是身着女装的能剧演员登上了舞台。

定睛一看，凜子的脸上满含着成熟女性的娇媚、忧郁和冶艳，活像戴女面的孙次郎。

一身绯红，头戴面具的女人慢慢走近目瞪口呆的久木，双手伸向他的脖颈。

久木不由蜷缩起身子，使劲晃了晃脑袋，好容易才清醒了过来，大大地喘了一口气。

“真吓了我一大跳……”

凜子听了嫣然一笑，又恢复了往日的柔媚表情。

“简直跟能剧里的女人一模一样。”

“刚才看了能舞台的关系吧。”

“太像了。”

久木以前见过画在黑底色上的孙次郎女面，那温和柔美的表情中，蕴藏着强烈的情欲，凜子现在就是这样的表情。

“越是闲静矜持越显得淫荡。”

“你说谁哪？”

“能面呀。”说完久木突然搂住了凜子，在她耳边小声说：“我要剥下你的面具。”

男人变成了魔鬼，要把隐藏在女人内衣里的淫欲揭露出来。

绯红色真是不可思议的颜色，这种红彤彤的色彩容易使人联想到鲜血，产生兴奋感。

尤其是用这种绯红色做成的内衣，穿在皮肤白皙的矜持的女性身上时，凡是具有雄性本能的男人，没有不心荡神移的。

此刻，久木就压在身着绯红内衣的女人身上，宛如野兽围着一堆鲜血淋漓的美味。

兴奋之余，久木十分感谢女人的顺从，感谢她满足了男人好色的欲念，老老实实把内衣带来。

久木肉体紧贴着绸衣，滑溜溜的，他松开一只手，伸进了衣襟不整的内衣中去。

“慢着……”凜子掘住他的手说：“这件衣服可不得了。”

久木的手始终不离开凜子的胸部，问道：“是不好做吗？”

“不是。和服店送来时，我恰好不在家，是他收的衣服……”

“他看见了？”

“他一看是红色的内衣，吃了一惊，凶巴巴地问我干什么用。”

“平时穿在和服里面也可以嘛。”

“他好像猜着了我是穿着它和别的男人睡觉……”

凜子和丈夫之间已经好几年没有性关系了，然而，丈夫一见到妻子的绯红色的内衣，还是气得暴跳如雷。

“后来呢？”

“他骂我是个娼妓。”

久木觉得就像在挨骂一样，不由自主地抽回了手。

过去，这种大红的内衣一般是妓女们穿的，卖笑的女人为了勾引和挑逗男人，常常穿着这种颜色的内衣招摇过市。

从这点上来说，这衣服的确不雅，但是把妻子说成是“娼妇”也未免太过分了。

可是，她丈夫的心情也不难理解。长时间回避丈夫的妻子，却为了别的男人特意定做了红色的内衣，作丈夫的当然会怒火万丈了。

“后来呢？”久木又害怕又想听。“你被他打了？”

“他不会打我，非要把衣服撕碎不可。”

“真的？”

“我死活不让。于是，他突然把我的双手捆了起来。”

凜子摇着头，不愿再说下去了。

“我实在说不出口。”

“都告诉我。”

久木请求道。凜子轻轻咬了一下嘴唇，说：“他把我一下子剥得精光……”

“要和你做爱？”

“他才不呢，他怎么会和娼妓做爱呢？他把我凉在那儿。”

久木屏住了呼吸，听凜子往下说。

“他拿来了照相机，说就得这样惩治淫荡的女人。”

“他给你照了相？”

凜子点点头，久木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不堪人目的春画，这个情景实在太奇特太凄惨了。因嫉妒而疯狂的男人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满腔憎恨。

“我受不了啦。”凜子突然喊了起来。“我死也不回家了。”

凜子坚决地说道。泪水从紧闭着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即便发现了妻子的不忠，也不至于捆起妻子的手，剥光她的衣服啊。

更有甚者，竟然用照相来羞辱她，不愧是冷酷的科学工作者特有的报复手段。

难怪凜子再也不登家门了。绝不能再让她回到那种男人的身边去了。

久木听着凜子的诉说，简直无法相信她的丈夫会这么残忍。他想像着凜子受到惩罚的样子，热血直往头上涌。

久木摸着丝绸内衣想，这件内衣同时使两个男人疯狂，一是因为憎恶，一是因为怜爱。

或许，绯红的颜色就是把男人们引入疯狂的世界的凶器。

久木受到了凜子丈夫的刺激，萌发了新的欲望，想要比她丈夫加倍地虐待她。

他慢慢抬起身，盯着身穿绯红内衣的凜子瞧了一会儿，便打开了她的衣襟。

凜子说出了一切后，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在丈夫面前死命反抗的她，而对所爱的男人，却没有一点儿不愿意的样子。

久木在优越感的鼓励下，又解开了她的腰带。

刹那间，久木眼前仿佛闪过了赤裸的凜子被丈夫拍照的那一幕。从绯红的内衣中露出的雪白而优美的裸体，就曾经完全曝露在照相机之下的。

久木决定要惩治一下凜子。

他紧紧抱住灼热的女人，不管是哪儿，一通狂吻，从喉咙吻到肩头，再从胸部到乳房。

他一会儿使劲地吮吸，一会儿用牙齿噬咬，久木要在凜子身上留下他抚爱的痕迹。

狂吻之后他们的肉体结合了，可是久木总是觉得凜子的丈夫走在远远

的前面。

久木没有见过他，只是通过凛子的诉说来想像他的模样，通过凛子的肉体来和他搏斗。

这场争斗的胜败是明摆着的，他是失败者，自己是胜利者。尽管如此，久木还要彻底地从凛子的身体里铲净丈夫的残渣。

明知对方软弱无力，不是自己的对手，却偏要争夺，没有比这种争夺更令人愉快和兴奋的了。尤其是性的方面，自己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更激发了男人的自信心和勇气，更加威风了。

久木的争夺心也传染给了凛子，她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到达了峰顶，终于男人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一切又归于平静了。

窗外盛开的樱花目睹了这一幕翻江倒海般的疯狂。

久木也好，凛子也好都早已忘记了樱花的存在，酥软地瘫在乱成一团的被子上。

还是久木最先从痴态中苏醒了过来。

他缓缓抬起身，一眼看到身旁的凛子，就贴到她耳边轻轻说道：“怎么样？”

凛子闭着眼睛点点头。

“最近你老是自行其是的，我也开始习惯了。”

凛子撒娇他说着。

久木觉得女人真是好奇怪，刚才还气息奄奄的样子，事过之后，不但不痛恨这件事，反而非常满足，甚至希望最好别停下来。

“搞不懂。”久木叹道。“你还说再不停下来，我就要死了。”

“真是那种感觉。”

“你愿意那样吧？”

“跟你的话我什么都愿意。”

久木听了很得意，他觉得女人的身体真是深不见底，令人生畏。

如今的凛子，对性的包容就像大海那样广森无垠，无论怎么折磨，虐待她，都被她吸如体内，溶化进愉悦的海洋里去了。

凛子起来去了浴室。几分钟后，她又急急忙忙地从浴室出来。

“麻烦了。”

久木吃惊地回过头，见凛子两手掩着衣襟，

“这是你咬的吧。”

凛子坐在久木面前，打开衣襟露出了胸脯。

“你瞧，这儿，还有这儿。”

凛子的脖子左边和胸部，乳头四周都有红色的血印。

“让我怎么见人呀。”

“你不是说绝不回家了吗？”

“家当然不回去了，可不能不出门哪。”

“没关系的。”久木抚摸着凛子脖子上的伤痕说道。

“很快就会消退的。”

“得多长时间？”

“二、三天或四、五天吧。”

“是吗，这怎么办哪。我明天还要回娘家呢。”

“围上围巾就看不见了。”

“你干么这么做？”

为了不让凜子再回到丈夫身边而留下的吻痕，还因为嫉妒凜子那无穷无尽的贪欲。

一切都按久木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实现了，同时事态也越来越不好收拾了。

“我明天不去妈妈那儿了。”

“不去行吗？”

“我母亲要我再好跟他谈一谈，我明天打算跟妈妈说我不愿意的。”

看来凜子对丈夫已没有一丝留恋了。

“你呢，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凜子把矛头转向了久木。

“你也回不了家了吧？”

“那当然。”

“不过，偶尔也回去吧？”

“那是为了拿衣服和信件……”

“那也不行，我不同意。”

凜子说着，突然在他的乳头周围咬了起来。

“好痛...” 久木往后躲闪，凜子一点儿不松口。

“我也要让你回不去。”

“你不这么做我也不会回去。”

“男人太善变了。” 凜子更加使劲地又吸又咬的。

久木忍着疼，心里想，现在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好一会儿，凜子才慢慢松开了嘴，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咬痕说：“我使那么大劲儿咬还是不行……”

然后命令久木道：“你躺着不许动。”

久木顺从地躺了下来，凜子把手里的衣带缠到了他的脖子上。

“不要乱动啊。” 说着凜子慢慢拽紧了带子。

“喂，喂。别胡闹，要出人命的。”

“我不会太使劲儿的。”

凜子突然骑到了久木身上，揪着带子质问道：“你说，是真的不回家吗？”

“真的不回家。”

久木好不容易挤出一句，憋得难受。

“快松手，别像阿定似的。”

凜子放松了一些，带子还在脖子上套着。

“你说要给我看的那本书呢？”

“我带来了。”

“我现在要看。”

“就这个姿势？”

“对啦。”

久木没办法，脖子上系着红带子，爬到皮包那儿，从里面拿出那本书，又回到了床铺上。

“该把带子解下来了把。”

“不行，就这么念！”

凜子手里揪着带子，以训斥的口吻说道：“你躺下，给我念最让你兴奋的内容。”

这是一幅多么怪异的景像啊。

在夜深人静的修善寺一家客店里，一对儿男女躺在那里，中间隔着一本书，男人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衣带，女人揪着带子听男人念书。

书上记录了一个沉溺于性爱的女人，最终杀死了心爱的男人，并割去了他要害之处逃走，被捕后对审问她的检察官的陈述。

这份记录报告有五万六千多字，与其说是阿定坦率大胆的陈述，不如说生动描绘出了这个女人的赤裸裸的内心里，深厚而沉重的爱。

“好，开始念了。”

久木打开了书，凜子倚在他的胸前。

一开始是检察官就事实确凿的杀人及尸体损伤案，询问被告对犯罪事实有何陈述，被告回答，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没有出入。然后，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开始了讯问。

问你为什么要杀死吉藏？

答我太喜欢他了，想自己独占他，可是我和他不是夫妻，只要他活着就会接触别的女人，把他杀死的话，别的女人就一个手指头也碰不了他了。

问吉藏也直欢被告吧？

答他当然喜欢我，如果用天平来称的话，一头四分，一头六分，我是六分。石田（吉藏）总是说，家庭是家庭，你是你，家里有两个小孩儿，我也不年轻了，不能和你私奔。我给你找个住处，或者包个房间，咱们就能随时见面，永远快乐了。可是，我受不了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

久木尽量平淡地念着，凜子也屏息静气地听着。

问被告为什么如此爱恋石田呢？

答说不上石田哪儿有什么特别，要说他长得是真没挑的，我从来没见到过这么风流的男人。一点儿不像四十岁的人，最多二十六人岁的样子。他特别单纯，为一点小事都要激动半天，脸是藏不住事，就像婴儿那么天真无邪，不管我干什么，他都喜欢，很依恋我。还有他的床上工夫也相当了得，他懂得女人，能长时间控制自己让我充分满足，而且能连着来好几次。我感觉他是真心喜欢我，而不仅仅是技巧上的。

问那些天你们一直住旅馆吗？

答五月四、五日住在满佐喜旅馆，他说钱花光了，要回家去取，我说要把他的那东西割下来，石田说“回家我什么也不干，我只和你干。”他回家后，剩我一个人时，嫉妒和焦躁使我快要发疯了。十日晚上，我到离他的店不远的地方找了他，喝了点酒，又和他一起回到满佐喜住了下来。

久木越念越兴奋，两人贴得越来越近了。

凜子动情地说：“实在太真实了。”

阿定的供述非常率真，没有一丝卑怯，很能打动人心。

“这个女人一定很聪明。”

她的态度十分冷静客观，对自己的情感以及床上行为，一点不加掩饰。

“她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出生在神田，是个注意打扮自己的要强的姑娘，她娘家经营的铺席店破产后，当了艺妓，后来不断地换行当，到石田的小店去当女招待时，名字叫加代。”

久木翻到前面有阿定的照片的那一页给凜子看，是出事后照的，她盘着圆髻，眉目清秀，平静的目光中流露出寂寞。就是这美艳之中隐藏着无穷的魔力。

“真漂亮。”

“像你一样。”

久木开玩笑地说。不过，凜子那种能牢牢抓住男人心的柔媚很像阿定。

“我可算不上美人。”

“你的气质好。”

久木赶紧补了一句。

“事件发生时阿定三十一岁。”

久木拿起书接着念下去。

问你陈述一下五月十六日一边勒石田的脖子，一边性交的经过。

答在十二三日时，石田跟我说“听说掐脖子挺好玩儿的。”我就说“是吗？那你掐我吧。”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就松了手，说舍不得掐我。于是，我就骑在他身上，扼住了石田的咽喉，石田说怪痒的，别掐了。十六日晚，和石田上床时，觉得他简直可爱死了，就咬起他来。这时我忽然想到了勒脖子玩儿，就顺手从枕边拿起我的腰带绕在他脖子上，一边拽着带子一边做爱，开始时，石田觉得好玩儿，伸出舌头装死，再使劲勒了一下，他的小腹鼓起来，那东西变得硬梆梆的，感觉特别好，我跟他一说，石田说，只要你舒服，难受我也能忍。我看见他直翻白眼，就说“你难受吧？”他说“不难受，随你折腾。”就这么又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十七日凌晨两点。我只顾注意下边了，不知不觉使过劲儿了，只听他哼了一声，那东西突然软了下来，我慌忙解开带子，石田叫道“我的加代”，哭着抱住了我，我给他按摩胸部，他的脖颈上有红红的一条勒过的痕迹，眼睛肿起来。我把他领到浴室，给他洗脖子，石田没有生我的气，照了照镜子说“你可真够厉害的”。

问请医生看了吗？

答想去请医生，可是石田说“弄不好，会被警察知道的”，所以我就给他又是冷敷，又是按摩的，还是不见好。傍晚，我去药店，说是“客人打架，把脖子掐肿了。”大夫给了些消炎药，让一次吃三片。

凜子听到这儿，害了怕，赶紧把久木脖子上的带子解了下来。

问事件前一天晚上，你们一直在旅店里吗？

答石田脸肿得出不了门，早上只吃了点沙锅烩泥鳅，晚上我出去买药顺便买了个西瓜给他吃。然后他喝了一碗素汤面，我吃了个紫菜卷，又给他吃了三片消炎药，他说不管用，就又吃了三片，石田瞪着眼睛还是睡不着。他说“没有钱了，还得回去一下”。我说“我不想回去”。他又说“我这副样子，被店里的女佣看到多不好啊，我必须回趟家，你先在下谷那儿住一阵”。我说“我就是不让你回去”。他又说“你不愿意我也得回去，你知道我有孩子，不能总和你旅馆人呆着呀。为了我们的能长久好下去，多少要忍耐一下。”我觉得石田这一走我们得分开一段时间了，我哭出声来，石田也眼泪汪汪地一个劲儿安慰我。他越这样我越生气，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劝告，心里在琢磨怎么才能和他长久在一起。

问那么，那天晚上你们还是在那儿住的？

答磨来磨去的就到了晚饭时间，女佣端来了我们要的鸡汤。给石田喝了之后，十二点左右上了床。石田的脸还肿得老高，无精打采的。见我满脸

不高兴，就卖力地爱抚我，讨好我。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困了，先睡了，你在旁边看我睡觉。”我摩挲着他的脸说“你睡吧，我看着你。”石田便模模糊糊睡着了。

久木伸手抚摸起凜子来，另一只手拿着书继续念。

问你什么时候下决心要杀死他的？

答上次他回家时，我一个人越想越难过，曾有过这个念头。十七日晚上，石田对我说，为了我们的将来得暂时分开一段日子，我看着他的睡脸心里想，石田一回家，他的老婆就会像我那样爱抚他，而且，这一别一、二个月见不到他了。上次他回去才几天我都受不了，这么长时间怎么熬啊，真不想放他走。以前我要他跟我一起死，或者逃到别处去，他不当回事，光说包个地方就可以永远做情人。所以我下了决心要使石田永远属于我自己。

问被告叙述一下十六日晚用腰带勒死熟睡中的石田的经过。

答石田睡觉时，我左手搂着他的头部，看着他睡觉，忽然他睁开眼，看到我在身旁，又放了心，闭上眼说“加代，我睡着的话，你是不是还要勒我？”我“嗯”了一声，朝他微微一笑，他说“要勒就别停下，不然特别难受。”我吓了一跳，不过，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一会儿石田睡着了，我伸出右手拿起腰带把他的脖子绕上，挽紧两头勒了起来。石田突然睁开眼叫了一声“加代”，欠起身来抱住我，我哭着说“对不起”，更使劲地勒紧了带子，石田哼了一声，两只手颤动着，不一会儿就不动了。我解开了带子，浑身抖个不停，就抄起桌上的酒盅，对着嘴喝了起来，我怕他没死，又勒了一下之后，把带子藏到枕头底下。然后，去楼下看了看，静悄悄的，时间是夜里两点多钟。

凜子长出了一口气，阿定亲口叙述的杀死所爱的男人的经过，使她兴奋不已。

问叙述一下伤害尸体，以及留下血字的经过。

答我杀了石田后非常平静，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心情很舒畅。我飞快地喝了一瓶啤酒后躺到他的身旁，见他嘴唇发干，就用舌头舔他的嘴唇，又给他擦干净脸。我一点儿没有躺在死人身边的感觉，反而觉得他比活着的时候更可爱。一直躺到了天蒙蒙亮，在抚摸他的时候，我产生了要把他那个东西割下来带走的念头。我从挂幅后面取出了以前藏在那儿的刀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割下来。割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腿给划破了，我把它放在纸上时，手指沾上了血，就在他的左腿和床单上写下了“定吉二人”，接着用刀子在他的左臂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在盆里洗了手，撕了张杂志的封皮，把那个宝贝包上，又将他的兜裆布裹在腰上，把那个纸包塞进腰里。又把石田的内裤穿上，外面套上自己的和服，系了腰带，收拾了房间，把带血的手纸扔进了厕所。一切做完后，我只带了那把刀子，最后吻了他一次，给他盖上毛毯，用手巾蒙上了他的脸。上午八点左右，我下楼对女佣说“我去买东西，中午之前别叫醒他”，就离开了旅馆。

问你为什么要把石田的男性东西割下带走？

答因为这是我最喜爱最看重的东西，要不然，给他洗身子时，他老婆一定会触摸它，我不想让任何人碰到它。石田的尸体只能扔在旅馆了，可是只要有他的这个东西，就觉得和石田在一起，不感到孤单了。至于为什么写“定吉二人”，是想让别人知道，杀了石田的话，他就完全属于我了，所以从各人名字中各取一字。

问为什么在左臂刻上“定”字呢？

答为了在石田身上打上我的烙印。

问为什么穿上石田的兜裆布和内裤？

答为了能闻到石田身上的味儿，也是为了留作纪念。

问叙述一下犯罪后逃跑的经过。

答五月十八日上午八点的时候，我离开了满佐喜，身上带着五十元钱。我先去上野的旧货店卖掉了身上穿的衣服，买了件单衣换上，又买了个包袱皮，把刀子包在里面，还换了双新的木屐。然后给满佐喜打电话，对女佣说我中午回去，在这之前不要叫醒石田，女佣答应了。看来还没人发现石田被杀，我放下心。又给老相识大宫先生打了电话，要他到日本桥来一趟，一见面我就哭起来，我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与先生无关。”分手后，觉得有点冷，又去买了件单衣穿上，坐出租车来到滨町的公园，在那儿考虑了半天，最后决定到以前呆过的大阪的生驹山去自杀。

问杀死石田那天晚上在哪儿过的夜？

答我想去大阪自杀，可又没有勇气马上去死，十点左右我去了以前住过的上野屋旅店，在那儿洗完澡，上楼睡觉。在被子里打开那个纸包，摸着那个东西，哭哭啼啼的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我看见报纸上醒目的登出了我以前的照片和事件的报道，害怕被店里人认出，慌忙结了帐，外面下着雨，我借了木屐和雨伞离开了上野屋。

问你交代一下从十九日以后到被捕这段时间的活动。

答因为下雨，我打算坐夜班车去大阪，所以先去浅草看了场《阿夏和清十郎》的影片，然后去品川车站买了去大阪的三等车票。离发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买了五份报纸，准备带到车上去看，我在车站的小店里喝醉了酒，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后去品川馆做了按摩，躺在那儿模模糊糊梦见了石田。我想找个地方吃晚饭，打开报一看，上面都是关于我的报道，还写着每个车站都布置了警察，找一想大阪去不成了，就打算在这个旅馆里死。可是栏杆太低，吊不死人，我就坐等警察来抓我，一直等到夜里一点。第二天早上，我让女佣给我换了个偏房，这样可以把脚伸到院子里。我借来钢笔和信纸分别给大宫先生、黑川先生和死去的石田写了三封遗书，半夜喝下两瓶啤酒，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警察来抓我时，我说了句“我就是阿部定”，就这样被捕了。

久木念得有点累了，下面是最后一个高潮，阿定诉说被捕后的心情。

问被告对这次事件是怎么想的？

答刚来警察局的时候，我还乐意谈论石田，到了夜里一梦见他我就非常高兴。可是现在我的心情起了变化，后悔不该那么做。我不想再谈论这件事了，请求法院酌情判刑，尽量不要开庭审判或当着众人的面讯问那些事。也不用请律师，我服从裁判，心甘情愿地服刑。

问还有其它补充吗？

答我最遗憾的是人们把我误解为色情狂，我想说说我的想法。我到底是不是性变态，调查一下我的过去就知道了。我从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我也喜欢过别的男人，但是都考虑到时间和场合理智地分手，连男人都感到惊讶。唯独石田让我找不出不满意的地方，只是多少有点俗气，这一点反倒使我更着迷，他简直使我神魂颠倒。我的事传开后，人们都把它当作稀奇古怪的事来议论，可是我觉得女人喜欢男人的东西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说白了，女人

要是喜欢一个男人，就连他喝剩的汤也愿意觉得好喝。迷恋上一个男人，想要做我所做的事的女人有人在，只不过没有做而已。当然，女人不都一样，有的人看重的是物质，然而像我那样由于喜欢过头而失去控制做出了那种事，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色情狂啊。

久木念完了，回头看了看凜子，她的脸红红的，还沉浸在阿定的动人的诉说之中。

久木觉得口渴，起来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喝着，凜子也下了床铺，坐在久木的对面。

“你怎么啦？”

久木一边往杯子里倒酒，一边问道。凜子赞叹着“真了不起”，然后又说“我原先误解了阿定，觉得做出这种事的女人实在太下流，太荒唐了。其实她是个很直率的，可爱的了不起的女人。”

这份报告使凜子对阿定的看法大大的改观了。

“你是怎么弄到这份材料的？”

“我特别想看到这份报告，就到法务省去借，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这个事件涉及个人隐私，除必要的学术研究以外，概不外借。”

“你就是为了学术研究啊。”

“我是以人物为主线研究昭和史的，所以以为理由很充足，没想到怎么说都不借。”

“如果公之于天下，反而对阿定有利吧？”

“是啊，政府部门总是这样神秘兮兮的。我又到别处去找，才知道这份调查记录早已流传到社会上了。”

“在哪儿找到的？”

“这属于秘本，即不能公开发行的秘密传阅本。”

“这么说有人看到过原始记录？”

“很可能是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或者是书记员，他们手里有副本，于是就流传开来。”

“那还有什么密可保呢？”

“这就是政府部门的特点。”久木发起牢骚来。

凜子喝了口啤酒，拿起那本书翻开第一页，有一张事件发生后登在报上的阿定和吉藏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张阿定被捕时的照片。不可思议的是，被捕的阿定和逮捕她的警察们都笑嘻嘻的，就像在开庆祝会一样。

“被捕以后阿定反而松了口气了。”

“这么容易就抓到了犯人，又是个大美人，所以警察也乐颠颠的。”

“看起来是件荒唐的事，不过不能说就是变态行为啊。正如她自己所说，别人只是没做而已。”

“你理解她的心情？”

久木开玩笑地反问道。凜子立刻点点头：“当然理解了，特别喜欢一个人的话，就会产生这种念头，没什么可奇怪的。”

“可是我觉得也不必非要把他杀了。”

“这关系到爱得有多深的问题，爱得死去活来，非要占为己有的话，就只有这条路了，你说呢？”

被凜子一反诘，久木犯起难来。

“不过，实行不实行是另外一回事。”

“你说得也对，可是，真喜欢上一个人的话就难说了。女人的心里都藏着这种念头的。”凜子直勾勾地盯着久木的脸说道。

久木忽然觉得燥热，便站起来打开了窗户。春夜送来凉风习习，久木顿觉舒畅起来。

“你也到这儿来。”

久木招呼着凜子，两人并肩站到了窗前。

“真安静……”

久木深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忘掉阿定那鲜血淋漓的故事。

在这万籁俱寂的旅店里，阿定的事件恍如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眺望着正前方耸立的黑蒙蒙的山峰，凜子忽然说道：“你看樱花……”

久木扭头一看，从樱花树上，花瓣纷纷坠落，其中一片被风刮到了窗边来。

“原来夜里也在掉啊。”

久木回想起两人去露天浴池时，在床上嬉戏时，以及念调查书时，花瓣一直在掉着。

“我们睡了以后，还会继续掉的。”

“那我就不睡了，看着它掉。”夜空中樱花无声地谢落着。

久木有点疲倦了，轻轻地扶着凜子的肩头，小声说：“该睡了……”

久木先钻进被子，凜子站在窗前喃喃道：“开着点儿窗子吧。”

微风徐徐吹来，感觉很舒服。

久木闭着眼睛点点头，凜子关了灯也躺了下来。

“这女人也怪可怜的。”

久木没明白凜子的意思。

“要是我的话，就不这么干。再怎么喜欢一个人，把他杀了还有什么意义呢？”

久木也同意这个看法。

“杀了他，可以使他完全属于自己，可是她以后的日子还会幸福吗？”

刑满出狱后，阿定又重新在浅草附近的料理店干活了，可是“阿定所在的店”的广告一打出去，她就不得被人们好奇的目光所包围了。

“再努力赎罪，杀人犯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还是活着的人可怜哪。”

凜子的话一点不假，可是久木又觉得男人被那么体无完肤的杀死也够可怜的。

“不管怎么说，两人都够惨的。”

“也许吧……”

凜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反正不该一个人活下来。”

“什么？”

“两个人一起死就好了。那样可以永远厮守在一起，不会感到孤单了。”

久木有点儿喘不上气来，翻了个身。

凜子的话使他突然觉得不大舒服，他把脸靠近凜子的胸前。

被阿定杀死时，男人也是这样躺着。久木心情松快起来，突然伸出舌头爱抚起凜子来。

在半梦半醒之间，久木忽然觉得舌尖触到了一个薄膜一样的东西，一会儿又触到了一个。

久木把座灯拿近了一瞧，原来她的乳头上粘着两片粉红的花瓣。

“樱花……”

久木喃喃着，凜子奇怪地望着他。

“你的嘴唇上也有……”

久木这才发现有个花瓣粘在自己的嘴唇上，就把它拿下来，贴到了凜子的胸脯上。

久木抬头望望窗户“是从那儿飘进来的。”

照这个速度，再有一、二天樱花就会完全凋谢的。

久木搂着凜子，随风飘舞的花瓣，一片接一片不停地飘落在凜子身上，她那雪白柔软的皮肤渐渐变得变成桃红色的了。

小满

从古至今，人们无不为樱花的短暂无常而叹惜、惆怅，樱花谢落意味着夏天的到来，白天越来越长，百花也竞相开放了。

紫藤花、杜鹃花、郁金香、虞美人草、牡丹、石捕花等等数不胜数，群芳争艳，再配上新绿妆点的草木，大地一派生机盎然，光彩夺目。人们面对这美景，早已忘却了娇贵而又纤弱的樱花。

从现在起，人们不必再像四月初花的淡季时那样为樱花一喜一忧了。

樱花谢落后的五月，春光明媚，遍野花香。

现在久木全身心地迎接百花争艳的夏季的来临，自己的内心也像虞美人草一样随风摇曳着。

先从年初租借的房间谈起吧。

在修善寺时，两人都决定不再回自己的家之后，就把这儿当作了根据地，可是这间屋子过于狭小，家具又都是临时置办的简易用品，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换一间宽敞一点儿的，只是花费要大一些，而且还必须解决户籍的问题。

最近他们经常住在这里，管理人和邻居都认为他们是夫妇，当然也有人用怀疑的目光看他们。

凜子一天到晚几乎都呆在屋子里，肯定更感觉拥挤，干家务时也伸展不开，衣柜小得装不下衣服。看着她在饭桌上铺开纸张写毛笔字的寒酸样子，久木不觉心疼了。

一想到凜子受的这些罪，都是由于背离了家庭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缘故，久木心里就特别难受，想要花钱租间大点儿的房子，可是跟凜子一商量，她总是反对说“算了，就住这间吧。”

可能是凜子不想让久木太破费，也可能对现在的房子还算满意。

“我别无所求，只希望你每天回到这儿来。”

每当听到凜子这样恳切的话语，久木就激动得把她抱在怀里。

讨论房子的问题最终还是为了两人能呆在一起，所以每次总是以拥抱

来结束这个话题。

就像阿定他们在旅馆里，一有空就亲热一样，久木和凛子也是常常以互相接触来抚慰对方。

并不一定每次都要发生关系，互相接触、爱抚着对方入睡是常有的事。

也许这个地窖一样狭小的空间中飘散着的情爱的气息侵染了凛子的身心，才使她不愿离开这里的吧。

这个时期凛子对性的好奇心又增进了一步。

五月初的一天晚上，两个人买东西回来时，路过一个家具店，久木想要给凛子买个大的书桌，在店里转悠的时候，瞧见一个很着实的穿衣镜，镜框做工比较粗。久木忽然冒出一个怪念头，就对凛子说：“把它放在床边怎么样？”

凛子来了兴趣，问道：“床边放得下吗？”

床靠墙放着，把这镜子贴墙放或挂在墙上就行了。

“这么大的镜子把我们全给照进去了。”

久木吓唬她说，凛子却当即拍了板，小声说“买了吧。”

结果镜子当天晚上就给送来了，马上安放到了床边，两个人迫不及待地躺下来试了试。

光线不够，又把台灯挪过来使镜面更明亮了，还调整了一下镜子的角度，便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的下半身了。

凛子觉得很刺激，不断地从久木怀里抬起头窥视看镜子，嘴里不住叫着“太棒了……”

久木觉得凛子既可爱又可怕。

每天都这样下去的话，凛子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一旦发动起来就无法控制她，简直和原来的凛子判若两人。

此外，久木和凛子第一次去买了一种商品。

他们从涩谷的商店街转进一个胡同时，偶然看见里面有个专用品的商店。

久木问凛子“要不要进去看看？”凛子不知道这个商店里卖的是什么，跟在久木后面进去一看，店内到处挂着内衣裤和皮质器具，皮鞭等等，才发现这不是普通的商店，又看见各种奇形怪状的软管和环套等东西，才发觉这不是女人来的地方。

久木拽着她的袖子，在里面转着看，凛子不敢看，低着头说“真恶心”，却没有走的意思，还指着一个软管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久木拿在手里给她讲解了用途，凛子很惊讶，害怕地用手摸了一下。

久木故意要为难凛子，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

“男人喜欢这种玩艺儿？”

“其实那里卖的东西都是取悦女性的。”

现在的久木完全被凛子所左右着。

无论是镜子还是大人的玩具，久木是闹着玩儿买下的，而享受这些的却是凛子。

两人交欢时凛子从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久木则精疲力竭，苟延残喘到最后。

性方面女人原本占据着压倒的优势。女性一旦知道了快乐，就会变得像沼泽一样深不可测；相比之下，男人的勇猛就好像沼泽地上蹦跶的鱼，浮

在表面，是瞬间即逝的。

在这有限与无限的较量中，无论对快乐的感受度，还是寻求快感的持久力，男人都远远逊色于女人。

近来，久木每日每时都在体会、感受着这一切。

如今早已谈不上指导女人了，学生已经长大了，长成一头连调教者也望而生畏的巨象了。

丈夫不愿教会妻子这些东西，就是惧怕她变成这样的巨象。

一旦把妻子引导到那个程度的话，那么就必须半永久性地为满足妻子而努力了。

然而，对于外面的女人，就可以冲破这个局限，因为不必每天都要应付，有时还能够躲开。

可是久木现在却被可以躲开的女人紧紧抓住了，就像被粘到蜘蛛网上的小虫子似的，怎么也挣不脱了。

和凛子交往了一年多了，不知为什么自己对她还是迷恋如初。

有的恋人一年左右就互相厌倦而分手，而他们不但没分手，感情还越来越深，双双落入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恋爱地狱中去了。

最大的理由是，两个人共同走入了深不见底的性爱世界之中了。

不言而喻，这是认识凛子之后才能到达的世界，其它的女人包括妻子都没能到达这个深渊。

凛子也是同样，认识了久木男人才第一次进入了眼花缭乱的性的世界。

凛子的魅力之一就是表里完全不同。

以前见过凛子的男人，都以为她是位高雅矜持的，对性不关心的古板的女性，实际上完全相反，表面一本正经，端庄文雅的凛子，一旦进入了情爱的世界，就立刻变得难以置信的淫荡，这样的女人最能煽动男人的好奇心。

不过最近有所变化了，他们在街上走着的时候，男人们常常色迷迷地打量她，凛子还说她在公园等地方散步时，常有人跟她搭话，要和她交朋友。

“我是不是有点魅力啊？”

久木见她佯装不知的样子，就故意说：“男人是用感觉判断淫乱的女人的。”凛子道：“我可是你的杰作呀。”

“以后出门的时候，我要把你锁起来。”

久木嘴上开着玩笑，心里想现实中被锁住的正是他自己。

久木已经被凛子的蜘蛛丝彻底缠住了。当初久木张开的蜘蛛网，现在反过来缚住了他自己，一动都不能动。

有时久木觉得自己很可悲，既然好容易找到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应该多少掌握一些主动权，现在却完全被对方所支配，任由她为所欲为。

不可思议的是，堕落到这种地步，倒发觉别有一种乐趣。

到了这种地步烦恼也没有用，今后只有顺其自然，更深地陷进去了。这既是一种无奈，又是对自己堕落本能的放任。

久木的思绪微妙地传导给了凛子，有时她轻轻叹口气说：“你也别想太多了。”

冷静下来一想，今后不能总像现在这样懒懒散散地生活，应该暂时告一段落，彻底解决一下各自的婚姻问题。

可是久木没有心情面对令人沮丧的现实。

和妻子离婚的事以及有关的种种问题，亟待久木去解决，久木却懒得

折腾，得过且过。

如果妻子来催的话，办手续也可以，不催的话，就这么过一天算一天。

凛子也一样，和丈夫断绝了来往，却不主动去找丈夫谈判离婚。

总之两人现在一味地沉迷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爱巢之中。他们十分清楚这是在逃避，是不负责任，然而要他们幡然悔悟，回归家庭已是绝不可能的事了。

他们不停地堕落下去，就如同陷入了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旁观者看来，简直是颓废透顶的行为，而他们本人却不以为然。听任自己在黑暗的欲海上飘浮，在无比快乐的幸福花园里这游。

他们在向肉体的极限、愉悦的极限挑战。

然而不仅整天闷在屋子里的凛子，就连每天去上班的久木，也意识到在现实和梦幻的生活之间产生了破绽。

白天，他去公司和同事们打交道，坐在办公桌前是现实，回到两人的住处，沉浸于情爱的生活就像是梦幻。

使这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并行不悖，融为一体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涩谷住处的糜烂生活的迹像也带到了办公室，女秘书试探他说过“近来你的脸色不大好”，见他打盹儿，又挖苦道“别太劳累了。”等等。

男同事们还没有说得那么露骨，只有松村看见他那副疲惫的样子，关切的问“你身体没问题吧？”

久木每次都回答得含糊其词。到了五月中旬，大家终于知道了他外宿的事。

一次，松村有急事找他，往他家里打电话时，他妻子告诉松村：“他早就不在家里住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语气非常冷淡，还说：“不过是吵架，没什么大事。”

虽说应付过去了，但是久木外面有女人，而且同居在一起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工薪阶层是干活挣工资，从这个角度是讲，私生活不大检点，只要好好工作，问题就不大。

可是如果由于私生活方面引起争端，也不可避免地对公司的的工作产生微妙的影响。例如，陷入三角关系的话，第三者或妻子来找上司诉苦等等，就会对自己非常不利。和银行等职业相比，出版社宽松一些，但对男女间的纠纷也很反感。

久木的工作清闲，问题也没有表面化，只是偶然从他和妻子的电话中，让人听出来，他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

一天，屋里只剩下久木和室长铃木两人时，铃木跟他聊起来，

“可真难为你了。”

久木听了，吱吱唔唔地不知道说什么好。铃木又揶揄道：“我真羡慕你的精力啊。”

铃木没再说什么，只是想让久木知道，自己也听到了传闻，那么，其他人就更甭提了。

被大家知道也没什么可紧张的，反正早晚是要离开家的，被人知道反而觉得轻松了。久木一边安慰自己，一边还是放心不下别人的看法。

被降了职，家庭不和又曝了光，更没指望再受到重用了。

在公司心情郁闷的话，人往往会躲进家里去。久木在公司倒没有不如意之处，只是和别的女人同居这件事，已经传开，每当别人说悄悄话时，他就感到不安，以为是在说自己。见到其它部门的人也觉得别人都在议论自己。

正所谓疑心生暗鬼，也许是自己多心。这时，能够安抚他的只有凜子了。

一回到涩谷那儿，和凜子两人在一块儿时，任何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了。只要在这间屋子里，就不会被人批评、议论，没有人指责他纵情声色。而且还有温柔接纳他的女性。他自然愿意呆在这儿了。

虽然这间屋子可以恢复疲劳，平静情绪，但他会突然被某种不安所攫住。

和凜子这样混混噩噩地生活期间，自己渐渐脱离了公司的同事和社会交往，发觉只剩下孤零零的他们自己了。越来越疏远了社会，使他们更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

使久木深切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和衣川的碰面。

照例是衣川打来电话，约在老地方，就是银座那个小酒吧。自去年秋天以来他们有半年没见了。

这段时间，久木一心用在了凜子身上，不好意思见衣川，衣川也很体谅他，没打扰他。

衣川比以前发福了，显得特别富态，说话声音洪亮，一见面就像质问晚辈似的问他：“现在怎么样啦？”

“还是那样。”

久木暧昧地答道。衣川一气喝干了一杯啤酒，

“越来越好了吧？”

久木不喜欢他那种好奇的眼神，衣川又道：“那么好的女人很难得，好好把握吧。”

好像是在鼓励，其实明显的含有揶揄和讥讽的语气。

“我真没想到她有勇气离开家庭，和你一起生活。”

“你听谁说的？”

“这有什么难的，我的情报网相当利害的。”

衣川自吹自擂他说，久木猜他是从凜子的书法老师那儿听来的。

“她还写毛笔字吗？”

“倒也没扔……”

“真可惜，今年春天她不准备参展了吧？”

凜子说她现在精神状况不佳，不打算给春季书法展览会投稿了。

“她以前就说过要离开家独立……”

久木点点头，想起了凜子曾经为专职讲师的事，去找过衣川。

“和你住在一起的话，就不必工作了吧。”

久木听的出来，衣川无意再为凜子的工作而斡旋了。

“她那么有才能，被埋没了太可惜。”

衣川故意使劲儿叹了口气。“真要是那样的话，就得怪你了。”

和衣川才聊了三十分钟，久木就感到心里憋闷，坐立不安的。

去年和衣川见面时还没有这种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就因为这半年来，自己一味耽溺于和凜子的爱情，因而和健全的循规蹈矩的衣川格格不入了吗？

衣川欠起身子对沉思着的久木说：“工作那边怎么样？”

“还过得去。”

衣川对他这个不得要领的答复不太满意：“你总是含糊糊糊的。”

去年年底衣川问过他有没有去出版局的打算，当时，久木下不了决心，回答得不干脆，后来衣川也没有再催问他。

“你也许最适合现在的工作了。”

衣川似乎有意无意在回避那件事。

久木也无意挪动工作岗位，沉默不语。衣川换了个话题：“来中心教点儿什么好不好？”

“不了，不了。”

久木觉得为那点儿课酬去中心上课没多大意思。

“你也别瞧不起我们那儿，最近新开了讲座，学员也增多了，在都内是数得着的。”

“那可太好了……”

“托你的福，我最近得了社长奖，从七月初开始，我可能要升任都内文化中心的总部长。”

衣川来见久木似乎是为了要告诉他这件事。

“恭喜你了。”

久木给衣川斟上了酒，忽然意识到他和衣川之间的不融洽感，就来自于上升者和下降者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和衣川见面后，久木情绪有些消沉，并非因为衣川的荣升，他再发展也是别的公司的人，与久木没有关系。

久木想的是，衣川在努力工作，而自己却没有好好工作，光想着凜子了。说得过分一点，自己竟然做出那样见不得人的事，真是无地自容。

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

自从两人同居以后，久木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见过衣川后，更促使他去深思了。

半个月后，仿佛预示着梅雨季节的来临似的，传来了一个阴郁的消息。

刚进入梅雨季节的第二天，一直在医院治疗的水口病故了。

水口和久木同期入社，晋升速度也差不多，两人关系一直很亲密。自从久木调到调查室后，两人疏远起来，水口继续升到了董事，可是，去年年底，他突然被调到分社去了。

水口不久被提升为社长，刚要大显身手就患了肺癌，三月底做了手术，久木去医院看望他时，听他家属说，已经治不好了。

久木担忧他的情况，犹豫着要不要再去探视的这段时间，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了。

在公司简报上写着“本社董事、马隆社社长水口吾郎氏，今晨五点二十分逝世，享年五十四岁”。久木想起了三个月前，去医院看望他时，水口所说的话：“人都有生老病死，应该在能做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事。”

直到临死水口都在想着这个问题吧。

水口的守灵仪式是次日下午六点，地点在他家附近的一所寺庙。

公司的年轻人负责丧仪的准备工作，久木到那里时，已聚集了很多前来吊唁的人，不一会儿，开始念经了。

祭坛中央的鲜花丛中摆放着水口的遗像，好像是二、三年前照的，面

露微笑，目光炯炯，精神饱满，眉宇间含有一股霸气。

尽管他已调到了分社，也是个社长，从祭坛直到灵堂的两边，都摆满了各个出版社社长以及编辑、营销、客户等有关方面人士敬送的花环。

久木看着这些花环，不由想起了“夭折”这个词。

用夭折来形容五十四岁去世的人似乎不大贴切，但是，作为同辈的久木来看，走得还是太早了。

像水口这样热爱工作，一心为社的人早早死去，而自己这样多余的人却活得好好的，真是世事难料，让人啼笑皆非。

开始上香了。久木排着队往前走，有很多人他都认识，挨着他的是同期入社的营业部长中泽，两人用目光打了招呼。

一步步走到了祭坛前，久木才真切感到了水口确实已不在人世了。面对水口的遗像，久木合掌为他祈祷。

“你怎么会死呢……”

久木想要说的只有这句话了……

在悼念或祈祷之前，久木耿耿于怀的是水口为什么如此匆匆而去呢。这只能解释为突然有一天，不小心踩上了癌这个地雷。水口和自己分别站在了生死之界的两边，原因就在于是否踏着了这个地雷。

上香时久木一直沉思着，向家属致意后，走出了灵堂，中泽招呼他说“去露个面再走吧。”

出门往右有个招待间，死者的生前好友都聚集在那里，其中有许多老相识，久木也想进去和大家聊聊。

可是想到自己的工作现状，总觉得不大自在，也可能自己想得太多了。

“就呆一会儿，没问题吧？”中泽又劝道。

进屋一看已有二、三十人在喝着啤酒，久木跟在座的熟人简单打了招呼就入了席。中泽一落座就对他说：“水口说他非常羡慕你。”

“羡慕我？”

久木反问道。中泽擦了擦嘴边的啤酒沫：“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没有闲着的时候。”

“他喜欢忙忙碌碌啊。”

“可以这么说。不过自从去了分社后，他渐渐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疑问，刚想要重新安排今后的生活时，就得了癌。”

久木去看望水口时，也听他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要是能像你那样就好了。”

“像我那样？”

“你也别瞒了，现在和喜欢的女人住在一起吧？”

连中泽都知道了，久木的心情黯淡了下来。

“工作当然也重要，可是我也想像你那样恋爱一番。尤其到了这个年纪，更有这种欲望了。”

“水口很爱他妻子的……”

“他是来不及了。看到他走得这么匆忙，我突然有一种紧迫感，总觉得这么下去似乎缺点儿什么，心里空荡荡的。”

久木也有同感，然而认真地爱一个女性，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是要负起沉重的责任的。

中泽对这些又了解多少呢。

在这个问题上，久木的看法有些不同。

中泽想的是在不失去家庭的基础上，和外面的女人谈情说爱，同时享有家庭的安宁和恋爱的激情。这或许是憧憬爱情的中老年男人们的共同愿望。

说实话，久木和凜子相识之初，也只是想和她时常见个面，吃吃饭，感受一下浪漫的情调。后来关系进了一步后，也不曾想到会打破家庭的平静。

可是现在久木的家庭何止不平静，已经陷入了灭顶之灾。究竟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久木也莫名其妙，等他意识到时局面已不可收拾了。

在这种状况下，听到中泽说“真羡慕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所羡慕的是表面的自由，然而里面充满着只有坠入情网的当事人才知道的甜酸苦辣。

中泽似乎还不了解久木家庭的崩溃，以及和凜子两人已身陷爱情地狱不能自拔的现状。

像肥皂剧里编的那样，双方发生争吵，然后再和好，在这样的反反复复中，相信最终能够凭借诚实和善良找到幸福。如果梦想着恋爱是这样肤浅的，一帆风顺的话，就成问题了。

说心里话，久木现在没有心情沉醉在这种甜蜜的情调中，并非不想，而是他们现在已经退不回去了。发展到这么深的程度，理性和良知都无法控制了。芸芸众生从降生这个世界时起，就被原罪一样深藏在体内的本能所操纵着，煎熬着。

由此往后的爱，是与诚实和善良无缘的刻骨铭心的爱，这条路的尽头只能是毁灭。正在自己为此而痛苦恐惧的时候，听到别人说羡慕自己，感觉就不仅仅是烦躁，而是愤怒了。

招待间里的人越来越多，足有四、五十人。

“到底是现职，葬礼也隆重。”

正如中泽所说，水口虽然去了分社，终归是总社的干部，所以，从出版界直到广播、广告业界的人士都来吊唁。

“这么年轻就死了的确很遗憾，可是如果退休了的话，没准儿连一半人都来不了。”久木看着祭坛四周摆放的花束说道。

“他的交际比较广。”

“光是交际广，来不了这么多人的。”

“不见得吧。”

“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是很受冷遇的。”

“死了以后还能来的是真朋友吧。不过，你没问题。”

久木不解其意，中泽调侃他说：“要是你的葬礼的话，她肯定会来的吧。可是我就没有。”

“说哪儿去了……”

久木从来没有想像过那种场面。

“有什么事的话，尽管跟我说一声，她好不容易来了，让她呆在角落里也太委屈了。”

“怎么会呢……”

中泽想像的是久木的妻子是丧主，凜子来吊唁的情景，久木觉得根本不可能。

“要不然就是她当丧主？”

中泽满有兴致地猜想着，久木从没考虑过这类问题。

“总之，葬礼是人生的缩影，还是好自为之吧。”

“我该走了。”久木站起身来。

“去她那儿？”

久木没说话，他知道即使否定中泽也不会信。

“你不会和她结婚吧？”

“你问我吗？”

“横山他们都挺担心的。”

看来中泽是从调查室的人那儿听说的。

“还没考虑这个问题。”

“那就好，谁也摸不准你会做出什么来。”

“摸不准我？”

“那是以前的事了。”

见中泽苦笑，久木想起了三年前的一场风波。

那时久木是出版部长，坚决反对出版一本宗教方面的书。理由是虽然销路看好，可是有关方面的大肆宣传与公司的形像不符。他一直反对销售第一主义的经营方式，与赞成派之间发生了争执，结果是暂停出版。

当时，中泽在营业部为此做过协调工作，所以才说起来的。

“这是两码事。”

久木现在对于工作早已没有了那个时候的热情了。

“我走了，回头见。”久木向中泽挥了挥手，就离开了。

他直奔地铁站，上了电车回涩谷去。

也没有干什么事，只是去参加了个葬礼，上了香，喝了点啤酒，怎么觉得这么疲倦呢。

可能是因水口的死而心情不佳，加上见到中泽及其他同事，感到与他们距离很远，仿佛自己独自游荡在另一个世界中。这种不和谐和孤独感更使他心情郁闷。

晚上八点过了，开往市中心的电车空荡荡的，久木坐在角落里想着刚才中泽说的话。

“你不会和她结婚吧？”

中泽像是随意问问，不过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

正如大家所传的那样，他们两人现在都离开各自的家住到了一起，无视舆论和父母、子女的意志，埋头于只属于两个人的天地里。既然能达到这个程度，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结婚了。不管能否得到别人的祝福，都应该先建立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

不可思议的是，久木从没有考虑过和凛子结婚，建立新家庭的事。他也想要换个大点的屋子等等，却没想到重新过一种新的生活。

奇妙的是，凛子也和他一样，她从没有说过“我想结婚”这句话。

两人如此的互相爱慕，为什么没有考虑过结婚呢？

首先凛子的丈夫暂时不会同意离婚，如果强行结婚的话，就犯了重婚罪。而久木这方面，妻子虽然同意离婚，可是一牵扯到财产分割和房子的问题，就相当麻烦，这些问题不解决，就离不了婚。

再加上，他们一直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脱离家庭，生活在一起上了，没有工夫思考下一步结婚的问题。

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呢。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得是，无论谁说出“想要结婚”的话，准会得到回应的，可是双方都闭口不谈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声音在久木耳边响起，

“也许两个人都惧怕结婚吧？”

坐在电车里久木返心自问。

“到底惧怕什么而不敢结婚呢？”

和妻子现在虽然分居了，过去他们也曾经相爱过，虽然不及和凛子这么热烈，但是都很爱对方，觉得彼此可以托付终生才结婚的。

可是这个婚姻过了二十五年后，变得百孔千疮，难以治愈了。当然婚姻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久木爱上了凛子，其实即使没有凛子，也早已出现裂纹了。

得到了人们的祝福，自己也觉得很可靠的爱情，竟然这么不堪一击，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久木自然联想起了“日常”、“惰性”这些词语。

无论什么样的爱，一结婚，陷入了日常生活，便马上会流于惰性，逐渐消磨下去。既便和凛子的惊心动魄的爱也在所难免。

或许久木和凛子都闭口不谈结婚的事，是由于双方都经历过一次结婚，切身体验到了，在安宁这个保障的背后，恶魔筑起了怠情的巢穴。

这时，久木忽然想到了，阿部定杀死石田吉藏，是在他们深深相爱后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在那般疯狂的做爱之后，由于爱得不能自制，女人把男人杀死了。他们才认识三个月，正像盛开的鲜花那样，是最热情奔放的时候，难道正是在这种时候才会发生杀死恋人的事吗？

如果他们半年或一年后结婚的话，就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爱情和占有欲了。由于爱得愈深，恨也愈深，甚至会很快就分手的。

这就叫做爱情的“昙花一现”。

久木到涩谷时正好九点。

车站附近到处是赶着回家的上班族，和结帮搭伙到娱乐场所去的年轻人。穿过这个热闹的地区，走上一个平缓的坡道，再拐进一条小路，周围马上静了下来。久木住的公寓，就在第一区的最边上。是个五层小楼，只能住三十户。说是才盖了十五年，可是显得很旧，入口处的墙砖有的都脱落了。

不知什么原因，回世田谷的家时，有“回来了”的感觉，可是，回这里时，好像来到一个秘密的藏匿之所，进楼之前，总要看看周围，然后才走进去，坐电梯上到四楼，来到走廊尽头倒数第二个房门前按门铃。

凛子在屋里时，总是等不及地飞奔出来迎接他，今天却没动静。

又按了一下门铃后，刚要自己用钥匙开门，终于凛子把门打开了。

“你怎么了？”

凛子没吭声。

“有什么事吗？”

久木脱了丧服，凛子把它挂在衣架上。

“刚才妈妈来了电话……”

凛子最近把这间屋子的地点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母亲。看她那不快的表情，久木觉察到不是好事。

“说什么了？”

“说了好多，最后说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凜子刚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

久木换上睡衣坐在沙发上，使劲叹了口气。

凜子被娘家的母亲叱责，久木已经知道了。结了婚还随便离家出走，和别的男人同居，对这样的女儿母亲严加叱责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说出断绝母女关系，还是第一次。

“突然来的电话？”

“我住在这儿以后，一直连娘家都没有联络过，所以妈妈觉得不能对我这么放任下去了。”

“真的说了断绝关系？”

“真的。她说今后谁也不认识谁，不许再跨进家门半步。”

以前也听说过凜子的母亲很利害，却没想到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那么，你母亲还是不同意离婚吗？”

“不，好像对这件事已经无所谓了。只是说，什么也不说就离家不归，和别的男人一起住，这是不能容许的，我怎么会养出这么淫乱的女儿。”

“淫乱的……”久木不禁重复道。

日日夜夜在这间屋子里反复发生的事，或者可以说是淫乱的，然而不应该忘了那里面有着压倒一切的爱。

“你跟她解释了吗？”

“解释她也不会懂的。她还说你太善了才会被人欺骗，男人不过是喜欢你的肉体。你被这种事弄得神魂颠倒，真是可怜的女人。”

久木一句话也接不上来，凜子轻轻叹息了一声。

“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可是妈妈不懂。也难怪，不亲身体会的话，当然理解不了了。”

虽说是母女，这也是个非常困难的谈话。母亲对陷入情网的女儿说，你是在出卖色相，女儿对母亲说，根本不是那样，妈妈没有体验过，理解不了。

奇怪的是后来母亲一说出，“谁也不认识谁”时，刚才还那么反抗的凜子，受到了打击，哭了起来，到底是母女连心哪。

不管怎么说，把情感那么好的母女拆散的罪魁祸首是自己。久木感到肩头很沉重，越来越坐立不安起来。

“我这回是真的没处可去了。”

久木把手轻轻搭在垂头丧气的凜子肩上。

“没关系，你母亲早晚会理解的。”

“她不会的，她没有那么深地爱过。”

“没像你那么爱得深？”

“妈妈觉得无论做什么，都以平凡稳妥为好。”

现在，凜子觉得自己作为女人已超越了母亲的世界。

“妈妈不理解我也无所谓，只要你理解我就行了……”

“我当然理解你了。”

凜子忽然紧紧搂住了久木，央求道：“抱着我，使劲点儿。”

久木用力抱紧她，凜子又嚷道：“打我，使劲打……”

“打你？”

“对，随便打，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快点儿打……”

说完凜子突然站起来，自己脱起衬衣来。

久木不知如何是好，他从自己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的凜子身上，看到了和自己同样孤独的影子。

现在久木不但和家庭，而且和公司的同事们也疏远起来，孤零零一个人飘浮在半空中，凜子也同样被此生唯一的深重的爱所缚，越陷越深，最后众叛亲离，只剩下自己孤单一人。

被世人拒绝、疏远的男女，最后可以依赖的，就只有同样孤独的男女双方了。除了寂寞的男人和寂寞的女人互相接近，疯狂地任性胡为之外，再没有其它方法能够治疗这种孤独感了。

凜子就是为了寻求这一拯救而央求久木抽打她的。

凜子匍匐在床上的裸体，就如同撞进了黑暗的地窖里的白蝴蝶一样，使久木不知所措。

看了看周围，久木抽出皮带，提在右手里。

“真打？”

“打吧……”

久木又看了一眼雪白的肉体，咽了口唾沫，高高举起了皮带，抽了下去。

随着一声嵌入皮肤的闷响，女人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别打了……”

对被虐感的渴求，使凜子想要尝试一下挨打的滋味，可是万没想到这么疼。

“太疼了，别打了。”

久木这才放下了皮带。

“疼吗？”

“疼死了，你真狠心。”

“我看看伤着没有？”

拿过台灯一瞧，从背上到臀部，有好几条红红的鞭痕。

“有点儿发红。”

“你抽得那么使劲儿。”

“你让我使劲儿抽的呀。”

“谁想到你真打呀。”

“一会儿就不疼了。”

久木轻轻抚摸着雪白皮肤上红红的血印说道。凜子忽然说：“对了，该我打你了。”

“算了吧，打男人有什么意思啊。”

“我想看你被打得满处跑的样子。”

凜子把久木拽过来，

“抱住我，抱紧点儿。”

拥抱着久木，凜子疯了似地喊道：“我真是变态，真是变态。”

纵情疯狂过后的凜子显得更美了。

挥舞皮带的久木原以为会把凜子身上的淫乱的虫子打掉，结果却正相反，被打的时候，凜子疼得直叫唤；可是同时，不安和羞耻跑得无影无踪，比原来更进一步体会到强烈的快感了。

这样抽打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变成煽动新的情欲的兴奋剂了。

凜子伸开四肢趴在床上，背上横七竖八的鞭痕，雪白的皮肤闪耀着玫瑰色的光辉。

被鞭子抽打后，毛细血管扩张，血流加速，再加上热烈的拥抱，凜子全身火一样灼热。

“真不可思议。”

久木说完，凜子靠了过来，

“什么不可思议？”

“吊唁水口的晚上，咱们俩却在做这些事。”

“不对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死和生只是隔着一层薄薄的纸。”

久木眼前浮现出祭坛上的水口生前照的遗像。

“去吊唁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呢？”

“现在活生生的人早晚都得死，只是时间的问题。”

凜子点点头，抓住久木的手放到自己的胸前说：“咱们一块儿死吧。”

“一块儿……”

“反正得死，一块儿死多好啊。活到现在也够了。”

凜子心里早就埋下了对死的憧憬。

凜子憧憬的是在满足的顶点去死，久木则是由于参加了朋友的葬礼，产生了虚无感所致，同样是死，两人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久木担忧地问道：

“你刚才说现在也够了？”

“对，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

“不想再活下去吗？”

“活下去也可以，只是觉得现在更幸福，每天能得到你这么深厚的爱。”

“活着也许会更幸福的。”

“同样的道理，也可能会更不幸福。今后，等待我们的只有一天天衰老下去。”

“你还年轻呢。”

“哪里，我跟你说过，皮肤越来越松弛，皱纹也增加了，一天不如一天了。”

凜子的想法是有些悲观，不过久木也觉得自己开始不行了，在公司越来越不受重用，成了多余的人了。与其那样下去，还不如消失在凜子的身体中更幸福呢。

“现在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

“还没有人像我们这么相爱呢。”

久木同意凜子的话，凜子转向他说：“我想出去玩玩儿。老在这儿呆着，闷得慌。咱们去轻井泽吧，父亲在那儿有个别墅，就咱们俩在那儿呆两天好不好？”

“不会有人来吗？”

“没人来，一直空着的。”

凜子的心已经飞向草木繁茂的静寂的轻井泽去了。

半夏

七月的第二个星期，久木为去轻井泽请了两天的假。

正是梅雨期将尽的雷雨多的时节。

好不容易去一趟轻井泽，本想等梅雨期过了再说，可是，七月中旬开始会议很多，而且连日来天气阴沉沉的，闷在地窖一样的房间里，心情更加阴郁，所以想早点儿去。

还有一个原因是，听凜子说“雨中的轻井泽也不错”。

梅雨时的轻井泽，水分充足，树木繁茂，还没到放暑假的时候，游客也很少。

选择这个时候去，算上周末的两天休息，就能住三个晚上，这样一来身心都可以得到洗涤。

近来，久木和凜子都有些萎靡不振的。

久木耳边老是响着女儿知佳对他说的话，“别老是拖拖拉拉的，要离就痛快一点儿。”

就是女儿不说，久木也不想回到妻子身边去了，可是又不想主动在离婚书上签字。这是在一起生活多年的人共同的矛盾心理，后来妻子也没有再来催他。在孩子看来，父母也太不干脆了。

连女儿也催着他和妻子离婚，使久木觉得和家人更加疏远了。

凜子近来也有点异常，那是在回了趟自己的家之后。

为了拿轻井泽的钥匙，凜子趁丈夫不在时回了趟家，发现家里有点异样，说是异样，其实也很正常，就是说有女人出入的迹像。

那天凜子来到二楼自己的卧室，从衣柜里取出别墅的钥匙，正要离开，忽然发现家里与以往不大一样。

丈夫很爱干净，尽管如此，书斋和客厅也收拾得太整洁了。早上，丈夫一定要喝完咖啡再走，不仅杯子洗了，厨房的抹布都叠得整整齐齐，用过的盆子扣着控水。书桌上的花瓶里还插着一朵从院子采来的紫阳花。

凜子以为是女佣和婆婆来给收拾的，可是去浴室一看，挂着一条她没见过的毛巾和牙刷。

一定是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凜子想到这，一刻也呆不下去了，赶紧逃离了家。

“真讨厌呐。”

凜子嘟哝着，并没有生气，既然自己不要家了，他让别的女人来，自己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也算解脱了。”

凜子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不舒坦。

“有了别的女人，应该同意和我离婚哪。”

如果凜子的判断不错的话，凜子的丈夫有了别的女人，也不同意和凜子解除夫妻关系。

“我再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凜子微笑着，笑得很勉强。

本以为会赶上晴天，可是去轻井泽的那天还是下雨。

据天气预报说，太平洋南岸的梅雨前线停滞不前，加上北上至小笠原诸岛的附近的台风影响，东海、关东一带将有大雨。

所以他们吃完饭，早早就出发了。

从拥挤的首都高速公路，上了关越高速公路后就畅通无阻了。

雨下得不大不小，久木望着窗刷扫动的前方，忽然觉得他们像是在逃离东京。

“好像在哪个电影里见过这种镜头。”

“是那种打斗片吧。”

“不是杀人犯，是相爱的两个人从都市逃到别的地方去。”

久木说完，过了一会儿凛子说道：“我们和杀人犯也差不多。”

“杀了谁？”

“没杀人，但是使很多人痛苦啊。比如你的夫人，女儿以及周围的人……”

凛子第一次谈起久木的家人。

“你的家庭也一样啊……”

“对，我周围的人也受到了伤害。”

听凛子说出这么有见地的话，久木感到很欣慰。

“爱是自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不伤害别人，很难获得幸福。”

“想要得到幸福该怎么办呢？”

“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伤害别人的勇气。”

“你有勇气吗？”

久木轻轻点了点头，望着雨水流淌的车窗，凛子喃喃道：“爱上一个人真是件可怕的事。”

“当然不能去爱一个讨厌的人喽。”

“可是，一旦结了婚就不容许了。爱上丈夫以外的人，马上会被说成是偷情啦，无耻啦等等。”

凛子发泄着一肚子不满。

“当然，因为相爱而结婚，后来又不爱对方了这样是不对，可是，人的情感不会一成不变的呀。”

“就像是二十岁时喜欢的音乐或小说，到了三、四十岁时就觉得无聊了，不喜欢看了一样，二十岁喜欢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渐不喜欢了，这也是很可能的。”

“音乐或小说后来不喜欢了，别人不会说什么，甚至还说你进步了，可是不喜欢一个人了，为什么就不行呢？”

“因为既然结婚的时候海誓山盟，那就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可是实在过不下去时，只好老老实实表示歉意，或者支付一些赔偿费，和对方分开了。”

“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会受到别人的叱责和侮辱呢？”

凛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久木都难于应付了。

“男女之间，或夫妇之间不是仅仅由好恶来决定的。”

“其实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反而是欺骗对方啊。和自己喜欢的人生活才对，可是又被人说成是折磨别人。”

听着低徊的萨克斯管的旋律，凛子的心绪更加黯淡了。

车子直奔埼玉县北部而去，雨下个不停。

久木为了打破沉闷的空气，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抓住了凛子的手，

凜子靠近了他。

“你喜欢我什么？”

刚才的话题太严肃了，她大概想轻松一下。

“全都喜欢呀。”

“总有最喜欢的地方吧？”

“一句话说不清楚。”

“我要听……”

对这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久木想逗逗她。

“你那么端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担心得不得了，就有意接近你……”

“结果呢？”

“原来是个非常好色的女人。”

凜子用拳头捶起久木来。

“这都得怪你呀。”

“越是端在越显得淫荡。”

“你就喜欢这一点？”

“那好，我就都说了吧。你干什么都很执着，非常要强，有时胆子很大，有时又很软弱，好像有点不平衡的感觉……”

“我第一次被人说不平衡。”

“咱们做的这些事能说平衡吗？”

凜子用手在车窗上画着，说道：“告诉你我喜欢你什么吧。”

“我有让你喜欢的吗？”

“也是不太平衡喽。”

“是吗……”

“第一次见到你时，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听说是大出版社的部长，以为是相当谨慎的人，可是，却吹嘘起自己编过的书来，像个年轻人似的。后来突然打来电话说想见我，也真够冒失的。”

“那你……”

“别打断我，好好听着。”

凜子往久木嘴里塞了一块薄荷糖。

“我真是看错人了。”

“看错人？”

“开始见你那么稳重，那么有绅士风度，我就放松了警惕，没想到突然把我带到饭店里去了。”

那是交往三个月后，在青山饭店吃完饭以后的事。

“那次，吃饭的时候，你往盘子里一气撒了好多盐，我就有点担心了，后来跟着你去了房间，又突然袭击了我。”

“喂，喂，我成了无赖了。”

“对了，你是有点儿无赖。一瞬间就把我给占有了，再也逃不脱了。”

“不知情的人听了，还以为我真是那么无赖呢。”

“那些流氓一般用麻药的，而你不用麻药，用肉体来俘虏人，太可恨了。”

久木苦笑着说：“那些流氓都是玩弄女性，利用她们来赚钱。我这个流氓不一样，我喜欢你才离不开的，我不是靠麻药是靠爱俘虏了你的。”

“这可麻烦了，麻药还有救，爱可是越治越严重啊。”

久木听了哑口无言，凜子凑过来说：“不过你是个温柔的无赖。”

车子沿上信越公路前行，快到锥冰岭了。

雨势小了一些，下起了雾，路面朦朦胧胧的。

穿过几条隧道就到了轻井泽，雾散去了。十点整，一共走了两个半小时。

还不到暑假，路上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个的自动售货机淋着雨。

凜子小时候常来这里，路很熟，在车站前换了凜子开车，开上了万平路后，又走了五、六百米，再向右一拐，就到了别墅。这是一座有年头的别墅了，包围在一片白桦林中。

“终于到了。”

把车停在停车场，下了车，只见茂密的树木前面有一座三角形屋顶的西洋式房子，大门亮着灯。

管理别墅的人叫笠原，知道他们要来，事先做了准备。

“小巧玲珑的房子吧。”

正像凜子说的那样，建筑面积虽然不大，可是占地不少，周围都是苍郁的大树。

“盖了有二十年了，已经旧了。”

“不过很别致。”

天黑看不大清，墙面好像是驼色的，一进大门有一个彩色玻璃装饰窗。

“父亲说轻井泽还是以西洋式的房子为好，就盖成这样的了。”

凜子的父亲是横滨的进口商，所以一定喜好这种式样。

一进大门，有一个宽敞的客厅，狭长的房间左边有个壁炉。靠壁炉围了一圈沙发和椅子，再往里是厨房，旁边摆着一个木制的餐桌，右边有一个小酒吧。

凜子领着他参观了一下别的屋子。门厅右边是一个和式房间和一个有两张床的西式房间，二层的书房里有一个大书桌，另外一间是卧室，摆着大衣柜和双人床。

“最近没人来，潮气很大。”

凜子说着打开了窗户，放空气。

“你母亲不来吗？”

“妈妈有关节炎，梅雨的时候不愿意来。”

凜子拿掉了床罩说：“在这儿的话，谁也打扰不了咱们。”

真像凜子说的，只要呆在这个地方，谁都不会知道的。

他们回到客厅，凜子给壁炉升起了火，虽说是七月中旬了，梅雨季节的寒气还是很大的。

壁炉的周围堆放了好多劈柴，好像是管理人给准备好的。劈柴燃烧起来后，火苗给房间带来了暖和气，感觉真是到了避暑的地方。

“你没带睡衣吧？”

凜子拿来了一件父亲以前穿的睡衣。

“看来下次也得给你准备一件。”

久木穿上凜子父亲的睡衣试了试，稍微大了点。

“我也去换一下衣服。”

久木坐在沙发上凝观看炉火，不一会儿，凜子穿着白色绸缎的睡衣走过来。

“喝点儿香槟吧。”

凜子从酒柜上拿下一个酒瓶，往细长的高脚杯里斟了酒。

“总算和你一起来了。”

凜子说着伸出杯子说：“为轻井泽的我们干杯！”

“今天晚上在哪儿睡呀？”

“在二层的卧室睡吧。”

二层的卧室里有个很大的双人床。

“父亲以前常常睡在那间屋子里。已经有三年没来了，床单和床罩都换新了，你没什么吧？”

“我是怕咱们两人睡的话，会被你父亲怪罪。”

“没关系。父亲和母亲不一样，很通情达理。我结婚的时候，曾对我说‘不高兴的话随时都可以回家来’。”

去年年底，凜子的父亲突然病逝，使她非常难过，肯定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父亲的死对我打击很大。我一直很任性的……”

久木想起守灵之夜的事。

“那次被你叫到饭店去了，我觉得对不起父亲，可是因为有你和我在一起，我才恢复过来的。”

“你父亲要是知道了我们两人到这儿来了，会怎么想？”

“父亲会理解的。他常说，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我如果说和你两个人从东京逃到这儿来了的话，他会说，好啊，就在这住下吧。”

回忆起父亲时凜子又难过起来，声音硬咽着。

两人凝视着火苗，凜子轻轻说道：“火苗也有好多种形状哪。”

真的，同一块儿劈柴的火苗，有又红又亮，有的又黄又小。

“我就是那个大火苗。”

凜子手指着火苗说，她的额头被跳跃的火苗映得红红的。

夜里，久木梦见了凜子的父亲。

他坐在书房里的椅子上，只有宽阔厚实的背影，看不见脸。

凜子小声告诉他，那是父亲，久木想走近问候一声，背影突然消失了，正在奇怪的时候，凜子说已经火葬了。看着黑黑的洞穴中燃烧的火焰，凜子告诉他那是在火化父亲。久木一听，合起掌来，火焰越来越小，渐渐熄灭了。

这时久木醒来了，身上觉得冷，所以会梦见火灭了。借着床头灯微弱的光亮，久木看见了睡在旁边的凜子，久木这才明白过来，这里是轻井泽，于是努力回忆起刚才做的梦来。

每个情节都连不上，这个梦和睡觉之前，和凜子谈到她父亲，穿她父亲的睡衣，一块儿看火苗等有微妙的关系。可是梦见火化凜子父亲的火焰，实在可怕，看了看周围，也没有会梦见死的迹像啊。

手表放在楼下了，不知道时间，大概有三点左右吧。雨一直在下，雨点打着床边的窗框，劈里啪啦地响着。

久木觉得身上有些冷，就轻轻地搂住了凜子。

他不敢吵醒正在熟睡的凜子，只是抚摸着她那柔软身体继续沉入了梦乡。

久木再次醒来时，凜子也醒了，只是躺着不动。

久木凑近了她，凜子也贴了过来。

互相搂抱着，久木问：“几点了？”

凜子说：“床头桌上有表。”

久木扭头看了下表，是上午八点。

睡得时间真不短了，久木抬头看看雨点僻啪作响的窗户，凜子问：“想起床吗？”

“不……”

轻井泽有几个地方想去看，时间有的是，不着急。

“还下着呢。”

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挡着，所以屋子里光线昏暗，不过外面的风声和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还是很清晰的。

“就这么躺会儿吧。”

雨已经下了三天了，以往会觉得受天气的影响而忧郁，现在一点儿也没有这种感觉。再说，在雨天的清晨，和皮肤柔软的女人睡在一起，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冷吗？”久木把凜子搂到怀里抚爱起来。

凜子说道：“提个要求可以吗？”

“什么要求？”

“别停下来。”

看着凜子那像牵牛花一样粉红的嘴唇，久木咀嚼着凜子说的这句话。

对寻求快乐的女性来说，这是正常的要求，然而从男人角度看，是个过分的要求。

在雨天的早晨，在这个与世隔绝般的静寂的秘室中，男人在一番拼搏后，终于弹尽粮绝，趴在灼热的女人身上了。

尽管男人和女人感觉上有差异，只要和相爱的人交合，就会使对方感到快乐。

“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尽管说。”

“这就足够了，没有女人能超过你了。”

“真这么想？”

凜子叮问道，其实这是不言自明的。久木不讨厌和女人做爱，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这么充实、深刻。

以前他所感觉到的只是一般男人的普通的快感，和凜子认识以后，愉悦的感觉一下子增强了，加深了，也更持久了。

在这个意义上，久木也受到了凜子的刺激、引导和启发。

“我决不让你离开我。”

“我也是，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凜子柔和的声音消失在清晨的细雨中，久木轻轻闭上了眼睛。

半睡半醒地躺了好长时间，十点多两人才起了床。

“到这儿来就是不一样，感觉特别好……”

凜子在镜子前面梳着头，说道。

涩谷的屋子他们太熟悉了，不免渐渐流于惰性，到这个别墅来度假，使久木感到新鲜而有活力。

“看来不能总是千篇一律的没有变化。”

这不仅仅指变更场所，也适用于男女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永远保持新鲜的状态。”

凜子道。究竟能保持到什么时候呢，惰性这个怪物或许已经悄悄潜入他们之间了吧。

“我先去洗澡了。”

凜子下楼去洗澡了，久木打开了卧室的窗户。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快十一点了，四周很静，从树叶上滴落的雨点不断地渗入布满青苔的地面。

在这静寂的雨天里，久木想着今天是自己五十五岁的生日。

到了这个岁数过不过生日都无所谓了。自己最惊讶的是，居然一转眼活到了这把年纪。

久木忽然想起了家人。

如果现在没离开家的话，妻子一定会对自己说一句“祝你生日快乐”，女儿也会打来电话表示问候的。

这时楼下传来了凜子的声音，

“早饭吃面包行吗？”

久木下了楼，冲了个澡，坐到了餐桌旁。

早饭是香肠、煎鸡蛋和生菜，还有面包和咖啡。吃完饭已经十二点了。

凜子很快收拾完，穿了一身天蓝色的套装，准备出发。

以前久木搞采访的时候，经常到轻井泽来，最近几年没有机会来了。

久木一到这里便触景生情，回忆起过去在第一线时的情景。

“咱们到哪儿去啊？”久木很自然地想到了和文学有关连的地方。

“这附近有个有岛五郎绝命之处。”

久木说道，凜子查了一下地图。

“墓碑在三笠饭店附近，他的别墅在盐泽湖岸边。”

别墅好找，他们先去那儿看了看，湖畔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和式别墅。导游图上说，别墅名叫“净月斋”，由于长年无人居住，已破烂不堪，被当地的人士重新翻盖后，迁移到此处来的。

现在的位置在湖边显眼的地方，既然到了这儿，应该去看看原来的地点。

他们又折回来，沿三笠街往北去，街两旁都是松树。从前田乡向右一拐，出现了一片树木繁茂的坡地，从泥泞的羊肠小道穿过去，就看到了杂草丛中竖着一块儿墓碑，依稀可以辨认出上面的字迹。

一九二四年，当时的文坛宠儿有岛五郎和《妇人公论》的漂亮的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在这个地方的别墅双双情死。

当时有岛五郎四十五岁，妻子已经去世留下三个幼子；秋子三十岁没有孩子，是个有夫之妇。

二人并排上吊而死，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梅雨季节的一个月之久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被发现时，两人的尸体已经腐烂变质了。

发现的人说“他们全身都生了蛆，就好像挂在顶棚上的两块蛆虫的瀑布。”

有岛五郎和波多野秋子的情死事件，这一华丽的丑闻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然而他们死后的情形是相当凄惨的。

凜子听完久木的叙述，害怕地望了望四周，然后向石碑合十为他们祈祷。

在这暗无天日的灌木丛中，好像随时都会被带到死亡的世界中去似的。

“这回我带你去一个我喜欢的地方。”

凜子开着车沿三笠大街往南去，一进入鹿岛森林边上的小路，就看到一个池子，这就是云场池，池子不太大，呈狭长的形状。

“这个地方下雨也很有情趣的。”

果然，茂密的树林所环绕的水池，笼罩在蒙蒙的水汽里，就像暗藏的沼泽地一样飘散着妖气。

“你看，那儿有一只白天鹅。”

顺着凜子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水面上飘浮着几只鸭子，其中有一只白天鹅。

“它老是单独呆在这儿，不知道是为什么。”

凜子担心它没有伴儿，太孤单了，而白天鹅若无其事地浮在水面上，像只雕塑一样。

“也许它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孤独。”

久木给凜子打上伞，继续往里走。池边一个人影也见不到。

路越来越不好走，两人只好半路返回，到湖边一个餐厅去喝咖啡。

“死了一个月才被人发现，也太可怜了。”

凜子还在想着武郎和秋子情死的事。

“那么长时间，就那么吊在空无一人的别墅里。”

“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去别墅吧。”

“两人一起死也不该选择上吊啊。”

凜子望着烟雨蒙蒙的水他说道。

晚上久木和凜子在离别墅不远的饭店吃了晚饭。这是轻井泽的一家历史悠久的饭店，白色的二层楼建筑，正面有一排木栅栏，与周围的绿树十分和谐，有着避暑地饭店所特有的闲静气氛。

天刚刚擦黑，两人面对面坐在看得见庭院的窗边，凜子薄薄的上衣下套一条白色的裙裤，这身轻松的打扮，一看就是来避暑的。

凜子先要了瓶香槟酒。服务生给他们的杯子里注入了琥珀色的液体，凜子拿起杯子，和久木碰了一下杯。

“祝你生日快乐。”

久木一怔，马上笑道：“你没忘？”

“当然了，你以为我给忘了？”

今天早上，久木想起了自己的生日，见凜子什么也没说，以为她没想起来。

“谢谢，没想到你会在这为我庆祝生日。”

“从东京出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这回久木又一次举杯，向凜子表示谢意。

“不知道送给你什么好……”

凜子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

“给你的生日礼物。”

纸包里面有个小黑盒，打开一看是个白金戒指。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意，我想让你戴上。”

久木往左手的无名指上一戴，不大不小正合适。

“我知道你手指的粗细，我定做了一对儿。”

凜子说着伸出左手给他看，无名指上也带着个一模一样的戒指。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老戴着它。”

久木第一次戴戒指，有点儿不好意思，可又不敢不戴这么宝贵的礼物。

他们吃的是西餐。凜子点了沙拉和清汤，主菜是虹鳟鱼；久木点了金枪鱼和西餐汤，还有香草羊排。

又喝了几杯香槟后，添加了红葡萄酒，凜子的脸上起了红晕。

“本想给你定个生日蛋糕，可是觉得这种场合不大合适。”

当着其他客人的面，是有点太张扬了。

“我这岁数，还不知道能不能吹得灭五十五根蜡烛呢。”

“你挺年轻的，不显老。”

“你是说那儿？”

久木压低声音说，凜子说了句“别瞎说”，又道：“你的头脑也比那些男人们灵活得多。”

“多亏了你呀。”

“从一开始我就对你这点印象很深。比那个衣川有活力得多，又特别幽默……”

被人夸赞显得年轻，久木并不那么高兴。

“以前我采访过一位八十八岁的实业家。他对我说过，光长岁数，心情总也不见老，真是头痛。我现在好像能体会到了。”

“总是显得年轻不好吗？”

“不是不好，他的意思是光心理年轻，身体跟不上去这种难受的感觉。倒不如心情也和年龄一样的衰老好受一点。”

“那不就成了没用的人了吗？”

“其实现在在公司里也是没用的人。”

久木用一种自虐的语气说道。

“那是公司不用你，不是你的问题，这和在公司中的地位没什么关系呀。”

凜子鼓励道，可是男人的精神状态多少要受到一些影响。久木尽量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不过谁能保证以后会不会产生失落感呢。

久木品着葡萄酒，心情开朗起来，也感到肚子有点儿饿了。

久木想吃凜子的虹鳟鱼，就分了一点儿过来，又给凜子的盘子里放了一块儿自己的羊排。

“两个人能多吃几种，真不错。”

“并不是谁都可以的吧。”

“那当然，只有和你才行。”

男人和女人分着吃东西，是有肉体关系的象征。在这个餐厅里，有人也许这么看他们，久木也不想回避别人的目光。

以前就连和凜子坐车去镰仓，都担心周围人的视线，现在完全没有了那种不安，被人看不看到全无所谓了。

事到如今还在乎别人的看法毫无意义。应该珍惜所剩无多的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死也心甘情愿。

久木心里渐渐萌生了一种满不在乎的想法，更确切的说是某种决心或坚韧的意志。

人一旦改变了价值观，生活方式就会随之改变。以前觉得重要的东西不再重要了，觉得无聊的东西反而宝贵起来了。

“我也该考虑退休了？”

久木不由自主他说出了平时常常思考的事情。

凜子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久木解释道：“什么工作都不干，完全自由之后，也许想法还会有所改变。”

“怎么改变呢？”

“我觉得只要在公司里的话，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凜子一时还是理解不了久木想退休的心情，这也难怪，她没当过公司职员，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久木自己嘴上说想要退休，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理由。

如果一定要个理由的话，可以说是“某种模模糊糊的疲惫感”吧。

无论是谁，只要当了三十年上班族的话，都会感到某种疲劳，尤其是最近与同事之间的疏远，更加重了这种感觉。

“你要是不想干的话，就别干了。”

凜子表示很理解。

“只是不要从此消沉下去，我希望你总是生气勃勃的。”

“我知道。”

“你是个有自信的人，如果你觉得退休后也能生活得很好……”

“谈不上自信，只是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为自己而活……”

久木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一直是在幕后，整理别人写的稿子或各种报道，自己并不出头露面。

“我能理你的心情。”

凜子过去的人生也是一直生活在丈夫的阴影下，也是一种幕后的角色。

“也许我是不知足，我不愿意永远扮演这种角色。”

“不能说是不知足。”

透明玻璃杯里的红葡萄酒，血红血红的，凜子看着看着心里涌起了一股勇气。

“咱们俩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怎么样？”

“什么叫轰轰烈烈……”

“就是让大家大吃一惊，赞叹不已的那种事。”

凜子望着玻璃杯里的红葡萄酒说道，眼里神采奕奕。

两个人来了劲儿，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干了葡萄酒。

吃完最后一道甜点已经九点多了，他们起身来到了前厅，外面的小雨已经停了。

“走着回去吧。”

从饭店到别墅，要走二十分钟左右，久木点点头，撑起雨伞，和凜子并肩走出了饭店。

雨后清新的空气吹在他们发热的脸上，特别的舒服。

路灯下的柏油马路，湿漉漉的，夜空积着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星星和月亮。

穿过饭店前的广场，来到一条白桦林荫道上，凜子悄悄地挽住了久木的胳膊。

还不到盛夏时节，四周寂静无声。偶尔可以看见树丛中闪烁的点点灯光。

大概是为了暑假前的幽静，人们早早就到别墅来度假了吧。

久木也紧紧地挽住了凜子。这个时间谁也不会碰到，即使碰上也不再

往心里去了。

他们走在马路上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在夜空中回响着。

白桦林荫道的尽头，是个三叉路口，他们又进入了一条林荫道，凜子边走边说：“那两个人死在那么荒凉的别墅里，是吗？”

凜子想起了白天见到的那副景象。“他们一定很冷吧。”

走着寂静的在路，凜子更忘不了武郎和秋子的情死事件了。

凜子问道：“那个别墅是他的吗？”

久木曾经读过有关的报道，多少记得一些。

“原来是他父亲的别墅，后来由他继承了。”

“那么他们去的时候，那里没有人吧？”

“他的妻子已经病故了，孩子们还小，他不去的时候是空着的。”

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等车开过去后，凜子又问：“他们死的时候是七月初吗？”

“发现遗体时是七月六日，大概是在一个月前的六月九日死的。”

“怎么知道是那天呢？”

“秋子直到八日以前还去上班的，九日，有人看见他们从轻井泽车站往别墅方向走去。”

“是走着去的？”

“可能也有车，不过，有人看见他们走着去的。”

“有四、五公里远吧？”

差不多得走一个多小时。

“在别墅呆了二、三天吗？”

“不太清楚，他们死的时候，把绳子拴到门框上，脚下踩着椅子，把绳子套在脖子上之后，就踢倒了椅子。”

“太可怕了……”

凜子紧紧拽着久木，好半天才松开，小声说：“不过，够有精力的。”

“有精力？”

“是啊，走了一个小时到别墅后，又拴上绳子，摆上椅子，这些都是为了死才做的吧？”

久木同意凜子的看法，自己去死确实需要有旺盛的精力。即使是健康的人，自己弄死自己，没有相当的精力集中和强烈的求死愿望是做不到的。

“他们为什么要死呢？”

凜子朝着夜空间道。

“为什么必须去死呢？”

凜子的声音消失在白桦林中。

“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必须去死吧？”

当时有岛五郎在文坛正走红，波多野秋子三十岁，美貌超群，可以和女演员媲美，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儿，两人都处在人生的鼎盛之时，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死呢？

“要说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只有一点。”

“哪一点？”

“有岛五郎在遗书中清楚地写着‘在这欢喜的顶峰迎接死亡’。”

凜子突然停住了脚步，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

“就是说因为特别幸福才死的吗？”

“从遗书来看是这样。”

起风了，路旁的白桦树摇曳着。

“是吗，是因为幸福才死的吗。”

凜子又迈开了步子。

“也许是害怕太幸福了。”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太幸福的话，就会担心这个幸福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们想要永远永远持续下去吧。”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凜子对着夜空自问自答：“只有死了？”

回到别墅后两人又喝了点儿白兰地，心里都还在想着刚才的谈话。

凜子向前欠着身子，盯着燃烧的炉火，嘴里喃喃自语着“原来是这样”，“只有死了”。

久木无意跟她唱反调。人越是感到幸福，就越希望永远拥有它，因而选择了死，他觉得这种想法既可怕又真实。

“咱们该睡了。”

再继续想下去，只能越来越被死的念头所攫住，久木先去洗了澡，上了二楼。

没有雨声，周围一片死寂。久木黑着灯躺在床上，这时凜子洗完澡，穿着睡衣进来了。

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才慢慢上了床，久木抱住她，听见她嘴里还在嘟囔着：“只能死了？”

她像是在询问久木，又像是在问自己。

“为了保持幸福只能那样做吗？”

“幸福也不仅仅是这些。”

“我希望像他们那样永远深深相爱，绝不变心……”

凜子的心情久木能够理解，但是他觉得发誓永不变心就有点虚伪了。

“双方永远永远不变心，难道不可能吗？”

“不是不可能，活着的话，总会有种种的事情发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

“你的意思是，只要活着就不可能吧。”

凜子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着。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声声鸟鸣，在这深更半夜，会是鸟叫吗，久木侧耳倾听着。这时凜子说道：“我明白她的心情。”

“谁？”

凜子慢慢放平了身子，

“就是把男人杀了的那个阿定呀。”

凜子又提起了那个事件。

“当时，阿定说因为不想让任何人得到他所爱的人，所以杀了他，否则的话，他会回到妻子身边去的。就是说如果不想放弃这个幸福，就只有来死他才行，对吧？”

“是啊，他就再也不会背叛了。”

“爱上一个人，爱到了极点就会杀人吧？”

久木非常明白凜子此刻的心情。

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要是喜欢得发疯，就只有把她杀了。让她

活着的话，说不定她什么时候会爱上别的男人。不能容忍女人出去放浪，要
使她永远呆在自己身边，就只有杀了她才是最好的选择。同样，女人要想把
一个男人据为己有的话，也只有把那个男人从世上抹掉了。

“爱情真是件可怕的事。”

凜子似乎刚刚意识到这一点。

“喜欢上某个人，就想完全占有对方。可是无论同居还是结婚，都不大
容易达到这个目的吧？”

“是的，活着的话随时都可能背叛的。为了使这一切都不发生，把人杀
死是最保险的。”

“这么说爱来爱去，最后结局就是毁灭吗？”

凜子发觉爱情这个很好听的字眼，其实是极端自私的，暗含着毁灭这
种剧毒的东西。

从爱谈到死，久木脑子越来越清醒，凜子转过身来，和他面对面地躺
着，用手戳着他的胸口问道。

“你永远不变心？”

“当然了。”

“你真的永远爱我，永远只喜欢我一个人，绝对不喜欢别的女人？”

久木刚要说“当然了”，凜子用两只细细的手指卡住了他的喉咙。

久木一下子出不来气了，黑暗中凜子双眼死死地盯着他。

“骗我吧，说永远永远爱我，是骗我的吧？”

“不是，不是骗你。”

久木抚摸着被掐疼的喉咙说道，凜子马上摇起头来。

“刚才你不是说永不变心很难做到吗。”

的确，要说到永生永世，久木就没有自信了。

“那么，你怎么样？”

这回，久木用手指戳着凜子左边的锁骨问道。脖颈纤细的女性，锁骨
上会有一个小坑，有食指大小。

“你永远不变？”

“当然不变了。”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决不变心？”

“绝对只喜欢你一个人。”

久木摁了一下她的锁骨，凜子疼得叫了起来。

“疼死我了。”

“最好别说得那么绝对，你也可能变心的。”

“太过分了，就没有一点信任感吗？”

“只要活着，就不能断言永远不变。”

“那我们只能死了，在最幸福的时候去死了。”

凜子急急他说了这句话后，便沉默了。

周围静得出奇，别墅笼罩在夜幕中。

然而寂静之中也会潜藏着声音，像夜空中飘浮的云朵，庭院里树叶的
坠落，房屋建材的破损，这些声音重合起来，会发出极其微小的声响的。

久木专心聆听着黑暗中的声响，凜子轻轻问他：“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凜子说：“真惨哪。太惨不忍睹了。”

凜子又想起了武郎和秋子死时的情景。

“既便要在幸福的顶峰时死，那种死法也太可悲了。太令人痛心了。”

“遗书上写着请不要寻找我们。”

“可是，早晚会被人发现的呀，既然如此，还是死得像点儿样好啊。”

这当然最理想，不过也仅仅是活着的人的愿望而已。

“自杀的人可能想不到那么多。”

“我可不愿意，坚决不愿意的。”

凜子激动起来，轻轻抬起上身说：“我不怕死，随时都可以和你一起死，只是我不喜欢那种死法。”

“可是，发现晚了的话，都得腐烂哪。”

“腐烂也不一定长蛆啊，至少应该在死之前让别人看到两人在一起。”

说实话，久木到今天为止，别说怎么去死，就连死都没想过。

降生到这个世上，早晚是要死的，可是久木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

不知为什么，和凜子谈着谈着，对生命的执着渐渐淡薄了，觉得死并不那么可怕了，甚至和自己亲近起来了。

这种安宁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和凜子在一起时，会觉得死可怕呢？

久木慢慢地脱下了凜子的睡衣，紧紧的搂住了她的裸体。

现在，久木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紧贴着凜子，他们紧紧搂抱着，下肢互相缠绕着，两人的皮肤贴得一点空隙也没有，仿佛每一个毛孔都重合在一起了。

“好舒服啊……”

这是从久木全身的皮肤中发出的叹息和喜悦。

沉浸在这沸腾般奔涌的快感里，久木发现肌肤的接触给人以安宁，同时也使人达观。

女体是那么光滑而柔软，只要沉浸在这种丰润温暖的感觉中，死就不那么令人恐怖了。

“原来是这样……”

久木冲着凜子的肉体喃喃道。

“要是这样拥抱着的话，我就敢去死了。”

“这样拥抱着？”

“就像这样紧紧地抱着……”

在女人的怀中，男人变得无比的温柔顺从，仿佛变成了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少年，变成了胎儿，又变成了一滴精液而消失不见了。

“像现在这样我不害怕。”

“我和你在一起也不害怕。”

久木听了忽然又不安起来，仿佛自己就要被拽往甜蜜舒适的死的世界中去了。

为了避免总是去想死的问题，久木更紧地抱着凜子，凜子憋得挣脱了他的拥抱，大口地喘着气。

久木闭上眼睛说道：“好安静啊……”寂静的暗夜黑得那么深沉，那么浓重。

“到轻井泽来真是太好了，心灵得到了彻底的净化。”

很多人对梅雨季节的轻井泽敬而远之，久木倒相反。暑假前夕，游客

寥寥，被雨后的葱绿所包围的静谧，滋润了因都市生活而疲惫的心灵，阴郁的绵绵细雨，浇灌了给夏季以阴凉的绿树，养育了覆盖地面的青苔。

当然连绵不断的降雨有时也会使人萎靡不振，思想更容易走极端。

凜子从武郎和秋子的绝命之地回来后，一直不能摆脱死的纠缠，一再地谈论死的问题，不能说和阴沉的雨季毫无关系。

“就在这儿呆下去好不好？”

听凜子一说，东京的街道和公司又慢慢浮现在久木的脑海里。

“那怎么行啊……”

在这雨中的轻井泽再呆上两天的话，他真的舍不想去上班了。

“夏天人多，我喜欢秋天到这儿来。”

凜子说完又挨了过来，久木触摸着她那丰满的胸部，禁不住兴奋了起来。

想了太多的死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迫切地想得到生的验证，在获得性的快乐的同时，疯狂地耗尽所有的精力，就会消除对死的不安，体味活着的真实感觉。

万籁俱寂的夜晚，在这树丛环绕的房子里，两个人为寻求这样的麻醉剂而疯狂。

至福

街上早早的呈现出了秋天的气息。

久木发现，街上行人的穿着和商店橱窗里的时装，越来越多地换上了紫红色和棕褐色。

季节也在随之向秋天转换着，刺眼的阳光已渐渐失去了威力。一过五点，刮来微风徐徐，太阳也开始西沉了。

傍晚时分，久木进了一家咖啡店，要了杯热咖啡。

久木坐在二层楼上，透过玻璃俯视下面银座的街景，正值下班的高峰，人们结束了一天工作，穿着单调的西装的职员们中，夹杂着年轻的公司小姐妍丽的身姿。

“让您久等了。”

这时身后响起了女招待的声音，久木赶忙回过头来。

穿着白上衣，粉红色裙子的女招待，放下咖啡就离开了，久木低着头，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似的。等她走了之后，才松了口气。

久木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客人寥寥无几，店里很安静。

刚过五点，没有什么客人，久木之所以这么在意女招待和周围的客人，是因为他的内衣口袋里藏着一个重要的东西。

今天下午，久木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才到饭田桥的研究所来的。

久木想到去研究所，是因为和凜子约好一起死的这件事。

要想抱在一起死，得采用什么办法才行呢？

这半个月来，久木和凜子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翻阅了许多推理小说和医学书籍，才想到了这个唯一的办法。

这是他们二天前得出的结论。

决定了和凜子一起踏上死亡之旅的时候，久木觉得如同冲破了一面巨大的屏障。

死虽然可怕，但就像一次出门旅行，这个世上的芸芸众生，早晚都要走上死的旅途，自己不过是希望和最爱的人，以最美的形式去旅行罢了。

凜子说两人抱在一起死就不害怕，而且是在达到快乐顶峰的一瞬间结束生命。两人没有体验过死，然而一想到在全身充分满足的时候，互相搂抱着停止呼吸就不觉得可怕了。

和凜子定下了死亡之约后，久木心里对死亡的不安感迅速消退，而对死的渴望渐渐增强了。

这是华丽耀眼而又心满意足的死，是只有他们这两个因相爱而死的人才能获得的至福之举。

像他们这样追求并付诸实施这种幸福之举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是从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对儿的，屈指可数的男女组合中被特别筛选出来的“爱的精英”。

过去人们一向认为情死多是因为没有出路，被迫去死的。然而现在和近松、西鹤生活的江户时代不同了，由于贫富悬殊，为贫穷和债务而哭泣，被身份高低、世俗人情所制约，一筹莫展而选择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久木似乎明白了阿定被警察逮捕时，为什么会面露微笑了；也明白了秋子为什么会在决心和武郎情死的前一天，还像往常一样去工作，给周围的人留下和蔼的笑容了。

人们通常把他们的死看做疯狂或悲惨的结局，这是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外在的形体，而死去的人却是在无比幸福的彼岸世界。

无论活着的人如何评判，他们自己归依了爱的圣殿，在幸福的极致走向了永恒的安息。

久木这样一想对死的恐怖渐渐淡漠了，甚至渴望去死了，然而一旦具体到如何去死的时候，会遇到几个困难的问题。

首先，他们要自己舍弃本身所具有的生的意志，亲自结束生命。背离世间的常理还不算太难，而违背生命的法则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尤其是凜子和久木所追求的死是相当任性的，奢侈的死。

两人一起死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像武郎和秋子的缢死，或一起跳崖，一起躺在充满煤气的屋子里等等。

同时去死不难做到，但凜子所追求的是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不分开死法。

应该说凡是情死的男女都希望能抱在一起死，可是，尸体被发现时都是谁也不挨谁。例如，互相用腰带捆绑起来，拉着手从高处跳下去，发现的时候绳子已断开，两人离得老远。

死在充满煤气的屋子里时，最后也是各自分开的。

活着的人，尽管可以选择死，但连死后的样子也要选择的话，就是一种奢望了。

而凜子所追求的死，是最最奢侈而任性的。

她想要互相紧紧拥抱着，甚至连男人和女人的性器官都接合在一起那样去死。

这种死法是否可能呢？

如果可能的话，久木也希望能如此，以满足凛子的心愿，可是到底有没有可行的方法呢？

绞尽脑汁的久木，决定今天到一个朋友那儿去一趟。

没有比思索怎么去死更奇妙更不可思议的事了。

以前久木也思考过人生，但都考虑怎样活得更好，都是向前看的。

现在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考的是怎么死这种向后看的事了，而这种思考并不是针对接近死亡的衰老或疾病采取对策，而是亲手将活着的生命断送掉的方法。

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书多得数不胜数，而有关自杀的意义和方法的书却几乎没有。

在这样的现状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赴死，就需要具有比向前看的求生愿望更多出几倍的能量和精力。

久木又一次痛感到死的艰难，开始理解了自杀者之所以选择缢死或断崖等，在人们看来很不雅的死法了。

选择死的人，往往直到临死之前还不知怎样死为好，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死得痛快，死得不痛苦。

由于从来没有考虑过怎么死，所以事到临头，自杀者能想到的就只有从断崖或高楼、站台上往下跳这种方式了。

与此相比，缢死比较麻烦一些，需要冷静的意志和准备工作。此外用煤气自杀也需要做些准备，而服毒的话，既不好弄毒药，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久木对于和凛子一起死已没有异议了，只是死的方法总也定不下来。

从九月中旬到月底，久木一直专注于这个问题，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叫川端的朋友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我那儿净是氰化钾……”

川端是久木高中时的同窗，大学时学的是理工科，现在饭田桥的环境分析中心的研究室工作。

去年秋天的同学会时见过他，他是久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现在也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久木给川端打了电话，正巧他下午有空，于是，久木说下午去找他有点事，借口是关于一部小说里描写用毒药杀人的内容，自己不懂得这方面的知识，想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一下。

川端的专业是分析化学，现为主任研究员，久木到了研究所后，被领到了三楼的办公室。

“好久没见啦。”

身穿白大褂的川端高兴地把久木迎了进去，聊了一会儿别后的见闻，久木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久木的问题是，用氰化钾毒死人的时候，如果放进红茶里，被害者能否喝出怪味儿，如果喝得出来的话，放到什么饮料里比较好。

川端以为久木还在出版社工作，就毫不怀疑地作了解答。

他说，毒药有一种苦涩味儿，用红茶的话，容易察觉，所以下到浓咖啡或甜果汁里就喝不出来了。

久木提出想看看氰化钾什么样，川端马上从药柜里拿出了一个十公分大的瓶子来。

瓶于是褐色的，上面贴着“试验用药”和“特级氰化钾”的标签。

“倒出点儿来给你看看吧。”

川端在桌子上铺了一张纸，上面又铺了一层包药纸，然后戴上肢皮手套，打开瓶盖。他把瓶子稍稍倾斜了一下，往纸上倒出了两个红小豆大小的白色颗粒和一些白粉。

“这些能毒死多少人……”

“这种毒药纯度高，一小勺就足以杀死四、五个人。”

久木吃惊地看着这些白色的粉粒。

看表面没有什么特别，跟白砂糖或食盐一模一样，可是只要用指尖蘸上一点儿舔一下，就能置人于死地。

这么美丽的白色粉末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久木恐惧地看着它，这时电话铃响了，川端去里面接电话。

久木忽然想要偷一点儿白粉。

一小勺就够了，把它包进纸里带走就行了。

要偷的话现在正是机会，可是他害怕得不敢出手。

川端打完电话回来对他说：“我到隔壁去一下，你在这儿先等一会儿。”

等到川端的脚步声远去后，久木下了决心，学着川端的样子，戴上手套，又看了看屋子里确实没有人，就拿了一张包药纸，拨了一点白粉包起来，然后又包了好几层纸，把它迅速塞进内衣口袋里。

然后，他若无其事地抽着烟，等川端回来。

“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川端说着把白粉倒回了瓶子。

久木尽力平静地问道：“这种东西能随便买到吗？”

“一般的人不行，这是我们试验用的药，需要的话就给我们送来。”

标签上印着“二十五克”和制药厂的名字。

“有没有不小心喝错的时候？”

“没有。不过，以前也有人做试验时粘在手上，忘记洗手，舔了以后毒死的。”

“这么容易致死吗？”

“这是最利害的一种毒药了，它能阻断呼吸中枢，几乎是猝死，最多一、两分钟就能死。”

久木越听越坐不住了。

坐在咖啡店的角落里，久木用手轻轻摸了一下内衣的口袋。

这个西服的内衣口袋里，装着刚才从川端那儿偷来的纸包，据川端介绍，一小勺能毒死四、五个人，那么这一小包就能杀死十个人。

自己身上装着这么大剂量的毒药，使久木害怕起来，于是想找个店休息一下，不知不觉来到了银座这个热闹的地方。也许潜意识里希望到欢声笑语的人群中来平静自己的情绪吧。

久木喝着咖啡以使自己镇定下来，脑子里却一再想起刚才去研究所的事。

把纸包放进口袋后，久木没呆多久就离开了研究所，川端会不会起疑心呢。他把药倒回瓶里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应该没有发现什么，只是自己走得过于匆忙，有些不大自然。

可是于了这么大的坏事，哪儿还有心情和他聊天呢。

久木自己也很意外，居然能把这么危险的东西弄到手。

川端因为自己是好友而不加设防，要是自己有胆量的话，还能多拿一些。

当然，没有人会想要这种剧毒的药物，弄不好会使自己受到危害。再说哪有那么多想要找死的人呢。所以也难怪川端放松了警惕。

可是自己和凜子死了以后，川端会不会受牵连呢？

不会的，他根本不知道久木偷药的事，既使查明了死因，由于毒药来路不明也会不了了之的。

想着想着久木再也沉不住气了，付了钱走出了店门。

街上已亮起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更增添了繁华的气氛。

久木朝地铁站走去，走了一半又改了主意，叫了辆出租。

带着这么危险的东西上电车，万一撞到别人身上，弄破纸包就麻烦了。既然已经准备去死了，节约车费也没有什么意义。

半路上去了超市，买了胶皮手套和带盖儿的小盒儿，然后回到了涩谷的家。

“我弄到了一个宝物。”

久木故作轻松他说道，他一边告诉凜子去研究所的经过，一边在桌子上打开了那个纸包。

凜子停下手里的毛笔注视着这些白粉。

“把它掺到果汁里，喝下去就行了。”

凜子没说话，只顾盯着看，过了一会儿，声音嘶哑地问道：“这种白粉能致死吗？”

“喝下去用不了一、两分钟就会停止呼吸的。”

久木戴上手套，把纸包里的白粉倒入小瓶中。

听川端说，放在光照下或接触空气，纯度都会下降，所以要把它放在阴暗处。

“有这些就足够了。”

“有没有痛苦啊？”

“可能有点难受，抱紧点就行了。”

凜子还在看着瓶子里的粉末，忽然想起了什么，

“放进葡萄酒里行吗？”

“什么葡萄酒？”

“当然是最好的那种红葡萄酒啊。”

“我想可以的。”

“我要和你拥抱着喝下去，你先含一口，再吐进我的嘴里……”

凜子最爱喝葡萄酒，她要选择红葡萄酒作为结束此生的最后的饮料。

“好吧，就这么办。”

这是凜子最后的心愿，久木要充分满足她。

解决了怎么死的难题以后，久木的心情更加平静下来了。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被净化了，变成除了等待死亡以外，毫无现世欲望的透明体了。

此外还必须选定死的场所，他们一致倾向于到轻井泽去。

当然，从他们激情澎湃，留宿不归的镰仓，到多次幽会的横滨饭店；从雪中寂静的中禅寺湖，到樱花谢落时的修善寺，这每一处都使他们刻骨铭

心，永生难忘。

可是，在这些公共场所死的话，会给旅馆以及其他的人带来麻烦的。

为了不给人添麻烦，以自己希望的形式去死的话，只有去轻井泽了。

不过，两人死在那儿，将会使凜子的母亲和哥哥为难，不愿意再去别墅了。凜子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和哥哥，只能请他们原谅她最后的任性了。

决定了自杀场所后，久木又一次想起了有岛五郎和秋子的事。

他们两人死的时候是初夏的梅雨季节，而自己和凜子要去的是初秋的轻井泽。高原的秋天来得早，现在可能早已秋意阑珊了。

梅雨时死的尸体，因暑热和湿气而迅速腐烂，选择秋天就能避免这一悲剧。

“再往后天气就越来越冷了。”

“现在就已经冷飕飕的了，到了十月份，除了住在轻井泽以外的人家以外，不会有游客了。”

久木想像着被苍松翠柏环绕的幽静的别墅。

“走在发黄的落叶松林荫道上，恍然觉得是在走向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他们相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通往寂静的死亡的世界。

一切都在缓慢的，一步步走向死亡。当心灵和肉体都倒向死的一边时，对生的执着也就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压抑、消极的，相反，对于性的渴求更加强烈，更加丰富了。

他们还有几天时间，可以互相安抚对方，以了断对尘世的留恋和执着，去迎接死亡的到来。

每天早上，久木一睁眼发现凜子在身旁，就凑近她爱抚起来，直到她多次达到了满足后，接着又睡；中午醒来又开始亲热；晚上天刚一黑，就迫不及待地搂到了一起。

如此不分昼夜的男欢女爱，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不知羞耻的色情狂。

当他们舍弃了生产商品、获得财富、享受丰富的生活等等世俗的欲求时，在这个世上，就几乎没有可干的事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的话，就是食欲和性欲了。前者因为多在家里生活，不会觉得不满足；那么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一对儿男女所不可或缺的性欲了。

这么一说，好像他们是精力超群的性的崇拜者，实际上，此时的他们并非在向性挑战，而是埋头于、耽溺于性爱中，来打消日益临近的死的阴影，减弱生命的活力。

尤其是不信教的人，在正常身体状态下迎接死亡来临时，只能削弱自身潜藏的生命力，以接近死的状态。消耗、燃尽所有的精力，生的欲望就会自行淡薄，渐渐从无我之境步入死亡之界。

没日没夜地沉溺于永不厌倦的性之中，正是为了能够宁静安样的去死所进行的调整身心的作业。

在这同时，久木心里还惦念着另一件事。

他想最后见妻子和女儿一面。

这是超越了单纯的留恋和眷顾的，对共同拥有过漫长人生的伴侣的礼貌和爱情。

对已经离家数月不归的丈夫和父亲，她们肯定早已失望了，和她们再见上一面，是给她们带来伤害的久木所能表示的最后的诚意了。

想好之后，出发去轻井泽的前一天，久木去看望了妻子。

久木事先给她打了电话，让她把女儿叫来。一家人不是在起居室，而是在客厅里见面，显得十分陌生。

久木仿佛到别人家作客一样，有些紧张，问了句“近来好吗？”妻子没有回答，只是问他“那件事已拜托了一位认识的律师，你看可以吗？”久木点点头，喝着女儿沏的茶，不知说什么好。

女儿说“您好像瘦了”，久木说了句“你精神不错嘛”，就又说没话说了。妻子拿来一个大纸袋。

“已经入秋了。”妻子对他说。

里面装的是久木秋天穿的西服和毛衣。

“你给我准备好了？”

憎恨自己的妻子，意想不到地给他收拾出来秋天的衣服，使久木不知所措。

为将要回到别的女人那儿去的男人做到这一步，到底是出于爱呢，还是，长期以来身为妻子的女人的习惯呢？

“谢谢。”

对于妻子最后的温柔，久木由衷地道了谢。

还未正式离婚，丈夫就离开家和别的女人同居了，妻子憎恨丈夫，却又为他准备好秋天的衣服；女儿为自私的父亲感到生气，却又竭力在两人之间周旋；只是久木已决意去死，妻子和女儿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三个人都觉得很别扭，可又都不想破坏现有的气氛，想多在一起呆一会儿。

又喝了一杯茶以后，久木说“我上去一下”，就到二楼自己的书斋去了。

屋子里和他离家前没有任何变化，纱帘遮挡着窗户，笔筒的位置和文件盒都没有挪动，桌子上蒙了薄薄一层灰尘。

久木点燃一支烟，眷恋地望着房间里的陈设，默默坐了一会儿，然后下了楼，跟妻子和女儿告别。

妻子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并没有挽留，女儿担心地看着他们两人。

“我把这个拿走了。”

久木说着提起那个口袋，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看妻子和女儿。

“再见了……”

他本想说“给你们添了很多烦恼，很对不起”，忽然觉得这些话有点假惺惺的，就说道：“多保重……”

他想说得尽量自然些，可是心里一阵发酸，赶紧低下头打开了门，身后知佳喊道：“爸爸别走……”

他听到喊声回头看了一眼，妻子扭过脸去，女儿悲伤的望着他。

久木在心里对她们说了句“再见”，转身走出门去。

走了一段路后，久木回头望去，妻子和女儿没有追来，家门已经关上了。

第二天，久木和凜子从东京出发了。

一想到这是他们的死亡之旅，将最后与世间的一切告别时，短暂居住过的涩谷的小屋，人来人往的喧嚣的东京，都使他们恋恋不舍起来，但是，

不能总是沉浸在伤感之中。

“走吧。”

在凜子的招呼下，久木离开了房间。

已是秋季，凜子穿着羊绒套装，戴着同色的帽子，久木穿着浅驼色的夹克和茶色的裤子，提着一个旅行包。

他们像是年龄相差较大的夫妻，出门去渡周末。久木开车穿过市中心，上了关越高速公路。

从这里将永远告别东京。久木在公路人口买了票，凜子拿着票说道：“是单程票啊。”

走向死亡的旅行，单程票就足够了。

“咱们去乐园啦。”

凜子故意开着玩笑，眼睛凝视着前方。

久木握着方向盘，嘴里重复着“乐园”。

凜子坚信来世就是两人永恒的爱之乐园。

从前，在天界的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禁果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现在想要返回乐园。尽管是由于蛇的迷惑，但是只要违背了神的意志，是否还能返回伊甸园呢？久木没有自信，即使回不去也没有什么不满的。现在两人沉沦在充满污秽的现世，是由于吃了性这个禁果，因而从天上堕落到了人世间，既然如此，就干脆贪婪地享受性的快乐后死去。

他们已经充分地享受了这一人生的快乐了。

总之，现在凜子唯一企盼的是在爱的极致死去，她心里充满着美丽的梦幻。

久木虽然没有这样的梦幻，却清楚地知道今后再不会有比现在更美好的人生了。

能得到凜子的深爱，能在欢喜的顶点死去，只要拥有这样实实在在的真实，就不会再有不安，就能和凜子一起开始爱的单程旅行了。

来到了秋天的轻井泽，久木不禁想起了岨辰雄的小说《起风了》的序曲。

“在某一天的下午……突然起了风。”

他模模糊糊还记得这篇文章的开头，是下面这首瓦莱里的诗句。

“起风了，好好活下去。”

起风了，并不一定表现的是秋天，却有着秋天的意境。

“好好活下去”或许不适合即将走向死亡的他们两人，但是，在这咏叹的诗句中，蕴含着和诗的含义相辅相成的静静的达观，不仅仅是颂扬生命的活力。换言之，其中还含有凝视着生与死的成熟的秋天的气息。

他们去轻井泽时正是这样一个秋天，阵阵秋风吹过寂静的树林。

下午到达后，天还很亮，他们直接去游览了周围一带的高原秋色。

和七月的梅雨天完全不同，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远处喷着烟雾的浅间山隐约可见。半山腰里已是红叶点染，山脚下边野的芒草闪着金光。

久木和凜子都沉默寡言，并不是心情不好，他们想要把金秋时节的自然美景都烙印在眼睛里。

随着太阳西斜，浅间山的轮廓愈加鲜明，山脚下渐渐变暗，山峰顶端涌动着白云。

他们匆匆下了山。不可思议的是，在向往生的时候，容易陶醉于寂寥

的秋色，在准备去死的现在，却急于逃离这样的风景。

用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到达了别墅，大门外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

“我回来了。”

他们念念有词地进了大门。

他们准备在这里渡过最后一夜，明天晚上，两人就会饮下血红的葡萄酒结束此生。

晚上，他们在附近的饭店里吃了饭，明天一天哪儿也打算不去，所以这是他们在外面吃的最后的晚餐了。

七月初，也在这里吃过饭，那次为久木祝贺生日用香槟干了杯。谁能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会在同一个地方吃最后一顿晚饭。回想起来，那时就已经有一些预兆了。那时久木还没有被派往分社去，就已经有了辞职的打算，甚至产生了活着很无聊的虚无感。而凛子也对爱情易变、年华渐衰感到朦胧的不安，梦想在绝对的爱顶点去死。

从水口的死到匿名信，从降职到被迫辞职，此外，和凛子的深情至爱以及对人生的失望等都加速了对死的向往。

换句话说，经过从春到夏的充分的瞄准，在一个秋日，这发子弹射向了晴朗的天空，随着这一声枪响，两人便永远从这个世上消失了。

一切简单得使久木难以置信。这时，侍者过来给他斟上了法国红葡萄酒。

高脚杯里血红的葡萄酒飘溢着一股醇香。

“还是这种酒好吧。”

他们最后喝的这种鲜红而昂贵的饮料是凛子选定的。

果然，这酒喝到嘴里甘甜醇郁，使人感受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欧洲的丰饶和传统以及逸乐的情调。

“咱们再买一瓶带回去吧。”

明天只要和今天一样，香甜地喝上一口，两人就会携手进入玫瑰色的死的世界。

当天晚上久木和凛子一直沉睡不醒。

他们为准备这次旅行弄得精疲力竭，一生中积攒起来的身心劳顿，使他们像铅一样沉入了深深的睡眠。

一直睡过了中午，两人才完全醒了过来。

凛子像往常那样洗了澡，化了淡妆，穿上了羊绒衫和筒裙，收拾起屋子来。久木到凉台上去抽烟。

一些树叶已经早早开始发红了，这几天掉下来的枯叶，已腐烂在黑油油的泥土里了。

久木望着树梢上方的天空出神，凛子走近他问道：“看什么呢？”

“你瞧那边的天空。”

凛子顺着久木的手指望去，透过树梢窥见了湛蓝湛蓝的天空。

“我们该写遗书了……”

久木望着空中也在想着这件事。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把咱们两人葬在一起。”

“就这些？”

“就这些。”

不管能否实现，临死时，两个人最后的希望只有这一个。

下午，久木和凛子写下了遗书。

凛子先用毛笔书写了“请原谅我们最后的任性。请把我们两人葬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并签上了久木和凛子的名字。

然后，久木分别给妻子和女儿写了遗书，凛子也给母亲写了一份。

久木在信里写了请你们原谅我的任性等等。最后附上了一句离家时没有说出口的“非常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关照。”

久木耳边又响起了女儿知佳的“爸爸别走”的叫声。

这叫声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不要我离开吗，还是察觉了我将要踏上不归之途呢？不管怎么说，到了明天，她们会明白一切的。

写完了遗书，突然觉得这世上再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两人都沉入了冥想之中。

凛子倚靠在唯一一个安乐椅里，久木闭着眼睛斜躺在旁边的沙发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享受着这份宁静，这时太阳西斜，天色渐黑了。

凛子无声无息地站起来，开始准备最后一顿饭。

材料是现成的，有沙拉、鸭肉沙锅，摆到了餐桌上后，凛子说道：“随便吃点儿吧。”

凛子把沙拉盛到各人的小盘儿里，久木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这个世上吃的最后一顿饭是凛子亲手做的。

“把那瓶葡萄酒打开吧。”

久木拿出昨天晚上从饭店买来的葡萄酒，拔出了瓶塞，慢慢倒进了两个玻璃杯里。

两个杯子碰了一下，久木说：“为了我们的……”

凛子接着说：“美好的旅行……”

便一饮而尽。然后互相对视了一眼，凛子意味深长他说道：“活着太好了……”

马上就要去死了，却说活着太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久木觉得很奇怪，凛子拿着高脚杯对他说：“因为活着才认识的你，才知道了很多快乐的事，才会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久木感激地点着头，凛子的眼里放射出光彩。

“爱情使我变得美丽，每日每时都在了解生活的意义，当然，也有许多烦恼，然而却有几十倍的欢欣。热烈的爱，使我全身敏感起来，看到什么都会激动，觉得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可是我们马上要死……”

“对，有这么多丰富多采的美好回忆已经足够了，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是吧？”

正像凛子所说的那样，久木全身心地爱恋过了，现在没有丝毫的遗憾了。

“活着太好了。”

久木不禁说出了和凛子一样的话来。这一年半过得非常充实，所以感到死并不可怕。

“谢谢。”

凛子又伸出了玻璃杯，久木跟她碰了一下杯。

“谢谢。”

互相会意地喝了下去。

今晚，只要再次重复一下这个动作，两人就能完成极为幸福的死亡之旅。

吃完最后一顿饭，已是下午六点了。

外面黑沉沉的，从凉台透出的光亮照出了庭院的轮廓。一到十月，几乎没有人来别墅居住，只有他们这里亮着灯光。

然而，这间房子里却在做着去死的准备。

久木先把葡萄酒倒进高脚杯四分之一，然后倒入了氰化钾粉末。

虽然只有两小勺，可是一勺就能夺去四、五个人的生命，所以绝对够用了。

凜子悄悄坐到了桌边，看着掺了毒药的葡萄酒。

“喝了它就行了？”

凜子拿起杯子凑近一子闻了闻。

“真好闻。”

“葡萄酒会冲淡药味儿，不过喝的时候还是有点酸味儿。”

“谁这么说的？”

听川端说，有人竟然亲口尝过这种一喝就死的毒药，真是无奇不有。

“也可能有人误喝了极少量的毒药，后来被救活了。”

“我们不会这样的吧？”

“绝对没问题。”

久木满怀自信地，坚决他说道。他看了一眼电话，说：“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笠原，让他明天中午到这儿来。”

关于死亡的时间，久木作过大致计算。

他们希望尸体被发现时，能像凜子期待的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不分离。为了以这种姿势死，必须在尸体最僵硬的时候，即死后十几个小时至二十个小时之间被人发现最理想。

“就说需要劈柴，他一定会来的。”

管理人来的时候，他们两人应该是紧紧拥抱着的僵尸了。

“咱们该去了。”

这轻松的一句话，即是走向死亡的信号。

两人手牵着手上了楼梯。

二楼的卧室里，窗户紧闭着，空调开得很低。

久木拧开床边的台灯，把酒杯放在床头柜上，和凜子并肩坐在床沿儿。

四周静的出奇，隐约可以听见啾啾的虫鸣。

在这静寂中，仍然有生物存在，久木静下心来，倾听着这些动静，凜子道：“你不后悔吗？”

听到这低沉的问话，久木缓缓点点头。

“不后悔。”

“你的一生……”

“虽然有着种种不如意，但终于遇见你这样的女性，实在太荣幸了。”

“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认识你太幸福了。”

一瞬间，对凜子的爱在久木的全身奔涌翻腾，他不禁拥抱着凜子亲吻起来。他吻遍了凜子脸上的每一处，在这暴风雨般的接吻中，久木产生了一个欲望。

“你把衣服都脱了。”

临死前他要仔仔细细地看遍凜子的全身，把它印在脑子里。

“全脱光……”

凜子背着身，脱下毛衣、裙子、胸罩和内裤后，便转过身来。

“这样行了吧？”

一丝不挂的凜子站在久木的目前。

她仍不免有点害羞用双手掩着胸前，这面临着死亡的裸体显得有些苍白，就像白磁般晶莹剔透。

久木站在凜子的面前，拉开了她挡在胸前的双手。

“真美……”

他还是第一次在这么明亮的地方，这么用心仔细地欣赏凜子的身体。

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来回看了好几遍，久木觉得面前的女人，就像盘坐在须弥坛上的阿弥陀佛一样。

久木第一次发觉自己孜孜以求的，原来是这种美丽妖艳的女体佛像，是对这女体的信仰。

如同虔诚的信徒摸遍佛像的每一处，体味无上的幸福感一样，久木伸出双手，从女人的脖子开始一直抚摸到丰腴的肩头。高耸的乳房。再由此向腰部及凸起的臀部前进……。

两人就这样怀着对人生的无限执着与留恋，开始共同赴死的最后的美餐了。女人仰面朝上地躺下，腰部下面塞了个枕头以使胯部突出，男人从上面压下来，与心爱的女人身体重合在一起，以这样紧密相接的体位来企求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现在再也没有可惧怕的了，一直朝着极乐世界飞奔就可以了。

久木的意志传给了凜子，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做了最后一搏，终于凜子全身震颤起来。

“我真高兴……”

与凜子发自心底的欢喜的喊叫同时，久木也被吸干了所有的精力，燃尽了全部生命。

就在这时，久木慢慢将右手伸向了床头柜。

他要在这快乐的极点给凜子的全身注入毒液，使她死去，同时自己也在刚刚射精后的高潮时喝下毒药。

这正是两人所期待、盼望和梦寐以求的通往幸福彼岸的旅途。

久木不再犹豫了，他用五个手指紧紧攘住了玻璃杯，把它拿到自己的嘴边，一仰头喝了一大口火焰般通红的液体。

奇怪的是他感觉不到一丝苦涩味儿。不，他是一心只想着要把它喝下去，其它感觉早已麻木了。

久木咽下了一部分，把嘴里剩余的毒酒注入了神情安祥而满足的凜子的红唇。

凜子躺在久木的怀抱里，十分顺从地，就像婴儿喝奶一样，拼命地吮吸着。

嘴对嘴注入的鲜红的液体，从凜子的嘴角溢了出来，顺着雪白的脸颊淌落。

久木感到无比的幸福，这时突然袭来的窒息使他拼命挣扎着，用尽最后的力气叫了声：“凜子……”

“亲爱的……”

这雾笛般飘然远去的声，是两人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的叫唤和绝唱。

尾声

尸体检验报告之一。

检验日期：平成八年十月六日，下午三点三十分。

检验场所：长野县北佐久郡轻井泽町大字轻井泽上梨——木二——四五。

验尸官姓名：轻井泽警察署巡查部长齐藤武。

死者住所、职业、姓名、年龄：东京都世田谷区樱新町三——二——十五，久木祥一郎，原在现代书房就职，男，五十五岁。

死亡时间：平成八年十月五日，下午七点三十分左右，身长一七三厘米，身材较高大，营养中等，死亡认定时间约二十小时前。

检验情况：发现时死者全裸，与女子紧紧搂抱，由于正值死后最僵直的时间，极难分离，两名警官费力将二人分开。

肤色苍白，头发粗黑，两鬓有些白发，体毛黑色。

死者趴在女子身上，上肢为搂抱姿势，肘关节向内弯曲，双手达到女子背部，指甲嵌入皮肤，下肢弯曲，双腿紧紧夹住女性下体。

由于面部朝下，脸部呈红褐色，严重淤血，眼结膜血管扩充，结膜下面有数处溢血点。

整个背部呈苍白色，从肩头至背部两侧有几处女子指甲的划痕，其中一处长达腰部。

口唇与女子口唇紧密接合，即接吻状态，有少量污血由口腔溢出。口唇粘膜为红褐色，呈严重糜烂状态，从口唇两端有液体流出。

没有其它明显外伤。

死亡原因：毒药（氰化钾）导致的急性呼吸窒息。

死亡种类：自杀。

检验情况如上。

法医平田良介

尸体检验报告之二。

检验日期：平成八年十月六日，下午三点三十分。

检验场所：长野县北佐久郡轻井泽町大字轻井泽上梨——木二——四五。

死者住所、职业、姓名、年龄：东京都杉并区久我山六——三——十，松原凜子，无职业，三十八岁。

死亡时间：平成八年十月五日，下午七点三十分左右。身长一五八厘米，体格中等，营养中等，死亡认定时间约二十小时。

检验情况：发现时死者全裸，与男子紧紧拥抱，局部结合，由于正值死后最僵硬的时间，极难分离，两名警官好容易将二人分开。

肤色苍白，黑发，体毛黑色。

死者面朝上，在男子的拥抱下，背部出现大面积尸斑，呈暗红褐色。关节高度僵硬，上肢为搂抱姿势，两臂抱住男人后背，在其后背留下指甲划痕。下肢弯曲，两腿被夹在男性大腿中间。

因受到男子压迫，胸部、背部及臀部颜色苍白，身体其它部分有红褐色尸斑。此外，从两肩至背部有男人手指的挤压痕。

面部有轻度淤血，部分皮肤呈红褐色，眼睑结膜轻度充血，有几处溢血点。

口唇被男子覆盖，即保持接吻状态，有少量污血从口腔溢出。口腔粘膜高度糜烂，从口唇两端至脸颊有污液流出。

香槟酒对氰化钾反应，阳性。

无明显外伤。

死亡原因：毒药（氰化钾）导致急性呼吸停止。

死亡种类：自杀。

检验情况如上。

法医平田良介

久木祥一郎（五十五岁）、松原凛子（三十八岁），对两人死亡前后状况及检验情况的考察。

根据床边酒杯里的液体中含有的氰化钾推测，两人的死因为氰化钾导致急性呼吸停止。

此外，目前尚不明其毒药入手的途径，估计杯中掺入了超过致死量的大剂量毒药。

发现时，两人紧紧拥抱，很难分离开来。第一发现者按指定时间来到别墅，遭遇情死现场。

别墅管理人于前一天接到电话，被告知暖炉的劈柴没有了，要他明天下午一点送来，次日，当管理人于下午一点半去别墅时，无人应答，便进了房间，发现了死亡现场，报了案。

管理人说记得凛子一再叮嘱他这个时间来，说明他们事先计算好了僵硬得最难分开的时间，叫管理人来的。

临死前，两人有过性交涉，死后，一般很难达到如此紧密的接合，说明男子在射精后最兴奋时喝下毒药，忍着痛苦，紧紧搂抱对方的缘故。此外，女性脸上微微含笑。

遗物只有男女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相同式样的白金戒指。

枕边有三封遗书，一封是男人写给妻子和女儿的；一封是女人写给母亲的；还有一封遗书是“大家收”，内容如下。

“请原谅我们最后的任性。请把我们两人一起下葬，别无它求。”

字体为女性的笔迹，下面分别签上了久木祥一郎、松原凛子的名字。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此案可以断定为双方自愿的情死，不具有事件性，不需解剖。

法医平田良介

